Vol. 25
ISSN 1994-1943

軍事史評論

MILITARY HISTORY REVIEW

國防部 編印
中華民國107年6月

軍事史評論

Vol.25

MILITARY HISTORY REVIEW

國防部政務辦公室編印
中華民國一〇七年六月出版

目錄

中華民國107年6月/第25期

■ 八二三戰役60週年專題論述

論「八二三」：以1950年代中共攻臺想定為主之探討 …… 林福隆 5

八二三戰役之研究 …… 林慶銘 47

■ 國軍部隊機關學校沿革史

在臺整軍備戰時期中華民國海軍的建軍發展(1958.8-1978.12) …… 金 智 105

■ 一般軍史論述

以色列的建國與獨立戰爭 …… 田光祐 161

中途島海戰之研究 …… 楊晨光 191

國共內戰—錦瀋會戰之研析 …… 藍雪川 225

【八二三戰役60週年專題論述】

論「八二三」：以1950年代中共攻臺想定為主之探討

林福隆

提要

民國47年8月23日傍晚，中共突然以數萬發砲彈襲擊金門，是為八二三砲戰。此一砲戰，使當時處於多事之秋的國際冷戰形勢，更形緊張。如以中共視角觀察，則其砲擊金門當時的內外情勢，概為：國共內戰仍存有東南沿海島嶼爭奪戰的餘波；撤往臺灣的國民政府在與美國簽訂《中美共同防禦條約》後，情勢漸為穩定，並在外島佈下堅強防禦工事；國際上面臨中東事件突發、與蘇聯關係惡化、美國圍堵政策等問題；大陸內部方面，從建政以後開始的社會主義改造與革命、反右運動、大躍進等，都造成一定程度的社會動盪與不安；凡此，都與中共發動八二三砲擊金門的動機，有著密切的相關。是以本文即從中共在1949年奪得大陸統治權後、積極謀臺的想定、策略出發，多方觀察中共發動此一砲擊事件之前因後果，內容重點概含：國民政府遷臺後國共在大陸東南沿海島嶼的爭奪戰、中共對臺軍事動武的想定、韓戰後美國東亞政策與對臺關係、中共與美國的外交角力及中（共）蘇爭奪共產國際領導權問題等，加以呈現「八二三」的發生，乃中共奪取中國大陸統治權後，必走的一條戰爭之路。

關鍵詞：國共戰爭、韓戰、中美共同防禦條約、日內瓦會議、大躍進

壹、前言

民國47年（1958）8月23日，中共突然發動震驚國際的八二三砲擊金門事件（以下稱「八二三」），砲擊在當日下午6時半開始，總計共軍射到大金門、小金門、大擔、二擔的落彈四萬發以上，造成國軍駐守金門部隊人員92人陣亡、三百多人受傷。由於共軍砲擊的第一時間，是以金門防衛司令部區域為主要目標，而當時的金防部正舉辦國防部長俞大維的歡迎會，可見中共選擇這個時間點，應是經過精確計畫後所為，其可能的設想，在利用歡迎會部隊集結時，一舉將國軍高層國防部長、金門防衛司令官及副司令官、參謀長等重要將領幹部予以襲殺，如此可在第一時間大幅挫傷打擊金門守軍士氣，以利其後續攻臺行動之展開。次日，中共持續攻擊行動，除繼續射擊砲彈三萬六千多發，並以米格機8架在金門海灘投落五百磅炸彈8枚。國軍方面，在砲戰一起時，已由砲兵還擊共軍約八千多發砲彈，而海空軍方面，有海軍在8月24日及9月3日兩次海戰，空軍在25日的兩次空戰。[1]自此，雙方展開約兩個月的軍事交戰行動。

「八二三」的砲擊，除了造成國軍守軍部隊的傷亡外，也有美軍顧問人員遭到波及與陣亡。雖則「八二三」發生之時，中華民國與美國雙方已簽有共同防禦條約，而依據防約協定，美國在臺海發生衝突時，也已經可以立即協助臺灣，進行必要的防衛，但突如其來的砲擊，仍是遠水救不了近火，而美國第一時間想做的，卻是想要摸清楚中共砲擊的意圖，而不是馬上介入事件當中。因此，我中華民國政府在砲戰的一開始階段，其實處於獨立作戰之情況，爾後才隨著戰事的開展，並逐漸透過政治、外交、宣傳等諸般手段，使得國際社會予以正視，並在美國逐次介入的情況下，開始反轉中共奪島攻臺的行動。

對中共來說，「八二三」的發生，是一個累積性的問題，有些可以掌握，有些無法掌握，因此中共在發動「八二三」之時，即採取了一種先有戰略性目標的確定，爾後才視情況予以隨時因應的機動性作法。這種手法，來自於中共崇尚毛澤東的模糊戰略想法，這些戰略戰術原則，如以毛澤東自己的說法來理解，就是「草鞋沒樣，邊打邊像」，因此在戰略層次上，中共對臺的終極目標，是必定要完成統一臺灣的，這是確定的「草鞋」，但實現的途徑、手段和過程等，則是「沒樣的」，可以「邊打邊像」；同樣

1 美國國防部1975年3月18日解密文件：M. H. Halperin, *The 1958 Taiwan strait's crisis: a documented history* (U), MEMORANDUM RM-4900-ISA, December 1966, Part Ⅰ, pp156-163。

的，在戰術層次上，在臺海地區採取軍事行動的目標，也是確定的「草鞋」，但具體的行動過程，也是沒樣的，「邊打邊像」。[2]故將「八二三」砲戰，擺在中共攻臺的最終戰略目標的情境中，即知早在中共奪取大陸政權之初，即已開始一系列的攻臺準備行動，而「八二三」就是在這種過程中，逐漸「邊打邊像」的。

窺中共攻略臺灣的企圖，在其成立政權之初，已將「解放臺灣」列為必須及早完成的戰略任務，並設想在民國39至40年之間發動攻臺作戰，只是1950年6月25日韓戰突然爆發，延遲了這個軍事行動計畫。[3]之後，中共在國內外戰略環境的快速轉變下，關於攻臺作戰的設想一再變更，直到47年8月23日以大規模砲彈砲擊金門，為其完成統一中國的戰略目標，作最後之嘗試。我們認為中共攻臺作戰的發生，本就必然，其最好的時機，當在民國40年代建政之初，只是共軍攻擊能力並不完備，只能望海興嘆；及至中共政經建設漸入軌道，軍力較為完整之際，國內外形勢的變化，又讓中共高層對攻臺決策猶豫不決，加之國民政府在臺整軍經武，防衛固守的力道不同以往，攻臺難度已然更高；最後中共終究在藉口支持中東共產革命的口號下，在47年8月23日出手。

「八二三」的發生，距今屆滿一個甲子，一直以來，國內外學者對此一戰役的論述頗多，或從軍事戰略，或從政治途徑，或從外交層面，或從宣傳方式等面相，提出各種看法與論點，可見中共發動「八二三」之原因，非常錯綜複雜，如僅從單一面相去觀察，可能無法顯示其中的曲折，故本文擬從多個角度，觀察此一戰役的諸種影響因素，包含：政府撤臺後國軍在大陸東南沿海島嶼的爭奪戰、中共對臺軍事動武的必然性、韓戰後美國東亞政策與對臺關係、毛澤東的攻臺構想、中共外交上與美國角力、及與蘇共爭奪共產國際領導權，以及中華民國對「八二三」的防衛等，以完整呈現「八二三」的發生，乃中共奪取中國大陸政權後必須一戰的任務目標，卻又是一個在內外因素周折下，而勉強求戰的產物。在敘述邏輯上，本文從中共在奪取中國大陸後所曾規劃的攻臺想定出發，順其理念脈絡加以理解，展現中共發動八二三砲擊金門的前因後果，如此，或能更加掌握中共一直以來的攻臺謀略，並為我國爾後因應臺海危機之參考。

2 牛軍，〈三次臺灣海峽軍事鬥爭決策研究〉，《中國社會科學》，2004年第5期，頁45。

3 牛軍，《冷戰與中國外交政策》（北京：九州出版社，2013年），頁318。

貳、國共在大陸東南沿海地區的島嶼爭奪

民國38年下半年，國民政府戡亂失利，國軍大部主力隨著政府遷臺，但仍有部分部隊撤至大陸東南沿海島嶼，[4]分別是5月國軍京滬杭作戰後，一部退守舟山群島；贛浙閩作戰時，又一部退守沿海臺州諸島以南、馬祖、平潭、漳廈、金門；湘粵桂諸省作戰旋又失利，廣東沿海尚保有珠江口南山衛諸島及海南島。到10月下旬，國軍則在金門古寧頭，全殲來犯共軍。11月，又在舟山之登步島，擊滅登陸之敵，繼之於金門大、二擔島獲得勝機，使得戡亂逆境得以暫時趨穩。[5]39年5月，國軍為保存戰力，不得不放棄經營1年的舟山基地，但仍在大陳島駐紮4個軍官戰鬥團、部分別動隊和游擊武裝約一萬餘人，伺機對浙東沿海地區發起襲擊行動。[6]

然而自民國39年起，國民政府為使退守舟山、金門、馬祖、大陳、海南等島嶼，以及雲南的部隊，得以採取游擊方式對共軍進行作戰，於是開始有計畫的對這些地區的部隊，加以組織調整，至40年10月完成江浙、福建、粵東、粵南、粵西、粵北、粵中、海南與雲南等9個反共救國軍總指揮部，以統一指揮各游擊區游擊部隊的工作，而在海島部隊的作戰編組上，則均以突擊大隊或支隊形式加以編成。[7]不過，這些游擊部隊武力，因在組織建構、訓練及裝備等方面有所不足，一部分藉由美國中央情報局在臺情報單位西方公司所協助，初期工作以訓練游擊隊突擊大陸的任務為主，對訓練合格結訓之部隊，並提供武器與裝備。惟西方公司並不能指揮具有正式番號之正規部隊，僅能與我方大陸工作處配合，進行大陸工作之情報蒐集與游擊作戰。[8]

民國40年代初期，國民政府在東南沿海布置的反共救國軍，開始對所在地區之敵，發動多次突擊及游擊作戰，一方面是對國內民心士氣之維繫，一方面作為國民政府爾後可能反攻行動的試金石。這些反共救國軍受命突擊沿海的島嶼，計有湄州島、

4 東南沿海地區，指的是北自浙江杭州灣南岸，西南迄廣東中越邊境之北崙河口東岸為止，約長達五千三百餘公里之海岸線，略成弧形，因曲折而港灣特多，在行政區劃上，分屬浙、閩、粵三省。參見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戡亂時期東南沿海島嶼爭奪戰史》（臺北：編者自印，民國85年），頁1-2。

5 《戡亂時期東南沿海島嶼爭奪戰史》，頁13-14。

6 徐焰，《臺海大戰（上編）：中共觀點》（臺北：風雲時代出版有限公司，1992年），頁151。

7 周至柔，〈國防部參謀總長職期調任主要政績（事業）交代報告〉（民國43年6月），《國軍檔案》，檔案編號：00036031，頁285-289。

8 陳鴻獻，《1950年代初期國軍軍事反攻之研究》（臺北：國史館，2015年），頁286-287。

南日島，以及崇武、六鰲、南澎、獺窟、閩江口等地區。其中，較大的突擊作戰有三：

一、湄州島突擊戰

湄州島隸屬福建省莆田縣，距金門約七十海浬，國軍對此島突擊作戰計有兩次，第一次在民國40年3月18日，以游擊隊二百餘人突擊該島，將共軍工事徹底破壞後隨即撤離。第二次在41年1月28日，突擊行動人數約一千六百八十八人，在海空支援下，於拂曉登陸，分左右兩翼向湄州島中心推進，殲滅共軍約一百二十餘人，俘虜57人，由於戰績頗為顯著，對軍心士氣鼓舞甚大。[9]

二、南日島突擊戰

南日島位於金門島東北方九十浬處，為東西兩小島連成，可扼制福建興化灣（莆田灣）入海孔道，形勢要衝，控制南日，可癱瘓閩省南部海運。民國41年10月10日，福建省反共救國軍對南日島之突擊，在空軍掩護下，由突擊部隊區分為先遣隊、西部攻擊軍、東部攻擊軍，於當日上午10點半發航。11日晨6時許，搶灘登陸。此次突擊作戰，原定奇襲登陸，惟因天氣驟變，船艇無法按時搶灘，只得強襲登陸作戰。對南日島之突擊，我軍連續戰鬥達三晝夜之久，殲滅共軍一千人以上，俘敵七百多人，戰果超乎預期，在13日黃昏18時撤退返航。[10]

三、東山島突擊作戰

東山島為福建沿海最南端之狹長島嶼，具有軍略形勢上的特殊意義。國軍自突擊南日島取得豐碩戰果後，除持續加強戰備，提高戰力外，並隨時準備伺機再予共軍打擊，自民國42年2、3月間開始計畫突擊東山島，至7月初，由金門防衛部成立聯合任務指揮部，負責計畫執行。此次突擊作戰規模較湄州島、南日島兩役來得大，約有兩個師的作戰兵力，以兩棲登陸及空降作戰方式，遂行此次突擊作戰。7月15日下午3時，所有參戰部隊整裝發航，至16日晨3時半接近東山島，當船團進入泊地後，即以六個舟波，於5時許開始登陸攻擊；傘兵支隊亦在6時半左右，全部空降完畢。不過，共軍對此役似已有所準備，其在海防戰備措施、堅固陣地工事、部隊增援等方面，均能確實控制，靈活運用。反而國軍在此次作戰準備，卻略顯倉促，三軍之間亦欠良好協調，經激戰至17日晨6時許，聯合任務指揮部判斷戰況對我軍極為不利，如果戀戰苦撐，已失突

9 《1950年代初期國軍軍事反攻之研究》，頁290-294。

10 《戡亂時期東南沿海島嶼爭奪戰史》，頁127、146-151。

擊作戰之意義，遂決心全面撤退。至18日晨3時，我軍全部離陸返航。[11]

如前所述，由於反共救國軍在湄州島、南日島等的突擊，給予中共在東南沿海島嶼的軍事壓力，為改變此一情況，中共於民國42年初，在美國集中注意韓戰而無暇顧及臺海情勢之際，趁利用增兵朝鮮之便，同時調動五十萬兵力至大陸東南沿海一帶加強海防，開始連續對金門方面展開砲擊行動，並向浙東沿海島嶼發起有限規模的進攻。42年1月到3月間，共軍第三十一軍砲兵對金門本島、小金門和大、二擔島進行多次砲擊，企圖對金門守軍造成精神威脅與限制活動。至5月下旬，中共發起奪取溫州灣出海口外島嶼的作戰，由其自朝鮮戰場調回華東軍區的第二十軍第六十師，在溫臺巡邏艇大隊的配合下，向羊嶼、雞山、大、小鹿山等4個島嶼攻擊，造成國軍守島官兵230人陣亡，[12]我在浙東沿海島嶼形勢稍挫。

概觀民國40年代初期，國軍在東南沿海實施的突擊作戰，對中共來說，猶如芒刺在背，造成相當困擾。中共的研判是，臺灣在東南沿海方面的軍事部署，是以金門、馬祖為核心，在浙江、福建沿海五十多個島嶼，部署了約七萬多的兵力；再以這些島嶼作為基地，對大陸地區，進行各種騷擾破壞行動。中共資料統計，從39年7月到43年9月，臺灣方面共出動飛機977批、1,427架次，出動軍隊和武裝人員近十三萬人，先後襲擊大陸沿海地區或島嶼，對大陸沿海地的經濟建設，產生嚴重的不利影響。而臺灣海軍亦在海面攔截各種船隻470艘，其中外國商船67艘，使中共對外貿易受到重大破壞。[13]

參、中共建政初期的攻臺設想

中共發動「八二三」砲擊金門，本屬其侵臺策略之延續，可溯及到民國40年代初期中共「解放臺灣」的戰略想定。當38年下半年，國民政府決定撤往臺灣之際，中共在戰事有利的情況，已不斷透過文宣叫囂要「打到臺灣去，解放臺灣同胞」，將「解放臺灣」視為任務重點。[14]至12月，周恩來在「當前財經形勢和新中國的幾種關係」的講話中強調，「解放戰爭已經取得基本的勝利，只剩下成都附近以及西藏、臺灣、海南島等

11 《戡亂時期東南沿海島嶼爭奪戰史》，頁53、75-81。

12 《臺海大戰（上編）：中共觀點》，頁152-154。

13 孫岩，《臺灣問題與中美關係》（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頁91-92。

14 戴超武，《敵對與危機的年代》（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年），頁62。

地尚待解。只有這些地方解放了，才能得到完全的勝利」。為此，他要求大陸民眾應該承受必要的負擔，並把這種負擔稱為「勝利負擔」。[15]39年6月，毛澤東也指出當時中共總的方針，就是在「肅清國民黨殘餘、特務、土匪，推翻地主階級，解放臺灣、西藏，跟帝國主義，鬥爭到底」。[16]

因此，「解放臺灣」的準備工作，即成為當時中共中央軍事工作的首要任務。民國39年5月，共軍第三野戰軍已先發出「保證攻臺作戰勝利的幾個意見」，決定以3個兵團、12個軍共50萬人的兵力，投入對臺作戰的準備，並成立前線總指揮部，以粟裕為總指揮，甚至提到要注意培養臺灣解放後對臺灣進行管理的各級幹部，包括運用共軍中的臺籍幹部和「二二八起義」後退回大陸的幹部。空軍方面，則加速從蘇聯購進戰機與突擊訓練飛行員，以半年的時間完成2個殲擊機團和1個轟炸機團的編實，在5月成立空軍第一支作戰部隊第四混成旅。海軍方面；39年4月，中共華東軍區海軍成立，轄有133艘艦艇，而毛澤東訪蘇時與蘇聯達成協議，將蘇聯對中國援助的3億美元貸款的一半，用於購買先進海軍裝備，並要求蘇聯在39年夏天、最遲不超過40年春天交貨，以強化對臺作戰時的海軍戰力。[17]此際，共軍已在國共內戰中取得了上風，國軍除在古寧頭一役獲勝外，已先後從海南島、舟山群島等退出。39年6月，中共華東軍區對臺作戰，製定了新的訓練大綱，決定從該年7月到40年3月分別對各兵種進行訓練，並希望在40年4到5月間，完成進行三軍兩棲作戰的聯合演習，最後準備以三軍合同的兩棲登陸作戰，解放臺灣。惟39年6月25日韓戰爆發，美國第七艦隊進入臺灣海峽，中共認為整體軍事形勢和國家安全形勢發生重大變，遂將對臺作戰的期程延後。[18]

然而韓戰雖然推遲了中共攻擊臺灣的期程，但其對金門和東南沿海島嶼的「解放」工作，從未放鬆。民國42年10月，華東軍區司令陳毅向中共中央軍委提出建議，應利用共軍在韓戰戰場上的有利形勢，準備5個軍的兵力攻擊金門，並在福建趕工修建機場和廈門、福州鐵路，以及廈門海堤，即所謂的「由南向北、先閩後浙」的作戰方

15 周恩來，〈當前財經形勢和新中國經濟的幾種關係〉，《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一冊》，民國106年7月7日取自人民網：http://cpc.people.com.cn/GB/64184/64186/66655/4492649.html。

16 毛澤東，〈不要四面出擊〉，《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一冊》，民國106年7月7日取自人民網：http://cpc.people.com.cn/GB/64184/64186/66655/4492613.html。

17 《敵對與危機的年代》，頁67-70。

18 《敵對與危機的年代》，頁70-71。

案。[19]當時國軍方面的情報也顯示，就在韓戰停戰協訂簽定後，中共首先將東北、華北空軍南移，在陸軍方面則分別有第三野戰軍司令部駐上海、第七兵團與第三十五軍進駐杭州、第二十二軍駐舟山、第二十軍進駐臨海、屬於增援之第二野戰軍第十二軍駐金華、義烏，以及四個公安師守備沿海，總計在臺州國軍當面之共軍部隊不下25萬人。[20]不過，毛澤東認為韓戰結束後，整體形勢已經改變，他推斷美國不至於干涉中共對浙江沿海國軍占領島嶼之攻擊，遂由中共中央軍委確定了從小到大、逐島進攻、由北向南的島嶼作戰方針。[21]毛澤東這一決定，暫緩了對金門的進攻，而以浙江沿海國軍占領島嶼為優先攻擊目標，根據中共中央軍委的命令，中共華東軍區在42年12月隨即成立了浙江海防作戰聯合司令部。[22]

中共之改以攻擊浙江沿海小島的決定，究其原因概是：一、在國際上，二次大戰後，法國在中南半島重新建立殖民地的行動，並在韓戰後開始在越南用兵，使得亞洲軍事情勢頓時緊張。而美國在亞洲圍堵共產主義的政策，復將中南半島視為重要的一環，中共如果出兵干預，可能引起美國介入，而中共並不想如韓戰一樣，對中南半島再派出一次「志願軍」去越南再打一仗，只想僅快支持越盟軍隊打敗法軍，以爭取在美國直接介入前把戰爭停止，於是自民國42年秋天起，中共只能把軍事鬥爭的重點，放在援越抗法之上，一時不能在東南沿海島嶼大規模用兵。二、當時中共正採行第一個5年經濟建設計畫，好不容易在韓戰停戰後得以喘上一口氣，自然不宜在臺海方面採取大型軍事行動，而代之以小規模行動在浙東小島作戰，如此在國際上引起的反應較小，也有利剛起步的經濟建設。三、當時共軍的作戰能力，仍缺乏陸海空三軍協同和登陸作戰的經驗，甚且國軍在金門已構築了堅固工事及重兵駐守，想要攻取，非一朝一夕之功。[23]

在確定了以浙東沿海島嶼為主的作戰方針後，共軍自民國43年1月起，由華東軍區參謀長張愛萍，策劃一系列以攻打大陳島為主軸的沿海作戰計畫與行動。中共先是襲擊國軍海軍船艦，及攻擊占領國軍部分占島如東磯島等，至5月，逐漸在浙東大陳島

19 《敵對與危機的年代》，頁128。

20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國民革命軍戰役史第五部一戡亂（第八冊）》（臺北：編者自印，民國78年），頁73-79。

21 《敵對與危機的年代》，頁128-129。

22 徐焰，《金門之戰：1949-1959》（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2011年），頁116。

23 《金門之戰：1949-1959》，頁116-117。

以北海域，取得了部分控制權，並將矛頭指向了大陳，而突入的目標，則為大陳之北的一江山。[24]8月，中共中央軍委正式命令組建華東軍區浙東前線指揮部，由張愛萍擔任司令員，直接歸中央軍委指揮，至此，中共爭奪東南沿海島嶼作戰，進入戰役準備階段。[25]

8月中旬，共軍開始大舉南調，在臺海對面福建一帶集結十萬部隊，至9月3日，共軍大肆砲擊金門約六千發砲彈，是為「九三砲戰」。中共發動砲擊，除為其原定的攻擊計畫外，亦含有對臺美間締結條約的警告意味。臺美間開始比較具體的對共同防禦條約簽訂的商議，是在民國42年11月8日美國副總統尼克森來臺訪問時，我外交部長葉公超向其提出締結防禦條約的建議，同時由我駐美大使顧維鈞在華府向美政府作同樣表示。惟在商談時，因雙方對於條約的適用範圍有所爭議，而遲遲未能建立，但中共「九三砲擊」所帶來的臺海緊張形勢，卻意外加速了臺美雙方的締約過程，於43年12月2日，由中華民國外交長葉公超在華府與美國國務卿杜勒斯簽訂了《中華民國與美利堅合眾國共同防禦條約》。就在防約簽字、尚未批准之際，共軍則在44年1月10日出動飛機上百架次，瘋狂襲擊我大陳列島。至1月中下旬，我一江山島陷落，美國艾森豪總統鑒於臺灣澎湖、西太平洋的安全，面臨嚴重威脅，乃於1月25日向國會提出特別咨文，請求緊急授權美國總統，於其認為必要時，得使用美國武裝部隊確保臺灣與澎湖，以防止武裝攻擊。此一法案，屬於美國國內法，隨後在1月28日通過，習稱《臺灣決議案》（或稱《福爾摩沙決議案》）。[26]2月5日，美國國務院宣布，第七艦隊和一些部隊將協助國軍從大陳撤退。2月中，我大陳地區軍隊二萬五千人和居民一萬八千人，全部安全撤返臺灣本島。[27]

國民政府從大陳撤兵後，美國務卿杜勒斯於2月下旬的遠東之行，對臺海形勢判斷認為，中共的企圖，是以武力奪取臺灣，因此即使放棄金、馬，也無法阻止中共的野心。他在3月6日向艾森豪總統的報告中，表達了此一觀點，並企圖說服艾森豪，為了保有金、馬，以及防止中共進一步攻擊臺灣，美國應採取包括使用核武在內的一切防制手段。3月10日，杜勒斯向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報告了他與艾森豪總統的意見，他認

24 《金門之戰：1949-1959》，頁118-119。

25 《敵對與危機的年代》，頁129。

26 陳志奇，《美國對華政策三十年》（臺北：中華日報，民國69年），頁87-89、102-106。

27 《臺灣問題與中美關係》，頁106。

為，為使美國在臺海的軍事行動包含可能使用核武的作為，得以讓盟國與美國民眾有所瞭解，美國政府應該適時透過輿論予以說明，之後，他就在多次的記者會中，強調這些軍事行動的可能性。美國欲以核威懾對付中共的強硬態度，雖使中共非常不滿，但在某些程度上，卻也讓中共有所顧忌，而在4月的萬隆會議上，[28]由中共總理周恩來公開中共立場，表明他們願意同美國坐下來談判，討論和緩遠東緊張局勢的問題，特別是和緩臺灣地區的緊張局勢問題。[29]至此，中共原以大規模軍事侵臺的想法，遂暫時擱置下來。

肆、韓戰與美國的遠東佈局

一、圍堵共產主義向外擴張

民國39年6月25日韓戰爆發，美國迅即介入，有學者分析其原因，認為美國的介入，可以分為三個層次；第一、美蘇冷戰全面開展，並逐漸從歐洲、中東擴散到東亞。第二、朝鮮半島逐漸形成南、北對峙的態勢。第三、韓戰為由以北韓先發制人的方式爆發，是以美國在朝鮮半島突然陷入緊張的情勢下，不得不馬上做出回應，否則在後續的效應上，將對全球的戰略平衡，產生政治上和心理上的影響。[30]

此際，美國基於其全球戰略考量，絕不願臺灣陷入中共之手，甚至不能淪為與蘇聯結盟或受蘇聯支配的棋子。至民國41年3月22日，美國副國防部長佛斯特對總統杜魯門提出建議：一、採取必要措施，防止臺灣落入被蘇聯控制或受制於蘇聯的任何中國政權。二、必要時採取單方面行動，確保臺灣作為美國軍事行動的基礎，以維護美國自身利益。三、繼續派駐第七艦隊保護臺灣，直到遠東情勢得以讓中華民國自行承擔該島的防禦責任。四、支持與美國友好的中華民國政權，以加強雙方堅定的關係。五、發展和維持臺灣的軍事潛力。[31]4月9日，美國國務院與軍方包括參謀聯席會議主

28 此一會議，由印尼、印度、錫蘭、巴基斯坦、緬甸等南亞五國，在印尼萬隆召開之第一次亞非會議（Asian-African Conference），邀請亞非地區被殖民國家共二十九國參加，會議以反對殖民帝國主義、爭取世界和平為主軸，世稱萬隆會議。

29 何迪，〈臺海危機和中國對金門、馬祖政策的形成〉，《美國研究》，1998年第3期，民國106年6月20日取自http://www.mgyj.com/american_studies/1988/third/third03.htm。

30 鄭保國，《美國霸權分析》（臺北：秀威訊資科技公司，2009年），頁149。

31 Memorandum by the Acting Secretary of Defense (Foster) to the Executive Secretary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Lay), Washington, 22 March 1952.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席布萊德等高級將領討論對華政策時，國務院又把美國政策歸為四大要點：第一、美國不願臺灣落入與蘇聯結盟或其支配的棋子。第二、第七艦隊的任務必須繼續執行。第三、對臺灣的國民政府繼續提供軍事與經濟上的援助。第四、鼓勵國民黨政府的政治改革，使它提高在臺灣、海外華人及中國的聲望及影響力。[32]

對中共，美國政府曾在韓戰後民國42年11月6日的一次國家安全會議中提出一份《美國對中共政策》的報告指出，一個在中國大陸出現的強大的、有紀律的和革命的共產政權，已經從根本上改變了遠東地區的權力結構，使蘇聯的勢力，破天荒的向華南和東南亞延伸。因此，美國在遠東地區的外交政策的首要問題是，如何應付這一個強大和充滿敵意共產黨集團勢力。所以美國面對這一問題，在考量了中共可能的政治發展和經濟實力，及其可能的軍事冒險行動，美國基於國家利益，在於降低中共政權對美國的敵意，故美國暫不採取某些政策，包含以武力推翻或取代中國共產黨政權，或以美軍支持國民政府推翻中共政權的作為。甚至為降低中共對西方的敵視，美國會對中共採取若干可能的讓步，包括：一、中共對臺灣及其他中國固有領土的恢復。二、西方軍隊從與中國接壤地區撤離。三、以中共取代西方在遠東地區的影響力。基此，美國對亞洲及中共的政策有：發展亞洲非共產國家的政治、經濟和軍事實力；削弱或至少延緩大陸共產黨力量的增長；削弱中共與蘇聯之間的關係。[33]

而為實現前述政策，美國應該採取的手段有以下：

（一）維持近海島嶼鏈的安全。

（二）必要時，使用武力，以防止中共領土的向外擴張。

（三）必要時，協助遠東非共產國家對抗共產主義的顛覆。

（四）在遠東地區培植具強大和健康的非共產政權，尤其是在與中共接壤處的韓國、臺灣和中南半島。

（五）協助日本的政治、軍事和經濟實力的發展，以及有這種發展可行性的其他亞洲非共產國家。

（六）繼續尋求太平洋地區集體安全的可能性，與鼓勵各國化解分歧，克服障

States, 1952–1954, China and Japan, Volume XIV, Part 1. Copy from https://history.state.gov/historicaldocuments/frus1952-54v14p1/d11

32 王景弘，《採訪歷史：從華府檔案看臺灣》（臺北：遠流出版公司，民國89年），頁282。

33 NSC166/1, "U.S. Policy Towards Communist China",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2–1954, China and Japan, Volume XIV, Part 1, pp279-283.

礙，相互合作。

（七）繼續對中共的政治和經濟施壓，包括非常規性和隱性的壓力，直到美國在中國周邊區域達到穩定的態勢。

（八）承認和支持國民政府為中國政權、聯合國和其他國際機構的代表，及協助其獲得所有非共產集團的更多支持，並增強其武裝部隊以防衛臺灣、襲擊與中共的大陸和海上貿易，以及其他符合美國利益的進攻行動。

（九）採行一切公開和非公開的手段，破壞中（共）蘇關係。

（十）嘗試說服自由世界的其他成員，瞭解美國對中共政策的合理性，並在不造成嚴重分歧情況下，採取類似於美國的政策。

對於臺灣，美國的戰略目標則在：

（一）維護臺灣安全，使獨立於共產主義之外，並視其為美國遠東防衛位置內的一個基本要素。

（二）強化國民政府的中國代表性，以吸引更多來自中國大陸和臺灣的人民的支持和認同。

（三）增強國軍戰力，有效防衛臺灣，並能在符合美國的利益下，得以突襲中共的大陸和海上貿易。

（四）在美國的國家安全政策下，得以使用國軍武力，包括支援臺灣的美軍在內。

（五）使臺灣經濟發展得以強大和擴展。

（六）改善國民政府和其他非共產國家的關係。

（七）持續肯定和支持國民政府作為中國與在聯合國和其他國際機構的代表，並努力說服其他國家採取類似立場。

（八）爭取更多在中國大陸和臺灣以外所有非中共集團對國民政府的支持，尤其是東南亞地區的海外中國人的支持與效忠。[34]

於是，韓戰後美國艾森豪總統以集體安全政策，作為鞏固國家安全的重要戰略，極力防堵以蘇聯為核心的共產主義擴散，並強化聯盟體系。民國42年8月，美國與南

34 NSC 146/2, ”United States Objectives and Courses of Action with Respect to Formosa and the Chinese National Government”,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2–1954, China and Japan, Volume XIV, Part 1, pp308-309.

韓簽訂共同防禦條約。43年9月，美國與英、法、澳、新、菲、泰、巴共同簽訂《東南亞公約組織》，組建主在防止中共的擴張的集體防衛集團。43年12月，美國與中華民國簽訂《中美共同防禦條約》。44年11月，在美國支持下，英國、土耳其、伊拉克、伊朗、巴基斯坦簽訂《巴格達條約》。到了民國40代中期，美國基本上已沿著歐亞大陸的邊緣地帶，構建了一條針對蘇聯與中共為主要對象的軍事包圍圈。[35]美國此一作法，被中共稱為「戰爭邊緣」政策，它與杜魯門政府不同的，是對中共採取強硬的態度，即如杜勒斯所說的，美國的政策是要堅定的面對威脅性的侵略，在集體防衛下既要避免侵略，又要使戰爭發生的可能性降到最低。「戰爭邊緣」政策，是遏阻策略的極致，可達到艾森豪企圖加劇中共和蘇聯緊張關係的戰略目標，而其方法並不是在減輕這種壓力，反而在保持對中共最大的壓力。[36]至46年，美國已經和全球42個國家和地區，簽訂了集體防禦條約，建立普及全球的區域性安全體系，這是一種政治性，也是軍事性的聯盟，可以確保美國在外交上獲得盟國的支持，在軍事上則可以確保美國及其盟國在軍事上的安全。[37]

二、強化臺美關係

就臺美關係的發展上，韓戰爆發之前，為國民政府撤臺初期，也是中華民國與美國關係的最低潮時期。韓戰的爆發，雖是朝鮮半島的紛爭所致，但有一個客觀因素不能不提，亦即美國在放棄對中華民國的支持之後，連帶的對於臺灣，甚至南韓的戰略地位，也不太重視，僅將重心擺在日本，是以美日關係日漸密切，使得以蘇聯為首的共產集團一致認為，美國的亞洲政策僅止於防衛日本。當時史達林可能認為美國無意防衛南韓的心理，因而劍指南韓，希望在速戰速決策略下，讓美國措手不及，而得以席捲朝鮮半島，將共產世界的防線，一舉推進到日韓邊境，進一步鞏固蘇聯的安全。可以說，韓戰的爆發，使得美國對於共產集團的一切幻想，遭到破滅。[38]

美國總統杜魯門為抵禦北韓的南侵，除宣布將給予南韓保護與支持外，也在民國39年6月27日的一項重要政策宣示中，表達對臺灣的立場，認為共產黨如果占領臺

35 《美國霸權分析》，頁166-167。

36 宋德星，〈遏制的邏輯：評艾森豪政府對華「戰爭邊緣」政策〉，《世界歷史》，2000年第5期，頁27-28。

37 劉金質，《冷戰史》（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3年），頁258。

38 謝如欽，《國家危機管理之研究：1954-1999臺海危機探討》，國立政治大學外交學系戰略與國際事務碩士在職專班碩士論文，2005年，頁65。

灣，則對太平洋地區的安全與該地區執行合法任務的美軍，會構成直接的威脅，所以美國已派遣第七艦隊以防止共產黨對於臺灣的任何攻擊。不過，杜魯門宣言中也要求臺灣方面，停止對中國大陸的海空攻擊。於是美國第七艦隊在麥克阿瑟將軍統一指揮下進入臺灣海峽，執行杜魯門的雙重任務：既阻止中共犯臺，也不允許中華民國對大陸用兵。雖然當時臺美之間並無任何條約關係或軍事協議，美國實際無法約束中華民國的自由行動，但臺灣當時面對中共得以隨時進攻的情況下，美國的態度無疑在安全上解除了臺灣莫大的危機，對中華民國的發展形成有利的態勢。隨著韓戰，臺美關係日益改善。7月28日，美國政府派藍欽為駐華公使銜代辦。40年5月1日，美國軍事援華顧問團在臺成立，同時恢復中華民國的軍事、經濟援助。[39]

民國42年，美國政治更有了大幅改變，由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歐洲盟軍統帥艾森豪當選了美國總統。當艾森豪組成了新政府，一反過去民主黨政府認定中華民國已成歷史的態度—如《對華白皮書》所述者，[40]而給予臺灣更友好的對待。比較艾森豪政府與前政府對臺灣的防衛承諾，其不同的重點在於，前總統杜魯門在韓戰爆發後，曾指令美國第七艦隊維持臺海中立化，但其用意則是，既要防止中共攻擊臺灣，也要防止中華民國對大陸的「反攻」行動。但艾森豪就任後，在1月30日，由美國國務院則訓令駐臺北美國大使館知會蔣中正總統，表示美國政府預定2月2日宣布給予第七艦隊的指令，即爾後第七艦隊只防範中共對臺灣、澎湖的攻擊，而不防範中共可能受到的攻擊。[41]

既然美國艾森豪政府對臺政策已經有所轉變，3月19日中華民國駐美大使顧維鈞在會見美國務卿杜勒斯，即開始試探美國與中華民國簽訂共同防禦條約的可能性。杜勒斯的反應不明確，但表示美國對在太平洋建立安全體系的建議，向來抱持同情態度，只是美國不會簽訂一個條約，而使它介入亞洲的戰爭。至11月8日，美國副總統尼克森訪問臺北4天，我外交部長葉公超曾與他討論共同防禦條約的問題。尼克森回美後，葉公超再度去信說明，如果雙方能簽訂安全條約，可使雙方關係置於長遠的基

39 李英吉，《中共「八二三」軍事衝突行為之研究》，中國文化大學三民主義研究所博士論文，民國73年，頁76-79。

40 正式名稱為《美國與中國之關係，尤重一九四四年至一九四九年期間之論述》（United States Relations with China,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Period 1944-1949），於1949年8月5日由美國國務院公開發表，認為中華民國在中國大陸的失敗，罪不在美國。參閱《美國對華政策三十年》，頁23-27。

41 《採訪歷史：從華府檔案看臺灣》，頁15-16。

礎，也可增強中國大陸人民對自由之理想與美國反共的信心。葉公超提出的文件，雖未見尼克森的反應，但11月30日藍欽大使向國務院請示：臺北外交部稱已備妥安全條約草案，如果臺北提出，他能否接下？國務院答覆如果臺北主動提出，美國有意接受。12月18日，葉公超於是向藍欽提出一份中美共同防禦條約的草案。美國接下後，並未立即反應。43年2月25日，主管遠東事務助理國務卿勞柏遜給杜勒斯呈上一份備忘錄，原則同意簽訂共同防禦條約的建議，與要求美國內部進行商討及國家安全會議的批准。不過杜勒斯在4月8日，訓令駐臺大使館向我國外交部說明，在日內瓦會議結束之前，美國對共同防禦條約的建議，不會採取任何動作。[42]

對於臺美可能簽訂防禦條約一事，中共自然非常不滿，約自7月後，開始展開大規模的文宣攻勢，除了大肆抨擊美國是「占領臺灣」外，[43]並揚言一定要「解放臺灣」。中共的目的，無非是希望透過宣傳攻勢，來阻撓臺美防約的協商，以及美國實行「兩個中國」的政策。至9月3日，中共更發動「九三砲戰」，對我金門地區大肆轟擊，一般認為，中共此舉是對臺美意圖簽訂防約的反應，因為中共視同此約的簽訂，即代表了美國對中共防衛圈的完成，故必須在防約進一步協商前，予以反制。另則中共的動機，亦在試探美國對浙江、福建沿海外島，包含一江山、大陳、馬祖、金門等島嶼的態度，以讓全世界注意臺灣問題，以及宣示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的主張。[44]

「九三砲戰」造成兩名美國顧問死亡，隨即太平洋美軍奉令將航空母艦駛入定位，以便協助防衛或撤退。第二天，勞柏遜向國務院提出美國因應中共砲擊的建議，認為美國應該採取更為積極的行動。9月9日，杜勒斯在金門的砲擊聲中抵達臺北，與蔣中正總統會談。蔣中正主動提出共同防禦條約的問題，認為簽訂此一條約，是美國朝向一個堅定的亞洲政策的第一步；但杜勒斯只表示，簽訂的時機還未到。杜勒斯之後於29日，在倫敦與英國外相艾登會談此一外島危機，雙方同意把此案提交聯合國安全理事會，由該會建議停火，並認定由紐西蘭提出此案最為合適。10月7日，勞柏遜向杜勒斯提出備忘錄，建議立即批准與中華民國談判共同防禦條約，杜勒斯告訴勞柏遜，他與艾森豪討論中國問題，艾森豪表示，如果蔣介石願意在臺灣及澎湖「採取守勢」，

42 《採訪歷史：從華府檔案看臺灣》，頁17-19。

43 《採訪歷史：從華府檔案看臺灣》，頁20。

44 孫同勛，《美國學者對中美關係發展（1949-1958）的看法》，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博士論文，民國89年，頁242-243。

美國可以與臺灣簽訂安全條約。13日，勞柏遜在臺北與蔣中正總統會談，經過兩輪的討論，雙方仍有歧見。當藍欽大使把會談結果急電報告國務院後，杜勒斯則給蔣中正總統發了一封電報，保證美國不會同意把中共要求統治臺灣的問題提交聯合國。18日，杜勒斯向艾森豪報告與臺灣防禦條約及外島危機事宜，艾森豪強調不能讓臺灣與澎湖落入共黨之手。同一天艾森豪批准，如獲國會參院外交委員會同意，將立即與中華民國政府談判共同防禦條約。11月2日，我外交部長葉公超、駐美大使顧維鈞與美國務卿杜勒斯、駐華大使勞柏遜開始展開共同防禦條約談判。經過9回合的談判，雙方同意在11月24日初簽，並在29日宣布此一保障臺灣、澎湖安全的共同防禦條約。[45]

究其實，中共發動「九三砲戰」是共產主義擴張勢力與侵略行動的展示，這是無庸置疑的。不過，中共原在阻撓臺美防約的協商與簽訂，惟適得其反，卻促成美國加速防約的簽訂。美國學者曾以危機處理的角度，去解讀這個過程，認為「九三砲戰」危機的結束，是美國強力作為使中共知難而退的結果，並說艾森豪政府雖然反共，但在不願和中共發生戰爭情況下，以能夠維持臺海現狀的「兩個中國」政策，作為最高指導原則。在這個大原則下所作的防約簽訂，並不意味著「對蔣鬆綁」和幫助中華民國對大陸反攻，反而意在「束縛」臺灣的行動，而且基本上，防約是屬於「防衛性」的。[46]不過，臺美雙方雖換文確認，有中華民國政府未經美國同意，不得從臺灣、澎湖或外島使用武力等限制條款，防止美國捲入與中共的戰爭，但防約的簽定，確實是中華民國得以生存的最重要因素。[47]

伍、中共八二三砲擊金門的內外因素

一、毛澤東的設想

中共製造「八二三」主要來自毛澤東一人的決策作為。毛的動機其實是多方面的，也是反覆不定的。對毛澤東來說，按其心中盤算，解決臺灣問題，應該在民國40年前後就可以完成，只是韓戰的爆發，破壞了這一計畫的期程，因美國在韓戰爆發後立即以「臺灣地位未定」的論點，派遣第七艦隊進入臺灣海峽，如果中共要在此時發動臺

45 《採訪歷史：從華府檔案看臺灣》，頁20-57。
46 《美國學者對中美關係發展（1949-1958）的看法》，頁318。
47 《採訪歷史：從華府檔案看臺灣》，頁59。

海戰爭，必須考慮到美國的介入，而毛澤東認為在可預見的未來，幾乎沒有要與美軍作戰的可能。甚至到42年年中，韓戰停戰後至年底，中共基於國際形勢的發展，和國內五年計畫的推行，及「社會主義改造」亦正開始，為免全盤計畫遭到打亂，甚提出了所謂的「和平共處」五原則（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利與和平共處）的口號，據以修正外交形象，以及向周邊國家示好。在此情況下，中共不能不設想與美國達成緩和或和解的可能性。[48]

基於所謂和平共處原則，毛澤東原本在主動向美國示好，以爭取實現雙方外交接觸，甚至打破美國不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策，並在民國43年4月開始的日內瓦會議時，由周恩來主動向美國釋出善意。但當日內瓦談判在後續的進程不如己意時，毛澤東心裡開始覺得向美國主動示好，可能會被美國視為示弱的軟弱表現，再因自認中共在國共戰爭時，僅以3年時間，即打敗配有美式裝備的國軍部隊，及至韓戰，又取得與美國正面衝突的經驗，於是毛的態度開始轉變，認為不應再對美國示弱，而應改以強硬的立場，對付美國。加以當時韓戰已歇，中南半島戰事亦停，中共認為只剩臺海兩岸在大陸東南沿海島嶼的戰事須要解決，毛澤東遂一反和平共處的主張，認為應即刻解決臺灣問題。因此，由中共官媒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宣稱，中國「解放臺灣」是不達目的，決不休止；解放軍總司令朱德也在8月1日建軍節上宣告，中國人民要解放臺灣，決不容外國來干涉。而當時臺美雙方又傳來商議訂定共同防禦條約的消息，更使中共攻臺計畫更為緊迫，至9月3日，中共發動九三砲擊金門事件。[49]

九三砲擊的結果，出乎毛澤東的估算，一方面加速了臺美共同防禦條約的商訂過程，於12月2日完成訂約，一方面所製造的臺海緊張關係，也影響了中共企圖在日內瓦形塑的和平形象。九三砲擊在美國強力介入下落幕，雖則國民政府大陳駐軍與居民也因此撤至臺灣，卻讓中共認知到，自身並沒有直接向美國挑戰的實力，也不具備奪取臺灣的能力，其最好的作法，就是加緊提升自己的國家實力，才有迫使美國改變態度的可能，這即是毛澤東後來會在民國45年中共第八次代表大會上，提出要超趕美國的原因。只是以中國之落後，要超趕美國談何容易，而唯一的辦法，當然仍須借助蘇聯才有可能達成。當時蘇聯對於中共建設現代化的工業項目，總共承接了156個之多，包含

48 楊奎松，〈毛澤東與兩次臺危機—20世紀50年代中後期中國對美政策變動原因及趨向〉，《史學月刊》，2003年第11期，頁54-55。

49 〈毛澤東與兩次臺危機—20世紀50年代中後期中國對美政策變動原因及趨向〉，頁56-57。

機械、冶金、汽車煤炭、石油、電力、電訊和化工等部門，計7個鋼鐵聯合企業、24個電站、27個煤井和洗煤廠、10個冶金企業、7個化學工廠和十幾個機械製造工業，以及其他工業部門的工廠。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為了經濟建設的發展，其對外關係，是採取十分謹慎的態度的。[50]

不過，民國45年2月，赫魯雪夫在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上主張「和平過渡」，而否定了史達林，這使毛澤東對於外交的政策，開始有了不同的想法。毛澤東認為美國對中共的歧視與刁難，正是對所有共產黨政權和社會主義制度的仇視，而赫魯雪夫在史達林的問題上自揭瘡疤，或在有關共產主義運動的未來命運上，只講緩和與和平，就是在向資本主義世界示弱，以至於毛澤東認為，赫魯雪夫既已丟掉革命的精神，不講革命與戰爭，則中國在推動世界革命的問題上，發揮主導作用的時候到了。一直到46年10月，當蘇聯比美國提早成功發射衛星，而蘇聯也同意向中共輸出導彈和核武技術之時，更使毛澤東堅信只要掌握核武，即能躋身世界強國之林，並最終可以逼使美國真正坐上談判桌。[51]

由於毛澤東不同意赫魯雪夫關於和平共處總路線的提法，他調整了中共的外交策略，他在民國47年1月一次的南寧會議上指出，正確的對外關係還是要強調既團結又鬥爭，僅僅滿足於和平共處是不行的。2月初，自43年以來以和平共處原則推動外交工作的周恩來，被免去外交部長職務，而改由軍人背景的陳毅對外代表中共，開始展開所謂的革命外交，其方針是之後的對外政策，應該向「鬥爭是絕對的，冷戰是不可避免的，而妥協則是相對的、暫時的」這樣一種革命化的方向轉變。[52]

外交上採取了鬥爭和革命化的形式，經濟上毛澤東也不想按部就班進行生產建設，而是要來一個「大躍進」，毛澤東深信利用共產黨的戰爭經驗、群眾動員經驗及政治工作經驗，是完全可能在經濟方面創造出奇蹟的。在毛澤東的鼓動下，中共發起生產大躍進運動，僅僅幾個月的時間，各地上報的糧食產量幾十、幾百倍的增長，甚至全國上下九千萬人轟轟烈烈的掀起了大煉鋼運動。先是民國47年元旦的人民日報社論宣布準備以15年趕上英國，20到30年起趕上美國。到5月召開中共八大二次會議時，

50 〈毛澤東與兩次臺危機—20世紀50年代中後期中國對美政策變動原因及趨向〉，頁58-59。

51 〈毛澤東與兩次臺危機—20世紀50年代中後期中國對美政策變動原因及趨向〉，頁59。

52 楊奎松，〈毛澤東與兩次臺危機—20世紀50年代中後期中國對美政策變動原因及趨向（續）〉，《史學月刊》，2003年第12期，頁48。

毛澤東更提出7年趕上英國、8年趕上美國。又過了1個月，毛澤東更樂觀的估計，超過英國不是15年，也不是7年，只需要2到3年，而2年是有可能的。甚至主張除了造船、汽車、電力等項目之外，再過1年即可超過英國。[53]這樣的狂熱氛圍，甚為其爾後砲擊金門找到了動手的理由，對毛澤東來說，砲擊金門不僅是對國民政府的懲罰，或是暴露美國侵略東亞的野心，更重要的是，要激起全中國的革命力量，以此動員所有的人民去支持參與大躍進運動，以及形成一種不可思議的革命氛圍，而讓臺灣問題不致於變成一個突出的議題。[54]

由於內政上的狂熱，造成毛澤東不切實際的估計與幻想，使其處理外交事務的心態，更加激進。在民國47年就發生了毛澤東斥責蘇聯與挑戰美國的重大事件。對蘇聯方面，雙方曾有關在中國建造大功率長波電臺的商議，毛澤東強調電臺的所有權應為中方所有，主張中國出資，中蘇共同使用；而蘇聯軍方堅持雙方出資，共同擁有，共同使用。雙方從4月交涉到7月，始終未能談妥，使得毛澤東非常憤怒。隨後，蘇聯針對中共曾要求蘇方提供核潛艇及其在中國設廠製造一事，希望中共同意蘇聯在中國以建立聯合潛艇艦隊的方式辦理，毛澤東對此也極為不滿，他不但大發雷霆斥責蘇聯大使，甚至以不合常規的方式，在游泳池邊接待趕來解釋的赫魯雪夫，毛嚴詞批評蘇聯看不起中國人，只想要控制中國。在對美國方面，九三砲擊金門後，中（共）美兩國從民國44年開始進行大使級的會談，但46年底，美國將談判代表調離，改由代辦出面與中方接觸，此舉使得毛澤東覺得受到美國的污辱，大大的刺激了他的民族自尊心。中共從47年2月起，幾度要求美國重新選派大使級代表，美國仍不予理會，至6月30日中共乾脆發出最後通牒稱，除非美國在15天內同意恢復談判，否則中方將認為美方蓄意使談判破裂，而一切後果則由美方自負。而為讓美國知道輕視中國的後果，毛澤東決定，要在臺灣海峽製造一些緊張局勢，是即戰爭邊緣政策，給美國一點顏色看看。[55]

7月14日，就在中共給予美國答覆最後一天，中共國防部長彭德懷和總參謀長粟裕在北京召開作戰會議，開始了砲擊甚至奪取金門的計畫，預計調動砲兵部隊三十多

53 〈毛澤東與兩次臺危機—20世紀50年代中後期中國對美政策變動原因及趨向（續）〉，頁48-49。

54 Chen Jian, *Mao's china and the cold war* (Chapel Hill: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1), P175.

55 〈毛澤東與兩次臺危機—20世紀50年代中後期中國對美政策變動原因及趨向（續）〉，頁49。

個營，一次性打擊可以發射十萬發砲彈以上，規模更甚九三砲擊。恰在此時，中東伊拉克爆發政變，美國決定出兵中東，英國軍隊也在約旦登陸，更使毛澤東以支援阿拉伯反侵略戰爭與牽制美帝國主義為由，在18日晚召開緊急會議，由中央軍委決定砲擊金門行動訂在26日下午或27日早晨。惟美國早先於14日作出回應，要求延後指派談判代表與改變談判地點，以恢復雙方會談。美國的回應，一度使得毛澤東有所遲疑，改變了原來的砲擊計畫，認為不急在一時，但蘇聯赫魯雪夫對中東情勢的反應，卻一反其和平共存主張，在靠近土耳其邊境附近的中亞地區和保加利亞，進行大規模軍事演習，威嚇美英軍隊，聲援阿拉伯反英美侵略的民族主義運動。這又使毛澤東陷入兩難境地，如因重啟美國與中國談判，而不做出援助中東的強力反應，從意識型態鬥爭的角度上說不過去，加以當時從解決東南沿海島嶼問題，勢在必行，毛澤東於是在中東事件一個月後的8月18日，又做出了砲擊金門的最新決定，隨即在8月23日下午5點半開始，對金門發動砲擊。[56]

二、與美國談判

雖然從軍事戰略上看，中共砲擊金門與攻擊浙江沿海國軍占領島嶼，都是攻臺策略的一環，但韓戰後，美國支持臺灣的政策愈加堅定，中共不能不在意美國的態度，故在軍事部署過程中，中共採取先浙後閩島嶼作戰的方式，其主要的一個考慮因素，就是在避免美國的軍事干預。[57]只是「九三砲戰」卻促使美國與中華民國防禦條約的談判腳步，當民國44年3月3日中美共同防禦條約正式生效，連同《臺灣決議案》，已成為美國協防臺灣和相關臺灣安全的外島的法律文件，美國政府必要時可對中共採取海空軍事行動，中共遂停止了對金馬的砲擊。到了4月18日到24日，不結盟國家在萬隆集會，周恩來率中共代表團與會，他在演說中，將臺海情勢的緊張，完全歸之於美國介入臺灣而來，卻又表示願意與美國共同坐上談判桌，解決遠東情勢緊張的問題。美國起先對周恩來的「友誼之手」，反應冷淡，但在相關的國家如印度的大力說合下，7月25日美國與中共同時發表聯合公報，訂於8月1日在日內瓦舉行雙方大使級會談。然而中共卻提前一天在7月31日，由周恩來在全國人民大會上的《目前國際情勢與我國的外交政策》報告中，表明了其對臺灣的立場，他宣稱臺灣地區的緊張情勢，乃美國侵犯臺灣的「中國領土」及介入中共對外島的「解放」而來，他說美國侵犯臺灣是

56 〈毛澤東與兩次臺危機—20世紀50年代中後期中國對美政策變動原因及趨向（續）〉，頁49-50。

57 《敵對與危機的年代》，頁130。

中共與美國之間的國際問題，而中共解放臺灣則是中國的內政問題。他又建議與「臺灣地方當局」，就和平解放的具體步驟舉行談判，但強調這是「中央政府與地方當局」之間的談判。[58]

8月1日，中共、美國雙方在日內瓦舉行第一次大使級會議，美國代表為駐捷克大使江森，中共代表為駐波蘭大使王炳南。雙方會談至9月10日，雙方先就交換公民一節達成協議，並發表合意聲明。10月，美國與中共開始交涉談判臺灣問題。美國原在8月時，已先提出雙方放棄使用武力的建議，美方表明如果中共不放棄武力，則雙方會談將難以進展。中共對此建議，雖未反對，卻強調臺灣地位問題，屬國內事項，如有可能，中共會以和平方法解決，並進一步表示，此一國內事項可做為中（共）美會談的議題，但拒絕把放棄在臺灣地區使用武力的條件，包含到任何有關武力不使用的宣言中。由於對放棄武力使用的問題相持不下，使會談開始陷入僵局，[59]雙方會談頻率亦一再降低，從開始的每週3次，降到每週1次，會談的內容也愈加空洞。計自民國45年1月到8月，雙方共舉行21次會議，其中關於放棄使用武力的問題，分別是1月12日美國提出的草案，仍舊強調在臺灣有「單獨和集體自衛的固有武力」，並將不訴諸威脅或武力的地區，從「臺灣」擴大為「臺灣地區或其他地方」。4月19日，美國第三個提案，修改了部分文字，以「和平談判」代替「和平方法」去解決兩國之間的爭端。這是美國的最後草案，雖已對中共有所遷就，但中共仍然不表接受。隨後，中共在5月11日提出方案，提到可以通過和平談判，在互不訴諸威脅或武力的情況下，解決在臺灣地區的爭端，並要求雙方在兩個月內尋求確定解決問題的途徑。[60]雙方對武力使用的共識，仍未達成。

8月6日，中共總理周恩來突然宣布取消不准美國記者入境的禁令，並向美國15家主要媒體發電，邀請派遣記者到中國進行1個月的訪問；但美國務院以美國的法律禁令，拒絕記者的申請。[61]美國拒絕的理由，是基於中共並未履行前一年有關公民交換之協議，顯然認為中共對於交換公民之協議，僅為虛應故事。8月21日，中共又提出解除貿易限制、增加雙邊接觸的建議，仍為美方拒絕。及至民國46年2月14日的第六十五

58 《中共「八二三」軍事衝突行為之研究》，頁89-91。

59 《中共「八二三」軍事衝突行為之研究》，頁91-93。

60 陶文釗主編，《中美關係史（1949-1972）》（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頁312-313；林正義，《一九五八年臺海危機期間美國對華政策》（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民國74年），頁27-28。

61 《臺灣問題與中美關係》，頁120。

次會議中，中共再次提出交換記者的建議，此次美國政府在國內新聞團體的強大壓力下，開始稍作讓步，由杜勒斯在4月23日建議美國新聞界設法安排一個人數有限的記者團，在不違反美國禁令的原則下，前往中國大陸考察。不料，就在8月20日美國務院剛公布允許1個24人的新聞團體，可以至大陸作為期7個月的考察時，中共卻出爾反爾，以美國這個允許美國記者前往中國大陸的決定，是「片面決定」，而宣布拒絕記者團的訪問。[62]

中共此時並利用軍隊宣傳，給予美國壓力，中共總參謀長粟裕在民國46年解放軍建軍三十周年講話時，嚴厲抨擊指責美國，說是「以美帝國主義為首的侵略集團，仍繼續瘋狂備戰，在蘇聯、中國和其他人民民主國家周圍遍設軍事基地，加緊武裝西德、日本，發展核子、導彈武器。在遠東，美帝國主義仍繼續霸占我國領土臺灣，對我國西藏進行顛覆活動，阻撓越南和平統一，干涉老撾（寮國）內政，陰謀破壞日內瓦協定」。他指證歷歷，說美國「最近竟片面宣布廢除朝鮮停戰協定第十三款卯項，將攜載原子彈的B-57和F-100飛機運入南朝鮮，將駐在南朝鮮的美軍步兵第七師、第二十四師改為『五原子編制』師，裝備能發射原子彈頭的『誠實約翰』火箭，並在我國領土臺灣設立能發射原子彈頭的『鬥牛士』導彈基地。因此，戰爭的威脅依然存在，我們在任何時候都必須提高警惕，不能有絲毫和平麻痺」，[63]以此激化共軍同仇敵愾士氣，拉高反美情緒。到12月，由於雙方會談仍無實質性的進展，美國則有意調動與中共談判的江森大使，降低日內瓦會談的層級，但遭中共大力反對，雙方會談無異中止。[64]

民國47年1月14日，周恩來指示中方代表去函美方代表，譴責美國指派助手接替大使會談，是企圖破壞雙方協議，降低會談級別，將使會談名存實亡，並再次要求美國速派大使恢復談判，惟美國沒有回應。4月12日，中共外交部發表了《關於公布中美兩國大使級會談長期陷於停頓的經過的聲明》，公布了相關的會談文件，[65]希望迫使美國繼續大使級的會談，美國仍不予理會。直到6月30日，中共聲明他們既不能同意單

62 《中共「八二三」軍事衝突行為之研究》，頁91-93。

63 粟裕，〈加強國防，鞏固革命勝利果實—為紀念中國人民解放軍建軍三十周年而作〉，《人民日報》，1957.08.01。民國106年5月10日取自http://cpc.people.com.cn/GB/69112/88544/88547/6088750.html。

64 栗國成，〈一九五八年「臺海危機」期間臺、美、中之反應與互動〉，《國家發展研究》，第四卷第一期，2004年12月，頁154。

65 《臺灣問題與中美關係》，頁121。

方面改變談判層級，也不能同意藉行政託詞暫停會談，中共要求美國在15天內派遣大使層級代表與恢復談判，否則中共不得不認為這是美國有意破壞雙方談判的決策。[66]顯然中共對美國在外交的拖延戰術非常不滿，而美方降低談判代表層級，也被視為是瞧不起中國，凡此皆激怒中共認為應在臺灣海峽興起事端，才能得到美國的重視。

由於中共認為，美國在中美大使級會談的立場與態度，使臺灣問題的解決毫無進展，就連會談的形式，美國政府也無意維持甚至放棄，這也讓中共覺得非常難堪。為此毛澤東就已在民國46年12月18日做出指示，說是要考慮讓空軍進駐福建，果真到了隔（47）年1月，福州軍區即擬定了空軍入閩的方案。此際，為逼使美國重回談判桌，毛澤東亦已開始考慮對金門採取一些軍事行動，是年春天，福州軍區又擬定了砲擊封鎖金門的方案，只是並未決定正式發起攻擊的時間點。一直到了6月底，當中共要求美國在15天內重派大使談判，到了8月，儘管美國已經同意恢復大使級會談，反而毛澤東決定暫不理會，繼續進行砲擊金門的準備。[67]

三、與蘇聯爭鋒

中共在建政初期，一切相關的建設，均師承蘇聯的發展經驗。民國42年，毛澤東制定了一個「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欲以單一的公有制結構，建立統一的計畫經濟體制，這個中國「社會主義的目標模式」，帶著濃濃的蘇聯社會主義模式的影子。其時，中共中高級黨員均必須學習有關蘇聯在「十月革命」後恢復國民經濟、國家工業化和農業集體化的經驗，以及學習列寧、史達林有關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論著，使在通過系統學習瞭解蘇聯的經驗中，得以理解和執行中共的總路線。不過45年2月，赫魯雪夫在蘇聯共產黨第二十次代表大會上，大力批判了史達林，揭露史達林過去的血腥鎮壓暴行，[68]並提出要同資本主義世界「和平共處、和平競賽」，作為對外政策的總路線。毛澤東是一個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對此並不同意，他認為時代的性質並未改變，現時仍是列寧所說的帝國主義與無產階級革命的時代，既然如此，列寧有關戰爭與和平的論斷，以及關於帝國主義是現代戰爭的根源的論斷，也沒有過時。[69]當時中

66 "The 1958 Taiwan strait's crisis: a documented history (U)", p17.

67 《臺灣問題與中美關係》，頁122。

68 錢理群，《毛澤東時代和後毛澤東時代（1949-2009）—另一種歷史書寫》（上）（臺北：聯經出版事業有限公司，2013年），頁51-55。

69 《中美關係史（1949-1972）》，頁250。

共統治下的人民，普遍相信當時的蘇聯，就是未來的中國，而毛澤東的領袖地位，就是共產國際和史達林賦予的。毛澤東因應的方式，則是在蘇共二十大之後，提出「雙百方針」[70]、高舉「走自己的發展道路」，認為這是中共在國際共產陣營嶄露頭角、爭奪領導權的機會，以實現其「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導師」夢的第一步。[71]

民國46年，蘇聯明顯採取了與西方國家「和平共存」的外交策略，並在10月發射了人類史上的第一顆人造衛星，這使得毛澤東大感不是滋味，認為中共未來將在國際舞臺上失去地位，遂認為應採取更為激進的手段，以讓美蘇不能忽視他的存在。11月，當毛澤東到莫斯科參加慶祝蘇共革命四十週年時，他在國際共黨會議發表「莫斯科宣言」時，誇下海口在要15年內，讓中共的鋼鐵生產，「超越英國」，並表示不管是冷戰政策，或美國杜勒斯的戰爭邊緣政策，只要能在國際上搞得有點緊張，就能激發內部的團結。[72]從毛的論調顯示，他對可能引發的戰爭並毫不在乎，這讓蘇聯赫魯雪夫極為驚駭，赫魯雪夫後來回憶他民國43年到中國訪問時，毛澤東曾提出一個口號，說「帝國主義是紙老虎」，並認為如果將帝國主義與社會主義世界作一較量，則「我們（社會主義世界）比我們的敵人有著明顯的優勢」，不過赫魯雪夫並不認同這樣的論調，他表示美帝在「實際上是危險的，是要吃人的」。不僅如此，毛澤東對於核子戰爭的危險，亦表示不以為然，據赫魯雪夫描述，毛澤東甚至曾試圖說服他相信原子彈本身也是紙老虎，毛認為蘇聯應該做的，是挑逗美國人採取軍事行動，毛則保證會給蘇聯足夠的軍隊來打擊美國。[73]

其實，毛澤東早在民國39年6月的中共第七屆三中全會中就提出，因為帝國主義陣營的戰爭威脅存在，所以有爆發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可能。及至後來中蘇共關係破裂時，中共更提出世界大戰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要有早打、大打核子戰爭的準

70 1956年4月，毛澤東發表了著名的〈論十大關係〉的講話，中共中央政治局為此召開擴大會議進行討論，毛澤東在總結講話時，針對文藝界和學術界的問題部分，宣布要實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但這種帶有擴大民主的思維，卻在蘇聯、東歐和越南各國引起極大反應，被誤為是共產主義運動自由化的突出表現和象徵。《毛澤東時代和後毛澤東時代（1949-2009）—另一種歷史書寫》（上），頁88、99；羅平漢，〈「雙百」方針1957年被中斷的原因〉，《二十一世紀》網絡版，2005年10月號（總第43期），2005年10月31日。

71 《毛澤東時代和後毛澤東時代（1949-2009）—另一種歷史書寫（上）》，頁70-100。

72 涂成吉，《克萊恩與臺灣：反共理想與理性之衝突和妥協》（臺北：秀威資訊科技，2007年），頁124。

73 趙紹棣等譯，《赫魯曉夫回憶錄》（上下卷）（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88年），頁462-463。

備。[74]可見對毛來說，和資本主義陣營發生大戰，是其心中自始至終的想法。毛澤東甚狂言，核子大戰不是壞事，因為即使中國發生核子大戰，中國只要存活一半或三分之一，在5年內即可重新站起來，但資本主義世界卻將全部滅亡。[75]所以毛澤東提出了「東風壓倒西風」的說法後，他也直接作了一個「誰怕誰」的論證，對此，蘇聯方面則認為必須思考美國的實力和經濟潛力，而基於部分事實顯示，美國已革新了工業設施及具備了更強大的經濟與軍事實力，並擁有龐大的軍隊和許多先進武器，因此不能簡單以「紙老虎」一語代之。但毛澤東則質疑蘇聯的觀點，認為美國並未強大到不能挑戰，他表示美國「是帝國主義，對我們更為害怕」，所以中國的外交政策目標，就是要把它「講清楚和發揮作用」。就是這種「帝國主義害怕我們」的思維，讓毛澤東不甩蘇聯，一意姑行。[76]

當毛澤東揚言要超英趕美時，其心裡正計畫在中國大陸大搞大躍進運動，並在民國47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會議正式提出。這是毛澤東動員廣大公社的農民，企圖以三級跳方式，跳向共產社會的捷徑，毛宣稱藉著「大躍進」，他將把大陸建設成又新又先進的社會，超過蘇聯，成為共產世界的領導者，其採取的是，要以人民公社推動集體農作，以鄉村多餘人力投入小型工業，以「土法煉鋼」構成新的工業網路。當然，毛澤東這種以毫無技術的勞力，進行「土法煉鋼」，結果是浪費了中國極為有限的稀有資源，而這一套想要建立比蘇聯更為純粹的馬列主義的想法，實際上摧殘了大陸勞動者，也破壞了中國社會中一切具有創造力的成分。更有甚者，毛澤東的目的，不在救民眾，而是在控制民眾，他搞「土法煉鋼」、地方小型工業，甚至所謂的鋼鐵先進工業，其實是為了國防目的而分散大陸生產力量，以為爆發戰爭預作準備。毛澤東確實有想打仗的意圖，如此一來，中共組織龐大的民兵，則可用來對付比中共軍隊更為先進的、現代化的武力—不管是死敵美國或日漸交惡的蘇聯。[77]

中共要對付美國，本應最須得到盟國蘇聯的支持，但當赫魯雪夫企圖與美國大

74 楚樹龍、耿秦主編，《世界、美國和中國—新世紀國際關係和國際戰略理論探索》（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3年），頁272-273。

75 《克萊恩與臺灣：反共理想與理性之衝突和妥協》，頁126。

76 Dai Chaowu, "The Impact of the Bombardment of Jinmen in 1958 upon Sino-Soviet Relations", *The Cold War History of Sino-Soviet Relations*, Parallel History Project on NATO and the Warsaw Pact, 2005, p4.

77 Ray S. Cline著，聯合報國際新聞中心譯，《我所知道的蔣經國》（臺北：聯經出版事業中心，民國79年），頁75-77。

搞和平共存時，毛澤東非常氣憤，認為以赫魯雪夫為的蘇共領導人，並不能理解臺灣問題、聯合國地位問題，給予中共領導人在心理上的民族屈辱感，而當毛澤東欲以戰爭邊緣政策處理外交問題時，蘇聯對美的緩和政策，更加刺激了中共敏感的神經。中共外交部依據毛澤東批評蘇聯的意見，開始告誡所有外交人員，說他們的外交策略與蘇聯及其他的社會主義國家是有差別的，別人對美國還有些懼怕，但中國則要「孤立和打擊美帝國主義，消滅恐美病」。[78]而這股怨氣的管道，就出在臺海的鬥爭上。

民國47年7月31日，赫魯雪夫再次秘密到北京訪問，毛澤東選擇在游泳池接見這位共產國際老大哥，以示輕視與羞辱。在會中，毛澤東對赫魯雪夫一再提出的軍事同盟，與計畫在中國建立蘇聯潛艇基地等要求，均毫不猶豫的拒絕。毛的企圖顯示，當美蘇修好時，中共是決不向美帝妥協的，其中包括在臺海打一仗的決心。就在大躍進的一片大好浮誇之下，毛澤東志得意滿至極，在赫魯雪夫離開北京不到1個月的時間，中共隨即發動「八二三砲戰」。[79]縱使赫魯雪夫在北京之行，與毛澤東進行了高階的軍事議題討論，毛即將在臺海發動戰爭的計畫，並未當面告之，這使得赫魯雪夫大為不解與難堪。對蘇聯而言，毛澤東基本背離了中蘇間的同盟義務，後來也促使了赫魯雪夫拒絕再提供中共的核武技術。[80]

陸、「八二三」爆發之美國回應

美國對「八二三」的發生，並非完全沒有準備，至少美國軍方是如此。民國46年10月4日，美國國家安全會議開會核准「第五七二三號文件」，表明美國會在必要時力求透過聯合國的行動，確保中華民國外島的現狀，及提供其軍隊軍事裝備與訓練，並協助防衛外島。47年4月23日，美國國家安全會議的行動協調委員會批准了「第五七二三號文件」的執行總結報告，認為在最近的將來，中共雖可能避免使用武力，但會選擇使用各種不同的壓力，以對付中華民國的外島。5月13日，美國情報部門提出了年度《對中共的國家情報判斷》，則暗示中共有可能在臺灣海峽採取行動。在此同時，美

78 〈毛澤東與兩次臺危機—20世紀50年代中後期中國對美政策變動原因及趨向（續）〉，頁53。

79 《克萊恩與臺灣：反共理想與理性之衝突和妥協》，頁126。

80 Allen S. Whiting, "Reflections on 'Misunderstanding' China", *Sigur Center Asia Papers Number 13*, 2001, p.4. copy from https://www2.gwu.edu/~sigur/assets/docs/scap/SCAP13-Whiting.pdf

國軍方則完成對臺灣海峽防衛作戰計畫的修正。7月14日，中東危機發生。23日，美軍太平洋區空軍情報判斷認為，下一個危機可能在臺灣海峽發生；只是美國政府高層，卻對中共可能在近期發起攻擊的可能性，表示懷疑。[81]及當8月初，赫毛會談公報發表後，臺海情勢似有升高跡象。8月4日，蔣中正總統召見美駐華大使莊萊德與美軍協防司令史慕德，說赫毛會談是近十年遠東地區的最嚴重事件。蔣中正判斷中共將在臺灣海峽採取軍事行動，他並告知莊、史二人，中共方面已大量調動軍隊到大陸南方，其軍事行動範圍，可能將不只限於外島地區而已。[82]

此際，美國軍方亦在思考因應之道，並提出了階段性的介入策略，美軍判斷：中共如果發動軍事行動，當不至於一開始就大規模攻擊外島，而是會採取偵察性的行動，然後視情況加強攻擊力道，故只要中共不直接攻擊外島或臺灣本島，則美國只需提供軍援，增加在臺海的軍力展示；若中共攻擊外島，則美國可以透過聯合國要求中共在24小時內停火，否則美國將參與介入防衛，中共如不回應，美國將對中國大陸若干機場如龍溪、龍田機場等，施予核武攻擊，並重複提出停火要求，如中共仍未在限期內回應，則美國會根據既有作戰計畫，對中共軍事據點全面核武攻擊；但只要中共攻擊臺澎，則美國會依據防約與按照太平洋區擬定的作戰計畫，協助臺灣防衛。這個階段性介入的概念，在砲擊後被美國國家安全會議接受，而成為因應危機的主要策略。[83]

美國軍方雖有如上的因應計畫，但綜觀美國政府的態度，自其與中華民國簽訂共同防禦條約之後，一直深怕被捲入臺海戰爭中，是以在條約談判和換文時，一再表明美國的條約義務，只限於防衛臺灣本島和澎湖，而不及於外島。但這些態度的表示，只是臺美雙方彼此未見於枱面上的諒解而已，並不為中共所知，以致中共在8月23日砲擊金門，顯然是有意試探美國對防衛臺灣的底限。[84]「八二三」發生後，美國總統艾森豪立即在25日召開特別會議，以因應臺海危機。不過，會議上艾森豪卻抱怨蔣介石在金門島上部署的十萬兵力，才是臺海危機的導火線，他認為民國44年1月，美國雖在《臺灣決議案》中，立下「相關陣地防禦」的文字以保衛金、馬，但僅限於必要時對臺

81 "The 1958 Taiwan strait's crisis: a documented history (U)", pp44-49, 60-62.

82 "The 1958 Taiwan strait's crisis: a documented history (U)", p34.

83 張淑雅，〈困境重現之因：1958年臺海危機與美國外島政策再思考〉，《中央研究究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77期，民國101年9月，頁52。

84 《採訪歷史：從華府檔案看臺灣》，頁97。

灣的防衛，況且他理解的現況是，金、馬對臺灣安全保障並不重要。另艾森豪對國務卿杜勒斯主張外島的淪陷，對中華民國的士氣將有災難性的後果，[85]以及軍方參謀聯席會議表示保衛外島非得動用核子武器等說法，也非常頭痛。即使如此，在白宮特別會議後，聯參會仍對太平洋美軍總司令菲爾德下令：準備護航國軍補給船隊到外島、航母伊薩斯號及四艘驅逐艦增援第七艦隊、中途島號航母特遣隊也經夏威夷駛向東亞；如果中共大規模攻擊危及主要外島，應準備協助國軍，包括攻擊中共沿海空軍基地，甚至在需要時，使用核子武器。不過，菲爾德亦獲指示不能把美國準備護航、協助臺灣攻擊大陸基地，與必要時使用核武器的決定，告知中華民國。[86]

美國對中共砲擊金門，在對外上，反應算是積極而強硬，8月27日，艾森豪在記者會對中共提出切勿進犯金馬的警告，並暗示他將考慮行使《臺灣決議案》授給他的權力。[87]只是艾森豪政府對如何介入臺海衝突，仍在思考尋求一個妥善的方案。砲戰6天後在29日的會議上，艾森豪仍然覺得對蔣介石想要拖美國下水而不快，他雖然同意美艦護航國軍補給艦艇到金馬離島3海浬，但仍然嚴拒蔣介石一再要求美國能夠公開發表對中華民國外島防衛的承諾，以及協同國軍對大陸本土進行報復性的攻擊。[88]不過，為維持臺灣軍民的士氣，及避免外島喪失的連鎖效應，會議仍然對臺海的緊張情勢，作出了相應的決策安排，包括：第一階段，在沒有證據表明共軍有發動奪取主要的沿海島嶼的攻擊時，美國只提供物資與物質支援，而不直接採取軍事行動。第二階段，如果共軍意圖攻擊奪取一個或多個主要島嶼，則美軍聯參會可以直接命令協防沿海島嶼，包含攻擊共軍的砲兵陣地和機場。第三階段，共軍將戰鬥擴展到接近臺灣、澎湖的國際水域時，美軍將根據情況擴大行動，惟核武的使用，仍須美國總統的特別授權。[89]

9月2日，杜勒斯召集軍方討論有關臺海情勢的會議中，陸軍參謀長泰勒報告12門8吋巨砲正運往金門，可增強國軍的防衛能力；在討論如果美國採取軍事行動介入，究竟採取何種作戰行動時，聯參會主席崔寧上將表明「美國將以小型原子武器攻擊中

85 《克萊恩與臺灣：反共理想與理性之衝突和妥協》，頁126-127。

86 《採訪歷史：從華府檔案看臺灣》，頁102-103。

87 《美國對華政策三十年》，頁149。

88 《克萊恩與臺灣：反共理想與理性之衝突和妥協》，頁127。

89 黃文娟，〈沒有硝烟的「戰爭」—1958年臺海危機期間的美臺關係〉，《冷戰國際史研究》，2006年2月第2期，頁196。

共空軍基地及地面砲兵陣地。國防部所有研究均認為這是唯一辦法；使用傳統武器作戰將使美國捲入如韓戰一樣的長期衝突」。9月4日，杜勒斯發表《新港聲明》（New Port，位在羅得島），[90]強調臺灣及金門、馬祖從未受過中共的統治，而是自二次大戰結束以來，一直在中華民國政府的統治之下，所以美國依條約規定，有義務防衛臺灣免於武裝攻擊。杜勒斯嚴重警告，「在此關鍵，我們認為保障金、馬安全已日益與防衛臺灣相關聯，此點也為中共所承認。美軍已經完成布署，如果總統作成決定，便可立即、有效的採取行動」。此一聲明表明，美國已把中共攻擊金門視為對臺灣安全的威脅，也是對美國安全的威脅，美國依條約自然有義務防衛臺灣，並在必要時介入外島安全。[91]

「八二三」期間，美國對中華民國的軍援方面，當時美國駐臺情報單位主管克萊恩，曾提出「科技優劣決定勝負」的情報回報美方。基此，美方首要克服的是補給金馬的問題，因而決定從地中海海軍運來浮動船塢，此一裝備雖與戰鬥無關，卻得以使國軍補給艇在較安全情況下，從事補給作業。再則是口徑8吋的榴彈砲，可以有效反擊與壓制共軍猖狂的火砲，對雙方武力的均衡產生影響。最重要的關鍵因素，則是美國提供了最先進的響尾蛇空對空飛彈，這是蔣中正總統在砲戰前，已經向美國提出快速撥援此一先進飛彈與F-86、F-100戰機的要求。[92]響尾蛇飛彈是當時美國新開發的空戰武器，從未用於實戰，克萊恩說「頭五枚用於實戰的響尾蛇飛彈就是在金門保衛戰中發射的，……這次交手幾乎就結束了金門戰役的空軍部分，因為中共明白，這種空對空飛彈是他們無法克服的障礙」，因為中共或蘇聯均沒有類似的飛彈，而面對數里之內即能奪取人性命的致命武器，共軍飛行員想要戰勝或生還的機會非常的小，所以克萊恩相信，「美國政府提供響尾蛇飛彈給中華民國空軍，是扭轉金門之役的決定因素」，[93]中華民國空軍對於空中優勢的掌握，嚇阻了共軍可能實施的渡海攻擊行動。

除了軍事援助臺灣外，美國對此一砲戰所引起的地區緊張，主要以外交手段，嚇阻中共進一步行動。9月15日，美國畢恩大使與中共駐波蘭大使王炳南進行會談，王炳南提交一份五點共同聲明的草稿，包括中共宣布臺灣及澎湖是中國領土、美軍撤離

90 《美國對華政策三十年》，頁149-151。
91 《採訪歷史：從華府檔案看臺灣》，頁107-109。
92 《克萊恩與臺灣：反共理想與理性之衝突和妥協》，頁129-130。
93 《我所知道的蔣經國》，頁91-93。

臺灣、金馬及其他島嶼必須收復、致力以和平方式解放臺澎、臺灣海峽上空的飛行安全和自由應受保障等。畢恩則強硬表明美國不能容忍「以武力把自己的見解強加諸於人」的作法，「美國政府不能袖手旁觀，否則便會損害我們的重大利益，和世界秩序所依賴的原則」，而中共的聲明草案「明顯的片面，並涉及投降與損及美國盟國利益的行動」，美國不能接受此一單方的解決方案。畢恩並提出立即停火的談判，中共則拒絕。22日，中共在另一回合會談中，提出一份共同聲明草案，包含中（共）美政府在不傷害互相尊重主權及領土完整下，尋求和平談判、美國政府宣布從臺澎及臺海地區撤軍等。美方對該項建議聲明不表接受，認為美國在該地區純屬防衛性質而非侵略，而中華民國是主權獨立的國家的事實則不容否認。雙方你來我往的言辭交鋒，美國已經預期華沙會談不會有「解決」方案，國務卿杜勒斯預測問題遲早會提交聯合國討論。[94]

27日，杜勒斯拜會聯合國秘書長哈瑪紹，試探聯合國協助緩和遠東地區危機的可能性，杜勒斯知道正式停火太難，他告訴哈瑪紹，情勢已經到了危急關頭，美國的立場是，如果不能達成正式的停火協議，則使敵對狀態降低到雙方事實停火也可以。30日，杜勒斯在記者會中，對外島情勢及解決之道作了評論，認為蔣介石把大批軍隊投入外島，並不是正確作法，但當被問到是否要安排國軍從外島撤軍時，他則認為「在受攻擊時撤退將不是明智之舉，因為那會影響到其他人民、其他國家，影響到臺灣的士氣」。他也指出美國可以接受「事實的停火」，而不一定要有書面協議的正式停火。[95]顯然美國的盤算，欲以中華民國從外島撤軍，交換中共停火的可能。雖則華沙會談並無效果，美國仍要求畢恩保持會談不要中斷，國務院代理國務卿霍特甚至指示畢恩暗示王炳南，如果戰事緩和，則美國「可以預期（臺灣）從外島對大陸的騷擾會停止，駐軍可能減少」。對於美國的作法，中共的回應是，由國防部長彭德懷在向臺灣廣播中，宣稱從10月6日起停止砲擊7天。[96]

由於中共的暫時停火，似乎基於美國可能的外島撤軍承諾，美國總統艾森豪在中共甫宣布暫停砲擊後，10月7日便給杜勒斯一份備忘錄，要他設法促使蔣介石撤退或大舉減少外島駐軍。同時中共亦透過其駐莫斯科大使向美國轉達，他們有理由相信，

94 《採訪歷史：從華府檔案看臺灣》，頁115-128。
95 《採訪歷史：從華府檔案看臺灣》，頁129-132。
96 《採訪歷史：從華府檔案看臺灣》，頁133-134。

如果美國軍隊不進入中共的12海浬地區，則停火仍可延長。13日，美國聯參會主席崔寧面見艾森豪，報告軍方與國務院已有共識，即金門砲戰停止後，國民政府至少應從金門撤出三分之二的軍隊。同時，美國則積極準備由杜勒斯趁停火空檔，至臺北說服蔣介石同意美國的提議。但當杜勒斯就在抵達阿拉斯加時，中共國防部卻在20日以美軍仍在護航為由，宣布對金門暫時砲擊的命令無效。經過緊急磋商，艾森豪同意杜勒斯繼續其臺北之行。[97]

杜勒斯抵臺後，與蔣中正總統在21至23日舉行四輪會談，杜勒斯的說帖認為，中華民國政府面臨的最大威脅，不是軍事，而是政治，他以韓國、越南和德國三個分裂國家為例，說明他們都是以停火，或「不以武力尋求統一」的方式，處理彼此關係。杜勒斯說中華民國的前途，不在軍力或外島據點，而在大陸同胞祈求解放的心情，所以中華民國可以用以突出其重大角色的行動包括：表明中華民國基於互惠原則，將把目前的分裂線視同停戰線與願意簽訂停戰協定、不主動以武力重返大陸、避免突擊隊的突擊行動、中華民國政府在被保證外島不致交給共黨之下，無意使用這些外島進行內戰之用、外島軍力的性質和數量，應依軍事觀點檢討，以便達成更高的機動性。我外交部長黃少谷對杜勒斯的說帖回應認為，中共的態度，不但是要奪取外島，乃至消滅自由中國，而且更要將美國逐出西太平洋地區；中共繼續控制中國大陸是此地區的侵略來源，而中華民國則是對此共黨侵略的強力嚇阻，故把中華民國對付叛亂政權的防衛行為，視為破壞和平的來源，實屬不公。縱使雙方的立場不盡相符，最後仍然達成簽署聯合公報，在聯合公報中，美國政府承認中華民國是自由中國的真正代表，也是廣大中國人民的希望之所在；中華民國政府認為恢復大陸人民之自由為其神聖使命，但達成使命的主要手段，乃在實行孫中山的三民主義，而非使用武力。[98]

杜勒斯在取得中華民國政府以三民主義達成「反攻」的主要手段，以及未來減少外島駐軍的承諾之時，也認為應對中共施加壓力，使其停止軍事行動，遂由國務院擬說帖，指示美國駐世界各地大使館向駐在國簡報杜勒斯臺北行的成果，並應特別強調聯合公報中的非使用武力條款，指出中華民國不使用武力完成國家統一，如果中共也採取相同立場，則臺海地區可以有如分裂國家間所存在的穩定狀態；但中共如果刻意要使內戰繼續，以奪取臺灣，則最後可能打破中華民國政府的節制，也破壞美國努力

97 《採訪歷史：從華府檔案看臺灣》，頁138-144。

98 《採訪歷史：從華府檔案看臺灣》，頁144-153。

要達成臺灣情事平靜的希望。就在國務院發表說帖的同一天，也就臺美簽署聯合公報的第三天，10月25日中共便宣布在雙日停火，也就是所謂「單打、雙不打」的砲擊策略。[99]

柒、中華民國對「八二三」的防衛

民國43年（1954）的「九三砲戰」，讓美國決心以武力防止中共奪取臺灣，是年12月簽訂的臺美共同防禦條約即為明證，甚至隔年1月下旬，艾森豪向國會提出協防臺澎咨文，由國會通過《臺灣決議案》，授權總統得以緊急用兵協防臺灣。雖然中華民國同意，非經雙方協議不得在防約適用地區使用武力，但並不妨礙中華民國在統治的外島地區著手軍事建設。當「九三砲戰」發生時，金門駐軍兵力約為三萬人，至47年8月已增加到九萬人；同時，馬祖亦有一萬人之譜。以當「八二三砲戰」發生時，中華民國在外島地區的駐軍已維持在十萬人左右，這個數字約等於全國當時地面部隊總兵力的三分之一。[100]雖然美國有些學者認為，「九三砲戰」後臺美防約的主要功用，就是在控制中華民國的軍事行動，禁止蔣介石反攻大陸，基本上是限制了蔣的行動自由，[101]不過，「九三砲戰」的危機，仍使得美軍顧問團成員在44年時，增加到了二千四百人之多，美援也在44、45年達到最高峰，而整編國軍陸軍30個師的「天山計畫」也順利完成。[102]可見在實際上，美國政府包括艾森豪總統和杜勒斯國務卿也未公開批評過中華民國這些軍事建設的作法，甚至在某種程度上，美國對中華民國的行動，有著「默認」或「贊同」的意味在內，[103]更讓世人認清，中華民國並未放棄外島，也未放棄大陸人民對自由的想望。

美國對臺軍援中有些是中共所深為恐懼的，先是民國44年美國決定在臺部署核武，並在臺中（清泉崗）興建遠東規模最大的空軍基地，以供可攜帶核彈的B-52同溫

99 《採訪歷史：從華府檔案看臺灣》，頁154-155。

100 《中共「八二三」軍事衝突行為之研究》，頁117-118。

101 《美國學者對中美關係發展（1949-1958）的看法》，頁253-254。

102 周湘華、董致麟、蔡欣容著，《臺灣國際關係史：理論與史實的視角（1949-1991）》（臺北：新銳文創），頁121。

103 《中共「八二三」軍事衝突行為之研究》，頁118。

層重轟炸機使用。[104]再是46年5月7日，美國公布一支美國空軍部隊，已經在臺灣部署了「鬥牛士式」（Matador，也稱「屠牛士」）地對地戰術攻擊飛彈協防臺灣，並在8日由美軍協防臺灣司令殷格索中將與第十三航空隊駐臺前進指揮所司令狄恩准將，在臺北舉行記者會證實這支駐臺飛彈部隊，隸屬第十三航空隊，歸美軍協防臺灣司令部指揮。「鬥牛士式」飛彈為地對地飛彈，可攜帶原子彈頭或傳統彈頭，射程六百哩，可以打擊到中國大陸廣州至上海之間的任何目標。美國這項對臺軍事部署消息的發布，立即引起中共的震驚與憤怒，指責美國此舉為侵略性的挑戰行為，中共人民日報也在8日指稱，美國決定以臺灣作為原子武器基地，是霸占臺灣成為侵略性基地。11日，中共更發出外交聲明強烈抗議，稱「這是美國政府一意推行侵略中國、加劇遠東緊張局勢的政策中的又一項嚴重的挑釁行為」。[105]事實上，當時美軍可以協防臺灣的主要部隊概如下表：

美軍協防臺灣主要部隊一覽表（民國47年7月）

美軍部隊番號	武器裝備	駐地	開始駐防時間	備考
海軍46偵察中隊	Pby偵察機9架	基隆、馬公	39年7月	配備補給艦1艘
海軍92驅逐支隊	驅逐艦36艘	基隆、馬公、高雄	39年7月	
空軍51戰鬥中隊	F-86戰機25架	臺南	44年2月	
陸軍沖繩工兵群	工兵設施及裝備	清泉崗	45年10月	官兵3,000人
陸軍17飛彈中隊	屠牛士飛彈	岡山	46年5月	

資料來源：連正世、李靜宜、李俊融，〈狂濤怒浪－1950年代臺美防衛合作與外交關係〉，《檔案季刊》第10卷1期，民國100年3月，頁45。

除了在金門、馬祖繼續十萬部隊建設外，我在「八二三」爆發之前數個月間，已採取的具體作為，包括：在大陸沿海及上空增強軍事行動如傳單撒布、搜索活動、偵察飛行等；臺美高級官員互動訪問臺灣與外島；舉行「攻勢性」的軍事演習等。其中，以對國軍組織進行改編為最重要，當時為了加強地面部隊的火力、機動性和後勤支援，並能在核子戰爭中發揮更有效戰力，有所謂「五五師」的計畫。「五五師」係指一

104 林博文，《1949石破天驚的一年》（臺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公司，2009年），頁242。

105 《中共「八二三」軍事衝突行為之研究》，頁119-120、《1949石破天驚的一年》，頁243。

個師轄5個戰鬥單位，每個單位都能獨立作戰，依國防部解釋，這是陸軍部隊的改編，是預測未來作戰可能發生之條件與需求所研究的措施。與此同時，美軍協防臺灣司令部與美國軍事援華顧問團，則合併為「美軍駐臺灣協防軍援司令部（The US-Taiwan Defense Assistance Command）」，使美軍過去17個不同統屬的駐臺單位，歸置在一個統一的指揮系統之下，以更有效的執行任務。[106]

當國軍全力部署以應中共隨時可能攻臺的情況下，我政府對於中共可能攻擊金馬的判斷，從未絲毫放鬆。雖則中美共同防禦條約確立了中華民國與美國為同盟關係，使臺灣安全有了進一步的保障，但防約卻限制了我政府對中共使用武力的自由，也是我國所憂慮者。而中共自民國44年起，加緊了「和平解放臺灣」的宣傳，企圖逼迫我方走向談判桌。至47年，國際情勢更趨緊張。5月中，黎巴嫩發生暴動。7月14日，伊拉克政變，美國則派出陸戰隊以防止中東進一步赤化。7月底，蘇聯領導人赫魯雪夫訪問北京，離開時與毛澤東發表聯合公報，國際解讀其有侵略東方的意圖。當時，國際間亦正討論是否應召開某種形式的高峰會，以解決中東危機的問題，而聯合國也將在不久後，討論中國代表權問題。在這種情勢下，我政府認為中共有可能藉軍事恐嚇，來達到解決臺灣問題、取得中國代表權、擠進大國之列等政治目標。蔣中正總統並研判，中共可能將在8月下旬左右發動攻擊。[107]

蔣中正的判斷，基於幾個情勢的發展，當民國47年5月27日到7月22日止，中共召開將領會議，其規模人數超過千人，並於7月24日釋放出共軍官兵保證隨時解放臺灣的訊息，蔣獲報後認為，中共「乘中東擾亂之秋，而其為俄共在東方牽制美軍，並藉此良機脅制美軍退出臺海，以奪取我臺澎之期在迫眉睫矣」。至8月3日，蘇聯赫魯雪夫在與中共毛澤東會議後發表聯合公報，蔣更認為此舉乃中共建政後與蘇共勾結之最重要會議，研判「赫、毛北平會議，其對高階層會議為排除我政府地位，而以毛匪代之的謀略為其重點之一，並由俄要求美、英必須以共匪加入聯合國，為其和緩緊張局勢為其條件之一，故以大國會議為名，而代替美、美所主張聯合國各國理事國為高階層會議之主張，為其會議之主題……其表面為抬高毛匪地位，除對美、英普遍攻擊之外，貌裝和平，而實為挑戰也」。蔣中正總統並約見美國駐華大使莊萊德與美軍協防司令史

106 《中共「八二三」軍事衝突行為之研究》，頁123-126。

107 張淑雅，〈擴大衝突、操控美國、放棄反攻？一從蔣介石日記看八二三砲戰〉，劉維開主編，《蔣中正與民國軍事》（臺北：國立中正紀念堂管理處，民國102年），頁365-366。

慕德，談赫毛會議之可能影響，及中共將以軍事攻擊臺灣，並以中東伊拉克政變一夕之間成為事實之案例，提醒美方注意中共之軍事進攻，或使「臺灣一日之內癱瘓，而美第七艦隊尚不及加入作戰，乃已解決戰事」的情況發生。8日，蔣中正總統手諭參謀總長王叔銘，作好各軍事機關之疏散、通信、交通等應變計畫事宜。[108]

中共的砲擊，除造成我軍事上的困難外，最重要的是，如何確保外島軍民的精神武裝問題。當時國際與美國的輿論，紛紛要求國民政府撤出國軍部隊，或將金馬中立化，或非軍事化。例如美國總統艾森豪曾在對美國民眾解釋外島問題時，將之比擬為「和平的障礙」，對比之前西方和美國媒體、國會議員早就有的以外島換取和平的呼籲，更加強化了對於外島的放棄、中立或非軍事化的提議。對此，蔣中正總統親自召開中外記者會，說明「金馬諸島並不構成所謂和平的障礙」，強調「金門戰爭，乃是很單純的屏障臺灣海峽的保衛戰，……並且為鞏固西太平洋鏈島防線」，[109]即使蔣中正充分表明中華民國會極力與美國合作，也不會要求美軍參戰，並說明金門等外島並非反攻的跳板，而是屏障臺海、東南亞與西太平洋的自由光明燈塔，但杜勒斯卻在華府說，如果能夠有效的停火，則中華民國繼續在金馬駐守大量軍隊就很「愚蠢」（foolish）。[110]

「八二三砲戰」一起，我國除以在金門的國軍部隊極力反擊外，在外交上一直透過各種管道，呼籲美國給予中華民國更多的軍援，以及積極明確的支持聲明。8月24日，蔣中正總統在大溪接見美駐華大使莊萊德表示，美國要求中華民國採取行動應先向美協商，但基於國民政府在大陸作戰時期，因遵守美國政府承諾而遭受的多次慘痛經驗，如果美國能對協防外島發表公開聲明，不失為一種嚇阻的力量。26日，蔣總統再在陽明山接見莊萊德，以及駐臺美軍協防司令史慕德，聽取美方對加強臺美戰備具體計畫時表示，當前正面臨最緊急與危險的問題，如美國政府不立即採取緊急行動，則中華民國整體士氣將至無法挽回的地步，希望美國能夠注意。27日，蔣總統致函美國總統艾森豪，要求授權美駐臺協防司令史慕德，以利臺美防約中雙方協商同意行動之進行。31日，蔣接獲美方告知不認為外島僅受轟擊即可被攻陷、中華民國採取單方

108 呂芳上主編，《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第11冊，（臺北：國史館，民國104年），頁84-88。

109 蔣中正，民國47年9月29日〈在中外記者招待會闡論當前局勢談話〉，《蔣總統四十七年度言論集》（臺北：行政院新聞局），頁49-50。

110 〈擴大衝突、操控美國、放棄反攻？一從蔣介石日記看八二三砲戰〉，頁378-381。

面軍事行動需取得美方之同意等答覆時，他深表痛心，認為這是一種殘忍與不人道的限制，是對一個不平等國家的待遇，他再請史慕德以此轉告華府，如果3日內不得覆電，則中華民國將被迫採取行動。[111]

不過，就在此美國並未完全介入、其軍援或對大陸因應行動未能確定之前，我中華民國政府亦一直積極尋求對此一戰爭解決之可能。8月28日，行政院長陳誠呼籲國人要積極備戰，配合軍事行動，不可再心存觀望，給予敵人可乘之機。9月1日，陳誠在記者節大會表示，我們的政策乃還擊，流血流汗保衛金馬每一寸土地；我們的目的乃勝利，我們的方法乃是從苦戰中求勝利，從冒險中求成功，將勇敢與忍耐結合起來。9月初，我國展開一連串運補外島的工作準備，而美國第一次護航運補行動，終於在9月6日有所決定。7日，第一次運補船艦在沒有中共的砲火下，順利運抵金門。[112]是則美國雖仍採模糊的嚇阻策略，甚至限制中華民國的自衛權，但就保障我外島自衛能力上，仍迅速提供12門8吋榴彈砲、F-100型飛行中隊、C-130型飛行中隊與加油機等，表明美國遏止中共奪取沿海島嶼的態度，及至9月4日的新港聲明，美國已認知到，協防金馬與保衛臺灣是息息相關的。[113]

雖然美國的態度模糊，但蔣中正總統抗敵的決心卻異常堅定，就在9月中旬，周恩來連續會見蘇聯駐中共使館臨時代安東諾夫，通報中共對沿海島嶼的政策設想，並在18日的會談中，說中共並不想和美國作戰，但「蔣介石卻盡量想把美國拖下水。他想盡量擴大在金門的軍事行動，……蔣介石打我們，我們也將打蔣介石。他想擴大軍事行動，我們也可以擴大軍事行動」。[114]說明蔣中正並不懼怕中共在金門的挑釁，以至於在砲戰期間，國際盛傳蔣有意藉擴大砲戰衝突，以實施軍事反攻。直到10月21日至23日，蔣中正與來臺的美國務卿杜勒斯會談了4次，其中有關反攻的議題，始終就是杜勒斯非常在意的問題，杜勒斯曾在準備好的備忘錄，提出要臺北接受外島停火並減防、宣布不以武力反攻、停止騷擾大陸與接受外島非軍事化等的要求。[115]

如果觀察蔣中正當時的作為，反攻的想法是有的，但砲戰的發生，最重要的是要

111 《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第11冊，頁95-101。
112 《一九五八年臺海危機期間美國對華政策》，頁70。
113 《臺灣國際關係史：理論與史實的視角（1949-1991）》，頁124-125。
114 《敵對與危機的年代—1954-1958年的中美關係》，頁494。
115 〈擴大衝突、操控美國、放棄反攻？—從蔣介石日記看八二三砲戰〉，頁380-381。

穩定人心、強化軍隊士氣，所以在輿論上的宣傳需要站穩腳步，才有可能在戰爭取得不敗之地。蔣中正對反攻大陸的設想，在遷臺初期即曾訴諸公開文字，如民國39年5月16日在為撤退舟山、海南島所發的文告中，即有「一年準備，二年反攻，三年掃蕩」的口號，[116]故在民國40年代，反攻大陸雖然有其困難，但就是國軍念茲在茲的軍事想定與作為，也是國軍堅守外島的精神武裝力量之所在。是以在「八二三」發生後，面對美國藉軍援迫使中華民國放棄外島或非軍事化等的要求，蔣中正對於如何化解美國的疑慮，始終殫精竭慮多方考量，他的想法始終是，不願因為求得國際姑息主義的支援，而喪失大陸人民的自由希望，甚至寧願捨棄聯合國的席次，也要保留大陸同胞對中華民國的信心。最後在與杜勒斯的討論中，蔣仍堅持主張公報內容要加入「金馬與臺澎防務有密切關」一點，但將美方要求的不主動使用武力反攻的說法，改為光復大陸主要憑藉三民主義，而不是使用武力的概念。[117]這樣一來，則一方面滿足美國對我放棄武力反攻的要求，一方面得以維持我軍民的精神戰力，與大陸同胞對自由的希望。

另中共在發動「八二三」時，亦同時利用密使管道，對我進行心戰，據當時旅居香港的新聞界名人曹聚仁之子曹景行的回憶，毛澤東在砲擊之前，曾透過祕密管道知會臺北。曹景行說毛澤東在砲戰前幾天，曾在北京緊急召見曹聚仁，要他把中共準備砲擊金門的行動，轉告臺北。砲戰發生後，9月10日又由周恩來召見曹聚仁要他轉告臺北，中共準備停止砲擊金門七天，讓臺灣能對金門進行運補，前提是美軍不得護航。曹聚仁回到香港後，於25日起分別致函蔣經國、國防部長俞大維、外交部長黃少谷等人轉達中共訊息，聲稱臺灣在金門和馬祖的駐軍可自由撤退，共軍不會攔阻，北京也同意蔣中正保留這一份軍事力量，不會予殲滅。值得一提的是，曹聚仁也透過私人函件，向臺北傳達北京希望與國民黨進行和談的5個步驟，概是：一、臺灣軍政大計仍由蔣中正全權決定。二、毛澤東專電歡迎國民黨總裁歸廬山。三、臺北如同意國共和談公開化，曹將向北京建議華沙會談移回日內瓦，臺灣派員參加。四、金門闢為國共經濟交流市場，而臺北、基隆、高雄與上海、福州、廈門、汕頭之間正式通航。五、臺灣依照新疆、西藏之前例，劃為自由區，臺方派代表團駐北京，並參加政治協商會議及人民代表

116 秦孝儀主編，《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卷32）》（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民國73年），頁266。

117 〈擴大衝突、操控美國、放棄反攻？一從蔣介石日記看八二三砲戰〉，頁387-388。

大會。[118]

中共以密使方式，透過曹聚仁向臺北傳達暫時對金門停火的訊息，其另一方面也利用此一機會，在國際間進行宣傳與心理戰。9月29日，就在黃少谷將訊息傳達臺北的第二天，就出現了一則發自倫敦法新社的電訊，說是臺灣與中共間的秘密和談，已經進行許久，甚至直到金門砲擊前，雙方仍不斷有所接觸。而這個訊息的出現，與曹聚仁去函臺北方面要求國共和談，在時間上有諸多巧合，使得蔣中正不免感嘆中共對於離間臺、美關係的作法，非常精準與高明，令他非常寒心，而就在10月5日午夜，中共國防部長彭懷德廣播宣布自6日起停止砲擊金門7天，蔣中正聞訊後，在同一天的日記中記下：「昨午夜彭匪廣播停止炮擊七日之消息，乃在意料之中，惟對其共匪這一事先預告之作用及隨其宣傳之行動與方式如何，未能先作進一步之研究與準備，是為對匪認識不足之缺點，須知共匪的每一宣傳與示意，其必有一行動隨之而發也。」[119]這是蔣中正與毛澤東鬥爭幾十年的經驗之談。不過，中共派遣密使在兩岸間往來的訊息，美國外交與情報部門也有掌握，並確曾就兩岸間可能進行和談一事，給予臺北高層施壓，最後由蔣經國向美方說明，並表示蔣中正總統是抱著「寧為玉碎，不為瓦全」的堅定態度，絕對堅守在國際反共的民主陣營裡，不會與中共謀和。[120]

捌、結論

中共八二三大規模砲擊金門，其前後的作戰目標，並不很一致。從最初的要還以美國人顏色，同時懲罰國軍藉金門、馬祖在東南沿海的襲擾；到準備奪取金、馬，牽制美國，與支援中東「革命」；到誘使美國逼使國軍退出金、馬；最後又有所謂「聯蔣抗美」，將金、馬留在蔣介石手中以壯蔣的聲勢等，這些策略幾經反復，均由毛澤東一人所為，並美其名為「絞索政策」，認為美國在臺灣有了軍事基地，就等於往自己脖子上套上了一條紋索。[121]這些說法，都有自圓其說與自我壯膽之意，事實上，中共並未預料

118 林孝庭，《臺海、冷戰、蔣介石：解密檔案中消失的臺灣史1949-1988》（臺北：聯經出版事業有限公司，2015年），頁181-184。

119 《蔣中正日記》，1958年10月6日，轉引自《臺海、冷戰、蔣介石：解密檔案中消失的臺灣史1949-1988》，頁187-188。

120 《臺海、冷戰、蔣介石：解密檔案中消失的臺灣史1949-1988》，頁184-185。

121 楊奎松，〈毛澤東與兩次臺海危機〉，《史學月刊》，2003年第12期，頁52。

在砲擊金門後，美國雖曾抱怨可能是中華民國政府的外島政策所招致，但美國隨後所採取的強硬立場，卻非中共所能抗衡，在有所顧忌的情況下，中共則隨著美方的態度愈趨明顯，在策略上反而退縮。

中共八二三砲擊金門，雖是主動出擊，但是一個失算的策略；反觀臺灣方面，雖處於被動因應，卻陰錯陽差使得中華民國得以借力使力，獲得美國的明顯表態與支持。「八二三」的結果，至少使美國擴大承諾防衛臺灣地區的範圍，原在民國43年九三砲戰時，美國僅承諾防衛臺灣與澎湖，至47年的「八二三」，則擴及到金門、馬祖。對美國而言，艾森豪上臺後與中華民國簽訂的共同防禦條約，已經明確的將防衛線擴展，以阻止共黨擴張，而「八二三」更擴大其在東亞的防衛線，艾森豪不僅聲稱金門防衛與臺灣息息相關，而且聲明美國面對任何侵略都不會退卻，這使得金、馬在面臨威脅的時候，都包含在這條防衛線之中。[122]可以說，「八二三」危機，使臺美關係獲得更進一步的發展，從九三砲戰後的共同防禦條約，到「八二三」的聯合公報，就在這二個文件的基礎上，臺美關係至此確定下來。至47年11月17日，臺美在軍事協防上有了更多的協議，雖則中華民國在金門的駐軍部隊減少1個步兵師與預備師，但美方同意在金門列島至少增加12門8吋榴砲、12門155榴砲與強化戰車部隊；在馬祖列島則增加4門8吋榴砲、1個營155榴砲[123]。這些軍援對於外島防衛戰力，均帶來不少助益。

「八二三」一役，也是毛澤東一個瘋狂的決策，事後證明對共產陣營本身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毛澤東一直深信所謂「東風壓倒西風」的說法，認為蘇聯的核武技術已經凌駕美國，可在與中共合作下，摧毀歐美的資本主義帝國，但其論點不為赫魯雪夫所贊同。窺毛澤東的人民戰爭理論，是以中國的眾多人口，作為戰爭的依托，並藉由許多宣傳口號加以催化，如「東方紅」就是常見口號之一，而毛澤東顯然也相信他自己的宣傳，但赫魯雪夫認為這都是荒謬的戰略想法，並決定切斷對毛澤東的援助，及中止提供有關的核子武器科技。[124]由於毛澤東是在未曾知會赫魯雪夫的情況下，對臺灣發動戰爭，此舉使得具有軍事同盟關係的蘇聯大為不悅，也使兩國關係陷入前所未有的困難，說中共此舉是誤判國際情勢，企圖破壞美蘇關係，及將戰火擴大到遠東地區的

122 《美國學者對中美關係發展（1949-1958）的看法》，頁313-315。

123 《中美關係史（1949-1972）》，頁277-278。

124 《我所知道的蔣經國》，頁96-97。

軍事對抗。[125]甚至認為中共此舉是對克里姆林宮的挑戰，也是向蘇聯在「全球馬克思主義帝國中的領導地位」的挑戰。[126]由於認為毛澤東背棄誠信，為了懲罰中共的不當作為，魯赫雪夫決定停止對中共的軍事援助，包含核子、飛彈等高端技術的轉移，[127]尤其是核彈技術，赫魯雪夫認為向中國提供原子彈是非常危險的，蘇聯並在民國48年6月20日正式通知中共此一決定。中共八二三砲擊金門，可說使中蘇兩國深藏在表面和諧下的矛盾和分歧被顯現了出來，並從意識形態的分歧，走向國家利益之爭，不但是中蘇關係矛盾的公開化，也造成雙方關係的迅速惡化。[128]以此來看，毛澤東蓄意發動八二三砲戰，以及企圖擴大戰事，也可視為是蘇聯在1960年代與中共交惡的極重要原因。[129]

如從中共內部環境來檢視其發動「八二三」的原因，也與大躍進有關。毛澤東決定將中國帶往如此險境，其目的在創造一個超乎尋常的安全環境，以為他即將發動的大躍進作準備。世界上沒有一個其他國家的領導人，會作如此直接、狂熱的冒險行為，只為私人巨大的政治利益，而藉由製造國際緊張，來啟動一個國家的整體動員，但毛澤東的國家安全觀，不像傳統冷戰的威脅概念，而是來自革命後的焦慮，他認為革命必須持續，如果停滯就會枯萎，所以，儘管他離中東那麼遠，仍然藉口支援中東革命而掀起波瀾。事後也證明，民國47年是中國轉向大災難的一年，隨著大躍進的失敗，在2到3年間，中國人民因這場災難而死亡的人數在二千萬到三千萬人。但毛澤東並不認為這是失敗的，反而認定他已成功透過製造國際緊張，得以在中國發動國內群眾動員，而他在接下來的統治時期，更以持續革命論，在1960年代掀起一場更大的政治動員，是為「文化大革命」，將中國帶往了一個更大災難的方向。[130]

「八二三」的發生，到10月25日，戰事暫告一段落，中共在發表《再告臺灣同胞書》中，除了一貫批評美國插手兩岸事務，損害中國利益外，文告中也表明了一個頗為奇怪的作戰方式，叫做「雙日不打」的策略，到了31日更有所謂的「單打雙不打」的作戰手法。這樣的軍事策略，一直以來被大陸學者給予較正面的評論，認為這種單

125 "The Impact of the Bombardment of Jinmen in 1958 upon Sino-Soviet Relations", p8.
126 《敵對與危機的年代—1954-1958年的中美關係》，頁502。
127 《克萊恩與臺灣：反共理想與理性之衝突和妥協》，頁129。
128 "The Impact of the Bombardment of Jinmen in 1958 upon Sino-Soviet Relations", p9.
129 《我所知道的蔣經國》，頁97。
130 *Mao's china and the cold war*, pp203-204.

日打、雙日不打的作戰方式，是一種政治上的象徵性戰爭：單日打，是為了反對美國的「停火」陰謀與國民政府拒絕談判的頑固態度，表示戰爭仍舊存在；而雙日不打，是取消封鎖，有意讓國軍得以固守金門，可以把美、臺拖在金、馬這一條絞索上，不能脫身；以致於有些學者認為，這種打法從軍事上來看，便成為毛澤東的策略思想在戰爭中的一次生動體現。[131]不過對於受過正規戰術訓練的艾森豪而言，他則形容為「一場滑稽歌劇式的戰爭」。[132]究其實，中共對金門採取「單打雙不打」的策略，應是在客觀上呈現了戰術上共軍無法施展的事實，只能做為一種習慣性的軍事騷擾行動。雖然，中共強調是考量國際情勢的轉變，而提出所謂「不再取下金門、馬祖」的政策，實際的情況顯示，共軍並無能力占領金門，所以，中共官方說法，似乎有意忽略其軍事力量不足的問題。再證諸當時國軍在充分美援下，無論是制空權的取得，或是砲兵的火力、射程上，事實上已使共軍沒有太多發揮的空間。[133]

「八二三」最終還是落幕了，所有各方設想的大規模的軍事衝突，幸虧沒有發生，也是世人所樂見的結果。今天，我們再加回顧此一戰役，亦對臺灣所處的國際戰略位置有所思索。一是就國際現實層面而言，中華民國自政府遷臺後，一直屬於美國全球戰略考量的一顆棋子，當中（共）蘇同盟之際，美國為對抗這個情況，臺灣則有其外交孤立中共、軍事圍堵中共的功能；但當中（共）蘇決裂，美國基於國家安全至上的考量，則可拋意識形態上的差異，與中共互相尋求彼此關係的改善，如此臺灣的戰略性價值則會下降，不再具有工具性的效用。[134]故「八二三」發生時，美國雖然採取一連串積極協助中華民國的行動，但始終不放棄與中共交好的機會，如美國國務卿杜勒斯曾做出有意讓國軍自外島撤軍的舉動，即屬此理。另一是就地緣戰略方面，臺灣事實占有東亞第一島鍊的有利位置，得以發揮美中（共）兩大國之間的平衡作用，以「八二三」來說，蔣中正總統極力要求美國介入，而為美國所憚忌；又美國介入後，有意讓中華民國自外島撤軍之時，中共領導人毛澤東、周恩來等，卻反而猶豫攻下金、馬等國軍駐島，將使中華民國在地緣上完全與中國大陸脫離關係，形成「兩個中國」，使中

131 《臺海大戰（上編）：中共觀點》，頁272。

132 《臺海大戰（上編）：中共觀點》，頁269-271；《中美關係史（1949-1972）》，頁277。

133 薛化元，〈八二三砲戰及其歷史意義〉，2001.08.20，民國106年8月23日取自吳三連臺灣史料基金會：http://www.twcenter.org.tw/thematic_series/history_class/tw_window/e02_20010820 。

134 施正峰，〈美國在艾森豪總統時期（1953-61）的對臺政策〉，臺灣 史學會「臺灣涉外關係暨 1940、1950 代的臺灣國際研討會」，2009年6月27-28日，頁18。

共打消了進一步進犯的念頭。

「八二三」結束以後，臺海兩岸態勢，回到國際冷戰對峙格局，主要對抗的戰場，則轉移到國際政治舞臺。也因彼此在軍事部署的有所節制，降低了雙方的軍事較勁，而得以為實現各自的政治理念，而採取了不同的發展策略。在臺灣方面，以憲政為基礎，實施民主制度，並透過自由經濟發展，取得了爾後中華民國在政經建設上的豐富成就。在中共方面，則仍堅持其共產主義制度，並相繼展開大躍進、文化大革命等政治運動，一度造成了10年的文革浩劫，及至1970年代後期，鄧小平採取改革開放政策，才使得中國大陸情勢逐漸趨於穩定。而這些結果，可能都是中共在發動「八二三」之初，所始料未及的。

作者簡介
林福隆：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系博士候選人。

【八二三戰役60週年專題論述】

八二三戰役之研究

林慶銘

提要

中共自民國38年10月下旬進犯金門失利後，乃傾全力發展東南沿海內陸交通，修築鷹廈鐵路，擴建空軍基地，積極加強戰備，以圖再犯。47年7月間，中東情勢日益緊張。中共趁美國出兵中東，無暇兼顧之時，及轉移大陸人民對其施政失敗的不滿情緒，決定對金門列島發動砲擊。

民國47年8月23日18時30分，金門列島當面共軍發動奇襲式猛烈砲擊，是謂臺海戰史上的「八二三戰役」。共軍大規模砲擊金門，一直持續至48年1月13日。此後共軍改採零星擾擊，即每逢單日對金門射擊或發射宣傳彈，而我砲兵則利用各單日向敵陣地實施檢驗射擊或發射宣傳彈，金門前線漸次恢復47年8月23日之前，敵我對峙狀態。

八二三戰役是一場攸關臺海和平與安全的重要關鍵戰役，面對共軍優勢的兵力及火力，幸賴駐金門國軍對共軍準確的反砲擊，摧毀敵砲陣地；海軍成功突破共軍對金門的海上封鎖，讓前線軍民補給無缺；空軍在與敵歷次空戰中，均能以寡擊眾，重創敵機，獲得輝煌戰果。

此外，美國除了在軍事及外交上支持中華民國，並給予我國重型火砲、明星武器，派遣陸軍飛彈營、空軍戰鬥機進駐臺灣、海軍巡弋護航等軍事上實質的援助。最終在我三軍將士英勇奮戰及中美密切合作下，迫使中共停火，贏得八二三戰役的勝利。

壹、前言

民國38年10月25日，共軍進犯金門，登陸共軍遭到國軍痛殲，非死即俘，是為「金門大捷」（或稱古寧頭大捷），暫時挫阻共軍進占金門，謀圖犯臺的野心。共軍進犯金門失利後，乃積極陳兵東南沿海，興建鷹廈鐵路，增建機場，隨時準備攻打金門，進犯臺灣。

民國47年8月23日，金門列島當面共軍突然發動猛烈砲擊，至48年1月13日暫停砲擊，在此期間共軍斷斷續續砲擊金門，並與國軍在臺海發生海戰及空戰，此為中國現代史上的「八二三戰役」，亦是自44年2月國軍撤守大陳以來，第二次臺海危機。中共發動八二三戰役的緣起主要有三：一、牽制美國在中東的影響力。二、反擊國軍對大陸沿海的襲擾及敵後游擊作戰。三、試探美國對臺海危機處理的政策，並離間美國與中華民國的關係。

八二三戰役爆發後，金門列島在共軍猛烈的砲擊及海上封鎖下，幸賴我三軍將士精誠團結及美國軍援，最終贏得光榮的勝利。整個戰役期間，駐金門國軍官兵，在烽火下堅守陣地，隨後在美援巨砲下，成功對敵反砲擊，造成共軍傷亡慘重，並摧毀敵大部分陣地。海軍艦艇官兵及陸戰隊官兵英勇突破共軍的海上封鎖，成功完成對金門前線的運補。空軍則在歷次臺海空戰中，以寡擊眾，獲得輝煌的戰果，完全掌握臺海制空權，使敵機不敢越池一步。

中共在八二三戰役期間，企圖以「戰」、「和」兩面手法與策略，來解決臺海問題，但結果是讓蔣中正總統領導的中華民國選擇向美國靠攏、妥協及輸誠。在中共的武力威脅下，美國一方面與中共恢復華沙會談，一方面繼續提供武器裝備給中華民國，讓國軍固守金馬外島，以鞏固中華民國政府在臺灣的統治，然而中華民國在美國的要求及限制下，被迫放棄以軍事手段反攻大陸。

今年適逢八二三戰役六十週年，國內外有關八二三戰役相關的論文或專著，雖然不少，但運用中共、臺灣及美國等三方面資料之論述並不多見，尤其是共軍內部資料取得較不易。因此筆者就以美中臺三方面官方及民間出版品，其中包含中華民國國防部出版相關史籍、中國大陸官方相關出版品及共軍內部史料，並參閱美國外交檔案，就八二三戰役發生的緣起背景、中華民國三軍在八二三戰役的作戰歷程、國軍及共軍在戰場上的優缺點、八二三戰役的歷史意義及對日後臺海局勢的影響等幾個議

題，對這場戰役做最一個全面性的論述及探討。

貳、共軍發動八二三戰役的時代背景

民國38年10月下旬，共軍進犯金門失利後，遂改弦易轍，傾全力發展東南沿海內陸交通，修築鷹廈鐵路，擴建空軍基地，加強各項軍事設施，處心積慮企圖再犯。另一方面國民政府在38年12月7日，自大陸播遷來臺灣後，金門及馬祖成為我國防最前線，為國軍反攻復國的「跳板」。國軍曾多次以金門及馬祖為基地，對大陸福建沿海島嶼進行突擊作戰，或從事敵後游擊作戰。因此金門及馬祖早已被中共視為「眼中釘」，欲占領以除後顧之憂。[1]

民國39年6月25日，韓戰爆發。旋美國派海軍第七艦隊巡弋臺灣海峽，加上中共介入韓戰，派遣大軍投入韓戰對抗美國為首之聯合國軍隊，為此中共決定推遲進犯金門時間。此後，福建共軍為了進犯金門、馬祖，採取「全面鞏固，積極進攻」的海防方針，以各種手段與屢次突擊大陸沿海的國軍進行對抗，而砲擊金門等國軍駐防的島嶼，便成為共軍與國軍鬥爭的一種方式。共軍對國軍駐防的福建島嶼有計畫的砲擊始於42年1月，較大的砲擊則發生在43年9月以後，其中以43年9月3日及9月22日兩次砲擊金門規模較大。此後，金門、馬祖與大陸之間，國軍與共軍雙方的砲戰時緊時鬆，不曾停止。[2]

民國42年7月，韓戰結束後，共軍加緊攻占浙東國軍據守的大陳列島。44年1月11日，共軍在大陳海域發起全面攻擊，大陳局勢危急。17日，美國同意國軍對共軍採取3天報復性的轟炸。19日，空軍對廈門、福州、汕頭等地轟炸，造成共軍及當地民眾傷亡慘重。[3]1月20日，空軍對福州、臺山列島、三都澳及黃岐等地實施轟炸。21日，我空軍持續對閩江口、定海灣等海面共軍船艇，實施轟炸，敵損失頗重。同（21）日空軍對閩

1 自民國39年1月至43年8月，國軍向大陸沿海突襲42次，使用兵力十多萬人。參閱溫仕忠，《胡璉將軍與金門》（金門：金門縣文化局，2009年），頁182。

2 中共南京軍區編印，《炮擊金門》，1987年，頁12-13。民國43年以前，國軍空軍飛機於夜間進入中國大陸領空，每年平均在一百架次，當時中共空軍能夠在夜間駕飛機作戰的飛行員很少，不超過一百人，並且分散在各部隊裡，無力組織及有效截擊國軍飛機。參閱林虎，《保衛祖國領空的戰鬥》（北京：解放軍出版社，2001年），頁78。

3 〈空軍支援大陳（含一江山）作戰史蹟〉收錄在《大陳轉進與砲轟黃岐》（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民國69年），頁57。

東興化灣、閩江口進行轟炸，擊毀共軍補給船1艘及砲艇2艘，另擊傷砲艇2艘。[4]根據不完全的統計自38年至46年，我空軍在閩浙粵沿海地區投下炸彈1,680顆，死傷居民一千四百餘人，炸毀民房四千七百餘間。[5]在八二三戰役爆發前，金門國軍砲擊大陸約2,150次，打死大陸軍民五百餘人，擊毀民船84艘，房屋數百間，捕獲漁船1,460艘，漁民近七百人。[6]

自韓戰結束後，中共即將對外用兵重心由朝鮮半島轉移至臺海，自此國共在臺灣海峽的軍事衝突進入新的階段。此時中共高層為先攻打大陳或金門、馬祖，猶豫不決。稍早在民國41年4月，共軍總參謀部作戰部部長張震首先提出攻打大陳的建議。同（41）年6月，張震「進犯大陳島的作戰方案」上呈中共中央事委員會，但中共中央軍委會從戰略全局考慮，決定攻打金門與大陳的作戰「待朝鮮停戰實現後舉行為宜」。[7]42年冬，共軍華東軍區提出「1955年金門作戰方案」。張震在通盤研析後，認為雖然攻占金門對中共在政治及軍事上有利，若能先攻占大陳，爾後再取金門，更為有利。12月5日，張震上書中共中央軍委會，陳述先攻大陳的主要理由如下：

一、大、小金門敵（國軍）集中5個師擔任守備，全島工事堅固，且係蔣匪（國軍）部隊較強者。金門島雖離大陸較近，利我渡海攻擊，唯我準備工作的保密困難，戰役企圖易於暴露。

二、我（共軍）空軍必須參戰，但福建機場均係一線式，而無縱深配備。如臺匪（國軍）空軍來襲，我空軍各機場互相支援，均為側敵航行，而無二線機場支援。本年度蔣匪已裝備F-84噴氣式戰鬥機75架。據（消）息，明年度可完成150架。如我戰役意圖暴露，估計美帝尚可能增加。如此，我一線空軍與蔣匪空軍相等。

三、運輸量龐大，如依靠公路困難極大。例如朝鮮戰場運輸雖日夜不停，僅能供應陸軍。福建公路條件比朝鮮相差很遠，困難不可想像。如能先攻下大陳後，可大部利用海上運輸。

四、因上、下大陳與馬祖仍為蔣匪控制，我華東海軍全部參戰尚有困難。趕製機

4 〈空軍支援大陳（含一江山）作戰史蹟〉，頁57。

5 趙勇田，《儒將石一宸》（北京：解放軍文藝出版社，2002年），頁235。

6 溫仕忠，《胡璉將軍與金門》，頁182。

7 張震，《張震回憶錄》，上冊，（北京：解放軍出版社，2003年），頁491。

帆船，費時尤大，又不適宜實施兩棲作戰，以帆船進攻近代化而有工事依托的敵人，困難尤多。如先攻下大陳後，我華東海軍及登陸艦艇可全部參戰。

五、進攻兵力，如按主席（毛澤東）指示原則，以3個打1個，則攻金門兵力需增至5個軍，但我空軍和砲兵較蔣（國軍）優勢。因此，最少限度尚需要兩個軍。以華東情況，二十軍、二十七軍南去為好（該兩軍原準備攻臺灣者，幹部中均進行兩棲作戰教育）。因當我金門突破之後，如臺匪主力來援。我可用以擴張戰果。如能抽調3個軍南下則兵力更充足和更有把握。擔任突擊部隊估計至少應有半年準備。如二十七軍南調，上海方面雖然空虛，尚有公安部隊，同時二十二軍防守舟山，顧慮不大。惟二十軍與上、下大陳之敵（國軍）對峙，部隊抽調困難，但在戰鬥作風和渡海作戰方面以二十軍最為適當。因此，牽涉部隊調動頗大。尤其在朝鮮尚未最後決定之時，以3個軍過早控制在交通不便的福建沿海，將來機動殊感困難。

六、福建雨季較多，敵轟炸機可利用雲層轟炸我機場、油庫、倉庫，我無二線機場支援，因此空防困難亦多，甚而可能推延我進攻時間。

基於上述理由，張震建議在民國43年秋或44年春，先攻占大陳，秋後再攻金門。張震認為攻占大陳後，對金門作戰增加便利條件，例如取得攻占大陳的作戰經驗後，再攻金門島，對共軍更為有利，且共軍華東海軍可以全部參戰。[8]12月16日，張震上呈有關對金門作戰問題建議給中共中央軍委會，再次分析攻打金門，若不先攻占大陳，攻打金門將遭遇到一些問題。張震認為金門工事較堅強，攻占金門若想在1天或1晚就解決戰鬥可能性不大，若時間拖長，就必須把臺灣能增援的兵力計算進去，國軍在美軍第七艦隊支援下，對金門的增援，將較共軍廈門增援快，華東海軍在大陳未攻下前，不能全部投入金門作戰，而且製造大量船隻有困難。最後張震指出攻占金門雖然利多，但倉促攻打金門將遭不利後果（且耗費甚大），因此建議先攻下大陳，使兵力可以集中使用，特別是海軍，且大陳離上海較近，攻占大陳後，其影響亦大。[9]43年1月，

8 參閱一、張震，〈對華東一九五五年金門作戰及軍區與編制問題的建議〉收錄在《張震軍事文選》，上卷，（北京：解放軍出版社，2005年），頁661-663。二、張震，《張震回憶錄》，上冊， 頁491-492。張震建議：關於共軍攻打金門的準備可與攻打大陳同時進行，攻打金門時間可延至民國44年秋後（颱風季節後）。

9 張震，〈對華東一九五五年金門作戰及軍區與編制問題的建議〉，頁661-663。

中共中央軍委會批准攻打大陳計畫的開始實施[10]。至此中共內部對進犯金門或大陳優先秩序的分歧，獲得解決與定案。

民國44年1月21日，共軍攻陷一江山。2月，大陳及南麂軍民先後轉進臺灣。自此共軍總參謀部將對臺作戰重心南移福建，著手準備攻取金門、馬祖。3月上旬，中共中央軍委批准了共軍總參謀部的福建沿海作戰方案，該計畫準備先攻取馬祖，並於該年內占領金門。[11]7月8日，中共中央軍委會召開攻占金門的作戰方案。14日，中共中央軍委主席毛澤東批准了攻占金門作戰方案。隨後中共中央軍委會多次召開討論福建沿海作戰計畫，並加緊作戰準備，原訂11月實施，但因毛澤東未批准而推遲。45年春，共軍為因應直接指揮攻打金門、馬祖，對南京軍區進行調整，增設「福州軍區」。[12]

共軍自知要攻打金門、馬祖，就必須掌握福建地區的制空、制海權及後勤保障等相關軍事問題。事實上自民國43年「九三砲戰」後，共軍即著手在福建修建一批空軍機場、海軍基地及其它戰備工程，並在45年內先後完成。46年4月，鷹廈鐵路全線通車，同時毛澤東根據福建形勢的需要，及客觀條件已基本上具備的情況下，指示中共空軍於次（47）年進駐福建。[13]

民國47年1月15日至19日，中共福州軍區召開軍事會議，討論毛澤東指示空軍入閩作戰計畫。會議報告分析共軍空軍入閩後，國軍空軍可能會轟炸福建的交通樞紐，尤其是鷹廈鐵路，但不致於引起世界大戰，美國第七艦隊可能會在福建沿海活動，支援國軍空軍活動，將對共軍造成威脅，使大陸東南沿海部分地區局勢緊張。國共空軍會引發大、小規模的空戰，雖然國軍飛行員在飛行技術及經驗上優於共軍飛行員，但共軍在飛行員數量上占有優勢（共軍有900名戰鬥機飛行員，轟炸機組300個；國軍有作戰能力的飛行員有440名），應該打得過國軍；但共軍空軍不能完全阻止國軍軍機轟炸大陸，且共軍空軍去轟炸臺灣並不適宜。4月27日，共軍福州軍區司令員韓先楚、政治委員葉飛根據共軍總參謀部的電示，向總參謀部報告「砲擊封鎖金門」的作戰方案。[14]至此

10 張健，《中國人民解放軍的七十年》（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1997年），頁474。

11 參閱一、粟裕傳編寫組，《粟裕傳》（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2000年），頁915-916。二、王焰，《彭德懷年譜》（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頁590。

12 牛軍，〈1958年炮擊金門決策的再探討〉收錄在《金門：內戰與冷戰：美、蘇、中檔案解密與研究》，中冊，（北京：九州出版社，2010年），頁114。

13 中共南京軍區編印，《炮擊金門》，頁15。

14 中共南京軍區編印，《炮擊金門》，頁15。

砲擊金門已是「箭在弦上」，接著只是砲擊時間定在什麼時候的問題。

自民國47年4月27日，毛澤東同意共軍「萬全準備、解放金門」的作戰計畫。[15]迨至該（47）年7月間，國際局勢發生重大變化；7月14日，伊拉克發生軍事政變。美英兩國為了穩定中東局勢，隨即聯合出兵黎巴嫩與約旦，中東情勢日益緊張。此時蘇俄叫囂美英兩國侵略，中共當局一方面為呼應蘇俄，以支持阿拉伯人反美英西方國家之侵略鬥爭為由。一方面為轉移國內人民對其實施「大躍進」等政策失敗的不滿情緒，遂於大陸東南沿海地區增加兵力。

民國47年7月中旬，中共中央在北戴河會議上決定：準備對金門列島國軍的軍事設施進行砲擊，其目的是藉此「報復」國軍對大陸沿海的突擊及敵後作戰，並在戰略上牽制美國調動其在地中海的軍事力量，間接支援阿拉伯人民的「民族解放鬥爭」，以達到「一箭雙鵰」之目的。[16]7月17日，中共國防部部長彭德懷根據在北戴河會議上毛澤東作出砲擊金門的決議與指示：共軍地面砲兵及海岸砲兵其任務是封鎖金門對外的海上運輸，利用一切機會打擊國軍運輸船隻，開始要狠狠的打，一次打兩發砲彈，爾後視情況，每日連續不斷地給予轟擊。[17]

7月18日夜，毛澤東召集舉行中共中央軍委會議，毛在會議上指示：支援阿拉伯人民的「反侵略」鬥爭，不能只限於道義上的支援，還要有實際行動的支援。金門、馬祖是「中國」的領土，砲擊金門、馬祖是「懲罰」國軍，是「中國內政」，敵人找不到藉口，而且對美國帝國主義則有牽制作用。因此決定以地面砲兵實施主要打擊，第一次砲擊10至20萬發，以後每天打1,000發，準備打二、三個月；以2個空軍師於砲擊同時或稍後，轉場南下，分別進駐汕頭、連城。[18]會議上並確定7月25日實施第一次砲擊。7月19日至25日，短短7天對於共軍要進行如此大規模的作戰行動而言；要做好各方面的準備工作，感到十分倉促，加上共軍在運輸條件無法滿足部隊及作戰物資的調運。於是共軍不得不將砲擊金門的時間推延至7月27日，但共軍指揮機關及前線部隊仍處於

15 華中興，〈八二三戰役大事記〉收錄在《八二三戰役文獻專輯》（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民國83年），頁7。

16 楊成武，〈炮擊金門〉收錄在《總參謀部－回憶史料》（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95年），頁493-494。葉飛，《征戰紀事》（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88年），頁346記：7月中旬，接獲來自北京共軍參謀總部作戰部長王尚榮的保密電話：中共中央軍委會決定砲擊金門，指定由葉飛負責指揮。

17 楊成武，〈炮擊金門〉，頁494。

18 中共南京軍區編印，《炮擊金門》，頁18,19。

高度的臨戰狀態。[19]未料27日彭德懷向葉飛傳達了毛澤東當日10時暫停打金門的函示。[20]

7月31日至8月4日，蘇俄領導人赫魯雪夫訪問中國大陸，與毛澤東在「北京會談」後，蘇俄答應提供中共長射程火砲。至此共軍紛紛向金門、馬門當面集結，調動頻繁，叫囂隨時準備進攻臺灣。8月5日，共軍空軍米格戰鬥機進駐龍溪、路橋、福州等機場，至此以武力向金門進犯之陰謀，已完全暴露。[21]

8月8日，共軍米格戰鬥機飛越馬祖上空，這是自大陳戰役後，第一次共軍入侵我領空。[22]13日，美軍駐臺軍事顧問團獲悉共軍米格17型戰鬥機已進駐福州機場。[23]18日，毛澤東就共軍廣州軍區13日擬在深圳的演習部署報告上給彭德懷的評語寫到：準備砲擊金門，直接對蔣，間接對美。請叫空軍注意，臺灣方面可能出動大編隊空軍向我反擊，奪回金（門）馬（祖）制空權。因此，我（共軍）應準備大編隊擊敗之。[24]

8月20日，毛澤東指示共軍：立即集中力量，對金門國軍實施突然猛烈的打擊（不打馬祖），把金門封鎖起來，進行3個月後，對方（國軍）可能從金門、馬祖撤兵，或困難很大還要掙扎。那時，是否考慮登島作戰，視情況而定。[25]同（20）日毛澤東電令葉飛前往北戴河。翌（21）日，葉飛向毛澤東面報有關砲擊金門的準備情況、砲兵數量、部署及實施突然猛襲的打法。毛澤東聽完葉飛的報告，要葉飛留在北戴河，有關砲擊金門的軍事行動，由前線直接和葉飛通話，由葉飛再通過共軍總參謀部作戰部長王尚榮轉報毛澤東，毛澤東的指示由王尚榮轉告葉飛。因此葉飛說：砲擊金門是毛澤東親自直接指揮，前線方面由福州軍區副司令員張翼翔及副政委劉培善指揮。[26]

共軍砲擊金門的時間日期，經過幾次變更後，最後由彭德懷指示：8月23日下午

19 楊成武，〈炮擊金門〉，頁495-496。

20 毛澤東函示如下：「打金門停止若干天似較適宜。目前不打，看一看形勢。彼方換防不打，不換防也不打。等彼方無理進攻，再行反攻。中東解決，要有時間，我們是有時間的，何必急呢？……」。參閱毛澤東，〈必須堅持不打無把握之仗的原則（1958年7月27日）〉收錄在《毛澤東軍事文集》，第六卷，（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1993年），頁377。

21 華中興，〈八二三戰役大事記〉，頁12記：7月31日，蘇俄領導人赫魯雪夫訪問北京，毛澤東向其透露進攻金門計畫，赫魯雪夫提醒：「不要用武力去試探資本主義的穩固性」。

22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印，《俞大維先生年譜資料初編》（二），民國85年，頁1089。

23 《俞大維先生年譜資料初編》（二），頁1091。

24 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編印，《毛澤東軍事年譜（1926-1958）》，1994年，頁881。

25 參閱一中共南京軍區編印，《炮擊金門》，頁33。二、楊成武，〈炮擊金門〉，頁498-499。

26 葉飛，《征戰紀事》，頁350-351。

開始砲擊。到了23日拂曉前，金門當面的共軍各部隊均完成一切射擊準備。共軍為隱蔽企圖，要使國軍措手不及，要求前線火砲一律不作試射，而是要使用儀器、偵察等多種手段，確定打擊目標的精確座標。迄23日下午，共軍前線部隊接獲「一級戰備」之命令。「八二三戰役」即將爆發。[27]

美國中情局就中共發動八二三戰役的動機，認為藉由試探性的軍事行動，探測美國的可能反應，一旦國軍喪失外島，將嚴重削弱中華民國的民心士氣，動搖其在臺灣的統治權力，造成中華民國與美國之間更大的裂痕，並重創美國在亞洲威望及影響力。[28]

參、戰前敵我兵力的調動及部署

一、共軍

民國47年7月，共軍在金門當面（廣東汕頭至福建福鼎）的陸上兵力計有：正規軍3個軍，公安軍4個師，3個砲兵師及1個海岸砲兵團，2個高射砲師及2個獨立團，另有特種部隊及後勤部隊，總計約十八萬人。[29]7月19日，共軍福州軍區政治委員葉飛在廈門召開作戰會議，會議確定以17個砲兵營組成「蓮河砲兵群」，主要任務為打擊金門防衛司令部、國軍師部及其他指揮機構、料羅灣碼頭、飛機場，封鎖金門對外海空補給，壓制國軍部分砲兵陣地；以15個砲兵營組成「廈門砲兵群」，主要任務為摧毀大、小金門、大膽、二膽等地國軍的一切軍事設施，師及團的指揮系統；以6個海岸砲兵連，配置在圍頭、蓮河、廈門一線前沿，主要負責打擊進入料羅灣的國軍艦艇；在蓮河、廈門各組成1個高射砲兵群，擔任防空任務。[30]蓮河、廈門2個砲兵群，共計有砲兵105個連，火砲419門（爾後增加至164個連，649門火砲）。共軍又從海軍、武漢、廣州、南京、蘭州、北京軍區的5個砲兵師和附屬砲兵中，抽調大口徑火砲，增強廈門前

27 楊成武，〈炮擊金門〉，頁499-500。

28 雙惊華，《美國對華情報解密檔案（1948-1976）》，第七篇，（上海：東方出版中心，2007年），頁268。

29 國防部軍務局編印，《八二三台海戰役》，民國87年，頁13。共軍福州軍區有11個作戰師，兵力107,300人。參閱雙惊華，《美國對華情報解密檔案（1948-1976）》，第七篇，頁244。

30 參閱一、中共南京軍區編印，《炮擊金門》，頁23-24。二、孫繼爭，〈憤怒的炮火－憶炮擊金門〉收錄在《炮兵－回憶史料》（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98年），頁666。

線的作戰力量。[31]此外，共軍增調福州、北京軍區的砲兵儀器偵察營，加強對金門國軍的偵察。[32]至8月初，共軍砲兵陸續進入陣地，於23日完成各項作戰準備。[33]

海軍方面；自民國47年7月中旬以來，中共海軍加強對福建沿海的部署，駐上海東海艦隊主力南移舟山、沙埕港、三都澳附近。崇武、圍頭及汕頭一帶海面砲艇活動增多，在平潭島與鎮海角成立指揮所，與在福州海軍構成完整的指揮體系。8月初，金門當面的共軍魚雷快艇及高速砲艇，有明顯增加。共軍亦組織漁民成立「海上瞭望站」，蒐集金門國軍情報。[34]8月5日，共軍駐三都澳的高速砲艇大隊南下分駐平潭娘宮、泉州後渚及廈門。[35]8月22日，金門當面中共海軍35門海岸砲，58艘魚雷快艇，36艘高速砲艇，6艘驅潛艦，8艘登陸艇及海軍航空兵53架飛機，進入一級戰備。[36]

空軍方面；自民國43年11月起，共軍增建路橋、沙堤、澄海、龍田、惠安、龍溪、福州、平潭墟、連城、新城等機場，至46年6月大多已完成。[37]12月18日，毛澤東指示中共空軍應全力以赴，「擊殲」進入大陸領空的國軍軍機，及考慮派空軍在47年進駐福建的問題。[38]入閩參戰的共軍空軍為了給予國軍空軍出其不意的打擊，採取了隱蔽轉場，逐步推進的方式。首批轉場的第一梯共軍空軍，先於47年7月22日，轉至江西新城及廣東惠陽，27日之後開始入閩，秘密迅速地轉至福建連城和廣東汕頭機場。首批轉場的第二、三梯空軍及海軍航空兵共4個團，於8月上旬至中旬先後進駐漳州、連城、福州、龍田等機場，完成福建、粵東第一線機場的部署。此後數批轉場的轟炸機及偵察機，先後轉場至福州、漳州和江西樟樹等機場。[39]截至8月22日止，進駐澄海、龍溪、福州、沙堤、龍田、連城、樟樹等機場共計有5個空軍師，有米格17型飛機228架，伊留申

31 楊成武，〈炮擊金門〉，頁497。8月22日夜，459門火砲秘密進入戰位。參閱趙勇田，《儒將石一宸》，頁241。

32 孫繼爭，〈憤怒的炮火－憶炮擊金門〉，頁666。

33 《八二三台海戰役》，頁7,14記：共軍在金門對岸的砲兵陣地及砲兵掩體共計有907處；分布在煙墩山、廈門、連河、大嶝、圍頭等地。

34 參閱一、國防部史政局編印，《金門料羅灣海戰》，民國46年，頁4。二、《八二三台海戰役》，頁14-15。三、國防部史政局編印，《金門砲戰戰史》，上冊，民國53年，頁12。共軍艦艇及岸砲部隊於7月31日開始進駐廈門、三都澳、泉州及汕頭等港口。參閱楊成武，〈炮擊金門〉，頁498。

35 中共南京軍區編印，《炮擊金門》，頁32。

36 楊肇林，《頓星雲將軍》（北京：海潮出版社，1996年），頁337。

37 《金門砲戰戰史》，上冊，頁13。

38 毛澤東，〈空軍要全力以赴務殲入侵之敵（1957年12月18日）〉收錄在《毛澤東軍事文集》，第六卷，頁377。

39 參閱一、中共南京軍區編印，《炮擊金門》，頁28。二、楊成武，〈炮擊金門〉，頁497-498。

型轟炸機70架。[40]此時連同福州軍區各地原駐防空軍部隊，總計距離臺灣250浬半徑內，各型戰機共計836架。[41]共軍砲擊金門之前，曾考慮到國軍若轟炸福建境內機場時，共軍空軍亦將轟炸大、小金門，並視情況轟炸臺灣，雖然不主動轟炸大、小金門，但會隨時準備還擊。另外，進駐浙江路橋、寧波的共軍空軍作好配合準備；空軍進入福建後，防空要統一布置。[42]

二、國軍

民國47年5月及6月，我空軍對大陸空偵的情資中，顯示福建各機場，包括浙江路橋及廣東汕頭兩機場，中共空軍的軍機有逐漸顯著的增加，甚至原來沒有軍機的機場也進駐軍機。因此從對敵情報偵蒐的研判，共軍可能要對我發動戰爭，只是時間尚未確定。[43]6月12日，蔣中正總統飛往金門，巡視兩棲部隊及雀山新坑道等地。[44]7月，中東局勢日益緊張，金門、馬祖當面共軍活動頻繁，似乎有進犯之跡象。蔣總統洞燭先機，當即飭國防部轉令三軍提高警覺。17日正午，蔣總統宣布全國進入緊急戰備。國防部為防範共軍突擊臺灣，自17日12時起，下達緊急戰備令，官兵停止休假，三軍進入緊急戰備，部隊進行戰備駐防，總預備隊亦開始就戰術位置。[45]

8月5日，我空軍偵查發現中共空軍已進駐路橋機場，所有共軍VHF頻道保持靜默。[46]同（5）日，共軍米格17型戰鬥機進駐距離金門最近的龍溪機場，參謀總長王叔銘發布了要國人做好防空準備的警告。[47]6日，國防部宣布金門、馬祖地區進入緊急戰備狀態，金門防衛司令部即令各部隊進入戰術位置，加強戰備，嚴陣以待。[48]同（6）日

40 《金門砲戰戰史》，上冊，頁13。

41 《八二三台海戰役》，頁16-17。根據俞大維回憶：47年8月前，國軍已發現共軍機群進駐澄海，旋又陸續進駐龍溪與路橋等地，中共海軍亦活動頻繁，俞大維曾親自飛往大陸沿岸偵察，並研判共軍一定會攻打金門，亦曾在會議中向蔣中正總統報告。參閱〈俞大維資政訪問記〉收錄在《八二三砲戰勝利三十週年紀念文集》，頁51-52。

42 楊成武，〈炮擊金門〉，頁494。

43 華中興，〈前空軍飛行官盧義勇先生訪問錄〉收錄在《八二三戰役文獻專輯》，頁142。

44 呂芳上，《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第十一冊，（臺北：國史館，民國104年），頁66。

45 參閱一、《八二三台海戰役》，頁9。二、《俞大維先生年譜資料初編》（二），頁1072。三、曹傑，〈戍守金門－八二三臺海戰役期間之回憶〉收錄在《八二三砲戰勝利三十週年紀念文集》（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印，民國78年），頁120。四、華中興，〈八二三戰役大事記〉，頁9。

46 《俞大維先生年譜資料初編》（二），頁1083。

47 劉毅夫，《風雨十年－一個戰地記者的見證》（臺北：黎明文化事業公司，民國81年），頁177。

48 《八二三台海戰役》，頁74。

美國國會批准61架F-86D及F-86F等戰鬥機轉贈中華民國，同時第一批自美國啟運，並同意撥交40枚響尾蛇飛彈及1個屠牛士飛彈營的裝備給國軍。[49]

8月8日，國防部部長俞大維要求美國提供勝利女神力士飛彈，以增強臺灣的防空。美軍顧問團空軍組組長狄恩向美軍臺灣協防司令史慕德（Roland N. Smoot）報告稱：美軍6架F-100及6架F-86D戰鬥機將以輪調方式駐防臺灣。[50]20日，蔣中正總統親臨金門及烈嶼視察，對駐軍詳示機宜，21時離金飛返臺北。[51]22日，蔣總統召開軍政會議，決議增派兵力赴金門及馬祖。時在基隆待命的海軍陸戰隊於22日18時完成整備，23日夜奉命調回左營待命。[52]故八二三戰役前夕，我三軍已完成作戰準備。[53]時國軍兵力概況如下：

（一）陸軍

民國47年8月，我陸軍兵力約計45萬人，屬戰鬥部隊約32萬人，編成14個步兵師，2個裝甲師及2個空降步兵團，全軍兵力約三分之一駐防外島，其中金門列島駐軍約有八萬六千人（金門7萬4,000人，烈嶼1萬,450人，大擔1,300人，二擔250人），馬祖列島約有兩萬三千人。八二三戰役初期，金門防衛司令部除總預備隊第三十四師在臺灣集結待命，準備增援金門外，共轄6個步兵師（第二十七師駐金東，第十師駐金南，第四十一師駐金中，第五十八師駐金西，第九師駐烈嶼及預備隊第六十九師）、8個砲兵營、5個高砲營、3個戰車營及勤務支援部隊。[54]

（二）海軍

八二三戰役爆發前，我海軍兵力約五萬八千人（含陸戰隊2萬5,400人），擁有大

49 華中興，〈八二三戰役大事記〉，頁13記：8月5日，國軍已接收美援裝備成立飛彈第一營。

50 《俞大維先生年譜資料初編》（二），頁1087。

51 蔣經國，《風雨中的寧靜》（臺北：正中書局，民國77年），頁353-354。周維明，〈郝柏村先生訪問紀錄〉收錄在《蔣中正總統侍從人員訪問紀錄》，上冊，（臺北：中央研究院近史研究所，民國101年），頁24記：蔣中正總統8月20日親自到小金門視察防禦設施，召集營長以上軍官訓話，告知戰爭兩個月內就會開打，要好好準備。

52 參閱一、華中興，〈八二三戰役大事記〉，頁18。二、《俞大維先生年譜資料初編》（二），頁1099。

53 《八二三台海戰役》，頁9。

54 參閱一、《八二三台海戰役》，頁9-10。二、雙惊華，《美國對華情報解密檔案（1948-1976）》，第七篇，頁244。《金門砲戰戰史》，上冊，頁15記：八二三臺海戰役初期，金門駐軍總兵力為85,787人。鄒凱，〈八二三金門砲戰砲兵運用之追憶〉收錄在《八二三砲戰勝利三十週年紀念文集》，頁168記：戰前駐金門國軍擁有各型火砲計133門。

小艦艇155艘。[55]其中「六二特遣部隊」轄各型艦艇32艘，該特遣部隊區分為北區、南區兩支巡邏支隊，另轄有攻擊、水雷、運輸、後勤等支隊。「六二特遣艦隊」擔任自福建三都澳起至鎮海角間臺灣海峽的巡弋任務，並適時支援金門、馬祖國軍作戰。[56]時「六二特遣部隊」依「黎明計畫」，其所轄支隊及任務如下：

1、南區巡邏支隊轄：維源、沱江、柳江、湘江等4艦，駐防馬公，擔任臺灣海峽南部巡弋，支援金馬友軍作戰及護航運輸支隊運補任務。

2、北區巡邏支隊轄德安、沅江、澧江、甌江等4艦，駐防基隆，擔任臺灣海峽北部巡弋，支援金馬友軍作戰及護航運輸支隊運補任務。

3、攻擊支隊轄洛陽、漢陽、丹陽、太湖、太昭、太和、太康等7艦，駐防基隆，保持機動，適時支援北區巡邏支隊作戰。

4、水（掃布）雷支隊3艘轄永順、永定、永修等3艦，駐防馬公，擔任掃雷及布雷作戰。

5、運輸支隊轄中建、中訓、中權、中啟、中興、美頌、美華、美堅、美宏等9艦，負責運補。

6、後勤支隊轄賀蘭、崑崙、新高、大明、大青等5艦。[57]

「六二特遣部隊」在金門列島進入緊急戰備後，即增強海上偵巡部署。八二三戰役初起，以運輸支隊擔任馬公至金門間海上運補，由攻擊支隊及南巡支隊派軍艦行間接掩護與直接護航。[58]海軍其它48艘艦艇則在左營實施訓練，或在各造船廠保修中。

（三）空軍

八二三戰役爆發前，我空軍兵力約有八萬八千人（專業飛行員1,300人，另有800名具有飛行專長的指揮職或參謀人員）飛機總數量826架，其中戰鬥機450架，作戰兵力除地面部隊外，共編制6個聯隊[59]，分駐臺灣、澎湖各基地。空軍各基地及軍事要點均有防空部隊高砲及飛彈部隊掩護。自民國47年7月起，共軍飛機調集至大陸東南沿海地區，我空軍即增強臺灣海峽上空巡弋與警戒，隨時掌握共軍動態，提供友軍研

55 《美國對華情報解密檔案（1948-1976）》，第七篇，頁247。

56 《八二三台海戰役》，頁10。

57 參閱一、《八二三台海戰役》，頁10-11。二、黎玉璽口述，未載採訪人，〈黎玉璽將軍訪問記〉收錄在《八二三砲戰勝利卅週年紀念文集》，頁72-73。

58 參閱一、《八二三台海戰役》，頁11。二、《金門砲戰戰史》，上冊，頁16。

59 《美國對華情報解密檔案（1948-1976）》，第七篇，頁248。

判，飛行人員隨時在機場待命，準備迎敵及支援外島作戰。[60]

此後臺海緊張情勢愈加明顯，我國極力敦請美國就其立場發表適時而明確的聲明，即「美國政府認為此時對外島（指金門、馬祖）之攻擊，係對臺灣與澎湖之直接威脅」，將能嚇阻中共進一步之企圖。可惜美國政府猶豫不決，不久即爆發共軍砲擊金門之戰事。[61]

肆、共軍砲擊金門及國軍反砲擊經過

民國47年8月23日18時30分（中原時間17時30分），金門列島當面的共軍突然瘋狂濫射。共軍砲擊火力多點指向國軍各指揮所、觀測所、交通要點、要點工事及砲兵陣地，其中以翠谷金門防衛司令部指揮所及料羅灣灘頭為主要目標。在短短2小時內，連續射擊大小砲彈約5萬7,533發。駐金門國軍在敵砲擊6分鐘後，以各型火砲八十餘門展開反擊，發射3,633發砲彈，重創共軍。[62]共軍砲擊金門的時間與地點係經過精確計畫，因正值晚餐時間，一時猝不及防，導致官兵傷亡440人；且砲火集中於防衛司令部，吉星文、趙家驤及章傑等3位副司令官不幸殉職，國防部部長俞大維則受輕傷。[63]

8月24日9時，美軍第七艦隊巡弋臺灣海峽。24日下午，駐金門國軍為掩護船團登

60 參閱一、《八二三台海戰役》，頁11-12。二、《金門砲戰戰史》，上冊，頁16。八二三戰役爆發前夕，空軍出身擔任參謀總長的王叔銘對我空軍的戰力並不樂觀，他在7月24日日記寫下：「空軍戰力最多可維持六至七天之譜。」參閱張力，〈「王叔銘將軍日記」中的八二三戰役〉收錄在《戰後中華民國軍事史學術研討會》（臺北：中華軍史學會，民國97年），頁5。

61 〈俞大維資政訪問記〉，頁52。

62 參閱一、《金門砲戰戰史》，上冊，頁47。二、《八二三台海戰役》，頁74。《金門砲戰戰史》，上冊，頁47記：有8架中共飛機侵入金門上空。8月23日，共軍四百餘門火砲，在西起鎮海東至圍頭的近200公里的弧線上，指向金門的各主要目標。參閱一、楊成武，〈炮擊金門〉，頁500。二、孫繼爭，〈憤怒的炮火－憶炮擊金門〉，頁668。

63 華金祥，〈金門八二三砲戰卅週年回憶數則〉收錄在《八二三砲戰勝利三十週年紀念文集》，頁99。蔡盛琦，《胡宗南先生日記》，下冊，（臺北：國史館，2015年），頁514記：8月24日7時，俞大維自金門乘沱江艦抵馬公。……趙家驤、吉星文、章傑靈柩於昨（24日）晚運到澎湖，暫借南院中山室。習賢德，〈背負俞大維與劉明奎送醫急救廖光華〉收錄在《八二三戰役文獻專輯》，頁150記：吉星文等3位副司令官殉職後，未立即發布消息，3人遺體由空軍專機送往澎湖林投公園安厝，48年3月28日於臺北舉行追悼儀式，入祀忠烈祠。蔣中正於8月23日記寫下：當日我軍傷亡五百餘名。參閱呂芳上，《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第十一冊，頁95。美方記載8月23日，金門國軍死亡殉職92人，負傷三百人。參閱美國RAND公司原著，謝永泩譯，《一九五八年臺灣海峽危機》（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民國74年），頁90。

陸，對共軍實施反砲擊4個小時。[64]我砲兵對大嶝、小嶝及圍頭等地的敵砲兵陣地及倉庫，展開制壓性射擊，獲致豐碩戰果。18時15分，共軍再度向金門列島猛烈射擊，目標除國軍砲兵陣地外，重點指向西村機場和料羅碼頭。[65]25日6時起，共軍砲兵向九女山、鵲山、雙乳山、小徑、機場及烈嶼等處砲擊。我砲兵以精密檢驗方法，實施反砲擊。11時，金門防衛司令部接奉參謀總長王叔銘電令：「就現有砲兵對料羅機場與海軍碼頭危害之中共砲兵，擬定轟擊計畫，實施攻擊，置重點於圍頭及大嶝區，不宜作普遍還擊。」金門防衛司令部立即擬定砲兵射擊計畫，付諸實施。[66]我砲兵以敵砲陣地為目標，劃分圍頭、蓮嶝、廈門、煙墩山等4區，分配各營火力，採分區集火方式，對敵實施制壓及破壞射擊。[67]

8月26日，中共國防部部長彭德懷指示福建共軍，嚴密封鎖金門、烈嶼、大二膽等島嶼，以火力切斷各島嶼的連繫，以砲兵打擊金門機場，海軍加強打擊國軍中、小型艦艇，空軍打擊進入大陸領空的國軍飛機。據此共軍前線部隊調整部署；將剛入閩的2個遠射砲兵團分別加強廈門及蓮河2個砲兵群，並在圍頭新建1個遠射砲兵群，以加強對金門陸海空的封鎖。[68]

8月27日，全日共軍向金門列島濫射，[69]大膽、二膽兩島因遭敵猛烈砲擊，造成觀測所、廣播站、部分碉堡與通信線路損毀，通信中斷。同（27）日我砲兵向廈門虎仔山、洪塘、蓮河、大嶝、圍頭等處敵砲兵陣地，予以猛烈射擊。[70]由於我砲兵連日來標定之成果，先行完成射擊準備，以急襲及「同時彈著」射擊，分別向敵砲陣地制壓，蓮河、大嶝部分敵砲陣地及倉庫被摧毀。[71]

8月28日，共軍增強圍頭、小嶝、金井及角嶼等地火砲，於5時30分對金門東部、料羅機場及大、二膽，進行持續性零星擾亂砲擊。同（28）日19時，駐金東砲兵向角嶼敵

64 華中興，〈八二三戰役大事記〉，頁20。

65 《八二三台海戰役》，頁75。另楊成武，〈炮擊金門〉，頁500記：8月24日，共軍砲擊目標是停在料羅灣裡的十多艘船艦。

66 《八二三台海戰役》，頁76。

67 《金門砲戰戰史》，上冊，頁48。

68 參閱一、中共南京軍區編印，《炮擊金門》，頁43-44。二、楊成武，〈炮擊金門〉，頁501。

69 8月27日，是八二三戰役全程中最猛烈的一天，共歷時5小時30分。參閱《八二三戰役文獻專輯》，頁999。

70 《八二三台海戰役》，頁77。

71 《金門砲戰戰史》，上冊，頁48。

區實施奇襲射擊，摧毀角嶼共軍廣播站。[72]29日9時，共軍對金門列島展開大規模砲擊，料羅灣及西村機場為主要射擊目標之外，大、二膽兩島全日籠罩在敵砲火之中，落彈達1萬2,345發。[73]13時34分開始，我砲兵向何厝、大嶝、廈門、深江、赤土埕等敵砲陣地，實行制壓破壞射擊。[74]同（29）日中共中央軍委會緊急會議決定調整作戰方向；將戰場轉移海上，圍點打援，爭取戰場主動，各部隊以輪戰方式整訓，海軍集中魚雷快艇奪取金門海域的制海權，繼續孤立金門列島，打擊國軍對金門的運補。[75]

8月30日6時起，共軍向金門、烈嶼、大二膽、虎仔嶼及東碇等地展開砲擊。我砲兵向廈門、紅山炳、角嶼等地敵陣地，實施檢驗射擊，砲擊浯嶼附近海面敵船團，向何厝、石冒頭射擊宣傳彈。30日21時起至31日6時止，共軍向金門列島進行擾亂射擊，我砲兵則對大嶝、廈門實施間隙性擾亂射擊。[76]

自8月31日黃昏至9月1日13時，蓮嶝、奎下、廈門虎仔山、陽塘等處共軍砲兵，向金門機場、料羅、東坑、西浦、沙美、烈嶼及大二膽等處砲擊。我砲兵同時向敵砲陣地射擊，摧毀浯嶼碼頭，擊沉敵機帆船數艘。[77]另駐金門砲兵調整部署，將重砲秘密移向金東，以壓制圍頭敵砲火，確保料羅灣之運補，擴大料羅灣運補灘頭作業設施。[78]

9月2日，共軍向金門、烈嶼及大二膽，實施擾亂射擊。我砲兵分別對圍頭、廈門白石敵砲台，進行擾亂射擊。3日6時起，全日共軍砲兵對金門列島發射榴彈及宣傳彈，我砲兵並未還擊。[79]同（3）日毛澤東召開中共中央軍委會會議，不意滿戰果，認為應依計畫冒險登陸金門，必唾手可得。但情報顯示：美軍430架飛機及60艘艦艇已駛入臺灣海峽，毛澤東疑慮進攻金門作戰，恐怕會後援不繼，為決定是否繼續作戰，下令共軍自9月4日起，停止砲擊3天，以觀察各方面動態，並重新整備戰力。[80]

9月7日中午，海軍由14艘艦艇組成的1個混合編隊駛入料羅灣，美軍第七艦隊派

72 《八二三台海戰役》，頁77。
73 《金門砲戰戰史》，上冊，頁49。
74 《八二三台海戰役》，頁77-78。
75 華中興，〈八二三戰役大事記〉，頁24。
76 《八二三台海戰役》，頁78。
77 《八二三台海戰役》，頁78。
78 華中興，〈八二三戰役大事記〉，頁25。
79 《八二三台海戰役》，頁79。華中興，〈八二三戰役大事記〉，頁26記：9月3日，金門野戰醫院遭共軍砲彈直接命中達53次，造成傷患一百餘人死亡。
80 華中興，〈八二三戰役大事記〉，頁26。

出2艘巡洋艦和5艘驅逐艦為我船艦護航。為此毛澤東電令共軍於8日進行「懲罰性」砲擊。[81]同時對共軍下達只打國軍船艦，不打美軍軍艦的命令。[82]葉飛請示毛澤東，共軍不打美艦，若美艦向開共軍開火，是否還擊？毛澤東明確指示：沒有命令不准還擊。[83]8日11時35分，美樂、美珍兩艘運輸艦開抵料羅灣卸載。12時43分起，共軍突然對金門瘋狂砲擊，其重點在料羅灣及重要軍事目標，美樂艦遭敵砲火重創沉沒。13時30分，我砲兵向共軍實施制壓性砲擊。18時20分，敵砲兵受創暫停射擊。[84]

9月10日，共軍調整戰術，下令砲兵實施「零砲擊」，即一天24小時每隔2小時急襲5分鐘，使金門軍民日夜不得安寧，企圖瓦解我戰鬥意志。[85]同（10）日自6時起，共軍向金門列島砲擊，我砲兵於9時30分至40分，向大嶝、蓮河敵砲陣地及海面船團射擊。[86]11日中午，中共中央軍委會再次發出大規模砲擊金門的指示，並特別強調，若美艦繼續護航，共軍即砲擊進入料羅灣碼頭卸載的國軍運輸艦艇，不靠岸的軍艦不論是美艦還是國軍軍艦一律不打。蓮河、大嶝、小嶝、廈門地區的砲兵在砲擊料羅灣內運輸艦時，必須謹慎，不要誤打美艦。同時要求共軍空軍及高砲部隊切實做好對付國軍對大陸轟炸的準備。[87]同（11）日金門尚義國軍第五十三後方醫院遭到敵砲擊，造成數名醫務人員及傷患傷亡。[88]

9月12日，共軍向金門列島砲擊。12日16時起，我砲兵分別向蓮河、廈門、浯嶼等處敵砲兵陣地，實施猛烈破壞射擊。[89]同（12）日蔣中正總統與美軍臺灣協防司令史慕德就運補金門作業舉行協商，為制壓共軍火力，優先運送8吋榴砲到金門，以維持國軍士氣。[90]

9月13日起，共軍改用少數火砲或單砲的擾亂射擊，每隔3至5分鐘或相當時間，即對金門列島發射榴彈砲，主要目標是各渡口、交通要道、補給線、倉庫、軍事工事及

81 中共南京軍區編印，《炮擊金門》，頁47-48。
82 楊成武，〈炮擊金門〉，頁505。
83 葉飛，〈炮擊金門〉，頁656。
84 中共南京軍區編印，《炮擊金門》，頁48-49。
85 華中興，〈八二三戰役大事記〉，頁30。
86 《八二三台海戰役》，頁81。
87 楊成武，〈炮擊金門〉，頁506
88 《八二三台海戰役》，頁81。
89 《八二三台海戰役》，頁81-82。
90 《俞大維先生年譜資料初編》（二），頁1125-1126。

砲陣地。[91] 同（13）日駐金門砲兵為支援海空運補，開始對敵砲陣地進行計畫射擊，並實施精密檢驗，以求對敵砲陣地澈底加以摧毀。另外，為對敵砲陣地實施間歇長期擾亂射擊，以「同時彈著」射擊方式，各營砲兵同時向敵砲陣地，實施急襲。繼即各自對每一目標，更番輪流射擊，每射10分鐘，即停止一相當時間，再對次一目標射擊。循環變換，使共軍疲於應付，無暇他擾。[92]14日，全日共軍向金門列島射擊，我砲兵於同日晨向蓮嶝實施擾亂射擊。10時15分至17時50分，我砲兵向廈門、澳頭、南山等處敵砲陣地射擊。[93]

9月15日，全日共軍對金門列島射擊，我砲兵向浯嶼、黃厝、石冒頭等敵陣地，實施擾亂射擊；另向蓮河、紅土岩、茂后、廈門、青嶼、何厝等處實施制壓射擊外，並向大嶝海面敵船隻射擊。[94]同（15）日共軍福州軍區根據中共中央軍委會指示，下達命令如下：

一、砲兵重點打擊駛進料羅的運輸艦艇和卸載點，切實避免誤擊美艦，加強對空投場的砲擊。

二、空軍應加強大陸沿海的偵巡，掩護砲兵打擊空投及進入大陸之國軍飛機。

三、海軍在確定不誤擊美艦前提下，夜間可對進入料羅灣之國軍艦艇予以打擊。

四、抽調遠射程砲兵、100毫米高射砲兵和海岸砲兵1個營入閩，以增強對海、空目標的打擊力量。[95]

9月16日，全日共軍向金門列島砲擊，重點在擾亂我海上運補，我砲兵為掩護海軍運駁作業，於18時15分起，對蓮河、大嶝、圍頭、茂台、廈門、青嶼、何厝等地敵砲兵陣地，實施制壓性射擊外，並向白石及浯嶼進行擾亂射擊。17日9時45分，海軍2艘運輸艦航抵料羅外海，以LVT運輸軍品。時圍頭、蓮嶝及廈門等處共軍砲兵對我展開猛烈射擊，我方除1輛LVT沉沒外，軍品安全登陸。12時12分起，我砲兵集中火力向敵砲兵

91 參閱一、《金門砲戰戰史》，上冊，頁50。二、孫繼爭，〈憤怒的炮火－憶炮擊金門〉，頁669。三、楊成武，〈炮擊金門〉，頁508。9月13日，毛澤東指示福建前線共軍：「白天黑夜打零砲，每天24小時，特別是黑夜，特別是對料羅灣3海里以內，打零砲（每天打二、三百發），使敵（國軍）晝夜驚慌，不得安寧。」參閱毛澤東，〈關於金門砲擊辦法問題的信（1958年9月13日）〉收錄在《毛澤東軍事文集》，第六卷，頁379。

92 《金門砲戰戰史》，上冊，頁51。

93 《八二三台海戰役》，頁82。

94 《八二三台海戰役》，頁82。

95 中共南京軍區編印，《炮擊金門》，頁55-56。

陣地實施制壓射擊，將敵制壓。[96]

9月18日，白晝敵我雙方均進行零星間歇性之擾亂射擊，入夜後我海軍運輸船團運送陸軍第六0七營第一梯隊（含3門8吋自走砲）搶灘登陸，但遭共軍猛烈砲擊。我砲兵立即集中4個砲兵營之火力，向敵砲兵制壓射擊，摧毀敵陣地2處及火砲1門。同（18）日我新增8吋砲安全運抵金門指定位置。19日，共軍砲兵向料羅灣我海軍運補船團，及赴金門空投的運輸機猛烈射擊。我砲兵立即向圍頭、蓮嶝、茂后、黃厝、澳頭、廈門、浯嶼等地敵砲兵陣地，實行制壓射擊或實施擾亂射擊，以掩護我運補之執行。[97]

9月20日6時起，共軍砲兵對金門列島進行擾亂射擊。11時許，海軍運輸船團抵達料羅灣外海，敵砲兵立即向我瘋狂射擊，旋我砲兵開始向敵實施猛烈制壓射擊，大嶝、廈門海面敵數艘船艦遭我砲火驅離。21日，全日共軍向金門列島砲擊，我砲兵向圍頭、大嶝、廈門等地敵砲兵陣地，實施制壓及擾亂射擊，並驅散大嶝海面敵船團。同日黃昏後，砲兵第六0七營第二梯隊（含3門8吋自走砲）運抵金門，並安全到達指定位置。22日，全日共軍砲兵向金門列島及料羅灣泊地射擊，我砲兵向金門當面敵砲兵陣地，實施擾亂射擊或制壓射擊。[98]

時大、二膽因工事受敵砲擊損毀甚多，影響守軍生活，第九師副師長兼大膽島指揮官陸志家將其狀況報告胡璉司令官，胡司令官熟慮後告知陸副師長可與守軍主要幹部商討，派交通工具將部隊撤退，是否可行？陸副師長即回報，交通船往返時彈如雨下，傷亡必重，不宜撤出。胡司令官以即不能撤出，就安心堅守。[99]我國政府於9月22日聲明：若中共在兩週內不減低對外島的攻擊，美國不能限制國軍將發動報復性轟炸，以空軍攻擊大陸沿海陣地。[100]23日，共軍砲兵向金門列島射擊，我砲兵向蓮河、大嶝、廈門實施擾亂射擊及制壓射擊。[101]

9月24日，金門列島當面共軍接獲指示：對金門列島仍採取砲擊，海軍、空軍在確

96 《八二三台海戰役》，頁82-83。

97 《八二三台海戰役》，頁83。

98 《八二三台海戰役》，頁84。

99 曹傑，〈戍守金門－八二三臺海戰役期間之回憶〉收錄在《八二三砲戰勝利三十週年紀念文集》，頁133-134。

100 華中興，〈八二三戰役大事記〉，頁36。

101 《八二三台海戰役》，頁85。

實不誤擊美艦、美機，和有把握「勝利」的原則下相機作戰的方針。在砲擊中應將必要時的大打和經常的零砲運動巧妙地結合起來，砲擊目標除封鎖料羅灣，壓制敵砲兵陣地，打擊敵空投場等有利目標外，對大膽、二膽也應確實封鎖，給予有效打擊，爭取完全封死。另外，強調海軍、空軍及地面砲兵大規模的聯合打擊行動暫時不組織，待「中央」根據形勢發展認為需要時再行決定。[102]24日6時起，共軍空軍活動頻繁，其砲兵不斷向金門列島實施檢驗射擊。我砲兵以遠程火砲向廈門、青嶼共軍砲兵陣地及雲頂岩雷達站，實施破壞性射擊，並對蓮嶝實施擾亂射擊。[103]

9月25日，金門當面共軍砲兵將沿海砲位前推，增長火砲射程，準備集中攻擊國軍運補灘頭及空投場。[104]同（25）日6時起，敵對金門列島砲擊，我砲兵向圍頭、大小嶝、廈門、浯嶼等處實施制壓或破壞射擊。[105]26日6時起，共軍砲兵先向金門列島作零星射擊，繼而對料羅外海之我海軍運補船團猛烈射擊。我砲兵於13時16分起，對金門當面敵砲兵實行精密射擊。同（26）日我軍以2門8吋榴彈砲首次對圍頭地區實施砲擊，獲致極大戰果；圍頭近海岸的共軍砲兵倉皇後撤，我砲兵延伸射程以火力追擊。[106]

9月27日，全日共軍砲兵向金門列島及海面運補船團射擊。11時50分，我砲兵對大嶝、廈門等處敵砲兵實施制壓及發射宣傳彈。同（27）日清晨，美援6門8吋砲（第三梯次）運抵金門（至此砲兵第六〇七營全部抵達金門）。時金門防區已有12門8吋巨砲，可以發揮強大的威力。[107]

9月28日，全日共軍向金門砲擊。10時50分至17時32分，我砲兵向大嶝、廈門、黃厝等地敵砲兵陣地，實施制壓及擾亂射擊。[108]29日，全日共軍向金門列島砲擊。9時43分，我砲兵向敵砲兵陣地實施猛烈破壞射擊；4門8吋榴砲參加此次砲擊，擊毀圍

102 楊成武，〈炮擊金門〉，頁508-509。

103 《八二三台海戰役》，頁85。

104 華中興，〈八二三戰役大事記〉，頁38。

105 《八二三台海戰役》，頁85。

106 《八二三台海戰役》，頁86。《金門砲戰戰史》，上冊，頁51記：9月26日，我砲兵開始使用新運到8吋榴砲2門，對圍頭敵砲制壓。

107 《八二三台海戰役》，頁86。華中興，〈八二三戰役大事記〉，頁39記：9月27日，金門、烈嶼各重要砲兵陣地完成155、105榴砲、8吋榴砲換裝。本日全面展開反砲擊，目標集中廈門敵陣地及集美海堤，共發射3,900餘發，其中8吋榴砲21發。

108 《八二三台海戰役》，頁86。

頭、蓮嶝敵多處陣地及火砲。[109]30日，共軍因受我砲火制壓，連遭重創，惱羞成怒，其砲兵向金門列島各城鎮、鄉村進行濫射，造成金門民眾傷亡嚴重，房屋被毀數百間，以金沙、金山兩鄉受害最深。[110]同（30）日我砲兵對大嶝、小嶝、廈門、黃厝等處反砲擊。

10日1日，全日共軍砲兵向金門列島砲擊。1日8時40分起，我砲兵向大嶝、廈門發射宣傳彈與榴彈。2日6時起，廈門、蓮河、大小嶝、角嶼、圍頭等處敵砲兵，向金門列島射擊。3日，全日共軍砲兵向金門列島砲擊，我砲兵向金門當面敵砲兵陣地，實施制壓射擊。[111] 4日及5日，共軍對金門列島砲擊。我砲兵向黃厝海面船團，澳頭、青嶼及角嶼之敵砲兵陣地，進行制壓及破壞射擊。[112]

10月6日晨，由毛澤東起草的《告臺灣同胞書》透過中共國防部部長彭德懷之名義，經由「新華社」廣播：「基於人道立場，自10月7日起，暫以7天為期，停止砲擊（金門），建議舉行會談，實行和平解決。」自此金門列島進入打打停停的階段。[113]蔣中正總統就中共宣布停止砲戰7天乙事，發表談話稱：「金門之戰，我們已經戰勝了第一回合。」[114]中共宣布停火後，美軍希望國軍不要主動採取挑釁行動，我方則希望美軍接替我空軍的偵察任務，時因臺灣海峽巡弋仍須保持高度戒備，以防中共再度挑釁。[115]美國宣布：自10月8日起，美軍暫時停止對國軍護航。

自民國47年8月23日18時30分，迄10月5日午夜，中共宣布停火為止，在44天內，共軍對金門列島發射大小砲彈，總計47萬4,910發。同一時間駐金門國軍砲兵向共軍砲兵陣地發射各型砲彈，總計9萬,206發，摧毀敵各型火砲279門，砲陣地79處，掩體彈藥庫觀測所118處，營房5棟。我方有10門火砲全毀，59門半毀，武器損壞35件，彈藥庫7處及掩體18處被擊毀。[116]

109 參閱一、《八二三台海戰役》，頁87。二、《金門砲戰戰史》，上冊，頁51。

110 《金門砲戰戰史》，上冊，頁51。

111 《八二三台海戰役》，頁87。

112 《八二三台海戰役》，頁87。

113 參閱一、中共南京軍區編印，《炮擊金門》，頁66-67。二、毛澤東，〈告臺灣同胞書（1958年10月6日）〉收錄在《毛澤東軍事文集》，第六卷，頁383。

114 《八二三台海戰役》，頁87-88。

115 〈俞大維資政訪問記〉，頁53。

116 參閱一、《金門砲戰戰史》，上冊，頁2-3。二、《八二三台海戰役》，頁96。華中興，〈八二三戰役大事記〉，頁43記：44天金門砲戰中，以大、二膽受砲擊最嚴重；大膽島117座碉堡中，僅21座完好；二

10月13日，中共宣布再延長停火兩週。20日，中共以美方軍艦對我運補船團護航，及獲悉美國國務卿杜勒斯將於21日訪臺為藉口，宣布停火無效。[117]20日16時，共軍恢復砲擊金門。同（20）日17時，駐金門國軍7個砲兵營集中火力，對敵反砲擊，摧毀蓮嶝敵火砲2門及陣地4處。[118]21日至24日連續4天，共軍向金門列島砲擊，我砲兵亦對圍頭、大小嶝、蓮河、角嶼等地敵砲兵陣地，進行制壓反砲擊。[119]

10月25日，中共國防部部長彭德懷宣布由毛澤東起草的《再告臺灣同胞書》宣稱：「對金門每逢雙日停止砲擊」。[120]同（10）月下旬，駐金門國軍繼續增強反砲戰之火力，加強防禦工事與掩體；空軍亦妥為準備，以防共軍奇襲，外島防務愈益堅固。[121]

民國47年10月25日，共軍暫時停止砲擊金門。但此後敵我仍不時有零星砲擊。直到12月27日及29日，共軍恢復全日砲擊。我砲兵對敵實施宣傳彈及制壓性射擊。48年1月3日，共軍突然對金門砲擊，我砲兵向圍頭、奎下、仙景、蓮河、大嶝、小嶝、角嶼、廈門等地敵砲陣地，實施制壓砲擊。1月7日14時，廈門、澳頭、蓮河、大嶝、小嶝、圍頭等地共軍砲兵向金門列島射擊，共計3萬3,401發，其猛烈程度為自47年9月11日以來，發彈最多的一次。同（7）日我砲兵向共軍砲陣地，進行猛烈制壓砲擊。[122] 1月8日至12日，金門前線沉寂。13日，共軍砲兵向金門列島作零星騷擾射擊。此後，每逢單日共軍砲兵對金門列島零星射擊或發射宣傳彈。我砲兵利用各單日向敵陣地，實施檢驗射擊或發射宣傳彈，金門列島逐漸恢復戰前敵我對峙狀態。[123]

膽島70座碉堡中，僅14座完好。

117 楊成武，〈炮擊金門〉，頁513記：毛澤東此次砲擊金門，是深怕杜勒斯此行勸國軍自金門及馬祖撤軍，若杜斯勒訪臺之目的達到，共軍就不好砲擊金門，所以此時應恢復砲擊，以用「絞索」套住美國。砲擊金門，讓國軍無法從金門、馬祖撤兵。

118 《八二三台海戰役》，頁89。

119 《八二三台海戰役》，頁89-90。

120 楊成武，〈炮擊金門〉，頁514-515。10月31日，毛澤東指示共軍對金門單日打砲雙日不打砲。參閱〈金門單日打砲雙日不打砲（1957年10月31日）〉收錄在《毛澤東軍事文集》，第六卷，頁389。

121 〈俞大維資政訪問記〉，頁53。

122 《八二三台海戰役》，頁95-96。48年1月7日，共軍砲擊金門，係報復國軍在1月3日砲擊大嶝，造成大嶝山頭村托兒所31人死亡，17人受傷的「懲罰性」砲擊。參閱一、中共南京軍區編印，《炮擊金門》，頁81。二、孫繼爭，〈憤怒的炮火－憶炮擊金門〉，頁670。

123 《八二三台海戰役》，頁96。朱秉一，〈八二三戰役經過概述〉收錄在《八二三戰役文獻專輯》，頁81記：自47年8月23日至48年1月7日止，金廈地區敵我砲兵發射彈數如下：共軍628,751發，國軍128,027發。國軍戰果及戰損方面（統計至48年1月）：擊毀敵砲255門，我火砲全毀10門，半毀59門。擊沉敵艦27艘，我艦重傷2艘，輕傷2艘。擊落敵機32架，我方損失2架。楊成武，〈炮擊金門〉，頁516記：民國50年8月，中共中央軍委決定，為保持臺海局勢穩定，打宣傳彈，不打實彈，此局面持續至68年1月1

伍、海軍作戰

一、八二四料羅灣海戰

民國47年8月23日，八二三戰役爆發後，共軍企圖封鎖金門海域，孤立金門列島，我海軍「六二特遣部隊」即遵照計畫開始進行對金門的運補及護航作戰。「六二特遣部隊南區巡邏支隊」維源、沱江及湘江等3艦，晝夜在金門附近海域巡弋，執行護航任務。24日1時，中海艦從高雄啟航，運送友軍人員與物資，於24日17時13分航抵料羅灣錨泊，準備卸運。時美頌艦及軍租民船台生輪均錨泊於料羅海面。[124]

24日18時30分，共軍猛烈砲擊料羅灣泊地，中海艦、美頌艦、台生輪正在泊地搶灘卸貨。時巡弋北碇東南海域的南區巡邏支隊支隊長姚道義獲悉即率維源、沱江、湘江等3艦支援護航，於20時5分與敵魚雷快艇接戰，敵2艘魚雷快艇被擊沉，1艘遭重創。20時25分，敵再以大批魚雷快艇圍攻中海艦及台生輪。[125]台生輪被敵魚雷擊中沉沒，中海艦遭敵1枚魚雷擊中艦尾。24日22時，沱江、湘江兩艦趕到，美頌艦拖救中海艦及台生輪生還人員。旋沱江、湘江、維源3艦回援，護送美頌、中海兩艦返航。[126]

24日23時59分，南區巡邏支隊發現東碇海域有共軍數批快艇來襲，姚道義支隊長下令各艦一面護航，一面對敵猛擊，擊沉敵魚雷快艇2艘，重創2艘。之後，敵快艇群5度來擊均被擊退，敵2艘快艇被擊沉，重創1艘。25日5時50分，永定艦自澎湖駛來，接替擔任護航中海艦之任務，中海艦於當晚安全駛抵澎湖。25日9時，沱江、維源兩艦於東碇附近海面救起共軍俘虜3名，繼續巡弋，未發現有敵艦艇蹤跡，八二四料羅灣海戰至此結束。[127]是役我海軍擊沉共軍魚雷快艇8艘，擊傷5艘；我中海艦重創，艦上官兵9人殉職，重傷軍官1人及士兵11人。另外，未計算搭乘友軍的傷亡。[128]

日，中共與美國「建交」，才停止對金門及馬祖發射宣傳彈。

124 參閱一、黎玉璽，《八二三金門會戰海軍作戰實錄》，作者自刊，民國74年，頁11。二、《八二三台海戰役》，頁134-135。

125 參閱一、《八二三金門會戰海軍作戰實錄》，頁13-15。二、《八二三台海戰役》，頁135-136。

126 參閱一、《八二三金門會戰海軍作戰實錄》，頁15-17。二、鄧克雄，〈訪談鄭本基將軍〉收錄在《烽火歲月－823戰役參戰官兵口述歷史》（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室，民國98年），頁108-109。三、鄭本基，〈八二四血戰之回憶〉收錄在《中華民國海軍締造與發展》（臺北：海軍總司令部，民國54年），頁163-165。頁108-109。四、《八二三台海戰役》，頁136-138。

127 參閱一、《八二三金門會戰海軍作戰實錄》，頁17-19。二、《八二三台海戰役》，頁138-139。

128 《八二三金門會戰海軍作戰實錄》，頁18。《八二三台海戰役》，頁139記：「八二四海戰」海軍陣亡戰士8人，失蹤1人，軍官1人及戰士11人負傷。

當八二四料羅灣海戰發生時，美國驅逐艦豪威爾號（Honwell）正在距離金門10海浬的水域內，曾遭到共軍魚雷艇的挑釁然後離去。為此美國艦艇獲准在國際水域內攻擊友軍艦艇的水面艦艇可以予以驅逐或擊毀。[129]

二、九二海戰

民國47年9月1日，海軍南區巡邏支隊奉命運送重要機密公文，暨金門防衛司令部在臺休假官兵返防。時北江、澧江兩艦正由基隆駛來歸隊外，支隊長姚道義率沱江、維源、柳江等3艦及美堅艦於1日14時自馬公啟航，駛往金門。時各艦之任務區分如下：

（一）沱江艦運載重要機密公文、金防部高級長官與美軍顧問。

（二）美堅艦載運金防部返防官兵擔任護航及部分中外記者。

（三）維源、柳江兩艦擔任護航，維源為旗艦。

此時機動攻擊支隊之丹陽、信陽兩艦，隨時可自馬公駛援。[130]

9月1日22時，全隊駛抵北碇東南方約17點浬處。時因沱江艦載送重要公文、重要官員及美軍顧問，該艦任務重要，乃令先行駛赴接運點，錨泊待卸，餘艦成單縱隊尾駛，巡弋護航。23時39分，沱江艦轉駁完成。2日零時5分，向旗艦歸隊。2日零時34分，正當維源、柳江兩艦掩護美堅艦進行卸載時，發現共軍快艇兩批共約8艘，以高速突襲而至，維源、柳江兩艦向前迎擊。[131]2日零時43分，維源艦雖中彈，無嚴重損傷，並擊沉敵艇3艘。其餘敵艇繼續向維源艦猛攻，維源艦擊沉敵艇3艘，至零時58分，再擊沉敵艇2艘。至此海面似無敵蹤。

當維源、柳江兩艦正與敵交戰時，我支隊於9月2日零時35分，發現共軍快艇一批自鎮海角、圍頭疾馳，企圖襲擊美堅艦，沱江艦見狀況緊急，立即高速接近美堅艦，迎擊敵艇。時有敵快艇十餘艘，向沱江艦奔襲。沱江艦艦長劉溢川除掩護美堅艦脫離外，下令向敵艇射擊。2日零時56及58分，沱江艦先後擊沉敵快艇2艘。敵見沱江單艦勢孤，企圖合圍沱江艦，沱江艦中彈多枚，輔機艙進水，右主機故障，幸賴官兵努力搶修，機動性雖不能如常，但戰鬥期間仍保持運動。[132]2日1時3分，敵4艘大型砲艇加入

129 《一九五八年臺灣海峽危機》，頁90。

130 國防部史政局編印，《金門料羅灣海戰》，民國48年，頁6。

131 參閱一、劉溢川，〈憶九二料羅灣海戰〉收錄在《中國海軍之締造與發展》，頁167-168。二、《金門料羅灣海戰》，頁7-8。三、《八二三金門會戰海軍作戰實錄》，頁21-22。

132 參閱一、劉溢川，〈憶九二料羅灣海戰〉，頁168。二、《金門料羅灣海戰》，頁8-9。三、《八二三金門會戰海軍作戰實錄》，頁22。四、《八二三台海戰役》，頁142-144。

戰鬥，向沱江艦集中火力攻擊。沱江艦全速接敵迎擊，擊沉1艘敵艇。此時沱江艦中彈累累，官兵傷亡枕藉。然而沱江艦在敵艇圍攻下，反復衝殺，於1時13分再擊沉1艘敵砲艇。此時敵我雙方除以艦（艇）砲互相砲擊，並加以機槍掃射。[133]

當沱江艦與敵慘烈戰鬥之際，維源、柳江亦遭敵圍攻，無法馳援。直至肅清接戰之敵艦艇後，姚道義支隊長即率維源艦於9月2日2時30分高速來援，與沱江艦會合。時沱江艦動力喪失，由維源、柳江兩艦拖救脫離戰場返航馬公。[134]九二海戰沱江艦官兵殉職11員，負傷25員，擊沉敵魚雷快艇8艘、大型砲艇2艘。[135]

三、對金門運補－閃電計畫

經過「八二四」及「九二」海戰後，金門附近海域的中共海軍主力已遭重創，自此未再出海襲擊我艦艇。但共軍砲火對國軍在金門水際及灘頭卸運的封鎖線，仍須由海軍艦艇、陸戰隊與陸上卸載搬運部隊合力突破。[136]由於料羅灣水際及灘頭仍在敵岸砲交叉火網砲擊下，使海軍運輸艦船搶灘及下卸工作難以實施，以致戰役初期雖以中型登陸艦（LSM）及戰車登陸艇（LCM）輪番運補，均徒勞無功。倘若短期內局面未能改善，則補給不繼，金門安全堪虞。[137]

民國47年9月2日，美軍顧問團海軍組組長畢立定（Theodore H. Britten）上校、協防司令部彼得遜（Peterson）上校及葛萊（Groy）中校會見海軍副總司令兼「六二特遣部隊」指揮官黎玉璽研商後，決定了即時可行的運補辦法。9月7日，美國第七艦隊主動宣布巡弋臺灣海峽護航行動，協助中華民國船隊運補金門。於是我海軍與美軍幾經協商，策定「閃電計畫」。由海軍「六二特遣部隊」運輸支隊以戰車登陸艦及中型登陸艦，擔任金門搶灘或駁運，以對前線進行運補工作。[138]

133 劉溢川，〈憶九二料羅灣海戰〉，頁169。

134 參閱一、《金門料羅灣海戰》，頁10。二、《八二三金門會戰海軍作戰實錄》，頁26。三、劉溢川，〈憶九二料羅灣海戰〉，頁170。《八二三金門會戰海軍作戰實錄》，頁26-27記：9月2日15 時30分，沱江艦因進水甚多，排抽不及，再度告急；適有美國海軍ATP艦來救，情況又告好轉。此後由維源艦一路拖帶，於9月3日9時30分，安抵馬公。

135 參閱一、《八二三金門會戰海軍作戰實錄》，頁27。二、姚道義，〈料羅灣海戰回憶〉收錄在《八二三砲戰勝利三十週年紀念文集》，頁187。

136 《八二三金門會戰海軍作戰實錄》，頁32。

137 《海軍陸戰隊歷史》，頁5之11之1。8月23日至9月2日，運抵金門的物資僅為戰前的百分之5.5%。參閱中共南京軍區編印，《炮擊金門》，頁44。

138 參閱一、《國軍檔案》〈金門砲戰經驗回憶錄〉（一）卷一，檔號：540.5/8010。二、《八二三台海戰役》，頁198。三、《八二三金門會戰海軍作戰實錄》，頁36。四、張力，《黎玉璽先生訪問紀錄》

9月8日，執行第二梯次「閃電」運補計畫時，美樂艦中彈沉沒。[139]有鑑於金門搶灘運補行動實具重大影響，經我海軍與美軍顧問團海軍組幾經磋商，決定繼續以中型登陸艦執行搶灘運補外，並以兩棲登陸作戰方式，使用LVT裝載戰備物資，在泊地與灘岸間舟波運動，登陸後迅速進入掩體，確保物資安全送達金門。[140]9月11日，海軍首次使用LVT，在敵砲猛烈射擊下，以2輛LVT自母艦泛水，冒險在料羅灣搶灘，完成登陸駁卸之試航任務，其餘8輛LVT則乘登陸艦返回馬公。[141]

由於執行第三、四梯次「閃電」運補計畫之成效不如預期，遂改用艦岸運動方式運補，雖然LVT裝載成效未臻完善，然而已奠定在敵砲火下運補之雛形。故自第五梯次起，改以戰車登陸艦裝載LVT，航抵泊地後，LVT自戰車登陸艦艦艏泛水，登陸卸下軍品。9月15日至18日，國防部命令正式編組3個戰車登陸艦運補梯隊，賡續執行第五、六、七、八梯次之「閃電」運補計畫，對金門前線進行運補任務。[142]「閃電計畫」一共實施8個梯次，為國軍在敵砲火封鎖下，對金門前線運補之最艱苦階段。[143]

四、對金門運補－鴻運計畫

民國47年9月12日，中美高級將領在澎湖舉行會議時，建議使用兩棲作戰艦岸運動方式，以戰車登陸艦裝載卡車及LVT作全面輸送。會後海軍司令總部遂命令兩棲部隊編組「六五特遣隊」。[144]9月16日，受命專責執行金門兩棲運補任務之「六五特遣

（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80年），頁138。

139 《八二三台海戰役》，頁200記：美樂艦有官兵死傷三十餘人。海軍司令部編印，《老戰役的故事》，民國91年，頁220記：美樂艦陣亡殉職官兵6人。中共南京軍區編印，《炮擊金門》，頁49記：當共軍砲擊料羅灣開始後，擔任護航的美國軍艦即倉皇撤至料羅灣以南5至12浬處，徘徊觀望。

140 參閱一、《八二三金門會戰海軍作戰實錄》，頁40-41。二、《黎玉璽先生訪問紀錄》，頁142-144。

141 海軍總司令部編印，《海軍陸戰隊歷史》，民國56年，頁5之11之1。《八二三台海戰役》，頁200-201記：9月11日僅有7輛LVT登陸成功。吳政翰，〈鴻運作戰試航成功，怒海勇士搶灘登陸－前LVT車長孫繼甫專訪〉收錄在《八二三砲戰中緬懷九二台海戰役50週年紀念專輯》（臺北：國防部海軍司令部，民國97年），頁60記：9月9日，LVT第一次試航，10輛LVT於馬公搭乘LST海運金門實施，當日僅有2輛LVT搶灘成功。第二次運補於11日實施，8輛LVT，除1輛故障外，其餘7輛完成運補試航工作。根據陳步墀營長的說法：9月7日上午，接獲命令，LVT準備前往金門運補。參閱陳步墀，〈LVT部隊與八二三金門砲戰〉收錄在《八二三砲戰中的LVT部隊》（高雄：LVT部隊隊友聯誼會，民國91年），頁186。

142 國防部史政局編印，《海軍陸戰隊登陸運輸車營勳績史略》，民國49年，頁14-15。

143 王紫雲，〈馬立維將軍訪問紀錄〉收錄在《海軍陸戰隊官兵口述歷史訪問紀錄》，頁124。

144 參閱一、《海軍陸戰隊歷史》，頁5之11之3。二、《八二三金門會戰海軍作戰實錄》，頁42-44。三、《黎玉璽先生訪問紀錄》，頁143-144。王紫雲，〈馬立維將軍訪問紀錄〉，頁123-124。及《羅友倫先生訪問紀錄》，頁154記：9月6日，蔣中正總統召見海軍總司令梁序昭、南防部司令及陸戰隊司令羅友倫等3人，就目前共軍砲火封鎖金門，戰地無法補給，是否可以用「水鴨子」（即LVT）突破封鎖線，擔

部隊」成立，並頒布「鴻運計畫」，由艦隊指揮部兩棲部隊司令馮啟聰兼任「六五特遣部隊」指揮官，繼續執行「閃電計畫」，並將「閃電計畫」更名為「鴻運計畫」。17日，「六五特遣部隊」所轄「六五之一兩棲支隊」及「六五之二裝載支隊」成立，前者負責運補實施計畫策訂，執行裝載、卸載之協調與統一指揮運輸船團及護航部隊。後者負責裝載計畫之協調策訂，裝載管制與指導，以及有關裝載包裝及作業之指導與訓練。[145]同（17）日蔣中正總統在馬公召開軍事會議，討論有關對金門實施海上補給辦法，及新武器支援金門的運輸計畫。[146]

「六五之二裝載支隊」轄金門指揮組、登陸運輸車營、登陸砲車營及搬運部隊，搬運部隊由各團、營輪流派遣部隊擔任，並將運輸車營編成3個梯隊，每梯隊配賦50輛LVT，採輪替方式執行任務。第一、二梯隊由登陸運輸車營編成，第三梯隊由登陸砲車營編成。「六五特遣部隊」自民國47年9月18日起至12月31日止，分5個階段實施；[147]鴻運第一階段（9月18日至10月5日）、第二階段（10月6日至10月13日）、第三階段（10月14日至10月20日）、第四階段（10月21日至11月10日）及第五階段（11月11日至12月31日）。至11月11日，中共取消雙日停火起，國軍恢復採取第一階段LVT艦岸運動運補方法外，並繼續以戰車登陸艦裝載軍品於雙日搶灘，至12月30日，共卸下軍品6萬8,858噸。[148]

五、對金門運補－轟雷計畫

國軍在執行「鴻運計畫」之同時，為加強金門駐軍之火力，實施有效的反砲戰，駐金門陸軍第一軍第六0七砲兵營換裝美援的8吋榴彈自走砲，中美雙方商研策定

任補給工作？羅友倫司令肯定答覆沒問題，蔣總統即命令由羅司令負責。羅司令自接命後，當晚召集有關幕僚和部隊長，召開LVT部隊參加金門運補作戰會議，經研商後，指派由副參謀長馬立維兼任海軍「六五特遣部隊」的「六五之二裝載支隊」指揮官，負責指揮，並策劃、協調、督導運補金門作戰全般事宜。蔣中正總統即命令羅司令承辦。

145 參閱一、《八二三台海戰役》，頁205。二、《八二三金門會戰海軍作戰實錄》，頁54-55。三、《黎玉璽先生訪問紀錄》，頁151。

146 蔣經國，《風雨中的寧靜》，頁357。

147 參閱一、《海軍陸戰隊歷史》，頁5之11之1至5之11之2。二、王紫雲，〈馬立維將軍訪問紀錄〉，頁125-127。二、《八二三金門會戰海軍作戰實錄》，頁55。三、《黎玉璽先生訪問紀錄》，頁151。《八二三台海戰役》，頁205記：鴻運計畫係自9月18日至11月18日止，共完成36個梯次。

148 參閱一、海軍陸戰隊戰史編纂組，〈金門砲戰LVT部隊運補作戰簡史〉收錄在《八二三砲戰中的LVT部隊》，頁173-175。二、《黎玉璽先生訪問紀錄》，頁151-154。三、《八二三台海戰役》，頁205-208。

「轟雷計畫」，由中美海軍艦艇協力將火砲、彈藥及人員，運往金門，我陸戰隊登陸運輸車營奉命協助執行「轟雷計畫」。[149]自民國47年9月18日至9月27日止，「轟雷計畫」先後實施3個梯次，分別於9月18日、21日及27日，裝載8吋榴彈自走砲砲彈、人員與器材，搭乘海軍通用登陸艇（LSD）運抵料羅灣灘頭下卸，均順利成功達成任務。[150]自8吋榴彈自走砲砲彈運抵金門後，9月26日起即參加反砲戰，發揮威力，向共軍砲火壓制，屢予共軍重創。10月6日，共軍自動停火後，我海軍再運送6門8吋榴彈自走砲至金門。此後反砲戰之火力，更為堅強。[151]

六、對烈嶼運補－武昌計畫

對烈嶼的運補，因敵砲火之威脅，利用船舶運補失效。時陸戰隊登陸運輸車營派遣17輛LVT進駐金門水頭，配屬金門防衛司令部，歸「六五之二支隊」金門指揮組管制，執行對烈嶼運補任務，並定名「武昌計畫」。該計畫的實施，使駐防烈嶼、大膽、二膽等離島國軍的補給無匱乏之虞，並將傷患適時後送金門治療，對前線戰力的維護，貢獻至大。[152]

在八二三戰役期間，因共軍對金門列島猛烈砲擊，尤以對港口、機場、灘頭及陣地最為猛烈。國軍為針對此種狀況，採取LVT及戰車登陸艇艦岸運動方式實施運補。除因天候影響，艦艇有損傷外，至於因敵砲所導致的損傷甚微。整個戰役期間陸戰隊登陸運輸車營官兵不避艱險，往往在超出LVT性能範圍之惡劣海象與驚濤駭浪搏鬥，不顧生死，突破敵砲密集封鎖，克服困難，完成對金門前線運補任務。[153]

「六五之一特遣支隊」自民國47年9月17日成立，迄12月30日止，計完成運補53個梯次，使用各型艦艇155艘次，LVT 586車次，總共下卸軍品11萬,716噸貨物及人員1萬3,600名。[154]使金門列島軍需民食無虞匱乏，械彈器材源源補給，士氣民心益為振奮，

149 葉志清，〈訪談盧榮培先生〉收錄在《烽火歲月：823戰役參戰官兵口述歷史》（台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室，民國98年），頁119。

150 參閱一、《八二三台海戰役》，頁210-214。二、《中華民國海軍陸戰隊發展史》，頁339-340。三、李國棣，〈「鴻運作戰」金門運補回憶〉收錄在《八二三砲戰中的LVT部隊》，頁197-201。

151 《八二三台海戰役》，頁214。

152 參閱一、《海軍陸戰隊歷史》，頁5之11之4。二、陳器，〈LVT部隊與陸戰隊〉收錄在《陸戰薪傳》，頁35。

153 《八二三台海戰役》，頁205-206。

154 參閱一、《黎玉璽先生訪問紀錄》，頁153-154。二、馮啟聰，〈八二三戰役鴻運計畫運補作戰憶往〉收錄在《八二三砲戰勝利三十週年紀念文集》，頁181,185。

終於獲致八二三戰役第一回合之勝利。此種戰果實非單純之運補物資噸位與人員數量所可比擬，其執行運補任務可謂是圓滿順利成功。[155]是役陸戰隊官兵殉職8人，25名官兵負傷；[156]LVT損失17輛。[157]

陸、空軍作戰

自民國47年7月下旬，八二三戰役爆發前夕，敵我空戰即已展開；計自7月至10月間，先後達13次，在歷次空戰中，我空軍戰志高昂，每次均能以精練技術，以寡擊眾，以少勝多，計擊落共軍米格17型戰機32架，另擊傷及可能擊落13架，戰果輝煌。[158]茲將各次空戰經過分述如後：

一、南澳空戰

民國47年7月29日，空軍第一聯隊第十一大隊由副隊長劉景泉、分隊長周林峰、飛行官任祖謀、譚崇禧分別駕駛F-84型戰機4架，前往金門當面及汕頭附近空域執行偵巡任務。12時12分，距離南澳島西南，發現共軍米格17型戰機一批，敵機對我機突行襲擊，任祖謀所架駛的飛機被擊落，落海殉職，劉景泉人機被擊傷，飛抵馬公草嶼海域跳傘獲救，周林峰、譚崇禧兩機安全返航。此為自臺灣海峽情勢緊張以來，敵機第一次向我挑釁，爆發之空戰。[159]31日，蔣中正總統要空軍總司令陳嘉尚檢討此次空戰

155 《黎玉璽先生訪問紀錄》，頁154。

156 海軍艦隊司令部編印，《老戰役的故事》，頁220記：登陸運輸車營計有8人殉職。《海軍陸戰隊歷史》，頁5之11之5記：登陸運輸車營LVT車隊，因敵砲轟擊及風浪襲擊，LVT登陸運輸營沉沒LVT19輛，陣亡士兵7員，負傷官兵33員。馬立維，〈八二三台海戰役－海運親歷〉收錄在《陸戰薪傳》，頁83說：LVT部隊參戰官兵計有2,126人次；其中有8名官兵殉職，25名官兵受傷，損失20輛LVT。宋忠勤，〈八二三砲戰中LVT部隊光芒萬丈〉收錄在《八二三砲戰中的LVT部隊》，頁192-193記：是役LVT部隊參戰計有3,266人次，出動LVT共777輛次，官兵8人陣亡殉職，25人負傷，損毀及沉沒20輛LVT。

157 LVT損失數據參閱一、《八二三台海戰役》，頁208。二、《八二三金門會戰海軍作戰實錄》，頁58。三、《黎玉璽先生訪問紀錄》，頁154。

158 《八二三台海戰役》，頁164-165。

159 參閱一、空軍總司令部第二署編印，《空軍戡亂戰史》，第11冊，民國47年，頁26-27。二、國防部空軍總司令部編印，《中華民國空軍重要戰役專冊》，民國92年，頁139-140。三、《八二三台海戰役》，頁164。共軍方面紀錄：駐汕頭共軍空軍航空兵第十八師飛行員高長吉擊落任祖謀座機，飛行員張以林擊落劉景泉座機，另趙德安擊傷我機1架。參閱一、劉文孝，《中共空軍史》（臺北：中國之翼出版社，1993年），頁153。二、王蘇紅，《空軍征戰紀實》（北京：解放軍文藝出版社，1993年），頁301。

空軍被襲損害之戰術問題。[160]

二、金門北空戰

民國47年8月7日，空軍第五聯隊第五大隊F-86型戰機8架，分為2個編隊；第一編隊由副大隊長汪夢泉、飛行官黃七賢、分隊長吳光宇、飛行官楊為甸，第二編隊由指導員張家泉、飛行官傅立武、分隊長鍾榮宇、飛行官黃雅淮等8員於8時35分，自桃園基地起飛，掩護第六大隊照相偵察中隊RF-84F機2架，前往福建圍頭上空偵察照相。任務達成後，於9時10分在金門北方20浬上空，發現共軍米格17型戰機6架，我第一、二編隊立即迎戰。此次空戰結果，汪夢泉駕駛的飛機中彈微傷，但與其餘各機均於9時45分，安全飛返基地。[161]

三、八一四平潭空戰

民國47年8月14日10時23分，在浙南南麂島附近發現共軍軍機一批南下。空軍第五聯隊第五大隊由副隊長李忠立、分隊長劉憲武、飛行官尹滿榮、秦秉鈞、潘輔德、劉文綱、劉光燦、梁金中等8員駕駛F-86型戰機8架（梁金中駕駛的戰機因故障中途折返），分二批於10時32分及10時41分，由桃園基地起飛攔截。同時發現有敵機一批，自溫州南沿海岸向馬祖侵犯。11時31分於平潭東北10浬上空，敵米格17型戰機4架企圖向我挑釁，我機立即迎擊敵機。李忠立與秦秉鈞各擊落敵機1架。另有敵機1架可能被尹滿榮與潘輔德合力擊落。是役劉光燦於返航途中，在平潭附近墜海失蹤。[162]

四、金門東十浬空戰

民國47年8 月25日，空軍第五聯隊第五大隊由第一分隊為中隊長蔣天恩、飛行官孫木山、分隊長顧樹庠、飛行官毛節盛、第二分隊指導員路靖、飛行官葉傳煦、分隊長林文禮、飛行官靳文紀等8員，駕駛F-86型戰機8架編成2隊，飛往金門附近上空，支援

160 呂芳上，《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第十一冊，頁83。這場空戰不但證實了中共已將先進的米格17戰機進駐沿海機場，更證明了F-84G戰機的確已落伍了，已無法與敵機相匹敵了。在此之前美國一直不願意將更新的飛機移交我國。不久八二三戰役爆發，美國終於在8月26日將一批6架F-100F戰機移交給我國。參閱王立楨，《回首來時路：陳燊齡將軍一生戎馬回顧》（臺北：國防部軍備局印製，民國94年），頁224-225

161 參閱一、《空軍戡亂戰史》，第11冊，頁29-30。二、《中華民國空軍重要戰役專冊》，頁141-142。三、《八二三台海戰役》，頁165-166。

162 參閱一、《空軍戡亂戰史》，第11冊，頁30-33。二、《中華民國空軍重要戰役專冊》，頁145-148。三、《八二三台海戰役》，頁36-37。海軍司令部編印，《江海歲月：江字號軍艦的故事》，民國104年，頁142記：47年8月14日，我空軍與中共空軍在馬祖領空交火，國軍軍刀機1架受重創於平潭附近失事墜海，澧江軍艦奉命在附近海域搜尋。

友軍作戰。18時25分，我機在金門東南海外約十浬上空，與共軍米格17型戰機8架遭遇，敵機首先向我挑釁，我機立即還擊。是役蔣天恩、顧樹庠各擊落敵機1架。[163]

五、澄海附近空戰

民國47年9月8日，空軍第五聯隊第五大隊由總領隊李忠立率領，計分為3個分隊；第一分隊副隊長李忠立、飛行官劉文綱、分隊長戴邁倫、作戰官林宗和；第二分隊余鍾禔、飛行官李貽鈞、分隊長黃永隆、飛行官秦秉鈞；第三分隊分隊長劉憲武、飛行官梁金中、朱偉明、王濤，於10時10分，由桃園基地起飛，掩護空軍第六大隊照相機偵察中隊RF-84型戰機2架，飛至澄海機場實施偵察照相。11時5分，偵照機於完成任務返航，於澄海以東20浬公海上空時，發現有共軍米格17型戰機多架向我來襲。時我第一分隊繼續掩護偵察機返航。第二、三分隊即與敵機8架展開空戰。歷經8分鐘戰鬥，劉憲武擊落敵機2架，余鍾禔、秦秉鈞、梁金中各擊落敵機1架，朱偉明疑擊落敵機1架。我機僅1架輕傷，全部安全返航。[164]

六、金門東北圍頭空戰

民國47年9月18日，空軍第六大隊照相偵察中隊RF-84機1架，飛往金門東北方圍頭地區上空偵照，由第五聯隊第五大隊派副隊長詹承矩、分隊長董光興、飛行官丁定中、毛節盛等分別駕駛F-86型戰機4架，掩護友機於15時38分，由桃園基地起飛。16時整，飛抵圍頭上空。16時12分，完成偵照任務。掩護機於蓮河上空，發現有敵機16架。16時14分，敵我機群交戰。是役董光興、毛節盛各擊落敵機1架。17時20分，我機安全返航。[165]

七、金門南十浬空戰

民國47年9月18日，空軍第五聯隊第五大隊派作戰長孫嗣文、分隊長林文禮、飛行官陸養仲及劉心業等4員分別駕駛F-86型戰機4架，擔任掩護金門補給船團任務。18時3分，於金門南方10浬，發現有敵機8架，朝我機方向飛來。我機即與敵機展開空戰。孫嗣文、陸養仲、林文禮及劉心業等4員各自擊落敵機1架。旋有敵機4架與我機交

163 參閱一、《空軍戡亂戰史》，第11冊，頁30-33。二、《中華民國空軍重要戰役專冊》，頁149-150。三、《八二三台海戰役》，頁167-168。

164 參閱一、《空軍戡亂戰史》，第11冊，頁39-41。二、《中華民國空軍重要戰役專冊》，頁153-154。三、《八二三台海戰役》，頁168-169。

165 參閱一、《空軍戡亂戰史》，第11冊，頁44-45。二、《中華民國空軍重要戰役專冊》，頁157-158。三、《八二三台海戰役》，頁170。

戰，林文禮疑再擊落敵機1架，我機無損失，安全返航。[166]

八、金門圍頭附近空戰

民國47年9月20日，空軍第六大隊照相偵察機中隊奉命派8架RF-84型戰機分為4批（每批2架），前往圍頭等地上空偵照，並由空軍第五聯隊第五大隊派遣F-86型戰機4批共16架（每批4架），自桃園基地起飛掩護。第一批掩護機於12時25分，飛抵圍頭上空，發現有共軍飛機10架，敵機4架與我機相互攻擊後，敵機逃逸。12時40分，我機安全返航。第二批掩護機於12時10分，通過圍頭上空時，發現敵機3批共約14架，我機接近敵機後，立即發起攻擊，黃永隆疑擊傷敵機1架。旋我機接獲返航指示，遂即返航。第三批掩護機於12時5分，完成任務返航時，於12時25分，離圍頭約20浬上空，發現敵機4架。時因奉命返航，未予迎擊。第四批掩護機於12時5分，飛抵圍頭上空。12時7分，發現有敵機約12架，我機繼續掩護友機照相。12時15分，友機完成任務。12時25分，第四批與第一批掩護機會合，時雖遭敵機攻擊，幸無損傷。12時32分，出海返航。[167]

九、馬祖平潭間空戰

民國47年9月24日，空軍第三聯隊第三大隊由政治室主任張緯、副中隊長陳景春、分隊長趙善滔、雷定國、作戰長萬家仁、飛行官魏躍熊、殷春萱、張甲、陳宗桐、滿克振、李子豪、金士正等12員，分別駕駛F-86型戰機12架，負責掩護2架RF-84型戰機，執行平潭空偵任務。15時30分，飛抵平潭，掩護RF-84型戰機實施照相。15時35分，於定海灣上空發現共軍米格17型戰機約24架，向我機攻擊行動。敵我交戰至15時42分結束，我機安全返航。是役陳景春擊落敵機1架。[168]

十、溫州灣空戰

民國47年9月24日，空軍第二聯隊第十一大隊18架F-86型戰機，掩護第六大隊偵照中隊RF-84型戰機1架，執行溫州地區空偵任務。我掩護機於9時58分起飛，因首次使用響尾蛇飛彈，在使用技術上受到拘束及限制較多，基於此因素，故採取戰術部署，區分兩編隊群；第一編隊F-86型戰機6架，在偵照機前。第二編隊F-86型戰機12

166 參閱一、《空軍戡亂戰史》，第11冊，頁45-48。二、《中華民國空軍重要戰役專冊》，頁159-162。三、《八二三台海戰役》，頁171。

167 參閱一、《空軍戡亂戰史》，第11冊，頁51-56。二、《中華民國空軍重要戰役專冊》，頁169-172。三、《八二三台海戰役》，頁171-173。

168 參閱一、《空軍戡亂戰史》，第11冊，頁72-73。二、《中華民國空軍重要戰役專冊》，頁173-174。三、《八二三台海戰役》，頁173-174。

架，在偵照機後，向目標前進。除第一編隊有4架機攜帶響尾蛇飛彈外，其餘均未攜帶。10時34分，有敵機4架向我攻擊，旋我機與敵交戰。是役錢奕強擊落敵機2架，李叔元、傅純顯、宋宏焱、馬大鵬、夏繼藻、王淵博各擊落1架，唐積敏、李載權合力擊落1架，共計9架。另劉賡元、宋宏焱疑擊落1架。[169]

十一、鎮海角東空戰

民國47年9月24日，空軍第五大隊F-86型戰機8架，第一分隊由中隊長李孝臣率領作戰管制官林宗和、分隊長田熙三、黃永隆；第二分隊由副隊長李忠立率飛行官王濤、作戰長徐德之、分隊長戴邁倫，負責掩護第六大隊照相偵察中隊RF-84型戰機執行東山島空偵任務。10時38分，在鎮海角東面上空，發現敵米格17型戰機14架，向我機接近。10時43分，我機與敵機遭遇，經4分鐘纏鬥，田熙三擊落敵機1架，黃永隆疑擊傷敵機1架，我機則安全飛返基地。[170]

十二、南澳空戰

民國47年9月25日，空軍第三聯隊第三大隊由分隊長王永章、作戰官陳源生、飛行官林振國、鍾曉生等4員分別駕駛F-86型戰機4架，執行空中巡邏任務。18時24分，於南澳島10浬處，敵機16架向我俯衝攻擊。是役王永章擊落敵機1架。另敵機1架於接戰時，疑被鍾曉生所擊傷。[171]

十三、雙十馬祖空戰

民國47年10月10日，空軍第五聯隊第五大隊由指導員路靖、作戰官羅承志、飛行官靳文紀、葉傳煦、丁定中、張迺軍等6員分別駕駛6架RF-86機，執行大陸沿海偵巡任務。10日7時5分，由馬祖北15浬向烏坵偵巡。7時21分，發現敵機8架在平潭東面5浬。7時23分，敵機向我機攻擊，我機隨即反擊；是役丁定中擊落敵機2架，路靖、葉傳煦各擊落1架，靳文紀、羅承志疑擊傷1架，張迺軍則遭敵擊落被俘。[172]

169 參閱一、《空軍戡亂戰史》，第11冊，頁56-61。二、《中華民國空軍重要戰役專冊》，頁177-180。三、《八二三台海戰役》，頁174-178。四、國防部史政局編印，《溫州灣空戰》，民國48年，頁7-12。五、國防部史政局編印，《空軍第二戰術戰鬥機聯隊簡史》，民國59年，頁8之2。

170 參閱一、《空軍戡亂戰史》，第11冊，頁69-70。二、《中華民國空軍重要戰役專冊》，頁187-188。三、《八二三台海戰役》，頁178-179。

171 參閱一、《空軍戡亂戰史》，第11冊，頁73。二、《中華民國空軍重要戰役專冊》，頁189-190。三、《八二三台海戰役》，頁179。

172 參閱一、《空軍戡亂戰史》，第11冊，頁73-74。二、《中華民國空軍重要戰役專冊》，頁191-192。三、《八二三台海戰役》，頁179-180。國防部史政局編印，《平潭島空戰》，民國48年，頁8誤記張迺軍

十四、對金門的空運與空投

為確保臺灣至金門間的空運安全起見，自民國47年8月7日開始，我空軍運輸機改於夜間活動。8月25日夜，共軍向料羅機場附近地區猛烈射擊，機場跑道被毀壞多處，未能立即修復，故自27日開始，同時使用尚義機場。時尚義機場因無通信與夜航設備，空運機必須在拂曉或黃昏時抵達。因此空運機飛臨尚義機場時，須冒敵砲火直接降落。由於空勤及地勤人員不畏危險，每次空運多在硝煙彈雨中，圓滿達成任務，保持臺灣與金門間的交通與運輸。自8月6日起，至10月8日止，計實施空運74架次，載運人員1,929員，補給物品122噸。[173]

民國47年8月23日，共軍砲擊金門後，我空軍第三聯隊第十大隊及第六聯隊第二十大隊之C-46型運輸機約150架，集結臺中水湳機場，[174]自9月5日起，對金門實施空投補給，至9月20日止，共計出動C-46型運輸機53架次，空投軍品約計9萬3,004公斤。空投初期作業，因能量過小，不能適應前方需要，遂在9月21日策訂「中屏計畫」，每日整備C-46型運輸機各15架，自9月21日起，至9月底止，共計出動飛機203架次，空投軍品55萬3,779公斤。

由於金門地區每月需九千噸的補給品，在共軍砲火阻擾下，雖海空運兼施，仍未達成此需求，空軍於10月1日起實施「神鷹計畫」，規定每日對金門空投補給品600噸，美軍C-119型運輸機亦參加作業。自10月1日至10月7日，共計出動空運機388架次，空投軍品共114萬2,411公斤。[175]期間在10月2日23時36分，空軍第十大隊第一０二中隊1架C-46型運輸機在金門遭敵砲擊墜海失蹤，黃義正中隊長以下14員遇難。[176]

在金門離島的空投方面：9月27日，空軍曾用B-25型飛機對大膽島空投2次，金門防衛司令部AT-6型陸軍用輕型飛機，對東碇島實施21架次。因飛機性能不適於空投任務，效果不佳；但對戍守孤島前線國軍官兵的士氣鼓舞與精神慰藉，效果至大。

國軍對金門列島的空投自9月5日實施，截至10月8日止，全期作業過程中，共計出

殉職。華中興，〈前空軍飛行官盧義勇先生訪問錄〉收錄在《八二三戰役文獻專輯》，頁150記：48年6月，中共釋放八二三戰役中被俘的張迺軍、華武麟及劉承理3名飛行員，用小船放送到小金門。孫弘鑫，《烽火歲月－823戰役參戰官兵口述歷史》（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室，民國98年），頁152記：張迺軍於48年6月30日被釋放返臺。

173 《八二三台海戰役》，頁217-219。

174 〈王龍德將軍訪問記〉收錄在《八二三砲戰勝利卅週年紀念文集》，頁84。

175 《八二三台海戰役》，頁220-222。

176 鄭得功，〈鄭得功金門砲戰經驗回憶錄〉收錄在《八二三戰役文獻專輯》，頁1304。

動運輸機644架次，空投軍品共計1,789噸。[177]

柒、八二三戰役敵我優缺點之檢討

有關八二三戰役國軍戰損之數字眾說紛云；國防部出版的《金門砲戰戰史》記：自民國47年8月23日至10月6日止，國軍官兵陣亡456人；陸軍陣亡404人，失蹤4人；海軍陣亡22人，失蹤13人，空軍陣亡13人；其中臺籍官兵201人；負傷官兵1,972人，陸軍1,870人，海軍22人，空軍80人。[178]臺灣文獻委員會出版的《八二三戰役文獻專輯》記：國軍戰損方面，陣亡（含失蹤）587人，負傷2,016人；火砲全毀10門，半毀59門；工事全毀20處，半毀104處，耗彈12萬,8027發；艦艇沉沒19艘（LVT17艘，LSM1艘及台生輪），重創3艘；損失飛機8架（F-84型戰機1架，F-86型戰機3架，C-46型運輸機4架）。[179]美方的資料為：自8月23日至10月6日，國軍傷亡2,589人，其中陣亡489人，火砲損毀29門。[180]有關金門地區平民傷亡方面；根據金門戰地政務委員會發表統計，自8月23日至10日5日止，因砲擊死亡之金門民眾計有80人，重傷85人及輕傷136人。房屋全毀2,649間，半毀2,397間。[181]至於共軍方面的戰損方面；中共南京軍區編印之《炮擊金門》記：自8月23日至48年1月7日此期間，共軍計傷亡460餘人，被國軍擊落、擊傷飛機11架，損失魚雷快艇3艘，毀壞火砲32門。[182]

一、國軍的優點

(一) 情報研判正確

國防部於八二三戰役戰前及戰役期間，能主動下達情蒐要項，加強蒐集金門當面敵情及國際輿論的反應。戰役期間由空軍偵照及電信之情蒐較具重大價值。對於情報整理研判多屬正確，尤其研判敵機進駐閩浙沿海第一線機場，將孤立金門及延長砲擊

177 《八二三台海戰役》，頁223。

178 國防部史政局編印，《金門砲戰戰史》，下冊，民國53年，附錄第二十、第二十一、第二十二。

179 唐淑芬，《八二三戰役文獻專輯》，頁62。

180 《一九五八年臺灣海峽危機》，頁178。

181 金門防衛司令部編印，《八二三戰役勝利三十週年紀念專輯》，民國77年，頁72。

182 中共南京軍區編印，《炮擊金門》，頁93。共軍傷亡應該很大，像是駐小嶝後堡高地的3個160砲兵連，中彈最多，1個連只剩下十幾個人。參閱洪秀樅，〈在《八二三炮戰》出版座談會上的發言〉收錄在《戰爭的年代》，2008年第4期，頁24。

時間等，均為日後戰況發展所證實，且能將情資迅速整理分發運用，使作戰指揮上，能作適時適切之處置。[183]

（二）戰術、兵力及工事運用得宜

亙八二三戰役期間，我國防部掌握狀況，不失戰機，及時提供作戰指導，呈上級認可後，下達命令；並努力協調三軍及美軍之行動，實施作戰計畫，適應機宜。空軍歷次以寡擊眾，獲致豐碩戰果；陸軍及海軍完成艱鉅之運補任務，澈底粉碎敵進犯之企圖，足以證明最高統帥所有決策計畫準備，已收具體成效。金門防衛部司令官胡璉、劉安祺統馭有方，大二膽指揮官陸志家及其所屬官兵堅毅固守，駐金門砲兵英勇反擊，均有重大貢獻。[184]

駐金門砲兵士氣高昂，戰志堅強，常能形成局部火力優勢，予敵重創。經常實施精密檢驗射擊，收效頗大。經常實施空中觀測，對深遠目標之射擊，效果良好。標定作業良好，對敵目標能迅速判斷無誤。兵工單位技術及配合良好，受損火砲能迅速修復使用。無線電射擊指揮，靈活有效。三軍協調良好。[185]美國軍援8吋榴砲給駐金門國軍，對共軍反砲擊，榴砲威力強大，極具破壞及震撼作用，對共軍士氣造成很大的影響。[186]

海軍在料羅灣海戰中，面對中共海軍戰法係以小吃大，以多吃少。我海軍數量雖處劣勢，但以艦艇集中，火力強大，遂締造輝煌戰果。空軍方面；因飛行員士氣高昂，技術精練，均能以寡擊眾。[187]另外，坑道及坑道式據點編成與貓兒洞等，面對敵猛烈大量轟擊，掩護人員軍品收效極大。[188]

在八二三戰役爆發前，國軍已致力於工事地下化，蔣中正總統在一次軍事會談表示：金門前線的補給品都是擺在地面的庫房中，很不安全，人員也多住在地面太暴露。因此指示國防部及金門防衛司令部研究，利用太武山的岩石開鑿坑道，首先將彈藥同備用補給品，存放於坑道之中，以免遭到共軍砲擊的損害。[189]

183 《金門砲戰戰史》，下冊，頁162。
184 《金門砲戰戰史》，下冊，頁165,166。
185 鄒凱，〈八二三金門砲戰砲兵運用之追憶〉收錄在《八二三砲戰勝利三十週年紀念文集》，頁177。
186 朱秉一，〈訪問王興詩將軍記錄〉收錄在《八二三戰役文獻專輯》，頁121。
187 《金門砲戰戰史》，下冊，頁185,188。
188 《金門砲戰戰史》，下冊，頁166。
189 賴啓，《賴名湯先生訪問錄》，上冊，（臺北：國史館，民國83年），頁193。

（三）後勤補給適時運抵前線投入戰場

八二三戰役期間，我方協調美方成立支援外島部隊裝備軍援專案，迅速獲得美援各種火砲、戰車、飛機、艦艇、彈藥及飛彈等裝備，適時投入戰場，增強戰力。為適應前方修補工事，數日內緊急調麻袋120萬條，麵袋120萬條，適時運達金門前線。又為適應需要，金門彈藥存量由30日份提高為45日份；另增屯第一類軍品10日份，並迅速換裝火砲，整備武器裝備，利用停火間隙，運抵金門。為了加強對金門運補作業，成立運輸督導小組，建立澎湖前進補給基地，實施閃電、鴻運、長風、轟雷及神鷹等運補計畫，在金門設立東西兩空投場，對金門前線運補。[190]

海軍運輸船艦無法搶灘運補金門，LVT因為體積較小，駕駛及迴避運動得宜，在艦岸運動期間，較不易成為共軍砲擊目標，因此陸戰隊大膽使用LVT對金門進行運補，這一措施果然成功解決金門前線運補之困境。八二三戰役雖然是局部戰爭，未發展成為大規模三軍聯合作戰。但三軍都有參戰，軍種間、兵種間的協調合作是必要的。就海軍方面而言；執行「鴻運計畫」運補金門，海軍兩棲部隊與陸戰隊的協調合作非常重要。「六五特遣部隊」在指揮官馮啟聰指揮下，編組有「六五之一兩棲支隊」及「六五之二裝載支隊」兩支隊之協調合作非常緊密，海軍各型登陸艦艇與陸戰隊LVT部隊協調合作非常良好，使運補作戰成功。[191]

「鴻運計畫」對金門的運補係以LVT改為艦岸運動方式實施，為避免戰車登陸艦遭到共軍長程砲火擊中，其泊地的安全距離，由3,000碼逐次增加至1萬碼以外，LVT泛水必須突破原先之設計（只能行駛6,000碼之限制），幸賴各級幹部均重視平時保養，否則很難克服此次的艱難任務。[192]此外，美軍協力得道多助；當時美軍協防司令部設在臺灣，各軍種都設有顧問組。美方對我海軍艦艇及陸戰隊登陸運輸車營執行運補金門任務，至為重視。[193]

二、國軍的缺點

（一）陸軍特種兵運用欠妥當及海空軍方面調度困難

190 《金門砲戰戰史》，下冊，頁171-172。

191 王紫雲，〈馬立維將軍訪問紀錄〉，頁128。為加強外島各技術勤務修護能量，使其能擔任三、四級修護作業。同時為適應戰損艦艇之搶修，經加強馬公第二造船廠能量，加派技工，增強搶修工作。參閱《金門砲戰戰史》，下冊，頁173。

192 王紫雲，〈馬立維將軍訪問紀錄〉，頁126。

193 王紫雲，〈馬立維將軍訪問紀錄〉，頁129。

有鑑於共軍具有火砲優勢，我步兵在敵砲火下運動困難，戰車部隊為有利反擊兵力，然而駐金門戰車部隊僅有3個營，車輛性能欠佳，不足以應付作戰。戰爭爆發後，因駐金門工兵部隊已感遣派不易，駐本島第五九0工兵群派一連增援金門，但因重裝備在敵砲火下登陸困難，及受運輸優先順序之限制，雖已於9月2日完成整運備後，但遲至10月10日始運抵金門。[194]

我海軍兵力有限，尤其艦艇數量不足，在共軍發動戰爭後，除擔任對金門海運運補外，尚要擔任護航、警戒及巡弋等任務，以致調配極感困難。[195]加以海軍作戰指揮系統複雜，權責劃分欠明確，海上戰術運用，未能統一，以致10月15日，共軍突然恢復砲擊時，在金門執行運補單位頓形混亂，且對敵魚雷戰法經驗亦嫌不足，影響戰果。[196]

自民國47年7月下旬，中共空軍進駐浙閩粵沿海機場，對我臺澎金馬構成嚴重威脅，迄8月23日，共軍猛烈砲擊金門後，我空軍始終未能適時採取主動，對東南沿海敵空軍基地予以摧毀性打擊，以削弱敵侵犯力量。金門當面共軍砲兵在數量及火力上均較我砲兵為優，且處於外線作戰有利態勢，我空軍未能攻擊敵砲陣地，使金門國軍陷於被動挨打之苦境。[197]另外，空軍在戰術及戰法上有錯誤，如接敵後隊形分散，形成各自為戰。[198]

（二）工事構築不足未按規定且施工技術差

受到國家財力之限制，八二三戰役前對金門列島陣地的設計，缺乏統一構築計畫與體系，坑道及貓兒洞與據點工事，未能普遍構築，而綠化金門，事前亦未考慮與偽裝計畫配合實施。掩體工事厚度不夠，一般工事抗力不強，又多在自然土地上構築，位置過高，形成暴露，部分工事未按規定構建，施工技術亦差；砲兵陣地、各砲距離過近，且人員、彈藥掩體過於靠近火砲掩體。[199]

因受地形之限制，陣地較為集中。我中型火砲因受射程之限制，陣地過度向海岸

194 《金門砲戰戰史》，下冊，頁178,182。
195 《金門砲戰戰史》，下冊，頁197。
196 《八二三台海戰役》，頁380。
197 《金門砲戰戰史》，下冊，頁197。
198 《金門砲戰戰史》，下冊，頁189。
199 參閱一、《八二三台海戰役》，頁377,378。二、《金門砲戰戰史》，下冊，頁166。

推進，易暴露在敵眼與亂火之下。舊有掩體，射口較多，形成弱點，以致敵砲彈時有自射口射進掩體，遭受大損失。舊陣地強度不夠，預備陣地太少，影響機動，陣地附近缺乏消防設施。彈藥堆積因無堅固掩體或過度集中，以致一旦遭敵砲擊中，彈藥全部爆炸。[200]

劉玉章擔任金門防衛部司令官時，重視坑道及掩體等防禦工事的構築，但胡璉接任劉玉章司令官職務後，較著重於金門地方建設，尤其是闢建道路，大部分的水泥及建材用於道路及學校的興建。駐軍每日從事建設性工作，忽略了戰備工程，而原用於火砲掩體，人員居住之碉堡建材移作它用，以致砲陣地掩體及碉堡缺乏保障，在遭到共軍砲擊，容易被摧毀。[201]

八二三戰役前，金門防衛部司令官胡璉重視政治，施政著重於金門民生建設，戰場經營建設少。[202]時任副參謀總長的賴名湯曾赴金門與胡璉商談，研究挖鑿坑道，以備安全存放彈藥及補給品，但胡璉看法卻不同，他喜歡修築道路，興建房舍與美化環境，用了許多兵工與水泥，對美化環境及繁榮金門，的確有很大成就，贏得訪問金門的中外人士不少讚譽，但對於坑道的開鑿與掩體的構築，仍然有待加強，就戰備著眼而言，開鑿坑道與構築掩體，應該屬於第一優先。[203]戰後從經驗教訓中得知工事地下化的重要，自此金門駐軍致力於挖坑道，將工事地下化。

（三）砲兵數量少且射程短未能全面有效制壓摧毀敵砲陣地

駐金門砲兵155榴砲其射程僅能及於大陸邊緣，不但收效甚微，反招致敵砲集中破壞；且共軍砲兵射程兩萬碼以上火砲有220門，我方僅有20門。因砲兵長程大口徑火砲太少，缺乏砲兵雷達聲光觀測器材及44倍望遠鏡，不能確實標定敵砲位置，予以有效制壓。又砲兵掩體為應付多方面射擊任務，射口過多，減少抗力，且易被敵砲由射口射入。[204]由於我砲兵火砲射程短，對敵岸砲陣地未能實施全面有效的制壓及摧毀，

200 鄒凱，〈八二三金門砲戰砲兵運用之追憶〉收錄在《八二三砲戰勝利三十週年紀念文集》，頁177-178。

201 參閱一、曹魁楹，〈曹魁楹金門砲戰經驗回憶錄〉收錄在《八二三戰役文獻專輯》，頁1062。二、郭嘉雄，〈訪問陳飛軍先生〉收錄在《八二三戰役文獻專輯》，頁444。三、魏永竹，〈訪問陳朝聰先生〉收錄在《八二三戰役文獻專輯》，頁497。

202 華中興，〈訪問王春泉先生〉收錄在《八二三戰役文獻專輯》，頁551。

203 《賴名湯先生訪問錄》，上冊，頁193-194。

204 《金門砲戰戰史》，下冊，民國53年，頁178-179。劉安祺初到金門時，國軍各種大砲口徑不夠，射程也短。參閱張玉法，《劉安祺先生訪問紀錄》（臺北：中央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民國801年），頁175。

尤其用於制壓敵砲，及掩護海軍戰車登陸艦搶灘運補時，其彈藥消耗，遠遠超過當時的運補量，殊不經濟。[205]

（四）通信部隊兵力不足任務負荷過重

駐金門陸軍通信部隊兵力不足，負荷太重，且因金門海、空軍通信作業能量不足，有賴陸軍通信部隊支援，故任務尤感繁重。八二三戰役爆發前，對於電源線及引入線防護未曾注意，以致遭受敵砲擊損毀，通信連絡發生中斷。使用水底電纜因非制式海纜，須經常修理及換架，惟在砲擊中，無法施修，以致時遭中斷。[206]

（五）訓練不足

八二三戰役爆發前，駐金門砲兵在民國44年時每週必須實施火砲試射1次，以增強射擊精確度。之後因駐軍忙於地方建設，影響訓練，至47年戰爭爆發前，火砲試射次數及砲彈數量已大為減少。[207]戰爭爆發後，適時以第一軍第六０七砲兵營完成編組，接收美援8吋榴砲，增援金門；惟換裝後，僅訓練35天，即外運參加戰鬥，運用殊欠嫻熟。[208]

（六）海軍未按規定與金防部協調且LVT過度使用

海軍六二特遣部隊未按規定與金防部協調，以致搶灘卸載往往不能配合，發生脫節現象。至於金門灘頭一般駁運工作，因權責劃分不清，影響工作效率。[209]金門運補下卸工作，自改用LVT泛水實施艦岸運動搶灘直入內陸之方式後，對突破敵砲火封鎖，維持金門地區補給，有其歷史性之貢獻。然而由於LVT裝載量十分有限（僅有3噸），不能達成大量運補之目的，且LVT耐波力極差，極易遭受海損，就八二三戰役LVT的損耗統計，其毀於海損者較受敵砲擊毀者為多。[210]

（七）空軍與友軍協同作戰欠缺周密經驗及紀律渙散

空軍與友軍協同作戰欠缺周密，以致9月18日發生軍機誤擊海軍戰車登陸事

205 《八二三台海戰役》，頁378-379。

206 《金門砲戰戰史》，下冊，頁167。

207 曹魁楹，〈曹魁楹金門砲戰經驗回憶錄〉，頁1063。

208 《金門砲戰戰史》，下冊，頁182。

209 《金門砲戰戰史》，下冊，頁172。

210 《海軍陸戰隊歷史》，頁5之11之5。陸戰隊損失的19輛LVT多係風浪沉海者為多。參閱陳步墀，〈陳步墀金門砲戰經驗回憶錄〉收錄在《八二三戰役文獻專輯》，頁1256。

件。[211]空投補給因包裝不良，缺乏經驗，損失甚大。外島運補優先順序規定之權責，未予明確劃定，以致運補單位，有時無所適從。[212]戰役初期空投補給因各部隊未曾嚴格執行紀律，以致空投多獲得少，之後嚴懲拾得補給品私藏者，及嗣後空投量增多，補給遂無問題。[213]空軍飛行員因士氣旺盛，殺敵心切，但常有輕敵，分散隊形及單機窮追的情形。[214]

（八）對金門當面共軍情報偵蒐不足

駐金門國軍部隊僅能依賴有限觀察，獲取部分敵情，因觀察器材不足，效能有限，缺乏大倍數望遠鏡、遠程照相機與夜間觀測器材。同時兩棲偵察部隊大多參加運補工作，未能用於突擊摸哨，捕捉共俘，蒐集敵情。在情報傳遞方面，共軍開始砲擊金門之初，國軍對情報傳遞較為緩慢，尤以8月23日敵砲擊當日，通訊線路一度中斷，而無補助之通訊手段，使情報中斷傳遞長達兩小時。海軍因顧慮通訊保密，故對情報傳遞，較為緩慢，每須待艦船抵達基地後，方能獲得情資，同時地面情報，有賴諜報人員之密寫通訊，常失時效。[215]

8月22日，戰爭爆發前一日，陸軍情報人員向蔣中正總統作簡報，卻研判共軍可能攻擊的島嶼是馬祖，其理由是共軍在馬祖當面兵力數量上居有優勢，進犯馬祖比金門危險性少，若共軍調動部隊到金門，情勢可能會改變，不過迄至現在仍無此種部隊調動的徵候。又簡報指出空中優勢終將成為決定性因素，若共軍不攻馬祖，則可能攻奪金門外圍的大二膽島，而且隨時可發動成功的攻擊，一旦攻占後，則幾乎不可能收復。[216]

（九）陣前換將影響軍心

民國47年10月13日，金門防衛部司令官胡璉以眼疾為由奉命返臺就醫，職務暫由

211 《八二三台海戰役》，頁380。

212 《金門砲戰戰史》，下冊，頁172。

213 曹傑，〈戍守金門－八二三臺海戰役期間之回憶〉收錄在《八二三砲戰勝利三十週年紀念文集》，頁134。戰時彈藥運補外島，頗為費時，同時實際上均未及時運到，且空投彈藥損耗率高達一半以上。參閱，《金門砲戰戰史》，下冊，頁183。

214 《八二三台海戰役》，頁397。

215 《金門砲戰戰史》，下冊，頁162,163。

216 《一九五八年臺灣海峽危機》，頁25。八二三臺海戰役前，駐軍官兵大多仍相信，共軍不敢進犯金門，此種心理對備戰影響極大。參閱郝柏村，《八二三砲戰日記》，頁12。

第十軍軍長兼副司令官張國英代理，軍中驚聞，不禁愕然。[217]劉鼎漢副司令官認為胡璉離金返臺，由劉安祺出任金防部司令官，及劉鼎漢個人日後未告假返臺之莫須有罪名被記大過，疑為軍中高層間的人事鬥爭。[218]

三、共軍的優點

（一）善用情蒐瞭解我軍部署及活動

共軍在發動八二三戰役之前，雖然已經掌握金門的地理環境、交通要道、主要建築、國軍兵力總數量及火力部署等情報。唯獨對金門防衛司令部所在坑道口的位置還不十分確定。在砲擊金門前夕，共軍福州軍區副參謀長石一宸經由審訊曾駐防金門的國軍戰俘得知：金門防衛司令部正確位置，駐金門國軍在中原時間17時吃飯，17時30分金門防衛司令部長官們會在坑道外的翠谷廳附近散步。於是共軍根據這些情報，作為何時砲擊金門及第一群砲彈覆蓋區域，提供了重要依據。[219]戰前共軍進一步增強福建前線的砲兵火力，調整了部署，開始對國軍指揮所、觀察所、大小火力點等處，實施破壞射擊，並用砲火封鎖了國軍的通道、坑道口外，還專門抽調火砲，對金門防衛司令部的坑道口實施間接射擊，每1至3分鐘發射2發，對各師指揮所也都指派火砲專門進行間隔射擊。[220]

（二）砲兵在數量及性能火力上優於國軍

共軍擁有火砲數量及性能上的優勢，能發揮大集團砲兵主義。[221]共軍砲兵數量

217 劉鼎漢在10月13日記寫下：防衛部體系健全，何由如此安排，幹部多為不解。引自劉力平、劉國青，《劉鼎漢將軍金門八二三砲戰回憶錄》，作者自刊，民國98年，頁39。

218 《劉鼎漢將軍金門八二三砲戰回憶錄》，頁76。同書頁128記：胡璉雖是說請假返臺治病，但返臺時卻將在金門所有行李打包，全部攜回臺灣。時任金防部直屬部隊營營長張第茂回憶，胡璉宣布因青光眼返臺醫治，職務由張國英暫代，一時會場譁然，議論紛紛，部屬幕僚忿忿不平，大家都認為應該是由副司職作戰的副司令官劉鼎漢代理。胡璉雖早已意屬由劉鼎漢接替其職務，也向參謀本部回報建議由劉鼎漢代理，但結果卻跳過代理司令官前幾位順位之副司令官由張國英擔任，許多幹部驚呼說「外馬」怎有資格服眾。胡璉返臺後，前線軍心浮動，若果共軍在此時強行登陸攻擊，後果真不堪設想。半個月後，層峰才派資深的劉安祺擔任司令官。參閱劉力平，〈金門八二三砲戰張第茂先生訪問錄〉收錄在《劉鼎漢將軍金門八二三砲戰回憶錄》，頁135-136。胡璉請假回臺，蔣中正總統先找石覺，石覺不去，再找劉安祺。參閱〈劉安祺先生相關人物座談會（一）〉收錄在《劉安祺先生訪問紀錄》，頁281。

219 趙勇田，《儒將石一宸》，頁239-240。

220 孫繼爭，〈憤怒的炮火－憶炮擊金門〉，頁668。

221 《金門砲戰戰史》，下冊，頁201。《八二三台海戰役》，頁389記：共軍使用火砲數量，計有561門；國軍用於反砲擊的火砲，僅有114門。

為國軍砲兵的3倍半到5倍半，如從圍頭、蓮河、大小嶝、廈門及煙墩山等地區向我形成三面包圍，位於外線，火力可由三方面向我集中。又敵岸高地可多方面瞰制我方，觀測良好，這些地理優勢，使其砲火效能更形倍增。故就敵我砲兵戰力而言，共軍實居絕對優勢。[222]共軍砲兵可利用的空間較為廣闊，自然形成縱深與橫廣配置，便於火力集中。砲兵預備陣地多，便於機動；砲兵對制壓、擾亂、遮斷與破壞射擊等方法之選擇運用靈活適切。善用奇襲集中原則，尤其對抵近射擊，命中精確。善於利用斜面陣地，以致我難以破壞。砲陣地雖遭我砲擊，其火力仍未中斷，戰鬥精神良好。[223]

（三）交通便利有利於前線運補

八二三戰役爆發前，共軍因鷹廈鐵路及其他有關戰備公路均已完成，交通設備良好，人員、武器裝備、彈藥各種補給運輸，機動便利。通信方面，配有各種大小的通信部隊，擔任各級通信勤務，其器材裝備佳，通信靈活，防情傳遞迅速。[224]

（四）海軍戰術靈活

中共海軍利用海狼戰術、魚雷快艇機動靈活之性能，與岸砲充分協調合作，乘我海軍護航兵力薄弱時，對我運輸艦船及軍租商船，採取圍攻及襲擊；或以佯攻，牽制我兵力，使我疲於奔命。又採用夜戰，儘量接近我艦艇，使我雷達失效，以達偷襲之目的。此外，中共海軍使用絕對優勢兵力，速戰速決，使我增援部隊來不及到達，即結束戰役。[225]

（五）空軍雷達部隊偵察準確且飛行員具有夜戰能力

中共空軍在閩粵沿海地區，雷達部隊部署嚴密，對我空軍軍機行動之偵察，相當準確。如民國47年8月間，敵機陸續進駐東南沿海機場，我空軍軍機執行空偵任務，常於抵達目標區時，敵機已起飛攔截。足證明其空防情資傳達之迅速，以致我空軍軍機執行任務，增加困難，即使利用低空進入，亦難達到奇襲之目的。中共空軍兵力南移後，曾先後設立數個管制攔截站，直接管制共軍軍機作戰；同時因雷達部署周密，我方軍機之行動，均在敵雷達幕上，故對我機之攔截，空地協調，頗為密切。根據戰役後

222 朱秉一，〈訪問王興詩將軍記錄〉收錄在《八二三戰役文獻專輯》，頁108。

223 鄒凱，〈八二三金門砲戰砲兵運用之追憶〉收錄在《八二三砲戰勝利三十週年紀念文集》，頁175-176。

224 參閱一、《金門砲戰戰史》，下冊，頁201。二、《八二三台海戰役》，頁389。

225 參閱一、《金門砲戰戰史》，下冊，頁206。二、《八二三台海戰役》，頁390。

期敵機在惡劣天候及夜間活動，研判中共空軍飛行員已具有在惡劣天候及夜間作戰之能力。[226]

四、共軍缺點

（一）共軍裝備種類複雜及缺少堅固永久工事

八二三戰役期間擔任共軍廈門砲兵群第二分群指揮官田世明的回憶：共軍砲兵有各種制式火砲，口徑大小、射程遠近都不一，增加了組織指揮的複雜性。加上射擊任務多樣，沿海氣象複雜及戰場環境惡劣，都是嚴重的考驗。[227]共軍通信裝備除俄製外，尚有大量美製通材，受到零件來源限制，保修較困難。[228]共軍砲兵缺少堅固永久工事，常行概略檢驗後，即繼續進行長時間之效力射擊，以致彈藥消耗極大，又甚少實施空中觀測，影響其長程火砲之命中精確度及效果。另外，共軍砲兵使用無線電射擊指揮時，常為我方竊聽，且砲兵陣地偽裝不良。[229]

（二）海軍火力及訓練不足

中共海軍魚雷快艇或砲艇的耐波力及續航力差，快艇武裝僅有機槍，砲艇則多為陸軍火砲，火力性能差，火砲及魚雷命中率甚低。例如九二海戰，敵艇雖以近距離向我艦發射大量魚雷，但無一命中，足證明訓練不足，缺乏實戰經驗，且中共海軍依賴岸砲掩護，缺乏獨立作戰之精神。[230]

（三）空軍訓練不足且缺乏實戰經驗

中共空軍飛行員在與我方飛行員空中接觸之初，其編隊均良好，惟一經接觸後，即呈散亂，由此可見其訓練不足，領隊缺乏指揮才能。共軍飛行員缺乏作戰經驗，尤其僚機最明顯，其行動呆滯。[231]中共飛行員過度受制於地面攔截站的管制，不能發揮主動攻擊精神，由於必須與管制的各方面取得連絡，使得陸空連絡頓現頻繁、紊亂，

226 《金門砲戰戰史》，下冊，頁204。

227 田世明，〈在《八二三炮戰》出版座談會上的發言〉收錄在《戰爭的年代》，2008年第4期，頁22。

228 《金門砲戰戰史》，下冊，頁202。

229 鄒凱，〈八二三金門砲戰砲兵運用之追憶〉，頁176。共軍砲兵作戰能量受到後勤支援的限制，未能發揮砲兵最大的威力。參閱《八二三台海戰役》，頁390。

230 參閱一、《金門砲戰戰史》，下冊，頁207。二、《八二三台海戰役》，頁390。

231 《金門砲戰戰史》，下冊，頁205。

與指揮情況混淆不清。[232]共軍飛行員紀律嚴明，聽命行事，其缺點卻是在空戰的瞬息萬變中，不能見機行事，掌握戰機，變得被動。共軍強調編隊作戰，防守性強，活動空間受限，較難發揮戰鬥機的最高性能。雖然中共空軍的主力米格17型戰鬥機，其速度快，爬升快及火力強，性能比優於我空軍的F-86型戰機。[233]時根據美方的報告；除非中共空軍戰鬥機編隊的性能獲得很大的改善，否則與我空軍戰鬥持續下去，將損失慘重。[234]

捌、八二三戰役的歷史意義與對日後臺海局勢之影響（代結論）

一、八二三戰役為有限度區域性的戰爭

蔣中正總統在民國46年9月7日軍事會談裁示：「金門太武山坑道擴建案，斷然不惜鉅額經費，達成戰地要求。」蓋此共軍砲擊金門行動，固早在蔣總統預料之中。[235]47年7月，我政府面對共軍在東南沿海軍事活動日益頻繁，研判敵即將對我有所行動。7月17日，行政院院長陳誠向立法委員報告我國已有萬全準備因應中東危機所引起在臺海爆發的任何衝突事件。30日，我政府向美國駐華大使及軍事顧問表達對臺海危機的關切。自8月4日，蔣總統召見美國大使莊萊德（Everett F. Drumright）及美軍臺灣協防司令部司令史慕德之後，展開一連串關於臺海危機的會談。蔣總統要美國放心，中華民國會遵守與美國達成的條約協議，會約束國軍的行動，包括轟炸中國大陸都要獲得美方的同意。蔣總統以共軍可能會轟炸臺灣為由，要求美國立刻運送響尾蛇飛彈交付我空軍使用，及同時加速交付F-86型戰機給我空軍，並提議美國應派F-100型戰機1個中隊進駐臺灣。5日，國防部部長俞大維甚至向史慕德提出要求，請艾森豪總統公開發表聲明，美國將協防金門，但史慕德告知俞大維，此要求是政治問題。7日，史慕德表示美國不會發表此種聲明。由此可證明美國不想直接介入國共在金

232 《八二三台海戰役》，頁391。

233 華中興，〈前空軍飛行官盧義勇先生訪問錄〉收錄在《八二三戰役文獻專輯》，頁143,144。

234 雙惊華，《美國對華情報解密檔案（1948-1976）》，第七篇，頁271。

235 《金門砲戰戰史》，下冊，頁154。

馬外島的戰事，金馬若發生戰爭，將視為有限度的區域性軍事衝突。[236]

8月10日，國防會議副秘書長蔣經國自臺北飛抵金門，會晤金門防衛部司令官胡璉，轉達蔣中正總統有關加強金門防務之重要指示。蔣總統預料共軍近期將進犯金門，故應提早完成隧道工程，將所有彈藥移藏於地下，從速加強砲兵陣地，多儲糧食，注意飲水設施。[237]13日，史慕德向俞大維報告：美援一批響尾蛇飛彈將於8月23日自美國啟運。[238]

8月23日，共軍砲擊金門，八二三戰役爆發。26日，美國發布聯合參謀首長會議關於「臺灣海峽地區可能發展」的判斷，認為假定美國給予中華民國援助，但不直接介入，其結論是中共海空軍能成功封鎖外島，亦能在無預警下進犯金門。但中共相信美國不會干預，否則中共可能會試圖奪取外島。[239]對於共軍砲擊金門的意圖與目的，美國方面並無一致性的意見，但中共垂涎的是臺灣而不是外島，這是眾所皆知的事，中華民國不能夠自力抵擋中共的軍事進犯，美國的干預是必要的，而會依外島的需要程度而給予。許多美國官員知悉中華民國政府對於促成美國與中共在臺海發生重大衝突，或者比迅速和平解決臺海危機更有興趣，美國政府相信國軍不會出動全力突破共軍對金門的封鎖，一旦美國發表對金馬外島的公開承諾，則中華民國會置身事外，讓美國履行承諾防衛外島，甚至讓美國付出陷入與共軍直接交戰漩渦的代價。一些美國官員認為，中華民國將趁機攻擊大陸藉以擴大戰爭。因此美國應該避免有關協防外島的公開承諾，使中華民國少了更多可以影響美國的槓桿作用。[240]

8月29日，在第二次白宮會議，美國更進一步計畫介入協防金門的打算，藉以展示美國軍力，以嚇阻共軍進犯金門的企圖。同時否決了國軍轟炸大陸共軍砲兵陣地的提案，其理由是此舉不能壓制共軍的砲火，反而成為中共轟炸金門或臺灣，導致戰爭擴大的可能。白宮會議後，美國聯合參謀首長會議以「第947298號電」致臺灣協防司令部及美軍太平洋區總司令部，授權美軍護航馬祖及大、小金門（但不包括大二膽等小島）。[241]

236 《一九五八年臺灣海峽危機》，頁20-22。
237 蔣經國，《風雨中的寧靜》，頁349。
238 《俞大維先生年譜資料初編》（二），頁1091。
239 《一九五八年臺灣海峽危機》，頁64。
240 《一九五八年臺灣海峽危機》，頁69-71。
241 《一九五八年臺灣海峽危機》，頁114-115。

8月31日，蔣中正總統與美國陸軍部長布魯克會談時表示有必要對中共採取報復行動，因為若繼續遭受攻擊之下，而不採取行動，他便會受到國軍、民眾及華僑及世界輿情的誹議，並且說美國報業報導美國抑制了中華民國政府，將他置於「傀儡」的地位。美國駐華大使莊萊德於9月1日向華盛頓發出的電報說到：蔣中正對他的地位因未能採取攻勢而受到影響，且對於「傀儡」的污衊極為敏感。[242]

但美國卻於9月15日與中共恢復「華沙會談」，所以從政治、軍事上來說，這是一場特殊型態的戰爭。因為華沙會談首先將戰爭限制在金門、馬祖外島，不能延伸到臺灣、澎湖或大陸地區；其次戰爭局部化，如陸海空軍參戰，陸軍只能打陸軍，空軍打空軍，海軍打海軍，不能三軍聯合作戰，變成捉對廝殺，各自對打，這種奇怪的作戰方式，是華沙會談的結果。[243]

因此八二三戰役是一場有限度區域性的戰爭，且對於日後中華民國政局有深遠的影響。戰時曾任第九師師長的郝柏村認為：八二三砲戰有一個影響是我們認為解救大陸同胞是不能放棄的責任，換句話說，我們有反攻大陸的權利。當時美國還承認中華民國還是唯一代表中國的合法政府，我們有權利光復大陸，但主要靠政治，不是軍事。民國61年，中共和國美簽訂「上海公報」，美方對兩岸都堅持一個中國不表示異議，支持和平解決臺灣問題，這可以說是為過去的「臺灣地位未定論」做一個總結。……從八二三砲戰後，中共、美國、臺灣三角關係的演變過程，從政治史或軍事史來看，都是很奇特的戰略。[244]

二、金門軍民同舟共濟英勇抗敵贏得最後光榮勝利

八二三戰役期間，駐金門國軍在共軍三面包圍、立體瞰制，工事不夠強化，我運補遭受封鎖；我海空軍在敵眾我寡、我遠敵近；尤其友邦美國協防限制之情勢下，始終堅決奮戰，以寡擊眾，轉弱為強，使金門列島屹立不搖，確保空權、海權。而我空中、海上之運補，戰地通信之維護，及一切其他各種支援作戰，均能不顧敵火危害，保持戰力之持續。國防部以下各單位，與陸、海、空軍及聯勤各總部，更以全力督導，適機應變。我盟友官兵在共同反共之目標上，密切合作，竭盡協防之責。是役金門前線軍民在歷經數月砲火洗禮後，金門列島已在危疑震撼中形成堅固的海上長城，讓共軍不

242 《一九五八年臺灣海峽危機》，頁136。

243 周維明，〈郝柏村先生訪問紀錄〉收錄在《蔣中正總統侍從人員訪問紀錄》，上冊，頁26-27。

244 周維明，〈郝柏村先生訪問紀錄〉，頁28-29。

敢越雷池一步。在戰術上我雖處於被動應戰；但在戰略上、政略上，則已掌握軍事、政治兩個戰場上的主動地位。

八二三戰役期間，國防會議副秘書長蔣經國「代表」蔣中正總統經常親臨金門戰地，提升國軍官兵之士氣。[245]在戰役初期即民國47年9月，時金門國軍砲兵分散在司令部下轄的6個師裡，絕大部分屬於輕型砲兵建制，共有308門火砲，其中僅有56門155毫米火砲和榴彈砲具有效反擊能力。但到了11月，金門國軍砲兵在對共軍反砲擊的能力，卻增強了一倍。另外，美援重型火砲給金門國軍砲兵12門8吋榴砲，其威力與破壞力之強大，讓金門當面的共軍不得不有所忌憚。[246]八二三戰役期間，駐金門國軍通信部隊官不顧砲火威脅，努力搶修線路，達成任務，共傷亡210人，為陸軍各兵種中之最高者。此種忠勇負責盡職精神，足資矜式。[247]

海軍陸戰隊的英勇表現，及參與對金門前線運補之功績，時任海軍副總司令黎玉璽在其回憶錄曾評論說：為實施閃電計畫及鴻運計畫，我海軍艦隊及海軍陸戰隊兩棲登陸運輸車部隊，忠勇奮發，百戰不怠，圓滿達成支援作戰任務，至堪嘉許。尤以陸戰隊登陸運輸車營全體官兵，在驚濤駭浪硝煙彈雨中，突破「水際」及「灘岸」之敵砲密集彈幕重重封鎖，到達卸載部隊較適之處，使我金門地區軍需民食無虞匱乏，彈械器材源源補給，使前線防衛愈加鞏固，使中共侵犯金門、臺澎的美夢完全粉碎，保障了西太平洋地區的安全，為我國民革命歷史上永留光輝燦爛的一頁。[248]

我空軍在八二三戰役期間，以F-86型戰機對抗共軍米格機的空戰中，贏得決定性的勝利，這證明了我空軍戰鬥機部隊的高質量訓練與極佳的作戰能力。隨著我空軍飛行員接受使用響尾蛇對空飛彈的訓練，其極好的戰鬥能力正進一步得到改善。八二三戰役後，臺海局勢逐漸的緩和，我空軍計畫經由大量訓練改善自己的空地支持能力。在八二三戰役期間，我空軍戰鬥機中隊陸續接受了美援的新型裝備，整體力量不斷加強。美國不定期租借C-119型運輸機提升我空軍的空運能力。另外，美援防空飛彈部署在臺灣本島，增強國軍防空的力量。[249]

245 《金門砲戰戰史》，下冊，頁154。
246 雙惊華，《美國對華情報解密檔案（1948-1976）》，第七篇，頁277-278。
247 《金門砲戰戰史》，下冊，頁165,167。
248 張力，《黎玉璽先生訪問紀錄》，頁154。
249 雙惊華，《美國對華情報解密檔案（1948-1976）》，第七篇，頁277。

八二三戰役爆發後，金門民眾自衛隊為發揮總體戰精神，充分動員民力，時金門民眾自衛隊計編成38個中隊，動員9,585人，日夜擔任村落自衛，服行軍勤，已具有全面戰全民戰之雛形。[250]八二三戰役期間，民眾自衛隊協助駐軍作戰，該隊隊員不僅擔任巡邏外，亦擔任運送傷患（26歲至35歲編為擔架兵）、支援搶灘及補給品運送等任務。[251]

三、美國協防中華民國對抗中共

美國從各方面情蒐研判臺灣海峽危機將於民國47年7月中旬爆發，為此7月14日美國海軍太平洋總司令部所屬部隊進入警戒狀態。8月3日，美軍6架F-100型戰機進駐臺灣。5日，美國海軍第七艦隊派2艘航空母艦日夜巡弋臺灣海峽。6日，美軍太平洋空軍單位進入警戒狀態。8日，美軍F-86型戰機暫時進駐臺灣。[252]13日，美國聯合參謀首長集會討論臺灣的情勢及聽取簡報。他們獲告知，假如僅在中華民國空軍單獨對抗下，中共現已有能力控制大陸沿海地區及外島的空域。14日，美國國務院發出備忘錄聲言，金馬外島的喪失將導致中共奪取臺灣，中共認為美國不會插手協防外島，中共之目的不外是可能迫使作「大陳島式」的撤退，或者成功地建立海空阻絕。如果美國插手干預，中共可能退卻，並大肆宣揚，把美國歸入核子戰犯之列。備忘錄總結說到消除中共誤算的最好可行方法是美國宣布協防金馬外島的意願，若不作此宣布，亦可宣布支援中華民國，加速其軍隊現代化，派軍機進駐臺灣，與集結第七艦隊在臺灣附近海域。未料此備忘錄送出當日，美國國務卿杜勒斯卻自8月13日至22日離開華盛頓出外渡假。[253]

8月22日，杜勒斯收假回華盛頓召開討論臺海危機的會議，他對國軍作戰與固守

250 《金門砲戰戰史》，下冊，頁17。

251 參閱一、卓文義，〈訪問陳六一先生〉收錄在《八二三戰役文獻專輯》，頁198。二、陳存恭，〈訪問蔡良善先生〉收錄在《八二三戰役文獻專輯》，頁202-203。10月6日停火期間，政府派遣船艦及飛機，將金門老弱婦孺6,154人疏散到臺灣安置，每人發給救濟3,000元，輔導來臺金門民眾就業，並分配其在臺中、彰化、雲林、嘉義、臺南、高雄及屏東等7縣市居住，此後金門民眾來臺定居，勤奮工作因而發跡者頗多。參閱金門防衛司令部編印，《八二三戰役勝利三十週年紀念專輯》，頁72。

252 《一九五八年臺灣海峽危機》，頁39。

253 《一九五八年臺灣海峽危機》，頁42-43。根據當時美國中央情報局駐臺辦事處主任克萊恩的說法：八二三戰役爆發後，許多美國人相信儘管有中美共同防禦條約，臺灣恐怕要完了，美國在條約中保證給予臺灣某種程度的支持，但並未明確表示臺灣外島一旦發生衝突，美國將採取何種步驟協助臺灣，因為臺灣外島防衛不在條約直接範圍之內。毛澤東企圖利用這個漏洞，證明他想擊潰中華民國軍隊時必能如願，並揭發美國「紙老虎」的真面目。參閱Ray S. Cline原著，聯合報國際新聞中心譯，《我所知道的蔣經國》（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民國79年），頁88。

外島的意志及能力表示憂慮不安。杜勒斯說：若國軍能守住外島至少1週，美國將不會置身局外。會議中研判國軍應能撐住共軍封鎖至少30天，若不採取行動，將被中共認為有從事談判的意願，因而變成示弱的訊號。會中同意增強中華民國與美國在臺灣海峽的軍力，並採取以下各項行動；第七艦隊須保持3艘航空母艦巡弋臺灣海峽，增派戰鬥機進駐臺灣，增加對外島的補給運輸量，撥借戰車登陸艦3艘及運送響尾蛇飛彈給中華民國，應增強運補包括無後座力砲在內武器及其他步兵裝備給外島國軍等等。[254]

8月25日，艾森豪總統召開參謀首長聯席會議。會後第七艦隊兵力增至5艘航空母艦，3艘巡洋艦，41艘驅逐艦及7艘攻擊型潛艦。[255]26日，蔣中正總統接見美國駐華大使莊萊德、美軍協防司令史慕德，聽取美方加強中美戰備具體計畫之回覆，其內容中包括加強駐臺美空軍之防空能力，授權太平洋總部太平洋軍區美國空軍視情況抽調部隊駐臺，將勝利女神飛彈列入軍援計畫。[256]27日，美國駐華大使轉交蔣中正的信函給艾森豪，蔣在信函中要求美國採取3項措施：（一）公開聲明中共對金門的侵略，構成威脅臺澎的安全。（二）派第七艦隊擔任臺灣與金門、馬祖之間的護航。（三）美軍臺灣協防司令有權自行決定，不必事事向華府請示。[257]同（27）日杜勒斯指示國務院應立即給蔣總統答覆，並尋求艾森豪作出指示，讓國務院與國防部協調決定採取漸進的手段，甚至用核子武器制止共軍對外島的軍事行動。[258]

8月28日，美國國務院發表聲明表示：美國不會將共軍進犯外島視為有限的軍事行動。29日，美國參謀首長聯席會議對第七艦隊作以下指示：（一）在公海3浬外為國軍護航。（二）美軍臺灣協防司令負責駐臺空軍防衛臺灣，使國軍空軍可以集中力量防衛外島。（三）一旦共軍轟炸金門、馬祖，國軍空軍可以攻擊大陸的共軍空軍基

254 FRUS,1958-1960,vol.19,pp.52-54. 根據當時美國中央情報局駐臺辦事處主任克萊恩的說法：美國政府在不過度介入臺海軍力署情況下，仍在該區域維持一股軍力，部署數目相當多的軍艦與飛機，使中共不敢動任何大規模的侵略行動。但這支武力最重要的意義是作為美國政策的象徵，並對中共構成潛在威脅的嚇阻。美國政府當時所作的關鍵決定是，提供中華民國三種對金門戰役影響重大的裝備。參閱Ray S. Cline原著，聯合報國際新聞中心譯，《我所知道的蔣經國》，頁91-92。

255 FRUS,1958-1960,vol.19,pp.73-74.

256 呂芳上，《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第十一冊，頁97。

257 FRUS,1958-1960,vol.19,pp.83-86.

258 FRUS,1958-1960,vol.19,pp.87-88. 時艾森豪不同意使用核子武器，並對蔣中正感到不滿。

地。(四)可以提供中華民國最多8艘中型登陸艇,28艘車輛和人員登陸艇。[259]

9月初,美國在臺灣海峽地區已集結了各種類型飛機四百三十餘架,艦艇六十餘艘。4日,中共發表12海浬的領海聲明,並表示未經中共許可,一切外國飛機及軍用船舶,不得進入其領海及上空。同(4)日美國拒絕中共擴充領海的主張外,美國國務卿杜勒斯在艾森豪總統授權下,在新港公然發表聲明:美國國會的聯合決議授權總統使用美國的武裝部隊確保和保護金門、馬祖等有關陣地。美國已經作出軍事部署,以便一旦總統作出決定時,接著採取既及時又有效的行動。國務院發言人則在同日宣稱:美國只承認3海浬的範圍,從來不承認關於12海浬領海的任何要求。[260]

9月5日,我國防部官員與美國海軍官員在臺北舉行會議,決定了由美方首次護航的船團計畫。同意第一個船團於9月7日向金門發航,蔣中正總統下令國防部未經史慕德司令同意不得採取任何行動。[261]雖然美國在八二三戰役期間限制國軍對大陸採取軍事行動,但美國對我國的援助,尤其在軍事上的協助、武器裝備的提供及對提振我國民心士氣上等方面助益甚大。

四、中共藉由八二三戰役恢復與美國外交談判

民國38年10月1日,中共建政後,便與美國斷絕一切往來,但自44年8月1日至59年2月20日,雙方曾舉行136次的「大使級」會談,前73次在瑞士日內瓦舉行,之後改在波蘭華沙舉行,是當時雙方唯一直接接觸的管道。47年6月30日,中共曾向美國提出最後通牒,除非兩國在華沙的會談在15天內恢復,否則中共即認為此會談永遠破裂。此時美國並未警覺到臺海危機正在醞釀中,美國駐波蘭大使奉命讓中共採取主動重開會談,然而到了8月23日八二三戰役爆發前,仍未得到中共駐波蘭大使王炳南的答覆。[262]

9月2日,中共研判美國既不會壓迫中華民國放棄外島,也不會抽手旁觀,任由共軍封鎖外島圍困國軍。尤其杜勒斯發表「新港宣言」,使共軍有充分證據了解美國正將介入金馬外島的防衛。稍早自8月底,美國派往臺灣的艦隊兵力有顯著的增加,因此中共不得不改變其戰略戰術。9月6日,中共國務院總理周恩來發表聲明,提議恢復與

259 FRUS,1958-1960,vol.19,pp.100-101.

260 參閱一、中共南京軍區編印,《炮擊金門》,頁45-46。二、《一九五八年臺灣海峽危機》,頁129。三、FRUS,1958-1960,vol.19,pp.130.

261 《一九五八年臺灣海峽危機》,頁138-139。

262 《一九五八年臺灣海峽危機》,頁35-36。

美國之間的會談。[263]同(6)日美國接受恢復與中共間的會談，但並不期望臺海危機可能藉會談而獲得解決。美國深信若中共企圖進犯外島，唯有願意使用原子彈才可能將其擊敗。雖然如此，艾森豪總統仍向軍事部門表示：若共軍對金門發動兩棲攻擊，而美國以傳統武器介入未能迅速阻止時，將立即授權使用核子武器。華府官員希望能嚇阻共軍兩棲進犯，但避免使用核子武器。[264]

由於中共事先並未計畫以持久砲火來封鎖金門，一旦美國介入，無法預料美國對臺海的干預會到何種程度，也不知道該採取何種戰略應付。因此當美軍對金門我船團護航時，共軍決定不射擊美艦，因而也暴露出中共無意升高戰爭的規模，缺乏與美國交戰為敵的意願。民國47年9月15日，美國與中共恢復中斷將近20月的「華沙會談」。華沙會談就美國而言，是美國了解中共意圖的窗口，第二次臺海危機讓美國陷入了困境，一方面要覆行「中美共同防禦條約」對中華民國的承諾，另一方面又不願意被捲入國共的戰爭中。因此恢復與中共談判，可以在談判桌上拖住中共，解決眼前的危機。時杜勒斯認為共軍不會升高臺海地區的軍事行動，而美軍亦不想主動採取新的軍事作為。美國要藉由華沙會談對中共施壓，停止對金門砲擊。另外，要對蔣中正總統施壓，不讓其自行其是。[265]

美國重啟華沙會談與蔣中正總統的期待背道而馳，蔣總統期望臺海軍事衝突升高，因而導致美軍協防外島，並支持國軍對共軍的軍事報復。因此中華民國政要接連向美國駐華大使遊說，以華沙會談將犧牲中華民國利益，不會有好的談判結果。[266]然而此時以艾森豪為首主張國軍撤離外島的一派占了上風，認為國軍繼續駐守外島是不明智是愚蠢的，為此中華民國與美國的矛盾擴大而公開化。[267]

10月28日，美國中情局就臺海危機可能發展趨勢的評估報告指出：中共認為中華民國繼續控制沿海島嶼是對其「國家」威望及尊嚴的侮辱，同時國軍在美國支持下駐守沿海島嶼視為是一種軍事威脅。但美國不認為中共視占領外島為根本目標，中共在臺海增強軍事和政治壓力的主要用意是要「消滅」中華民國，並將美國力量趕出臺灣

263 《一九五八年臺灣海峽危機》，頁124,126。
264 《一九五八年臺灣海峽危機》，頁162,163。
265 FRUS,1958-1960,vol.19,pp.221-223.
266 FRUS,1958-1960,vol.19,pp.221-226.
267 FRUS,1958-1960,vol.19,p.301.

為其終極目標。然而目前中共領導人已經開始確信，面對直接的軍事壓力時，美國不會聽任由（金馬）外島陷落，中共也不願意冒險採取逐漸升級的軍事手段。中共估計追求其目標手段是保持軍事壓力，同時強調政治努力，以「打打停停」的策略讓中華民國與美國之間的關係更加緊張，打擊中華民國民心士氣，迫使其在美國或世界輿論及壓力下，從外島撤軍。中共會願意與美國進行華沙會談，其唯一的主題就是要美軍撤出臺灣，堅持金馬外島及臺灣純粹是「中國內政」問題。假如國軍依然戍守外島，未來一段時間內外島仍可能保持危機與緊張氛圍，無論如何中共將不會放棄破壞美國與中華民國的關係。[268]

五、毛澤東藉八二三戰役測試美國與中華民國的聯盟關係

美國未能在民國44年1月共軍進犯大陳，爆發「第一次臺海危機」後，「澈底解決」解決中華民國外島問題，是因為決策者認為沒有必要，而且既然第一次危機的策略已經成功遏阻中共攻擊臺灣，美方希望透過與中共的大使級談判來「解決」問題，當然沒有必要在承平時期逼迫中華民國放棄外島。當八二三戰役爆發後，美國沒有打算不顧大戰風險，使用核武防護他們認為沒有價值的外島。[269]因此在第二次臺海危機期間，美國與中共恢復華沙會談。

此時毛澤東對臺海局勢卻有新的政策，決定暫時不決解金門問題。毛認為中共若收回了金馬外島，就是執行了美國政策，留在國軍手上好。民國47年10月3日及4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上說道：「讓金門、馬祖留在蔣介石手裡如何？這樣做的好處是金門、馬祖離大陸很近，可以通過這裡同國民黨接觸，什麼時候需要就什麼時候打砲，什麼時候需要緊張一點，就把絞繩拉緊一點，可以作為對付美國的一個手段。」[270]毛澤東決定把金馬外島做為與臺灣對話的通道，因為國軍失去外島，美國將會孤立臺灣，造成兩個「中國」的局面。總之蔣中正與毛澤東主張一個「中國」的觀點雖然不同，但反對美國企圖製造兩個中國的態度則有共同點。

稍早9月30日，美國國務卿杜勒斯召開記者會聲稱：中華民國在金門、馬祖等島嶼上駐紮部隊是愚蠢不明智的，也是不謹慎的，暗示要國軍棄守金馬外島換取中共停

268 雙惊華，《美國對華情報解密檔案（1948-1976）》，第七篇，頁263-265。

269 張淑雅，〈困境重現之因：1958年臺海危機與美國外島政策再思考〉收錄在《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77期，頁56。

270 《毛澤東軍事年譜（1926-1958）》，中卷，頁177-178。

火，接著美國總統艾森豪亦表示贊同。對於杜勒斯的聲明，中共國務院總理周恩來在10月3日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上指出，美國想製造兩個「中國」。周恩來並建議，中共與美國會談（指華沙會談）以繼續下去有利，可以拖住美國，避免美國或其他西方國家把臺海問題提到聯合國去。[271]此正中毛澤東的算盤，即臺灣海峽已成了套在美國脖子上的一條絞索。10月6日，中共宣布對金門停戰7日，接著中共中央軍委會依據毛澤東的意圖作出了「打而不登，封而不死」的新決策，以減輕對金門、馬祖的壓力，使國軍在金、馬兩地能生存下去，促使其守而不退，但又要使其處於緊張的狀況下，拖住美國不得脫身。[272]

毛澤東認為美國試圖以臺海地區停火為條件製造兩個「中國」，在權衡利弊後，改變心意暫時不決解金門問題，而與蔣中正總統「合作」抵制美國，為了表現善意，共軍就沒有砲擊金門的必要，因此宣布停火，使得第二次臺海危機迅速化解。[273]10月13日，毛澤東命令共軍從該日起停止砲擊金門兩週，借以觀察國軍及美軍動態，並使金門軍民得到充分補給。毛澤東說：「這麼做是為了對付美國人，這是民族大義，必須把中美界限分得清清楚楚。臺灣及臺灣海峽的美軍必須滾回去。在臺灣的國民黨沒有同我們舉行和平談判並且獲得合理解決以前，內戰依然存在。臺灣發言人說：停停打打，打打停停，不過是共產黨的詭計。停停打打確是如此，但非詭計。臺澎金馬整個收復回來，完成祖國統一，這是中國內政，外人無權過問，聯合國也無權過問。」[274]11月2日，毛澤東寫信給周恩來、陳毅、黃克誠就砲擊金門問題建議11月3日應大打1天，以影響美國選舉，同時給國軍以拒絕撤兵的口實，以挫敗美國一些政客鼓吹臺灣獨立的陰謀。[275]

271 〈周恩來與1958年炮擊金門〉收錄在《黨的文獻》，1997年第3期，頁68。

272 中共南京軍區編印，《炮擊金門》，頁65-66。

273 周娜，〈試論艾森豪威爾和杜勒斯在美國對臺海危機決策過程中的地位和作用〉收錄在《金門：內戰與冷戰－美蘇中檔案解密與研究》（北京：九州出版社，2010年），頁190。

274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部命令（1958年10月13日）〉收錄在《毛澤東軍事文集》，第六卷，頁386。毛澤東曾於10月13日向當時擔任兩岸密使的曹聚仁表示：「如果蔣介石自金門、馬祖撤退，則大勢已去，人心動搖，很可能會垮台，因此只要蔣不與美國勾結，北京是贊成蔣保住金馬外島。」稍後杜勒斯於21日飛臺北與蔣中正總統討論外島危機解決方案。中共為了抗議杜勒斯訪臺及美軍參與金門運補作業，遂恢復砲擊金門。毛澤東此舉意則欲在杜勒斯與蔣中正進行艱苦談判之際，讓蔣有理由可以對美國有強硬的態度，藉此向美國需索軍援，達到將美國與臺灣、中共等三方緊緊綁住之目的。參閱林孝庭，《台海‧冷戰‧蔣介石：解密檔案中消失的台灣史1949-1988》（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頁187。

275 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編印，《毛澤東軍事年譜（1926-1958）》，1994年，頁884。

六、美國藉八二三戰役反對中華民國反攻大陸

八二三戰役爆發後，中華民國政府欲將金門的軍事問題擴大轉變為美國與國共三方間的政治問題，自民國47年9月7日至10月6日這一段時間，在美國的軍援及海軍護航下，逐漸改善了國軍對金門運補的能力。然而此時中華民國則繼續敦促美國擴大干預，並同意在當前情勢下轟炸大陸。另外，中華民國政府反對美國與中共在華沙的會談中尋求停火協議。美國軍方及艾森豪總統均認為從軍事角度國軍應撤離外島，外島守不住，也不是防衛臺澎必須的，蔣中正把金馬外島視為反攻大陸的踏板是不切實際的。[276]

9月19日，我國駐美大使葉公超發表聲明說：中華民國空軍在獲得足夠的作戰飛機時，將攻擊金門當面的共軍砲陣地。中華民國政府不管美國的壓力有多大，都不會裁減外島的駐軍，並且宣稱美國並未將華沙會談告知中華民國政府。[277]20日，行政院院長陳誠與莊萊德大使會談，陳誠說：國軍不會從金門撤退，不會接受正式的停火或非軍事化的安排。稍早前一天莊萊德向華盛頓報告：中華民國政府恐懼美國會犧牲他們以換取和平，因此反對任何凍結情勢的正式協議，並且不會放棄外島。莊萊德亦說明他判斷若美國強迫國軍自外島撤退，則中華民國政府會垮臺。[278]

9月28日，美軍臺灣協防司令史慕德對華府的報告說：中華民國未經與美國磋商，不會對大陸行動。若共軍轟炸金門，亦不確定美國會參戰，因為需要艾森豪總統的批准。史慕德相信他說服蔣中正總統，只有對金門運補，才是唯一的答案。28日，蔣總統舉行自民國44年以來第一次記者招待會，他抨擊美國人民誤解了危機，反對美國與中共的任何談判，而我空軍不會在此時轟炸大陸的共軍砲陣地。[279]時因美國國內外反對美國介入協防金馬外島的呼聲日益增長。29日，參議員約翰甘迺迪聲稱：美國必須設法在協防臺灣的同時擺脫協防外島。同日參議院外交委員會主席格林（Theodore Green）參議員致函艾森豪總統提到：也許會在不適當的時機，不適當的地點，以及對美國安全無重要關係的問題上造成軍事介入的結果。美國介入作戰，可能

276 參閱一、FRUS,1958-1960,vol.19,pp.160-162.二、《一九五八年臺灣海峽危機》，頁197。杜勒斯對於國軍在外島部署太多兵力感到非明智之舉，艾森豪總統對此事也不悅。參閱《一九五八年臺灣海峽危機》，頁199。

277 《一九五八年臺灣海峽危機》，頁201-202。

278 《一九五八年臺灣海峽危機》，頁202-203。

279 《一九五八年臺灣海峽危機》，頁206。

得不到盟邦或美國民眾的支持。[280]

美軍臺灣協防司令部在民國47年12月撰寫的報告，對中華民國政府在八二三戰役期間的作為曾作以下的評估：在8月與9月大部分時間，中華民國政府官員一心要將美國捲入戰爭的漩渦，由於此一原因，誇大了支援外島駐軍的急迫性。9月初，中華民國政府承認也許有些過分，甚至會迫使美國採取削減軍援……。中華民國國防部部長（俞大維）在最初階段曾過分渲染情勢的嚴重性，且失去理性的驚慌，認為中共意圖進攻金門，最終會進攻臺灣，並且表示美國積極主動參與是十分重要，否則空軍將攻擊大陸沿海機場，或採取其他攻勢行動。此外，他（俞大維）誇大了金門補給嚴重性，特別是小金門、大二膽島的危急情況。這位國防部部長了解重要的問題不在於軍事，他經常要求美國軍事介入，以期能達成有利的政治決定。迄9月底或10月初，美國相信可以突破共軍對金門的封鎖，但是仍然恐懼在危機終止之前，國軍會攻擊大陸。[281]

10月7日，即中共宣布停火的次日，艾森豪給杜勒斯的備忘錄中提到他先前提過的建議：向中華民國提供足夠的兩棲登陸力量（一次可登陸1萬5,000人到2萬人）以便國軍保持在大陸發生內亂時，有重返大陸的能力，以換取國軍撤出外島。艾森豪認為現在臺海停火為實現此一構想提供了好機會，但要巧妙地向蔣中正提出，最好是由他自己的人，如葉公超大使。[282]21日，杜勒斯抵臺，一連3天和蔣中正總統等我國政要舉行多次會談，美國以提升外島國軍裝備為前提，迫使蔣總統同意在停火狀態下，削減駐金馬國軍人數，並承諾不以武力反攻大陸。[283]最後兩國簽署聯合公報，使得自八二三戰役爆發後，造成的第二次臺海危機得以化解。

11月17日，美國與中華民國達成協議如下：（一）在金門列島至少增加12門8吋榴砲，12門155公釐火砲。在馬祖列島增加4門8吋榴砲，1個營155公釐火砲，並加強駐金門裝甲部隊。（二）駐金門國軍減少1個步兵師及預備役師，總數不少於1萬5,000人，於民國48年6月30日完成。[284]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有關中華民國政府的政治宣傳方面；

280 《一九五八年臺灣海峽危機》，頁229。
281 《一九五八年臺灣海峽危機》，頁208-209。
282 FRUS,1958-1960,vol.19,p.346.
283 FRUS,1958-1960,vol.19,pp.439-440,442-444.
284 FRUS,1958-1960,Vol.19,pp.484-485.

在八二三戰役前，政府強調以反攻引發中國大陸同胞抗暴。在八二二戰役結束後，則轉為先激發大陸同胞抗暴，再配合反攻；而反攻大陸也從「立即」或「隨時」的行動變成「長期」奮鬥的目標。[285]

作者簡介

林慶銘：國立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法學碩士、國立成功大學政治經濟學博士。

285 張淑雅，〈「主義為前鋒，武力為後盾」：八二三砲戰與「反攻大陸」宣傳的轉變〉收錄在《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70期，頁42。日後，俞大維對賴名湯說：今天中國的問題在外交，以反攻大陸而言，我們已失去了兩次機會，第一次是韓戰，第二次是金門砲戰。參閱賴名湯，《賴名湯日記｜民國五十二~五十五年》（臺北：國史館，2016年），頁592。

【國軍部隊機關學校沿革史】

在臺整軍備戰時期中華民國海軍的建軍發展(1958.8-1978.12)

金　智

提要

民國47年8月23日，共軍突然大舉砲擊金門，自八二三臺海戰役爆發，至68年1月1日，中共與美國「建交」，宣布停止砲擊金門及馬祖，此20年間國軍積極整軍備戰，建設臺澎金馬成為反共復國的基地。在臺整軍備戰時期，我海軍依據建軍需要，革興制度，適度調整組織編裝，精減人事，以健全組織；並利用美援換裝美製艦艇及武器裝備，汰除老舊艦艇，自力研發生產艦艇與裝備。在教育訓練方面，進行革新與精進，提升海軍官兵的素質，海軍整體戰力因而日益茁壯。海軍官兵在八二三臺海戰役期間，不畏共軍的猛烈砲火，成功突破敵人對金門的海上封鎖，達成對前線軍民的運補任務，締造煌輝的戰績，成為保衛臺海安全重要不可或缺的力量。54年國共發生三次海戰，其中八六及烏坵兩次海戰的失利，亦影響改變了日後反攻大陸的國策及國軍建軍備戰的方向。

壹、前言

本文〈在臺整軍備戰時期中華民國海軍的建軍發展〉係指民國47年（西元1958

年）8月，八二三臺海戰役爆發，至68年（西元1979年）1月1日，中共與美國「建交」，此20年間，中華民國海軍在臺灣的建軍發展之歷程及成果。在臺整軍備戰時期國軍在美國軍援及協助下，積極整軍備戰；一方面準備反攻大陸，另一面防範共軍犯臺，臺澎金馬歷經20年的建設，遂成為反共復國的堅強堡壘。 同一時期，我海軍依建軍的需要，革興制度，調整組織，精減人事，並依據「中美共同防禦條約」，藉由美國贈予、租借及價購等方式，獲得美製艦艇及武器裝備，以提升戰鬥力。在教育與訓練等方面，精進軍官基礎養教育，開辦兵科學校，厲行精實訓練，提升海軍官兵的素質，海軍整體戰力因而大幅提高。八二三臺海戰役海軍締造煌輝的戰績，成為保衛臺海安全重要不可或缺的力量。

有關在臺整軍備戰時期我海軍的建軍發展，國內外相關研究專書或論文並不多見，現今有提及此時期海軍（含海軍陸戰隊）建軍發展之專書大多為軍方出版品，具有參研價值者如；海軍總司令部（海軍司令部）編印《海軍建軍史》、《老陽字號故事》、《太字春秋：太字號軍艦的故事》，海軍艦隊司令部編印《碧海丹心忠義情－六二特遣部隊的故事》，海軍艦隊指揮部編印《老部隊的故事：威海護疆、錨鍊傳薪》、《艦隊之山中傳奇》，孫建中著《中華民國海軍陸戰隊發展史》等書。其中《海軍建軍史》對於在臺整軍備戰時期有關海軍的組織編裝、教育訓練及歷次臺海戰役等，作了較全面性的記載。《中華民國海軍陸戰隊發展史》則對此時期陸戰隊的組織編裝、教育訓練及重要戰績等，有詳細之論述。

另外，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印《國民革命建軍史：第四部：復興基地整軍備戰》、《國軍隊徽暨臂章圖誌沿革》，國防部軍務局編印《八二三台海戰役》，孫弘鑫著《臺灣全志，卷六，國防志：軍事組織與制度》、孫建中著《臺灣全志，卷六，國防志：遷臺後重要戰役役篇》及《臺灣全志，卷六，國防志：軍事教育與訓練篇》，吳守成著《海軍軍官學校校史》，沈天羽著《海軍軍官教育一百四十年（1866-2006）》及《海軍官校六十年》，徐學海著《1943-1984海軍典故縱橫談》，鍾堅著《驚濤駭浪中戰備航行－海軍艦艇誌》等書，亦是研究在臺整軍備戰時期有關我海軍的建軍發展之組織沿革遞嬗、後勤裝備、教育與訓練及歷次臺海戰役重要的參研書籍。

近年來國防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國史館針對海軍退役將領及海軍耆宿從事口述歷史或為其編印回憶錄，例如國防部編印《海軍陸戰隊官兵口述歷史訪問紀錄歷史》、《海上長城－海軍高階將領訪問紀錄》、張力編《海軍人物訪問紀

錄》（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出版）；至於海軍退將之回憶錄、口述歷史或傳記方面，則有黎玉璽、劉廣凱、葉昌桐、郭宗清、伍世文、顧崇廉、苗永慶、周雨寰、池孟彬、劉溢川、徐學海、曾尚智、劉定邦、馬立維、陳振洛、鄭本基、李連墀、黃宏基等海軍退役將領。

本文筆者就上述專書，並蒐整海軍相關檔案及論文，及參研海軍退役將領耆宿的回憶錄或口述歷史等，就在臺整軍備戰時期有關我海軍的組織制度、教育訓練及重要戰績等幾個面向，論述此時期海軍建軍發展的成果，並就其建軍發展的得失作一個檢討。

貳、海軍的組織與編裝

一、海軍總司令部的組織遞嬗與重要人事異動

民國48年2月1日，海軍總司令梁序昭調升國防部副部長，遺缺由「六二特遣部隊」指揮官黎玉璽升任。[1]49年2月，海軍總司令部的編制及單位名稱進行調整；諮議室改為作戰計畫委員會，原有各副參謀長室改為助理參謀長室，主計室擴編為署，艦政署軍械組擴編為軍械處，直屬總部，國防部國軍聯合作戰中心之海軍組，改隸總部，海政處撤銷，總務處改編為臺北勤務處，列為部外單位。50年5月1日，為加強軍援業務，於後勤助理參謀長室，增設軍援組。52年8月，總政治部改為總政治作戰部，組織仍舊。[2]54年1月25日，海軍總司令黎玉璽升任國防部副參謀總長，海軍副總司令劉廣凱升任總司令。[3]8月16日，劉廣凱總司令因「八六海戰」失利調職，由副總司令馮啟聰升任總司令。[4]

民國55年9月，海軍總司令奉國防部命令實施精減組織，撤銷各助理副參謀長室，改編為署，並併編部分單位。計部內一級幕僚單位，由原23個減為政治作戰部、作

1 參閱一、張力，《黎玉璽先生訪問紀錄》（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80年），頁319。二、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印，《中國戰史大辭典：人物之部》，民國81年，頁890。

2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印，《國民革命建軍史：第四部：復興基地整軍備戰》（一），民國76年，頁479。

3 參閱一、劉廣凱，《劉廣凱將軍報國憶往》（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83年），頁217。二、《黎玉璽先生訪問紀錄》，頁320。

4 《國民革命建軍史：第四部：復興基地整軍備戰》（一），頁505。

戰研究督察委員會、聯合作戰計畫室、總司令辦公室、人事署、情報署、作戰署、後勤署、計畫署、主計署、艦政署、補給署、公工署、通信處、軍械處、軍醫處、軍法處等17個單位。57年1月1日，聯合作戰計畫室改編為作戰計畫作業室。3月1日，撤銷人事署眷管組，編成總部軍眷管理處，部內幕僚單位由17個調整為18個。9月1日，撤銷公工署，補給署納入後勤署。同時裁撤軍械處，改編為軍械組，隸屬艦政署，使部內一級幕僚單位由18個減為15個。[5]

至民國58年7月1日，海軍總司令部組織編制為：總司令轄政治作戰部、參謀長、作戰研究督察委員會、陸戰隊司令部、總司令辦公室、艦政署、軍法處、軍醫處、眷管處、作戰計畫作業室、人事署、情報署、作戰署、後勤署、計畫署、主計署、通信處、艦隊司令部、海軍官校、海軍專科學校、海軍士官學校、供應司令部、海道測量局、雷達大隊、軍事情報工作處、臺北勤務處、第一軍區司令部、第二軍區司令部、第三軍區司令部、藝術工作大隊、反情報隊、海軍出版社、福利處、印製廠、金門基地指揮部、第一造船廠、第二造船廠、第三造船廠、第四造船廠、魚雷工廠、海軍總醫院、海軍第一醫院、海軍第二醫院、基隆基地醫院、左營通信站、臺北通信站、基隆通信站、馬公通信站、電信監察臺、聯戰中心電臺、金門無線電臺、馬祖無線電臺、花蓮無線電臺、東沙無線電臺、醫防隊及氣象中心。[6]

民國58年10月1日，原直屬總司令部的武昌艇隊，撥隸艦隊司令部。59年7月1日，馮啟聰總司令調職，由副總司令宋長志升任總司令。9月1日，原隸總部的海軍艇隊，納入艦艇指揮體系，改隸艦隊司令部。[7]60年4月起，海軍總司令部直屬部隊單位進行部分調整；眷管處改隸總治作戰部。海軍總醫院、醫防隊、第一醫院改隸第一軍區，第二醫院改隸第二軍區，基隆基地醫院改隸第三軍區部。海軍第一、二、三、四造船廠、魚雷工廠及印製廠，撥隸海軍後勤司令部。同時裁撤艦政署，併入後勤署。5月16日，

5 國軍檔案，《海軍總司令部沿革史》（四）〈海軍總司令部沿革史〉（55年度），組織沿革，檔號：153.41/3815。二、《海軍總司令部沿革史》（五）〈海軍總司令部沿革史〉（56年度）、〈海軍總司令部沿革史〉（57年度），組織沿革。三、《國民革命建軍史：第四部：復興基地整軍備戰》（一），頁479-480。四、海軍總司令部編印，《海軍建軍史》，下冊，民國60年，頁397。新編組在型態上，大致恢復到與民國44年梁序昭總司令實施「仿美式」改制前相同。參閱陳振夫，《滄海一粟》，作者自刊，民國84年，頁262。

6 參閱一、國軍檔案，《海軍總司令部沿革史》（五）〈海軍總司令部沿革史〉（58年度），組織沿革。二、《國民革命建軍史：第四部：復興基地整軍備戰》（一），附表一。三、《海軍建軍史》，下冊，附件七八。

7 《國民革命建軍史：第四部：復興基地整軍備戰》（一），頁480,505。

藝工大隊、出版社、反情報隊、福利處改隸總政治作戰部。6日1日，海軍各通信站臺及雷達大隊等11個單位，改隸通信電子處。

至民國60年7月，海軍總司令部的編組編制為：總司令轄參謀長、政治作戰部、作戰研究督察委員會、艦隊司令部、陸戰隊司令部、後勤司令部、海軍官校，第一、二、三軍區司令部，臺北勤務處、測量氣象局、金門基地指揮部、烏坵守備指揮部、蘇澳港灣工程處。9月1日，成立海軍作戰中心，隸屬作戰署。61年1月1日，裁撤軍事情報工作處，其業務與原屬該處的情報臺及通信研究室等單位，併入情報署。7月1日，原隸屬作戰研究督察委員會的督察長室升格為總部一級幕僚單位，同時將作戰研究督察委員會改編為作戰計畫委員會。8月1日，原隸屬各軍區司令部總醫院、澎湖基地醫院、臺中醫院、衛材供應中心，改隸總部軍醫處。10月1日，作戰計畫作業室裁撤，業務併入作戰署。[8]

民國63年3月1日，海軍總部各幕僚單位實施精簡緊縮，全面裁減員額。65年6月30日，宋長志總司令調升國防部參謀總長，副總司令鄒堅升任總司令。[9]時因執行驅逐艦武器革新，海軍總部後勤署兵器組業務急劇增加，遂於67年5月1日擴編為兵器處，為總部一級幕僚單位。[10]至67年12月，海軍總司令部組織編制為：總司令轄參謀長、政治作戰部、作戰計畫委員會、艦隊司令部、陸戰隊司令部、後勤司令部、海軍軍官學校、第一軍區司令部、第二軍區司令部、第三軍區司令部、研究發展中心、臺北勤務處、海洋測量局、金門基地指揮部、烏坵守備區指揮部、蘇澳基地工程處；一級幕僚單位計有人事署、情報署、作戰署、後勤署、計畫署、主計署、總司令辦公室、督察長室、通信電子處、軍醫處、軍法處、兵器處。[11]

二、海軍艦隊司令部的組織編制與遞嬗

民國47年8月，八二三臺海戰役爆發前夕，海軍艦隊編成如下：海軍總司令部轄

8 參閱一、國軍檔案，《海軍總司令部沿革史》（六）〈海軍總司令部沿革史〉（60年度）、〈海軍總司令部沿革史〉（61年度），組織沿革。二、《國民革命建軍史：第四部：復興基地整軍備戰》（一），頁481。

9 參閱一、《國民革命建軍史：第四部：復興基地整軍備戰》（一），頁481,482,505,506。二、《中國戰史大辭典：人物之部》，頁712。

10 參閱一、張力，《伍世文先生訪問紀錄》（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106年），頁179。二、孫弘鑫著，《臺灣全志，卷六，國防志：軍事組織與制度》（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2013年），頁106。

11 國軍檔案，《海軍總司令部沿革史》（七）〈海軍總司令部沿革史〉（67年度），組織沿革。

艦隊指揮部、六二特遣隊及第一、二、三、四軍區。艦隊指揮部轄艦隊訓練司令部、驅逐艦隊、巡防艦隊、掃布雷艦隊、巡邏艦隊、後勤艦隊及兩棲部隊司令部。兩棲部隊司令部轄登陸艦隊、登陸艇隊、兩棲訓練司令部、率真旗艦、海灘總隊。海灘總隊轄後勤大隊、小艇大隊、水中爆破隊[12]、浮箱中隊及兩棲偵察分隊。六二特遣隊依任務編組下轄後勤支隊、運輸支隊、水雷支隊、機動攻擊支隊、南區巡邏支隊及北區巡邏支隊。[13]

民國50年4月起，為了加強艦隊之編組，於艦隊指揮部及艦隊之間，增設部隊階層，專掌所屬部隊之整備與行政業務，經成立驅逐巡防部隊司令部，下轄1個驅逐艦隊、2個巡防艦隊及1個魚雷快艇隊。同時將掃布雷隊與後勤艦隊分別改編為水雷部隊司令部及後勤部隊司令部，該兩部隊下不設艦隊。至於各艦隊司令部則縮編成純粹戰術單位，常川駐艦，專責作戰指揮和戰術訓練。另外，擴編兩棲、水雷及後勤等部隊。[14]

民國57年9月1日，海軍將艦隊各層級名稱予以更改，海軍艦隊指揮部更名為「海軍艦隊司令部」，所轄之驅逐巡防、兩棲、水雷、後勤各部隊司令部更名為指揮部，艦隊訓練司令部更名為艦隊訓練指揮部，兩棲訓練司令部更名為兩棲訓練中心，巡防各部隊司令部更名為艦隊部，同時裁撤兩棲作戰司令部。[15]

民國58年10月1日，武昌艇隊由海軍總司令部改隸艦隊司令部。[16]至此，海軍艦隊司令部所轄作戰及支援部隊計有：艦艇訓練指揮部、驅巡部隊指揮部、後勤部隊指揮部、兩棲部隊指揮部、水雷部隊指揮部、武昌艇隊、海昌艇隊。驅巡部隊指揮部轄驅逐艦隊、巡防第一艦隊、巡防第二艦隊、魚雷快艇隊。[17]

民國60年3月1日，水雷部隊及後勤部隊指揮部更名為水雷艦隊及勤務艦隊。5月1日，原隸屬巡防部隊的魚雷快艇隊撤銷，擴編成立為快艇大隊，改隸艦隊司令部。至此艦隊司令部組編制為，司令部所轄作戰及勤務部隊計有：驅逐巡防部隊指揮部、兩

12 43年3月1日，水中爆破隊成軍。參閱海軍艦隊指揮部編印，《老部隊的故事：威海護疆、錨鍊傳薪》，民國95年，頁91。

13 《國民革命建軍史：第四部：復興基地整軍備戰》（二），附表四。

14 《海軍建軍史》，下冊，頁399-400。

15 《海軍建軍史》，下冊，頁400。

16 《海軍建軍史》，下冊，頁400。

17 參閱一、《海軍建軍史》，下冊，附件78。二、海軍艦隊司令部編印，《碧海丹心忠義情－六二特遣部隊的故事》，民國94年，頁34。

棲部隊指揮部、水雷艦隊部、勤務艦隊部、艦隊訓練指揮部、武昌艇隊、快艇大隊。[18]

民國62年9月1日，為統一權責，減化指揮層次，撤銷驅逐巡防部隊指揮部，其所管轄之各艦艇同時改隸艦隊司令部。63年1月1日，驅逐艦隊、巡防第一艦隊及巡防第二艦隊所屬兵力作局部調整。至67年12月，海軍艦隊司令部組織編制為，司令部轄第一二四艦隊、第一四六艦隊、第一三一艦隊、外島連絡組（金門、馬祖、烏坵）、反潛作戰情報連絡組、電子作戰隊、艦隊直升機隊、兩棲部隊指揮部、第一九二艦隊、第一四二艦隊（救難大隊配編）、艦隊訓練指揮部、第二五六戰隊（編配潛水艦支援隊）、海蛟大隊。另外，艦隊司令部任務編組部隊計有攻擊支隊、南區巡邏支隊、北區巡邏支隊、南區運輸支隊、北區運輸支隊、水雷支隊。[19]

三、海軍艦隊司令部所屬各司令部之沿革與編制

（一）海軍驅逐巡防部隊司令部

民國50年4月16日，海軍驅逐巡防部隊司令部成立，駐左營，隸屬艦隊指揮部，[20]負責所屬艦艇暨各艦的整備、後勤、行政等支援，及技術管制。司令部轄行政、作戰、維護等3處。作戰單位轄驅逐艦隊、巡防第一、二艦隊及魚雷快艇隊。另直屬單位有外島連絡組（金門、馬祖、東引、烏坵）。55年10月，為使行政編制與任務編組一元化，並將修護權責下授各艦隊，使戰訓整合為一，特將六二特遣部隊指揮部撤銷。[21]

（二）海軍驅逐巡防部隊指揮部

民國57年9月1日，海軍驅逐巡防部隊司令部更名為「海軍驅逐巡防部隊指揮部」，轄政治作戰部，行政、情報、作戰、後勤、通信、連絡等6組，及主計室、診療所。作戰單位轄驅逐艦隊、巡防第一、二艦隊及魚雷快艇隊。另直屬單位有外島連絡組（金門、馬祖、東引、烏坵）。[22]

（三）海軍驅逐艦隊

18 《國民革命建軍史：第四部：復興基地整軍備戰》（一），頁485-486及附表八。同書頁486記：60年5月1日，5艘PB-3、PB-5、PB-6、PB-7、PB-8艇成軍，編隸快艇大隊。

19 《國民革命建軍史：第四部：復興基地整軍備戰》（一），頁486-489及附表九。

20 《碧海丹心忠義情－六二特遣部隊的故事》，頁24。

21 參閱一、《海軍建軍史》，下冊，頁400。二、國防部史政局編印，《海軍艦隊司令部簡史》，民國59年，頁2之6。50年2月，巡防艦隊更名為巡防第一艦隊。3月，巡邏艦隊更名為巡防第二艦隊。參閱《碧海丹心忠義情－六二特遣部隊的故事》，頁24。

22 《海軍建軍史》，下冊，附件82。

海軍驅逐艦隊司令部於民國44年1月16日成立，駐左營，轄第十一、十二及第十四戰隊。55年10月1日，增編第十五戰隊。57年3月1日，第十五戰隊PF型艦撥交巡防第一、二艦隊。[23]9月1日，該部更名為「海軍驅逐艦隊部」。至59年3月1日，驅逐艦隊部轄第十一、十二等兩個戰隊。第十一戰隊轄洛陽、漢陽、咸陽、南陽、安陽、昆陽、襄陽、華陽、衡陽等9艦；第十二戰隊轄太康、太和、太倉、太湖、太昭、太原等6艦。[24]

（四）海軍巡防第一艦隊

民國50年4月，海軍海防巡防艦隊改編，成立海軍巡防第一艦隊司令部，隸屬海軍驅逐巡防部隊司令部，轄第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及二十五等5個戰隊。57年9月1日，海軍巡防第一艦隊司令部更名為「海軍巡防第一艦隊」，同時裁撤第二十四、二十五等2個戰隊。至59年12月，巡防第一艦隊轄第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等3個戰隊。第二十一戰隊轄華山、文山、福山、壽山、恆山等5艦；第二十二戰隊轄武勝、平靖等2艦；第二十三戰隊轄東江、西江、北江、韓江等4艦。[25]

（五）海軍巡防第二艦隊

民國50年4月，海軍巡邏艦隊司令部改編更名為「海軍巡防第二艦司令部」，隸屬驅逐巡防部隊司令部，轄第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及三十四等4個戰隊。第三十一戰隊轄永泰、維源、永壽、永昌等4艦；第三十二戰隊轄永春、永和、永康等3艦；第三十三戰隊轄昌江、清江、章江等3艦；第三十四戰隊轄涪江及珠江等2艦。[26]57年9月1日，海軍巡防第二艦隊司令部更名為「海軍巡防第二艦隊」，同時裁撤第三十四戰隊。至59年12月，巡防第二艦隊轄第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等3個戰隊。第三十一戰隊轄玉山、泰山、廬山、岡山、鍾山、龍山等6艦；第三十二戰隊轄維源、山海（原名永泰）、居庸等3艦；第三十三戰隊轄資江、沱江等2艦。[27]

（六）海軍驅逐第一艦隊（海軍第一二四艦隊）

民國63年10月1日，因美援驅逐艦陸續返國加入海軍戰鬥序列，海軍依艦型成立

23 國防部史政局編印，《海軍驅逐艦隊簡史》，民國59年，頁2之7,2之9。

24 參閱一、《海軍建軍史》，下冊，頁401及附件84。二、海軍司令部編印，《太字春秋：太字號軍艦的故事》，民國100年，頁15,85,155。

25 《海軍建軍史》，下冊，頁401-402及附件86。

26 國防部史政編譯室編印，《國軍隊徽暨臂章圖誌沿革》，民國93年，頁271。

27 《海軍建軍史》，下冊，頁402-403及附件88。

2個驅逐艦隊，海軍巡防第一艦隊奉命與海軍驅逐艦隊整編成立「海軍驅逐第一艦隊」，隸屬艦隊司令部，轄第十一及十二等2個戰隊。65年1月1日，驅逐第一艦隊更名為「海軍第一二四艦隊」，駐左營，原第十一、十二戰隊分別更名為第二六四、二四二戰隊。[28]

（七）海軍驅逐第二艦隊（海軍第一四六艦隊）

民國63年10月1日，因美援驅逐艦陸續返國編入作戰序列，海軍巡防第二艦隊奉命與海軍驅逐艦隊整編成立「海軍驅逐第二艦隊」，隸屬艦隊司令部，轄第二十一及第二十二等2個戰隊。65年1月1日，驅逐第二艦隊更名為「海軍第一四六艦隊」，駐馬公；原第二十一、第二十二戰隊分別更名為第二二六、第二六八戰隊。[29]

（八）海軍巡防艦隊（海軍第一三一艦隊）

民國63年10月1日，海軍巡防艦隊司令部更名為「海軍巡防艦隊」，並兼任海軍「六二、二支隊」，擔負臺灣海峽北區防務，轄第三十一、三十二戰隊。第三十一戰隊轄玉山、華山、文山、福山、太和、太湖、太原等7艦；第三十二戰隊轄廬山、壽山、泰山、鍾山、武勝、居庸、平靖等7艦。65年1月1日，巡防艦隊更名為「海軍第一三一艦隊」，駐基隆，原轄第三十一、三十二戰隊更名為第二一二、二五二戰隊。[30]

四、海軍登陸艦隊司令部

民國39年7月，海軍登陸艦隊司令部於左營成立，歷經整編，至48年6月，該司令部轄8個戰隊及中、美、聯字型軍艦共計37艘及嵩山艦，其編配如下：第五十一戰隊轄中海、中鼎、中興、中光、中富等5艦；第五十二戰隊轄中訓、中練、中榮、中肇、中肅等5艦；第五十三戰隊轄中基、中勝、中萬、中啟、中程等5艦；第五十四戰隊轄中建、中強、中權、中邦、中熙等5艦；第五十五戰隊轄美珍、美益、美朋、美堅等4艦；第五十六

28 《國民革命建軍史：第四部：復興基地整軍備戰》（一），頁489。驅逐第一艦隊轄有12艘驅逐艦。參閱《國軍隊徽暨臂章圖誌沿革》，頁267。

29 《國民革命建軍史：第四部：復興基地整軍備戰》（一），頁490。《國軍隊徽暨臂章圖誌沿革》，頁271記：第二二六戰隊轄衡陽、惠陽、貴陽、鄱陽、安陽等5艦。第二二八戰隊轄建陽、漢陽、洛陽、萊陽等4艦。66年8月31日，開陽艦成軍；66年10月1日，瀋陽艦成軍，分別隸屬海軍第一四六艦隊第二六八戰隊、第二二六戰隊。參閱海軍總司令部編印，《老陽字號故事》，民國93年，頁142,196。

30 參閱一、《國民革命建軍史：第四部：復興基地整軍備戰》（一），頁489-490。二、《國軍隊徽暨臂章圖誌沿革》，頁275。第一三一艦隊轄太原、玉山、華山、文山、福山、廬山、壽山、泰山、鍾山、武勝、居庸、平靖等12艘軍艦，分屬第二一二、二五二戰隊。67年4月16日，原隸屬第一三六艦隊第二五八戰隊天山艦改隸第一三一艦隊第二一二戰隊。

戰隊轄美亨、美宏、美頌、美和、美華等5艦；第五十七戰隊轄美成、美功、美平、美文、美漢等5艦；第五十八戰隊轄聯智、聯仁、聯勇、嵩山等4艦。50年5月1日，海軍登陸艦隊改編為登陸第一、二艦隊。[31]登陸第一、二艦隊以4個月為一期，輪流納入「六二、四」及「六二、五」支隊，分駐高雄、基隆（蘇澳），負責對南、北區及外島之運補，並以每年1、5、9月為移駐交接時間。[32]

五、海軍兩棲部隊指揮部

民國50年5月1日，海軍兩棲部隊司令部成立，並將原登陸艦隊劃分為第一、第二艦隊司令部。同日，海軍兩棲作戰司令部成立，隸屬兩棲部隊司令部，負責兩棲作戰演習等計畫之擬定、協調及執行。57年9月1日，海軍兩棲部隊司令部更名為「海軍兩棲部隊指揮部」，同時裁撤兩棲作戰司令部。[33]兩棲部隊指揮部編成後，至59年7月，其編制主要轄兩棲訓練中心、登陸第一、二艦隊、登陸艇部隊、海灘總隊、水中爆破大隊及直屬艦（天山艦、東海船塢登陸艦、高雄旗艦、五台修理艦）。[34]至67年，兩棲部隊指揮部編制為轄兩棲訓練中心、第一五四艦隊、第一三六艦隊、登陸艇隊、海灘總隊、水中爆破大隊、商船連絡組。[35]

（一）海軍登陸第一艦隊（海軍第一五四艦隊）

民國50年5月1日，海軍登陸第一艦隊司令部成立，駐左營，隸屬海軍兩棲部隊司令部，轄第五十一、五十二、五十三及五十四等4個戰隊；第五十一戰隊轄中興、中榮、中光、中程、中權、中強等6艦；第五十二戰隊轄中鼎、中治、中萬、中邦、中業（51年納編）等5艦；第五十三戰隊轄美珍、美益、美亨、美宏、美頌等5艦；第五十四戰隊轄美堅、美華、美成、美文等4艦。57年9月1日，海軍登陸第一艦隊司令部改編為「海軍登陸第一艦隊」，主官司令修訂為艦隊長，轄第五十一、五十二、五十三等3個戰隊，原第五十四戰隊併入第五十三戰隊。[36]65年1月1日，海軍登陸第一艦隊改編更名為「海軍第

31 國防部史政局編印，《海軍登陸第一艦隊簡史》，民國59年，頁1之1及頁2之13。

32 參閱一、國防部史政局編印，《海軍登陸第二艦隊簡史》，民國59年，頁1之2。二、《老部隊的故事：威海護疆、錨鍊傳薪》，頁7。

33 《海軍建軍史》，下冊，頁406,408。

34 《老部隊的故事：威海護疆、錨鍊傳薪》，頁11。

35 《國民革命建軍史：第四部：復興基地整軍備戰》（一），附表九。

36 參閱一、國防部史政局編印，《海軍登陸第一艦隊簡史》，民國59年，頁2之14及2之15。二、《海軍建軍史》，下冊，頁407-408。三、《國軍隊徽暨臂章圖誌沿革》，頁282。

一五四艦隊」，所屬第五十一、五十二戰隊更名為第二八五、二三二戰隊。[37]

（二）海軍登陸第二艦隊（海軍第一三六艦隊）

民國50年5月1日，海軍登陸第二艦隊司令部成立，隸屬海軍兩棲部隊司令部，轄第六十一、六十二、六十三及六十四等4個戰隊。第六十戰隊轄中基、中練、中肇、中啟、中勝、中肅等6艦；第六十二戰隊轄中海、中富、中建、中訓、中明、中熙等6艦；第六十三戰隊轄美和、美功、美平、美漢、美朋等5艦；第六十四戰隊轄聯智、聯仁、聯勇等3艦。8月12日，中熙艦改裝為兩棲旗艦，直隸兩棲部隊司令部。12月1日，美和艦改隸水雷部隊。[38]51年2月28日，中富艦在執行金門運補途中於福建鎮海角附近海域，遭到共軍砲擊，該艦汪仁芝、葛嗣燦、沙成先、劉文乾、陳昭明、王茂盛等6員士兵陣亡殉職。[39]51年5月，美樂艦納編至第六十三戰隊。[40]58年10月及11月，聯智、聯仁、聯勇等3艦先後除役，第六十四戰隊裁撤。[41]65年1月1日，海軍登陸第二艦隊改編更名為「海軍第一三六艦隊」，原轄第六十一、六十二戰隊更名為第二二四、二五八戰隊。[42]

（三）海軍後勤艦隊（海軍第一四二艦隊）

海軍後勤艦隊司令部於民國41年9月1日成立。50年4月，海軍後勤艦隊司令部擴編為「海軍後勤部隊司令部」。57年9月1日，後勤部隊司令部更名為「海軍後勤艦隊指揮部」。至59年5月1日，該指揮部主要艦艇計轄：會稽、長白、新高、四明、戴雲、萬壽等6艘運油艦；大同、大雪、大武、大明、大庚、大青等6艘救難艦；陽明、九連、聯強等3艘測量艦。另直屬部隊有救難大隊。[43]60年3月1日，海軍後勤艦隊指揮部更名為「海軍勤務艦隊」。65年1月5日，海軍勤務艦隊更名為「海軍第一四二艦隊」，駐高雄新濱營區，主要任務為交通運輸、海上拖救、海上修護及支援作戰等。[44]該艦隊主要艦艇

37 參閱一、《國民革命建軍史：第四部：復興基地整軍備戰》（一），頁489。二、《國軍隊徽暨臂章圖誌沿革》，頁282-283。

38 《海軍登陸第二艦隊簡史》，頁1之1,1之2,2之15。

39 參閱一、《海軍登陸第二艦隊簡史》，頁1之2,7乙之3,7乙之4。二、海軍艦隊司令部，《老戰役的故事》，（臺北：海軍總司令部，民國91年），頁220。

40 《海軍登陸第二艦隊簡史》，頁1之2,2之15。

41 《海軍建軍史》，下冊，頁408。

42 參閱一、《國民革命建軍史：第四部：復興基地整軍備戰》（一），頁489。二、《國軍隊徽暨臂章圖誌沿革》，頁282-283。

43 參閱一、《海軍建軍史》，下冊，附件九四。二、《國軍隊徽暨臂章圖誌沿革》，頁286。

44 《老部隊的故事：威海護疆、錨鍊傳薪》，頁150。

計有：長白、萬壽、龍泉、興龍等4艘運油艦；五台、雲台、太武、凌雲等4艘人員運輸艦；大庾、大雪、大同、大鵬、大安、大萬、大湖、大漢等8艘救難艦；聯強、武康、九華等3艘海測船及玉台修理艦等。[45]

（四）海軍水雷艦隊（海軍第一九二艦隊）

民國50年4月16日，海軍掃佈雷艦隊司令部改編更名為「海軍水雷部隊司令部」，隸屬海軍艦隊指揮部，轄第四十一、四十二、四十三等3個戰隊，及永勝、永順、永修、永嘉、永豐、永定、永平、永安、永年及永川等10艦。57年9月1日，海軍水雷部隊司令部更名為「海軍水雷部隊指揮部」，同時裁撤第四十三戰隊。[46]時水雷部隊指揮部轄第四十一及四十二等2個戰隊。第四十一戰隊轄永新、永吉、永樂、永福、永清、永善、永濟等7艦；第四十二戰隊轄永平、永安、永川、永城、永仁、永綏等6艦。[47]60年3月1日，海軍水雷部隊指揮部更名為「海軍水雷艦隊」，隸屬海軍艦隊司令部。65年1月1日，海軍水雷艦隊更名為「海軍第一九二艦隊」，駐左營，轄第二三六、二四八等2個戰隊。第二三六戰隊轄永安、永年、永仁、永綏、永川等5艦；第二四八戰隊轄永城、永新、永樂、永福、永善等5艦。[48]

（五）海軍潛水艦戰隊（海軍第二五六戰隊）

民國58年10月8日，武昌艇隊在左營成軍，轄海蛟、海龍兩艘義大利製造的袖珍潛艇（SX-404），隸屬海軍艦隊司令部。[49]62年4月1日，海獅潛艦成軍。8月1日，為建立海軍潛艦兵力，成立潛水艦戰隊，並裁撤武昌艇隊，所屬海蛟、海龍兩艘潛艇，同時改隸潛水艦戰隊。[50]65年1月1日，海軍潛水艦戰隊更名為「海軍第二五六戰隊」，駐左營，轄海獅、海豹等2艘潛艦。[51]

45 《國軍隊徽暨臂章圖誌沿革》，頁287-288。郭宗清於64年9月1日就任第一四二艦隊艦隊長，時該艦隊轄18艘軍艦及1個救難大隊。參閱許瑞浩、周維朋，《大風將軍：郭宗清先生訪談錄》，下冊，（臺北：國史館，2011年），頁507。

46 《海軍建軍史》，下冊，頁403-404。

47 參閱一、《海軍建軍史》，下冊，附件92。二、《國軍隊徽暨臂章圖誌沿革》，頁291。

48 《國軍隊徽暨臂章圖誌沿革》，頁233,291。《國民革命建軍史：第四部：復興基地整軍備戰》（一），頁489記：64年12月24日，水雷艦隊更名為海軍第一九二艦隊。

49 關振清，《下潛！下潛！－中華民國海軍潛艦部隊之創建》（新北：老戰友工作室，2011年），頁112。

50 《國民革命建軍史：第四部：復興基地整軍備戰》（一），頁487。《國軍隊徽暨臂章圖誌沿革》，頁295記：海蛟及海龍兩潛艇於62年11月1日除役。

51 《國軍隊徽暨臂章圖誌沿革》，頁233。

（六）海軍登陸艇隊

海軍登陸艇隊於民國41年9月10日成立，至55年12月，其編制為轄第一、二、三分隊。第一分隊轄合祺、合輝、合耀、合登、合風、合潮、合騰等7艘登陸艇；第二分隊轄合山、合川、合昇、合恆、合茂、合壽等6艘登陸艇；第三分隊轄合群、合眾、合忠、合彰、合貞、合春、合永、合堅等8艘登陸艇。[52]

（七）海軍飛彈快艇大隊

民國60年5月1日，海軍魚雷艇隊編制撤銷，另擴編成立「海軍快艇大隊」，主要裝備為5艘PB快艇。61年5月1日，增編修護中隊。[53]65年5月1日，魚雷快艇隊擴編為「海軍飛彈快艇大隊」，隸屬海軍艦隊司令部。[54]

（八）海昌艇隊

八二三臺海戰役結束後，國軍為因應滲透特攻作戰成立一支特種部隊，民國49年以「海昌計畫」向義大利訂購4艘潛爆艇（CE2F；由蛙人操作的袖珍潛艇）為基礎，運送返國後，再由海軍仿製3艘。49年7月16日，國防部特種軍事情報室於高雄壽山與左營間的「水射堡」（原為日軍特攻潛艇基地）成立「海昌隊」。60年2月1日，海昌艇隊撤銷員額併編於水中爆破大隊，成立「海昌中隊」，隸屬兩棲部隊指揮部。62年4月1日，海昌中隊被裁撤。[55]

六、海軍陸上機構

（一）海軍第一軍區司令部

海軍第一軍區司令部於民國44年5月成立，駐左營，司令部轄政治部、總醫院、臺中醫院、港務隊、海港防禦第一大隊、汽車隊、工程隊、東沙守備區指揮部、南沙守備區指揮部。[56]

（二）海軍第二軍區司令部

52 《海軍建軍史》，下冊，附件110。

53 《國民革命建軍史：第四部：復興基地整軍備戰》（一），頁486。

54 《國軍隊徽暨臂章圖誌沿革》，頁233。

55 參閱一、《老部隊的故事：威海護疆、錨鍊傳薪》，頁92,93,113。二、海軍艦隊指揮部編印，《海軍無名英雄－艦隊老蛙的故事》，民國98年，頁8,15,16。有關向義大利購買潛爆艇的經過。可參閱汪士淳，《忠與過：情治首長汪希苓的起落》（臺北：天下遠見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99年）頁63-67。

56 《國民革命建軍史：第四部：復興基地整軍備戰》（一），附表十八。

民國44年6月，澎湖要港司令部改番號為海軍第二軍區司令部，駐馬公，司令部轄政治部、澎湖基地醫院、海港防禦第二大隊、港務隊、汽車隊及工程隊。[57]

（三）海軍第三軍區司令部

民國37年5月，海軍第三基地司令部改編為海軍第三軍區司令部。38年5月，由左營移駐基隆，其司令部轄政治部、馬祖巡防處、花蓮巡防處、淡水巡防處、海港防禦第三大隊、港務隊、軍樂隊、汽車隊、勤務隊及看守所。[58]61年7月1日，馬祖、花蓮、淡水及蘇澳（60年9月1日成立）等4個巡防處，改編為基地指揮部。64年2月1日，裁撤淡水基地指揮部。11月16日，蘇澳基地指揮部併入蘇澳基地工程處。67年9月1日，蘇澳基地指揮部復編，隸屬第三軍區司令部。[59]

七、海軍後勤及海政單位

（一）海軍供應司令部

民國40年8月1日，海軍供應總處改編為「海軍供應司令部」，綜管全軍補給業務。[60]供應司令部組織編制幾經變革，至59年5月，其編制為司令部轄政治作戰部，主計、技術、補給、存量管制、計畫及行政等6處，直屬單位計有運輸站、燃料管理所、衛生材料供應所、彈藥總庫、經理品儲備總庫及料配件儲備總庫。[61]

（二）海軍後勤司令部

民國60年4月1日，海軍供應司令部裁撤，另以海軍第一、第二軍區基地公工處及第一造船廠設計中心合併編成「海軍後勤司令部」，使海軍修護與補給一元化。簡化組織，統一事權，增進效率，遵循「兩合四管」（修補合一、艦廠合作、修費管制、修期管制、品質管制、材料管制）之目標，配合建軍發展，加強戰備，使海軍後勤獲致一元化之管理制度。[62]

海軍後勤司令部成立後，負責指揮監督海軍後勤修補與工程作業。該部內設政

57 《國民革命建軍史：第四部：復興基地整軍備戰》（一），附表十九。

58 《國民革命建軍史：第四部：復興基地整軍備戰》（一），頁500及附表二十一。

59 《國民革命建軍史：第四部：復興基地整軍備戰》（一），頁500,502,503。

60 張力，〈李連墀先生訪問紀錄〉《海軍人物訪問紀錄》，第一輯，（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民國87年），頁42。

61 《海軍建軍史》，下冊，附件124。

62 參閱一、《國民革命建軍史：第四部：復興基地整軍備戰》（一），頁499-500。二、曾尚智，《曾尚智回憶錄》（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87年），頁122。

治作戰部及計畫、艦政、補給、公工、兵器、電子、主計、行政等8處，以及後勤管制中心等單位。司令部轄第一、二、三、四造船廠，汽車修理廠、印製廠、蘇澳港灣工程處、料配件總庫、經理品總庫、彈藥總庫、燃料管理所、衛生器材供應所、運輸站。[63]

（三）海軍造船廠

1、海軍第一造船廠

民國46年，海軍第一造船所擴編更名為「海軍第一造船廠」，廠址在左營。[64]47年2月，第一造船廠改隸海軍第一軍區。49年11月，第一造船廠改編，擴大生產單位，縮小行政部門。第一造船廠生產單位計有15個工場，兩座浮塢、1個實驗室及校磁站。[65]

2、海軍第二造船廠

民國46年5月1日，海軍第二造船所更名為「海軍第二造船廠」，廠址在馬公。[66]47年2月，第二造船廠改隸海軍第二軍區。50年3月，第二造船廠進行行政部門整編，其餘單位依舊，其生產單位計有14個工場。[67]

3、海軍第三造船廠

民國46年3月1日，海軍第三造船所改編更名為「海軍第三造船廠」，廠址在基隆。[68]第三造船廠生產單位計有14個工場，其所屬淡水分廠於54年6月1日裁撤。[69]

4、海軍第四造船廠

民國46年，海軍第一工廠擴編更名為「海軍第四造船廠」，廠址在高雄旗津。[70]52年9月1日，第四造船廠進行整編，整編後生產單位計有14個工場及1

63 《國民革命建軍史：第四部：復興基地整軍備戰》（一），附表二十二。孫弘鑫，《臺灣全志，卷六，國防志：軍事後勤與裝備篇》（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2015年），頁118記：後勤司令部編制為5個造船廠、1個兵器工廠及料、經、油、彈等4個總庫、運輸站及汽修廠等12個一級單位。

64 《國軍隊徽暨臂章圖誌沿革》，頁320。

65 《海軍建軍史》，下冊，頁417及附件131。另外，為了維修海獅、海豹兩潛艇，第一造船廠成立「潛艦修護處」。參閱鄧克雄，《葉昌桐上將訪問紀錄》（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室，民國99年），頁269。

66 《國民隊徽暨臂章圖誌沿革》，頁325。

67 《海軍建軍史》，下冊，頁418及附件133。

68 《國軍隊徽暨臂章圖誌沿革》，頁327。

69 《海軍建軍史》，下冊，頁419及附件135。

70 參閱一、《國軍隊徽暨臂章圖誌沿革》，頁320,325。二、《曾尚智回憶錄》，頁41-42。

座浮塢。[71]60年4月1日，海軍第一、二、三、四造船廠及魚雷工廠由海軍總司令部改隸海軍後勤司令部。[72]

5、海軍蘇澳造船廠

為了配合艦隊進駐需要及發揮建港最大效益，使「中正港」（蘇澳港）確能於戰時取代左營軍港，成為海軍作戰指揮及後勤支援中心，民國67年7月19日成立「蘇澳造船廠籌備處」。[73]8月1日，海軍蘇澳造船廠成立。9月1日，蘇澳基地工程處裁撤。10月6日，任務編組蘇澳工程處，直隸海軍總部後勤署業務督導管制。[74]

（四）海軍研究發展中心

民國66年4月1日，海軍研究發展中心成立，駐左營原美軍顧問團園區之海友新村，轄政治作戰部，綜計、船體、船機、電子及兵器等5組，負責海軍各項研究工作及新艦艇籌獲等工作。[75]

（五）海軍料配件總庫

民國56年，海軍合併輪電、料件、軍械、車材等庫，改編成立「海軍供應司令部料配件總庫」。60年4月1日，因應國軍後勤改制，更名為「海軍料配件總庫」，隸屬海軍後勤司令部。該總庫職司海軍裝備總成零附件之接收、撥發、儲存、保養及廢品處理等作業，除適時支援後勤單位修艦使用外，並執行左營、高雄地區艦岸（含外島）單位供補任務，以達成各項戰備整備。[76]

（六）海灘總隊

民國44年10月1日，海軍海灘總隊成立。[77]海灘總隊成立後，所轄單位幾經變動或擴編，至67年其編制為轄灘勤大隊、小艇第一大隊、小艇第二大隊及兩棲工程大隊。[78]

---

71 《海軍建軍史》，下冊，頁419及附件137。

72 《國民革命建軍史：第四部：復興基地整軍備戰》（一），頁480。

73 《國軍隊徽暨臂章圖誌沿革》，頁323。

74 《國民革命建軍史：第四部：復興基地整軍備戰》（一），頁501-503。

75 陳昌蔚，《海軍造船發展中心－40週年回顧紀念冊》（高雄：海軍造船展中心，民國106年），頁24。海軍研究發展中心於71年8月更名為「海軍造船發展中心」。

76 《國軍隊徽暨臂章圖誌沿革》，頁335。

77 《老部隊的故事：威海護疆、錨鍊傳薪》，頁122。

78 參閱一、《海軍建軍史》，下冊，頁408-409及附件108。二、《國民革命建軍史：第四部：復興基地整

（七）海軍艦隊直升機隊

民國66年9月1日，海軍艦隊直升機隊成立，隸屬海軍艦隊司令部，駐左營海鷹基地，配備500MD型直升機12架。[79]

（八）海軍雷達大隊

民國58年4月1日，陸軍雷達作業隊奉國防部令改隸海軍總司令部，並編成「海軍雷達作業隊」。59年2月1日，因任務之需要，擴編為「海軍雷達大隊」。[80]

（九）海軍海洋測量局

民國60年10月1日，海軍海道測量局更名為「海軍測量氣象局」，海軍氣象中心（48年12月1日成立於左營）改隸海軍測量氣象局。63年6月1日，海軍測量氣象局更名為「海軍海洋測量局」，海軍氣象中心恢復番號，改隸海軍總令部情報署。65年7月，氣象中心調整編組後，轄臺北、馬公、蘇澳、花蓮、東沙、南沙等6個氣象臺。[81]

八、海軍陸戰隊

民國48年6月1日，海軍陸戰隊艦隊陸戰部隊司令部成立，該司令部平時負責部隊訓練，戰時受艦隊指揮管制指揮兩棲登陸作戰。[82]至此海軍陸戰隊司令部編制轄：隊司令部、陸戰隊第一師、陸戰隊第二旅、新兵訓練中心、陸戰隊學校、陸戰隊士官學校、作戰勤務團、艦隊陸戰部隊、隊部營、軍樂隊、檢診所、登陸砲車營及登陸運輸車營等直屬部隊。[83]

民國四十、五十年代，政府籌劃反攻大陸作戰計畫期間，考慮陸戰隊僅有1師1旅兵力，在初期突擊登陸戰力不足，乃指派陸軍第八十一師撥配陸戰隊督導訓練，以加強陸戰隊戰力。55年9月1日，陸軍第八十一師與陸戰隊第一旅併編為「海軍陸戰隊第二師」。[84]56年9月1日，海軍陸戰隊戰車指揮部於左營成立，隸屬陸戰隊司令部。[85]

軍備戰》（一），附表九。

79 《國軍隊徽暨臂章圖誌沿革》，頁233。

80 《國軍隊徽暨臂章圖誌沿革》，頁301。

81 崔怡楓，《海軍大氣海洋局90周年局慶特刊》（高雄：海軍大氣海洋局，民國101年），頁148,162。

82 《海軍陸戰隊歷史》，頁2之2之5。

83 國軍檔案，《海軍陸戰隊沿革史》（五）〈海軍陸戰隊司令部沿革史〉（48年度），概述、組織遞嬗、海軍陸戰隊編制表，檔號：153.43/3815.12。

84 孫建中，《中華民國海軍陸戰隊發展史》（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室，民國99年），頁103。

85 《中華民國海軍陸戰隊發展史》，頁85。

民國57年9月1日，因應國軍「精簡政策」，撤銷艦隊陸戰隊司令部、海軍總司令部戰車組、海軍總司令部及陸戰師政策計畫組等單位，新訓中心與後備軍人訓練中心合併為「海軍陸戰隊訓練中心」；同時成立恆春訓練基地指揮部、隊司令部通信營、隊部營警衛連、海軍總司令部兩棲作戰計畫組等新單位。[86]10月1日，陸戰隊戰車指揮部撤銷，成立陸戰隊登陸戰車團，隸屬陸戰隊司令部。[87]

陸戰隊第二師成軍之初，駐高雄仁武。民國56年3月，第二師由仁武移防高雄林園清水岩。57年10月，陸戰隊第二師實施「鎮疆演習」與駐澎湖陸戰隊第一師換防，駐澎湖菜園營區，改隸澎湖防衛司令部。58年9月，陸戰隊舉行「鎮疆演習」，陸戰隊第一師與第二師互調駐防區；第一師移防澎湖，第二師調返高雄林園清水岩，並歸建隸屬海軍陸戰隊司令部。[88]翌（59）年11月，陸戰隊第一師由澎湖移防高雄旗山，擔任臺灣南部地區防衛。[89]

民國64年7月15日，海軍陸戰隊第一師、第二師分別改番號為第三十六師、第五十四師。翌（65）年8月15日，再奉令改番號為第六十六師、第九十九師。[90]更改番號後，陸戰隊第六十六師及第九十九師之編制均為轄3個步兵團、砲兵團、戰車營、偵搜營、工兵營、岸勤營、通信營、輜汽營、勤務營、衛生營等8個師直屬營及師部連、警衛連、防砲連、化學兵連等4個師直屬連。步兵團編制為轄3個步兵營及4個直屬連。砲兵團編制為轄團部連及4個砲兵營。[91]67年12月16日，依據國軍整體攻防作戰構想及調整兵力結構兼任戰備任務，海軍陸戰隊訓練中心與恆春三軍聯訓基地指揮部擴編為「海軍陸戰隊第七十七師」（擴編案於68年2月1日生效）。[92]

86 國軍檔案，《海軍陸戰隊沿革史》（九）〈海軍陸戰隊司令部歷史（57年度）〉，組織遞嬗。

87 《中華民國海軍陸戰隊發展史》，頁85。

88 參閱一、《中華民國海軍陸戰隊發展史》，頁104-105。二、林天量，《陸戰隊的榮耀》（左營：海軍陸戰隊司令部，93年），頁70。三、《國軍隊徽暨臂章圖誌沿革》，頁312。四、《海軍陸戰隊第二師簡史》，頁2之2。

89 《中華民國海軍陸戰隊發展史》，頁103。

90 《中華民國海軍陸戰隊發展史》，頁105,107。

91 參閱一、國軍檔案，《海軍陸戰隊師沿革史》（66師）〈海軍陸戰隊第六十六師歷史（65年度）〉，海軍陸戰隊第六十六師司令部組織系統表，檔號：153.43/3815.13。二、國軍檔案，《海軍陸戰隊沿革史》（十四）〈海軍陸戰隊司令部歷史（68年度）〉，海軍組織系統表，檔號：153.43/3815.12。

92 參閱一、國軍檔案，《海軍陸戰隊沿革史》（十四）〈海軍陸戰隊司令部歷史（67年度）〉，組織遞嬗、重要人事。二、《中華民國海軍陸戰隊發展史》，頁109。

參、教育與訓練

一、軍官基礎養成教育機構－海軍軍官學校

民國49年10月16日，海軍官校為求組織靈活運用，增進教學效率，參照美國海軍官校編組，修訂學校組織架構、人員編制。此次組織修編之重點在教學組織，將各系分隸3個學部；原航海系、船藝系、通信系、行政系合併為作戰系，與輪機系、兵器系組成海軍科學部。原理化系、電機系合併理化電機系，與數學系、外文系組成一般科學部。文史系與政治系及體育系組成社會科學部，此為學校教學組織統籌管理的起始。之後學校此一組織沿用30年，期間雖曾作些微調整，但皆無影響於整體組織架構。[93]另外，為配合海軍建軍需求，自56年起開始招訓專修學生班。[94]

民國58年4月3日，海軍官校精簡組織編制，精簡後學校編制為校長下設副校長、教育長及政治作戰部、教育處、行政處、海軍科學部（轄作戰系、兵器系、輪機系、體育系）、一般科學部（轄數學、理化電機系、外文系）、學生總隊、專修學生班、預備學生班、主計室、海軍史蹟館等10個單位。[95]59年7月1日，奉國防部核定三軍官校四年制正期班畢業生，以中尉起敘。[96]61年，專修學生班改制為專科學生班。[97]66年3月10日，海軍官校海軍科學部增設企管組。6月1日，海軍科學部所屬各系改稱為組，系主任教官改稱組長，一般科學部總教官改稱部主任，各系主任教官改稱系主任。7月1日，成立電視教學製作中心。[98]

海軍官校正期學生班（正則班）學制及教育時間：自39年班起定為4年3個月，由於教育時間與一般大學相同，民國43年12月24日，海軍官校畢業生（自43年班起）奉准由教育部授予理學士學位，並自46年起採用學分計分法計算成績（之前採百分法），自此正期班的教育制度，由軍官養成教育演進為文武合一的大學教育。[99] 49

93 參閱一、國軍檔案：《海軍軍官學校沿革史》（八），四十九年度，概述，檔號：153.42/3815.3。二、《海軍建軍史》，下冊，頁452。三、吳守成，《海軍軍官學校校史》，第一輯，（高雄：海軍軍官學校，民國86年），頁97,132。

94 陳清茂，《迎向海洋逐夢啟航－海軍軍官學校70年》（高雄：海軍軍官學校，民國106年），頁30。

95 《海軍軍官學校校史》，第一輯，頁98。

96 沈天羽，《海軍官校六十年》（高雄：海軍軍官學校，民國96年），頁557。

97 《迎向海洋逐夢啟航－海軍軍官學校70年》，頁30。

98 《海軍軍官學校校史》，第一輯，頁98。

99 《海軍官校六十年》，頁133,552。海軍官校創校初期用正則班，至民國46年開始用正期班之名稱。

年，學生教育時間計畫縮短為4年，並自52年班起實施。[100]

國防部有鑑於三軍官校正期學生教育時間4年，分8個學期完成一般大學課程，軍事課程則分別於4年寒暑假中完成，以致成績不佳，而且課程不如民間大學。為改進上述缺點，於民國63年令頒「三軍官校正期學生班教育革新方案」，自64年7月1日起開始實施，延長教育時間為4年3個月，並調整時間配當，於前3年完成一般大學課程，將軍事課程集中於第四年實施，使能一氣呵成，增進教育成效。[101]海軍官校遵奉命令自67年班起修訂教育時間為4年3個月。[102]

海軍官校正期學生班為了取得大學學位，其教育以一般大學理工教育與海軍專業教育課程並行，學制為「航輪兼習」。海軍官校在設立學系之前，教育部所授與之學位證書上所載為「航輪組（科）」，其間為因應海軍所需人才與科技進步，課程教材內容有所更替，然而以航海、輪機為主系之學制並未改變，多為必修科目。正期班學生教育內容包含社會及人文科學教育（含政治及文史兩系）、自然科學教育（含數學、理化電機、輪機三系）、海軍科學（含作戰及兵器兩系）、生活教育及暑期訓練（含入伍教育、海軍基本課程、廠訓、兩棲訓練及航空訓練）等。[103]另外，為了使學生以歷練艦上各部門職務及參訪與各種戰技操演，對海上生活有進一步之體認，自民國55年起，恢復中斷13年的應屆畢業生敦睦遠航訓練。[104]

二、海軍官校正期班以外開辦之教育班隊

海軍官校自民國35年6月創校後，開辦的班隊很多，除正期學生班外，自47年8月至67年12月期間開辦其他培訓軍官的班次，主要有候補軍官班、專修學生班、專科學生班、預備軍官班等班次。

（一）候補軍官班

民國47年6月1日，海軍官校軍官隊及預備軍官隊裁撤，增設候補軍官班，隸屬學生總隊。該班招訓海軍上士、士官長及未接受養成教育的尉官，招考科別區分為航海、輪

100 參閱一、《海軍軍官學校校史》，第一輯，頁230-231。二、《海軍建軍史》，下冊，頁453。

101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印，《國民革命建軍史：第四部：復興基地整軍備戰》（二），民國76年，頁1046。

102 孫建中，《臺灣全志，卷六，國防志：軍事教育與訓練篇》（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2015年），頁64。

103 《海軍建軍史》，下冊，頁452。

104 海軍艦隊司令部編印，《老戰友的故事》，民國92年，頁34。

機、補給、測量及氣象等5科。[105]候補軍官班教育時間為2年4個月，校課內容分為社會與人文科學、自然科學、海軍專科等3大部分；前3學期修習社會與人文科學、自然科學等一般基本學科的教學，後3學期為專科訓練。[106]學生畢業後，授予少尉官階。

（二）專修學生班

由於海軍官校正期班的畢業生有限，無法解決基層幹部缺員問題，遂於民國55年成立專修學生班。56年7月，招考具有高中學歷的海軍優秀士官兵，及一般高中、高職與同等學歷的社會青年。專修學生班先後開辦航海、輪機、測量、補給、醫勤、氣象、補給、電信（電訊）、電子、行政等科（組）。在學制上，候補軍官班列為專修班第一期，56年招生入學者為第二期，至61年5月29日，專修班第六期畢業，第七期改制為專科班。[107]專修班各期班的修業時間不一致，最長者為專修第一期2年4個月，短者為專修第三期1年4個月。專修班全程教育訓練可區分三個階段：入伍教育訓練、普修教育各一學期，分科教育為兩學期。[108] 學生畢業後，授予少尉官階，服役期滿退伍者，其成績優者爭取留營，予以計畫教育，用以補充初級軍官缺員。由於專修班畢業之軍官大多在尉級階段退伍，故兼可消除校級軍官擁擠現象。[109]

（三）專科學生班

民國61年5月，海軍官校專修學生班改制為專科學生班，當時學校尚有專修學生班航海、輪機及電信3科學生，隨同改為專科班第一期甲班。62年8月26日，招考錄取航海、輪機、補給、通信電子及氣象等5科學生，編為專科第一期乙班。自66年起，專科班畢業學生廢除以期編序，改以年班稱呼。專科班修業時間為兩年半，學生畢業後，授予少尉官階及二年專科學資。[110]專科班教育區分為入伍教育（10週）及學校教

105 參閱一、《海軍軍官學校校史》，第一輯，頁172。二、《海軍軍官學校沿革史》（八），教育訓練。三、《海軍官校六十年》，頁175。

106 沈天羽，《海軍軍官教育一百四十年（1866-2006）》，下冊，（臺北：國防部海軍司令部，民國100年）頁800-801。《海軍官校六十年》，頁175。海軍官校候補軍官班直到51年6月，最後1個班次畢業（候補軍官班醫勤科）才停辦。參閱《海軍軍官學校校史》，第一輯，頁234。

107 參閱一、《海軍官校六十年》，頁177。二、《海軍軍官學校校史》，第一輯，頁175-176。三、《海軍軍官教育一百四十年（1866-2006）》，下冊，頁940。

108 《海軍軍官教育一百四十年（1866-2006）》，下冊，頁800。《海軍建軍史》，下冊，頁453-545記：專修班入伍教育及普修教育各4個月，本科教育8個月。

109 《海軍建軍史》，下冊，頁454。

110 參閱一、《海軍官校六十年》，頁178。二、《海軍軍官教育一百四十年（1866-2006）》，下冊，頁940。

育（4個學期，每學期18週），第五學年為分科實習（25週）。[111]

（四）預備軍官班

民國43年9月，海軍官校開辦預備軍官班，區分航海、輪機兩科，至46年5月，第五期結訓後停辦。[112]51年，復辦預備軍官班第十一期，區分補給、槍砲、電子工程3科。次（52）年招訓第十二期，區分補給、電子兩科，第十二期結訓後又停辦。[113]

三、海軍軍官的專業與進修教育訓練

在臺整軍備戰時期，海軍軍官專業與進修教育訓練，主要由海軍專科學院、海軍工程學院、海軍專科學校、海軍兵器學校、海軍航海學校、海軍輪機學校、海軍通信學校等學校負責。

（一）海軍專科學院

民國45年7月1日，海軍術科訓練班與海軍機械學校併編成立「海軍專科學院」，教育區分兵學部與工學部兩大系統；兵學部賡續海軍術科訓練班之教育，召訓海軍初級、中級軍官，予以6個月訓練，以增進其學識、技能與指揮能力，使其勝任更高層之職務。兵學部教育班隊區分為正規班及代訓班；正規班開設兵學、輪機、通信及補給等4班，教育時間6個月，代訓班有後勤、預訓、補給業務等3班，教育時間4至16週。工學部為賡續機械學校之教育，並依建軍需要，設立造船、兵器、電機、電子、機械等5個工程學系，及海洋學系、基本科學系等。工程學系以考選海軍尉級軍官，教育時間為3年；海洋學系及基本科學系所附設各班，召訓海軍初級、中級軍官，施予1年或6個月的教育訓練，以充實其專門學識及技能，使成為專才軍官。[114]

（二）海軍工程學院

民國53年5月1日，按海軍教育改制方案，將海軍專科學院兵學部改為海軍專科學校，並隸屬海軍訓練司令部，以原工學部為基礎改編，另外成立「海軍工程學院」。海軍工程學院成立後，開設造船、機械、電子、電機、海洋、基本科學、兵器、土木、建築等9個學系，及電子、電機2個研究所。55年8月，海洋系改為兵學系。57年9月，海

111 《海軍軍官學校校史》，第一輯，頁233。
112 《海軍軍官學校校史》，第一輯，頁172。
113 《海軍軍官教育一百四十年（1866-2006）》，下冊，頁826。
114 《海軍建軍史》，下冊，頁455-456。

軍工程學院併入中正理工學院。海軍工程學院學制區分為四年制、三年制、二年制及短期班隊。學制方面：自53年起，招收高中畢業生，教育時間4年3個月，區分造船、機械、電機、電子、兵器等5個工程學系，學生畢業後，授予工學士學位，並以海軍少尉任用。三年學制：考選海軍官校畢業尉級軍官，施以3年教育，視同大學轉院，分習造船、電機、電子、機械、兵器等系，畢業後授予工學士學位。二年學制：電子、電機研究所考選海軍官校及海軍工程學院（含海軍專科學院）各系畢業之軍官，施以2年研究生教育，畢業後授予碩士學位。另外，海軍工程學院開設的短期班次計有海洋學系的氣象與測量班，基本科學系的研修班與工業管理班，教育時間為1年或6個月之班次，召訓海軍現職軍官，畢業後酌予學分，不授予學位。[115]

（三）海軍專科學校

民國53年5月1日，海軍專科學院兵學部成立「海軍專科學校」，隸屬海軍訓練司令部，時為海軍各專業技術教育訓練唯一單位，負責艦隊換裝訓練、各部門研究發展與改進之責。[116]57年9月1日，實施教育改制，撤銷海軍訓練司令部，專科學校獨立，直隸海軍總司令部。[117]海軍專科學校開設有軍官專長教育班次的初級班，及軍官進修教育班次的高級班。初級班為銜接軍官養成教育，召訓海軍少尉學員（後改稱分科班）。高級班召訓海軍中尉、上尉軍官，結訓後方可晉級為校級軍官（後改稱正規班）。學校成立後開辦的主要教育班次計有：作戰指揮高級班、輪機高級班、兵器高級班、通信高級班、補給高級班、行政高級班、海軍初級班（區分通信、兵器、輪機、補給）。[118]其次，海軍專科學校開辦有軍官專長訓練、新兵訓練、官士兵組（混合）合訓練。[119]比較特別的是自56年起，為了配合國軍軍政交流政策，海軍專科學校開辦政戰軍官（政工幹校畢業生）調任初級班，該班先後開辦3期。59年4月14日，第三期學員畢業後即停辦。[120]

115 《海軍建軍史》，下冊，頁456-457。

116 《中國海軍之締造與發展》，頁205。

117 《海軍建軍史》，下冊，頁459。

118 參閱一、《海軍建軍史》，下冊，頁459。二、鍾漢波，《海峽動盪年代：一位海軍軍官服勤記》（臺北：麥田出版社，2000年），頁182。

119 《中國海軍之締造與發展》，頁205。

120 《海軍建軍史》，下冊，頁1314。政戰軍官調任初級班第一期畢業生計有何定成等15員；第二期計有田常生等16員，第三期計有尹十億等18員。

民國44年8月1日，海軍士兵學校改制為海軍士官學校，改制後士官學校兼負現職軍官、預備軍官及短期專長訓練。[121]60年4月1日，為了配合海軍教育訓練改制，裁撤海軍專科學校及士官學校，分別成立航海學校、輪機學校、兵器學校、通信電子學校、新兵訓練中心等5個單位，均隸屬艦隊訓練指揮部。[122]航海學校、輪機學校、兵器學校、通信電子學校等校亦開辦海軍軍官的專業及進修的教育班次。

四、海軍軍官的深造教育

（一）海軍指揮參謀大學的指參教育

民國49年9月1日，海軍指揮參謀學校改編為「海軍指揮參謀大學」，56年12月21日，學校由高雄左營遷往臺北大直。58年12月1日，海軍指揮參謀大學奉國防部令併入三軍指揮參謀大學。海軍指揮參謀大學成立之初，開辦有關指參教育的班次計有：正規班、初級參謀班及函授教育等班次。正規班招訓海軍校級優秀軍官，教育時間為36週至41週，教育內容主要有：兵學理論、後勤業務、兩棲作戰及海軍作戰戰題之研究等。初級參謀班招訓海軍尉級軍官，教育時間為5至12週，教育重點為使學員瞭解海軍作戰要則，熟練參謀作業之程序及處理方法。另外，海軍指揮參謀大學於50年7月，開辦屬於戰略深造教育層級的「研究班」，招訓海軍上校以上優秀軍官，教育時間為6個月，教育重點為精研大軍運用學，及海軍建軍發展有關之學術。57年2月，增設召訓班（屬指參教育）。[123]

（二）函授（深造）教育

民國58年5月12日令頒「海軍函授（深造）教育實施計畫」，以函授方式選優培養因學校能量及個人職務之限制，無法入學接受深造教育之現職軍官，完成必備之學識。教育期限為18個月，每期實施集訓1至2次，授以機密課程、戰題推演、問題解答及期終考試等。函授課目含海軍指揮參謀大學正規班之主要課程，及實施未來反攻作戰有關課程為重點。[124]

（三）國外進修及深造教育

121 《中國海軍之締造與發展》，頁205。
122 《國民革命建軍史：第四部：復興基地整軍備戰》（一），頁485。
123 《海軍建軍史》，下冊，頁450-451。
124 《海軍建軍史》，下冊，頁423。

為鼓勵並選拔海軍優秀官兵進修，培植師資及科學技術人才，並加強對就讀國外海軍官兵之連繫，於民國52年9月20日公布海軍官兵進修國外校院考選及連繫辦法，規定報考公費或獎學金，擬就讀於國外民間大學研究所，或美國海軍研究所院者之選拔標準、程序及優待辦法，以及在學期間之連繫方法。[125]

五、海軍士官兵的教育訓練

(一) 海軍士官學校

民國44年8月1日，海軍士兵學校改制為海軍士官學校，改制後士官學校增設各科士官專長班隊。[126]53年5月1日，海軍教育改革，海軍士官學校改隸海軍訓練司令部，學校設立士官班及新兵訓練中心，並兼海軍官校學生入伍教育訓練。[127]57年9月1日，海軍士官學校恢復獨立，直隸海軍總司令部。

海軍士官學校成立之目的為擔任海軍各（兵）科士官基礎、專長及深造教育為主，並兼辦海軍新兵訓練及臨時短期班隊訓練。學校教育班隊開設有航海、信號、氣象、測量、槍砲、砲儀、魚雷、電信、譯電、電工、雷達、聲納、油機、汽機、鍋爐、電機、機械、損害管制、水中機械、補給、醫務、文書、帆纜等23個士官班隊。

為了充實海軍基層士官幹部，海軍士官學校於民國51年開設甲、乙組常備士官班，招考16歲至30歲的社會青年與學生；甲組士官班考選高中肄業或初中畢業者，施以2年教育，乙組士官班考選初中肄業或同等學歷者，施以1年教育，甲、乙兩組士官班學生畢業後，分發海軍各單位服役10年。58年，海軍總司令部針對士官教育訓練進行3項改革：1、增加常備士官班各班隊一般高中普通教育課程。2、將常備士官班2年教育時間，全部改為在校教育，並加強基本課程及本科專精教育訓練，以提高學生素質。3、將預備士官班各班次，依據艦艇裝備型式，實施分組教學，求專求精，以節約訓練時間。[128]

(二) 海軍航海學校

民國60年4月1日，海軍全軍教育訓練單位重新改制，將海軍專科學校、海軍士官

125 《海軍建軍史》，下冊，頁430-431。
126 《中國海軍之締造與發展》，頁205。
127 《中國海軍之締造與發展》，頁205。
128 《海軍建軍史》，下冊，頁457-458。

學校及艦訓部岸訓中心的航海、船藝等班撥編成立「海軍航海學校」。[129]航海學校開辦軍官及士官兵有關航海方面的專長或進修教育班次。[130]

（三）海軍輪機學校

民國60年4月1日，海軍艦隊訓練指揮部岸訓中心輪機組及損管組、海軍專科學校輪機組及補給組、海軍士官學校輪機組及一般組等單位撥編成立「海軍輪機學校」。輪機學校開辦軍官及士官兵有關於輪機方面的專長或進修教育班次。[131]

（四）海軍兵器學校

民國60年4月1日成立，海軍專科學校兵器組、海軍士官學校兵器組，及海軍艦訓部岸訓中心槍砲班、水雷班、反潛班等單位撥編成立「海軍兵器學校」。[132]兵器學校開辦軍官及士官兵有關兵器方面的專長或進修教育班次。[133]

（五）海軍通信電子學校

民國60年4月1日，以海軍士官學校、海軍專科學校、海軍艦訓部岸訓中心等有關通信、電子教育訓練單位撥編成立「海軍通信電子學校」。通信電子學校開辦軍官及士官兵有關通信及電子方面的專長或進修教育班次。[134]

至於後勤技工教育方面，為長期及有計畫培養海軍基層技藝人員，民國59年9月16日，成立海軍技工學校，隸屬海軍第一造船廠。63年1月1日，海軍技工學校更名為「海軍修護技術學校」。[135]

六、海軍新兵的教育訓練

海軍士官學校成立後，兼辦海軍新兵訓練及臨時短期班隊訓練。學校有關士兵的教育訓練方面；計開設有輪機、事務、駕駛、灘勤等4個士兵班次。民國51年，開辦「丙組士兵班」，係招訓具國校畢業學歷志願從軍者，訓期為11至21週，結訓後須入

129 海軍航海學校編印，《海軍航海學校八十五度沿革史》，一、概述。
130 海軍航海學校編印，《海軍航海學校八十五度沿革史》，四、教育訓練。
131 海軍輪機學校編印，《海軍輪機學校沿革史》（八十五度），四、教育訓練。
132 參閱一、海軍兵器學校編印，《海軍兵器學校歷史》，民國60年，概述、教育訓練篇。二、海軍兵器學校編印，《海軍兵器學校沿革史》（八十五年度），教育訓練。
133 海軍兵器學校編印，《海軍兵器學校沿革史》（八十五年度），教育訓練。
134 海軍通信電子學校編印，《海軍通信電子學校沿革史》（八十五年度），四、教育訓練。
135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印，《國民革命建軍史：第四部：復興基地整軍備戰》（一），頁499,501。

海軍服役5年。

民國53年5月1日，海軍訓練司令部成立後，為了提高士兵素質，改進新兵訓練制度，延長其訓練時間由12週增至16週，並採取管道訓練方式，區分為軍人基本訓練、政治教育、兵器教育、損害管制訓練、船藝教育等5個管道，依序配合戰技及體能訓練銜接施教，期使結訓士兵確能擔負艦艇上工作及作戰任務。[136]

民國60年4月1日，海軍為了配合國軍教育訓練體制改革方案，將海軍士官學校改組為「海軍新兵訓練中心」，隸屬海軍艦隊訓練指揮部。[137]7月1日，新兵訓練中心修改原新兵訓練計畫，新兵教育訓練時程由16週精減為12週，取消原先電子、電信、雷達、聲納及砲儀等5科提前分科教育訓練。[138]海軍新兵教訓練分別由新兵訓練中心所轄3個大隊負責。[139]教育訓練重點以實施政治教育、國軍基本教練、損害管制、兵器、船藝等戰鬥技能。待結訓後以民間專長、抽籤或銜接士官班教育兵員，分發海軍各單位服務。新兵訓練中心主要工作除了接訓新兵外，兼代訓海軍各兵科學校招收常備士官班學生入伍訓練，主要訓練重點為政治教育、國軍基本教練、損管、船藝及兵器等課程。[140]

七、海軍部隊的教育訓練

(一) 海軍訓練司令部

民國53年5月1日，海軍為了配合教育任務需要，將海軍士官學校、海軍專科學校、海軍艦隊訓練司令部岸訓中心及後備軍人訓練中心進行改制，成立「海軍訓練司令部」。57年9月1日，因應教育改制，裁撤海軍訓練司令部。[141]

(二) 海軍艦隊訓練司令部

海軍艦隊指揮部所屬的艦隊訓練司令部係海軍艦隊之訓練機構，負責對各艦艇實施成軍、複習訓練、艦隊編隊等各項訓練。民國57年9月1日，海軍艦隊訓練司令部

136 《海軍建軍史》，下冊，頁457-458。

137 曹少滋，《練兵影錄－新兵訓練中心指揮官憶往海軍建軍史》（高雄：海軍新兵訓練中心，民國100年），頁10。

138 《練兵影錄－新兵訓練中心指揮官憶往海軍建軍史》，頁18。

139 《練兵影錄－新兵訓練中心指揮官憶往海軍建軍史》，頁76。

140 《練兵影錄－新兵訓練中心指揮官憶往海軍建軍史》，頁18,19,68,69。

141 《海軍建軍史》，下冊，頁458。

改制並更名為「海軍艦隊訓練指揮部」，隸屬海軍艦隊司令部。58年5月1日，原屬海軍訓練司令部的艦艇岸訓中心納入。至此艦隊訓練指揮部編制轄政治作戰部、後訓中心、岸訓中心、航訓中心、行政組、訓練組及作戰研發組。[142]60年4月1日，為了配合海軍教育訓練改制，裁撤岸訓中心。[143]

（三）海軍兩棲訓練中心

民國57年9月1日，海軍兩棲訓練司令部更名為「海軍兩棲訓練中心」，轄海軍兩棲訓練班、兩棲作戰艦艇訓練班、部隊兩棲訓練班。[144]

（四）海軍部隊訓練的要項

海軍部隊訓練係按個人基礎、艦艇編裝、艦隊戰術三環節之順序實施訓練，並貫徹艦艇甲、乙類操演及軍種聯合訓練。[145]

（五）部隊教育訓練的革新

民國57年起，海軍進行部隊教育訓練的革新，其重點如下：

1、統一海軍戰略、戰術思想，由海軍總司令部組成「海軍統一標準教材編審委員會」，艦隊、兩棲部隊、陸戰隊分別組成典範令編審委員會，及各校院組成教材編審委員會，並明細規定各級委員會之任務及作業程序等。

2、成立海軍教育政策委員會，策定海軍官兵教育政策，適時檢討改進有關教育訓練之重大措施。

3、有鑑於以往艦隊訓練係以「海軍艦艇部隊戰備訓練規程」為依據，其範圍包括艦艇操演、檢查及服勤績效三者。有鑑於該規程多係採自美軍，而中美艦隊在任務與編制上多有差異，國軍對訓練之要求和指導原則與美軍亦不盡相同，因此成立研編小組，重新編成「艦隊訓練綜合準則」，詳訂海軍艦艇服勤、保養、修護、訓練、裁判、驗收等各項規定，於民國57年1月印頒，同時舉辦講習，付諸實施。[146]

142 《海軍建軍史》，下冊，頁405及附件96。
143 《國民革命建軍史：第四部：復興基地整軍備戰》（一），頁485。
144 《海軍建軍史》，下冊，頁407。
145 《國民革命建軍史：第四部：復興基地整軍備戰》（二），頁1114。
146 《海軍建軍史》，下冊，頁430-4310。

八、海軍陸戰隊的教育訓練

(一) 海軍陸戰隊軍官的養成教育

民國41年8月1日，海軍陸戰隊學校在左營桃子園營區成立，負責陸戰隊幹部的培訓與深造。[147]學校成立之初，開設有高級班、初級班（尉官隊）、候補軍官隊及通信軍官訓練班。[148]54年5月，候補軍官班自第十六期起更名專修學生班第十六期。[149]63年1月，陸戰隊學校高級班改編為正規班，初級班改編為分科班。[150]陸戰隊學校開辦主要班次的教育內容方面；正規班之教育目的，召訓陸戰隊及陸軍、空軍、聯勤或警備之上尉至少校軍官，教育重點為陸戰隊營兩棲作戰及陸上作戰戰術，訓練時間為28週至36週。[151]正期（分科）班之教育目的，召訓海軍官校陸戰組或陸軍官校陸戰組學生，教育重點以術科為主，區分政治、軍事教育，教育訓練時間為6個月。[152]專修學生班召訓對象為具有高中（職）畢業程度之社會青年，及陸戰隊對內招生之常備士官兵，施以分科教育。教育重點以術科為主，區分政治、軍事教育，教育訓練時間為1至2年。[153]

(二) 海軍陸戰隊軍官的深造（指參）教育

民國46年4月1日，海軍陸戰隊學校於成立指揮參謀班，其教育目的係在培養陸戰隊、陸海空聯勤總司令部、各軍種團級以上指揮人員，與師級以上參謀人員，使兩棲登陸作戰教育成為一完整體系。57年7月1日，為遵照國防部令頒「國軍深造教育體制改進實施方案」，海軍陸戰隊學校指揮參謀班奉命併入海軍指揮參謀大學「陸戰隊正規班」。因校舍不足，遲至58年11月3日，指揮參謀班由左營遷至臺北編併；同時海軍指揮參謀大學陸戰隊正規班59年班在臺北入學開訓。[154]

147 參閱一、國防部史政編譯室藏，國軍檔案，《海軍陸戰隊學校沿革史》（一）（41年度），海軍陸戰隊學校組織遞嬗，檔號：153.42/3815.6。二、《中華民國海軍陸戰隊發展史》，頁163。

148 參閱一、《海軍陸戰隊學校沿革史》（一）（41年度），海軍陸戰隊學校組織遞嬗。二、《中華民國海軍陸戰隊發展史》，頁164。

149 國軍檔案，《海軍陸戰隊學校沿革史》（二）〈海軍陸戰隊學校沿革史（54年度）〉，教育訓練，

150 《中華民國海軍陸戰隊發展史》，頁167。

151 參閱一、國軍檔案，《海軍陸戰隊學校沿革史》（十三）〈海軍陸戰隊學校歷史（71年度）〉教育訓練。二、國軍檔案，《海軍陸戰隊學校沿革史》（77年度），教育訓練，檔號：1864.33/3815.8。

152 國軍檔案，《海軍陸戰隊學校沿革史》（十一）〈海軍陸戰隊學校沿革史（68年度）〉，教育訓練。

153 國軍檔案，《海軍陸戰隊學校沿革史》（十三）〈海軍陸戰隊學校歷史（71年度）〉，教育訓練。

154 中華民國軍官深造教育年鑑編輯委員會，《中華民國軍官深造教育年鑑》（第一次：沿革及民國五十九年）（臺北：國防部史政局，民國62年），頁45-46。

（三）海軍陸戰隊士官教育訓練

民國46年3月3月20日，海軍陸戰隊士官學校奉准成立。48年4月1日，學校奉國防部命令核定為正式編制單位，其制度始步入正軌，[155]並開辦步兵、駕駛、基本訓練、懸崖登陸等4個的班隊。[156]49年12月起，為擴充士官來源，開辦預備士官班，考選陸戰隊初中畢業或高中程度的常備兵，施以17週教育訓練。[157]57年5月，開辦常備士官班（士官班甲班），招訓初中應屆畢業保甄學生[158]，常士班學生先至陸軍第二士官學校完成2年專修教育（含高中普通學科教育）後，返回陸戰隊士官學校接受為期6個月的陸戰隊分科教育。[159]陸戰隊士官學校建校後，其教育訓練的主旨：在堅定士官之革命信念，確立革命中心思想，熟練陸戰隊步兵營連編制武器之性能與使用方法，徹底瞭解與嫻熟兩棲作戰之戰術與技術，並磨練其伍班排等小部隊指揮統御能力為主要目的。士官教育區分為；基礎教育、輔助教育與進修教育。[160]。

（四）海軍陸戰隊士兵與部隊的教育訓練

1、新兵教育訓練

民國48年6月1日，陸戰隊新兵訓練營與戰鬥訓練營併編為「海軍陸戰隊新兵訓練中心」。[161]57年9月，陸戰隊新兵訓練中心下設立「新兵訓練總隊」。[162]常備兵新兵教育訓練時間為16週，區分為兩個階段實施：第一階段為入伍基礎教育，包括政治教育、一般課程、基本教練、體能訓練、兵器訓練等。第二階段以班以下戰鬥教練及射擊訓練為重點。[163]

155 國軍檔案，《海軍陸戰隊士官學校沿革史》（一），〈海軍陸戰隊士官學校校史（48年度）〉，概述及教育訓練，檔號：153.42/3815.16。

156 《海軍陸戰隊士官學校沿革史》（一），〈海軍陸戰隊士官學校校史（48年度）〉，本校組織系統表（48年）及教育訓練。

157 《海軍建軍史》，下冊，頁461。

158 《海軍陸戰隊士官學校沿革史》（三），〈海軍陸戰隊士官學校校史（56年度）〉，概述。

159 《海軍陸戰隊士官學校沿革史》（三），〈海軍陸戰隊士官學校校史（59年度）〉，教育訓練。

160 《海軍陸戰隊歷史》，頁6之2之1。

161 參閱一、國軍檔案，《海軍陸戰隊沿革史》（五）〈海軍陸戰隊司令部四十八年度沿革史〉，概述、組織遞嬗、海軍陸戰隊編制表，檔號：153.43/3815.12。二、《海軍陸戰隊新兵訓練中心沿革史》（一），〈海軍陸戰隊新兵訓練中心沿革史歷史（52年度）〉，海軍陸戰隊新兵訓練中心組織系統表。

162 《海軍建軍史》，下冊，頁465。

163 參閱一、《海軍陸戰隊歷史》，頁6之3之1。二、《海軍建軍史》，下冊，頁466。

2、部隊教育訓練

海軍陸戰隊部隊訓練係以24個月為一週期，即各部隊在兩年中輪流進入陸軍基地及海軍兩棲基地施訓乙次。[164]訓練項目主要有：戰技體能訓練、射擊訓練、夜戰近戰訓練、行軍訓練及基地訓練。[165]民國57年9月1日，「恆春訓練基地指揮部」成立，隸屬陸戰隊司令部。[166]該訓練基地成立目的為精練陸戰隊官兵戰技、各級指揮能力及兵種協同作戰要領。訓練重點包括：基礎訓練、班排連營教練、攻防作戰及步工、步砲、步戰兵種協同訓練、陸海空聯合實彈攻擊。[167]64年4月1日，恆春訓練基地指揮部擴編為「三軍聯合作戰訓練基地指揮部」。[168]三軍聯合作戰訓練基地負責訓練項目主要為梯次營團基地訓練，其訓練目的為於嚴格執行梯次團編裝能力訓練與測驗，以增強陸戰隊之戰力，提升部隊戰備整備。訓練重點為兵種聯合實彈戰鬥演習及連營攻防對抗演習，以銜接梯團駐地訓練。實施方式區分駐地訓練成效驗收、軍兵種聯合訓練、連對抗、營對抗等4個階段。[169]

肆、重要戰役

一、八二三臺海戰役

民國47年7月中旬，中共中央在河北北戴河會議上決定；對金門砲擊，藉此報復國軍對大陸沿海的突擊及敵後作戰，並間接支援中東阿拉伯人民反英美帝國主義的「民族解放鬥爭」。[170]共軍砲擊金門的時間日期，經過幾次變更後，最後決定於8月23日下

164 《國民革命建軍史：第四部：復興基地整軍備戰》（二），頁1081。

165 《海軍建軍史》，下冊，頁466-467。

166 《海軍建軍史》，下冊，頁414。

167 國防部史政局編印，《海軍陸戰隊第二師簡史》，民國59年，頁5之5。

168 國軍檔案，《恆春三軍聯訓基地指揮部沿革史》（一）〈恆春三軍聯訓基地指揮部歷史（64年度）〉，恆春三軍聯訓基地指揮部組織系統表，檔號：153.42/9101。

169 國軍檔案，《恆春三軍聯訓基地指揮部沿革史》（三）〈恆春三軍聯訓基地指揮部歷史（70年度）〉，教育訓練。

170 楊成武，〈炮擊金門〉收錄在《總參謀部－回憶史料》（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95年），頁493-494。葉飛，《葉飛將軍自述》（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2001年），頁335記：時福州軍區第一政委葉飛接獲來自北京共軍參謀總部作戰部長王尚榮的保密電話：中共中央軍委會決定砲擊金門，指定由葉飛負責指揮。

午開始砲擊。[171]23日18時30分（中原時間17時30分），金門當面的共軍以各型火砲約三百四十餘門，突然對金門列島實施奇襲性的瘋狂濫射，「八二三臺海戰役」自此爆發。[172]

八二三臺海戰役爆發前夕，我海軍「六二特遣部隊」下轄各型艦艇32艘，區分為北區、南區巡邏支隊，另轄有攻擊、水雷、運輸、後勤等支隊各一，由海軍副總司令黎玉璽擔任指揮官，其任務為自福建三都澳起至鎮海角間臺灣海峽之海上巡弋，維護臺灣海峽及金門、馬祖外島之安全，並適時支援駐防金門、馬祖國軍作戰。[173]

（一）八二四料羅灣海戰

民國47年8月24日18時30分，共軍猛烈砲擊金門列島，時擔任運補金門任務的中海、美頌兩艦及租用商船台生輪，正在料羅灣泊地搶灘下卸物資。當砲擊開始後，即退出灘岸。此時維源、沱江、湘江等3艦，發現敵砲擊料羅灘頭後，立即支援護航，於20時5分與共軍魚雷快艇接戰，敵有兩艘魚雷快艇被我擊沉及1艘遭重創。20時25分，敵再以大批魚雷快艇圍攻中海艦及台生輪。[174]台生輪被擊沉，中海艦艦尾被1枚魚雷擊中，中海艦受創嚴重無法航行，向南區巡邏支隊求援外，仍繼續與敵艇奮戰。22時，沱江、湘江兩艦趕到，美頌艦亦趕至拖救中海艦及救起台生輪生還人員數十人。沱江、湘江、維源3艦護送美頌、中海兩艦返航。[175]

24日23時59分，北碇以東海面有敵快速艇多艘，向我南區巡邏支隊來襲。姚道義支隊長命令各艦一面護航，一面向敵以密集火網猛擊，敵魚雷快艇被我擊沉兩艘及重創兩艘。直到25日零時51分，敵快艇群曾5度來擊，均被擊退，在海戰中敵兩艘快艇被我擊沉，1艘遭重創。至25日9時，沱江、維源兩艦先後救起共軍俘虜3名，繼續搜巡，未再發現有敵蹤，此次海戰至此結束。[176]

171 楊成武，〈炮擊金門〉，頁499-500。

172 參閱一、《金門砲戰戰史》，上冊，頁47。二、國防部軍務局編印，《八二三台海戰役》，民國87年，頁74。

173 參閱一、《八二三台海戰役》，頁10。二、國防部史政局編印，《金門料羅灣海戰》，民國48年，頁5

174 參閱一、黎玉璽，《八二三金門會戰海軍作戰實錄》，作者自刊，民國74年，頁13-15。二、《海軍建軍史》，下冊，頁471。

175 參閱一、《八二三金門會戰海軍作戰實錄》，頁15-17。二、《海軍建軍史》，下冊，頁471-472。。三、鄭本基，〈八二四血戰之回憶〉收錄在《中華民國海軍締造與發展》（臺北：海軍總司令部，民國54年），頁163-165。頁108-109。

176 參閱一、《八二三金門會戰海軍作戰實錄》，頁17-19。二、《海軍建軍史》，下冊，頁472。

八二四海戰從8月24日19時10分起，至25日5時10分止，我海軍合計擊沉共軍魚雷快艇8艘，擊傷5艘，俘虜敵士兵3名。我方台生輪沉沒，中海艦有士官兵9人陣亡殉職，軍官1人及士兵11人重傷，搭乘友軍的傷亡，尚未計算在內。[177]

（二）九二海戰

民國47年9月2日零時34分，當維源、柳江兩艦掩護美堅艦正在金門料羅灣卸載時，發現共軍8艘快艇分兩批向我艦突襲，維源、柳江兩艦即迎擊敵艇。[178]2日零時43分至零時58分，維源艦先後擊沉敵艇8艘，至此海面似無敵蹤。當維源、柳江艦正與敵艇交戰時，敵一批快艇於2日零時35分自鎮海角、圍頭疾馳襲擊美堅艦，沱江艦以戰況緊急，即刻單艦高速接近美堅艦，迎擊敵艇。時敵快艇十餘艘，向沱江艦奔襲砲擊。劉溢川艦長一面掩護美堅艦脫離險境，一面向敵艇群迎擊。9月2日零時56分，沱江艦擊沉敵快艇1艘，2分鐘之後，再擊中1艘敵艇。敵艇群見沱江艦單艦勢孤，趁勢合圍，沱江艦中彈多發，官兵努力搶修，使該艦仍能保持運動，惟機動性已不能如常。[179]

戰鬥至9月2日凌晨1時3分，共軍4艘大型快艇向沱江艦猛攻，沱江艦全速迎擊，擊沉1艘敵艇。此時沱江艦已中彈累累，官兵傷亡枕藉。然而沱江艦在敵艇圍攻下，突圍反復衝殺，戰至1時13分，再擊沉1艘敵砲艇。[180]2日1時16分，沱江艦艦砲因遭擊毀及彈藥用盡，火力幾告全失，船速驟降，操作不靈，欲進無力，官兵盡力堵漏，並以僅存的40機砲，掩護突圍。[181]當此沱江艦遭敵艇圍攻時，維源、柳江亦遭敵艇攻擊，以致無法馳援。直至2日2時30分，維源艦來援，乃得脫險趕來會合。時沱江艦動力喪失，由維源、柳江兩艘拖救，脫離戰場返航馬公。[182]

177 《八二三金門會戰海軍作戰實錄》，頁18。八二四海戰陣亡官兵9人分別為：楊子良、包杏春、曾俊、游德華、李耐已、陳進木、許應煥、高尚春、彭增春，除楊子良外，均為中海艦士兵。《八二三台海戰役》，頁139記：八二四海戰，海軍陣亡戰士8人，失蹤1人，軍官1人及戰士11人負傷。

178 參閱一、《金門料羅灣海戰》，頁7-8。二、《八二三金門會戰海軍作戰實錄》，頁21-22。三、《海軍建軍史》，下冊，頁472。

179 參閱一、劉溢川，〈憶九二料羅灣海戰〉收錄在《中國海軍之締造與發展》，頁168。二、《金門料羅灣海戰》，頁8-9。三、《八二三金門會戰海軍作戰實錄》，頁22。四、《八二三台海戰役》，頁142-144。

180 劉溢川，〈憶九二料羅灣海戰〉，頁169。

181 參閱一、劉溢川，〈憶九二料羅灣海戰〉，頁170。二、《金門料羅灣海戰》，頁10。三、《八二三金門會戰海軍作戰實錄》，頁25-26。

182 參閱一、《金門料羅灣海戰》，頁10。二、《八二三金門會戰海軍作戰實錄》，頁26。三、劉溢川，〈憶九二料羅灣海戰〉，頁170。《八二三金門會戰海軍作戰實錄》，頁27記：沱江艦由維源艦拖帶，於9月3日9時30分，安抵馬公。

「九二海戰」自9月2日零時34分開始，迄2時38分擊潰敵艇，南支全隊會合止，歷時兩小時。是役維源、沱江、柳江等3艦以寡擊眾，擊沉共軍魚雷快艇8艘、大型砲艇2艘，我海軍南區巡邏支隊官兵11員殉職，25員負傷。[183]

（三）對金門前線之運補

八二三臺海戰役爆發後，因共軍對金門列島猛烈砲擊，繼復以海空軍配合突襲，構成海上、水際及灘頭等三重封鎖。我海軍雖然在「八二四」及「九二」兩次海戰，已突破敵第一道海上封鎖線。但料羅灣水際及灘頭，仍在敵砲火網下，使運輸艦船搶灘下卸工作，難以實施，以致初期之以中型登陸艦（LSM）及戰車登陸艇（LCM）輪番運補，均徒勞無功。因金門當地軍品存量日稀，若短期內局面未能改善，則補給不繼，金門安全堪虞。[184]

民國47年9月7日，因美國海軍第七艦隊主動宣布海峽護航，我海軍與美軍協商策定「閃電計畫」。海軍「六二特遣部隊」即率運輸支隊進駐馬公，以戰車登陸艦及中型登陸艇，駛往金門搶灘或駁運，對前線進行運補工作。[185]9月8日，在執行第二梯次「閃電」運補計畫時，美樂艦中彈沉沒。[186]另外，美珍艦受敵砲火所阻，僅卸下100噸物資。有鑑於金門搶灘運補行動，對於鼓舞官兵士氣，實具重大影響。我海軍與美軍顧問團海軍組幾經磋商，決定除繼續以中型登陸艦執行搶灘運補外，並以兩棲登陸作戰方式，使用LVT裝載戰備物資，在泊地與灘岸間舟波運動，登陸後迅速進入掩體，確保物資安全送達金門。[187]「閃電計畫」共實施8個梯次，實為在共軍砲火封鎖下，對金門前線實施運補之最艱苦階段。[188]

183 《八二三金門會戰海軍作戰實錄》，頁27。九二海戰殉職11人分別為：陳科榮、鄭權、朱容（蓉）、張靜、林錫欽、蔡東福、張玉才、劉忠義、陳志強、董榮源、周心欽。參閱海軍司令部編印，《老戰役的故事》，民國91年，頁220。海軍司令部編印，《江海歲月：江字號軍艦的故事》，民國104年，頁156記：沱江艦上官兵共35人，其中12人陣亡，17人輕重傷，僅6人平安無事。

184 《海軍陸戰隊歷史》，頁5之11之1。

185 參閱一、《國軍檔案》〈金門砲戰經驗回憶錄〉（一）卷一，檔號：540.5/8010。二、《八二三台海戰役》，頁198。三、《八二三金門會戰海軍作戰實錄》，頁36。四、張力，《黎玉璽先生訪問紀錄》（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80年），頁138。

186 《八二三台海戰役》，頁200記：美樂艦官兵死傷三十餘人。該艦吳樹林、黃約、馬學良、陳羽飛、莊西庚、詹德榮等6人殉職。參閱《老戰役的故事》，頁220。

187 參閱一、《八二三金門會戰海軍作戰實錄》，頁40-41。二、《黎玉璽先生訪問紀錄》，頁142-144。

188 王紫雲，〈馬立維將軍訪問紀錄〉收錄在《海軍陸戰隊官兵口述歷史訪問紀錄》（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室，民國94年），頁124。

民國47年9月12日，中美高級將領在澎湖舉行會議時，認為兩棲運補的計畫裝載與下卸的執行，應由兩棲部隊負責，海軍司令總部根據這項結論，下令兩棲部隊編組「六五特遣隊」。[189]16日，專責執行金門兩棲運補任務之「六五特遣部隊」成立，並頒布「鴻運計畫」，繼續執行「閃電計畫」，並將「閃電計畫」更名為「鴻運計畫」。17日，「六五特遣部隊」所轄「六五之一兩棲支隊」及「六五之二裝載支隊」成立。[190]「六五之二裝載支隊」轄金門指揮組、登陸運輸車營、登陸砲車營及搬運部隊，搬運部隊仍由各團、營輪流派遣部隊擔任，並將運輸車營編組為3個梯隊，每梯隊配賦50輛LVT。採輪替方式執行任務。第一、第二梯隊由登陸運輸車營編成，第三梯隊由登陸砲車營編成。「六五特遣部隊」及所屬2個支隊，自47年9月18日開始，至12月31日止，分5個階段實施，共完成53個梯次運補，[191]使用各型艦艇155艘次，LVT586車次，總共下卸軍品110,716噸貨物及人員13,600名。[192]

LVT雖然受限車體較小，裝載物資有限，但在金門前線補給不繼安全堪虞之際，毅然執行兩棲作戰運補，使金門列島軍需民食無虞匱乏，械彈器材源源補給，士氣民心益為振奮，終於獲致「八二三臺海戰役」第一回合之勝利。此種戰果實非單純之運補物資噸位與人員數量所可比擬，其執行運補任務可謂是圓滿順利成功。八二三臺海戰役我海軍陸戰隊官兵及裝備傷亡損失如下：沉沒LVT水陸登陸車17輛，士兵殉職8人，另有25名官兵負傷。[193]

國軍在執行「鴻運計畫」之同時，為加強金門駐軍之火力，實施有效之反砲戰，

189 參閱一、《海軍陸戰隊歷史》，頁5之11之3。二、《八二三金門會戰海軍作戰實錄》，頁42-44。三、《黎玉璽先生訪問紀錄》，頁143-144。

190 參閱一、《八二三台海戰役》，頁205。二、《八二三金門會戰海軍作戰實錄》，頁54-55。三、《黎玉璽先生訪問紀錄》，頁151。

191 參閱一、《海軍陸戰隊歷史》，頁5之11之1至5之11之2。二、王紫雲，〈馬立維將軍訪問紀錄〉，頁125-127。二、《八二三金門會戰海軍作戰實錄》，頁55。三、《黎玉璽先生訪問紀錄》，頁151。另《八二三台海戰役》，頁205記：鴻運計畫係自9月18日至11月18日止，共完成36個梯次。

192 參閱一、《黎玉璽先生訪問紀錄》，頁153-154。二、《八二三台海戰役》，頁209。

193 《中華民國海軍陸戰隊發展史》，頁342。八二三臺海戰役陸戰隊LVT部隊官兵及裝備損失數目眾說紛紜：《老戰役的故事》，頁220記：登陸運輸車營計有：辛繼舉、孫多梓、龔俊、陳金奎、夏全富、韋茂林、陳永全及黃鈺崑等8人殉職。海軍總司令部編印，《海軍陸戰隊歷史》，民國56年，頁5之11之5記：LVT登陸運輸營沉沒LVT19輛，陣亡士兵7員，負傷官兵33員。馬立維，〈八二三台海戰役－海運親歷〉收錄在《陸戰薪傳》，頁83記：LVT部隊參戰官兵計有2,126人次；8名官兵殉職，25名官兵受傷，損失20輛LVT。宋忠勤，〈八二三砲戰中LVT部隊光芒萬丈〉收錄在《八二三砲戰中的LVT部隊》，頁192-193記：LVT部隊參戰計有3,266人次，出動LVT共777輛次，官兵8人殉職，25人負傷，損毀沉沒20輛LVT。

以陸軍第一軍砲兵營換裝美援8吋榴彈自走砲，用以摧毀共軍對金門地區之孤立攻勢，中美海軍經磋商研討，策定「轟雷計畫」，由中美海軍艦艇協力將火砲、彈藥及人員，運往金門。我陸戰隊登陸運輸車營則奉命令協助執行「轟雷計畫」。[194]「轟雷計畫」共實施3個梯次，分別於9月21日、9月27日及10月6日，將8吋榴彈自走砲砲彈、人員與器材，自馬公海運至金門料羅灣灘頭下卸。[195]由於「轟雷計畫」之實施，使我金門反砲戰威力倍增，給予共軍嚴重打擊，締造「八二三臺海戰役」勝利之契機。[196]此外，海軍中建艦於10月20日16時在料羅灣執行搶灘卸載時，遭到共軍砲擊受創，造成士官兵7人殉職。[197]

二、五一東引海戰

民國54年4月29日，海軍東江艦由艦長何崇德指揮，奉北巡支隊隊長孫文全電令，由馬公駛往東引與馬祖海面，與北巡支隊會合執行例行巡弋任務。30日夜，東江艦因雷達故障，無法確知船位，乃巡弋於東引與馬祖海面之間，但與北巡支隊仍保持電訊連絡。1日零時15分，東江艦因雷達故障，不知不覺地駛入了中共海軍的錨泊地－三沙灣。

稍早4月30日21時40分，當東江艦航行至臺山島東南海域時，中共海軍福建基地研判東江艦可能是向北礵輸送小股特務、策應小股武裝特務活動或迷航。時共軍福州軍區指示：若東江艦靠近，準備打一下。共軍東海艦司令陶勇下令以第二十九大隊4艘護衛艇於東引以北10海浬處待機攻擊東江艦，以2艘護衛艇至西引正北5至7海浬處牽制東引、馬祖國軍，另以護衛艦南昌艦及2艘護衛艇在臺山島以南攔截。[198]

5月1日零時25分，共軍護衛艇發現東江艦。零時40分，共軍4艘護衛艇向東江艦接近，採取包圍態勢。東江艦發現目標後，全艦緊急備戰，敵艇則向東江艦輪番攻擊，我艦隨即還擊。在歷時25分鐘之激戰後，東江艦擊中敵艇兩艘，其餘敵艇敗退逃逸。

東江艦自海戰開始後，即電報北巡支隊請求增援，孫文全支隊長於5月1日零時

194 葉志清，〈訪談盧榮培先生〉收錄在《烽火歲月：823戰役參戰官兵口述歷史》（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室，民國98年），頁119。

195 參閱一、《海軍陸戰隊歷史》，頁5之11之4。二、李國棣，〈「鴻運作戰」金門運補回憶〉收錄在《八二三砲戰中的LVT部隊》，頁197-201。三、《八二三台海戰役》，頁214。

196 《海軍陸戰隊歷史》，頁5之11之4。

197 《伍世文先生訪問紀錄》，頁94-95。同書頁95記：中建艦士官兵6人陣亡。中建艦殉職人員為蕭維山、陳新謨、趙季瓊、呂其瑛、李克仁、白同來、涂金英。參閱《老戰役的故事》，頁220。

198 中共福建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福建省志－軍事志》（北京：新華出版社，1995年），頁305。

50分獲悉後，除令東江艦突圍外，立即率領太倉艦馳援，資江艦會合行動。1時15分，第二批共軍護衛艇再度向東江艦迫近，敵我雙方繼續砲戰。我艦擊中敵艇兩艘。此時太倉、資江兩艦已會合，繼續搜索東江艦。1時30分，東江艦遵奉北巡支隊電令撤離戰場。1時40分，「六二特遣部隊」指揮官馬焱衡飭令太昭艦緊急出基隆港駛赴東引馳援，並電令北巡支隊集中兵力馳援東江艦。

5月1日1時15分，東江艦雖然艦體彈著累累，仍向來襲敵艇射擊，擊中敵大型艇兩艘。2時30分，海戰結束。東江艦官兵除陣亡及重傷者外，進行搶救艦艇及傷患，並加強戒備。[199]1日5時35分，太倉、資江兩艦與東江艦會合，即由資江艦拖帶東江艦，太倉艦隨護。1日10時，會合太昭艦，駛赴東引，於10時50分抵達。[200]五一東引海戰，東江艦計有副長姚震方、通信官王仲春、槍砲士官長梁錦棠、信號士余傳華、士兵邱英士及黃文虎等6人殉職，[201]何崇德艦長以下官兵19人重傷，輕傷24人。我艦擊沉共軍護衛艇4艘，擊傷2艘。[202]

三、八六海戰

民國54年7月30日，國防部令頒「海嘯一號作戰」命令，飭海軍派艦護送陸軍特情隊突擊東山島，相機摧毀共軍雷達站，捕俘共俘，獲取情報，並限定以8月6日為D日。[203]8月5日6時，「海嘯特遣支隊」支隊長胡嘉恆率領劍門、章江兩艦及搭載特工人員，由左營發航前往東山島海域。同日17時45分，共軍海軍已接獲情報，並判斷劍門、章江兩艦可能在東山島海域進行特種作戰登陸活動。共軍立即以6艘魚雷艇及4艘高速護衛艇編組1支海上突擊隊。共軍作戰戰術係採以隱蔽接近劍門、章江兩艦，靠攏接戰，採行先弱後強的戰術，先將噸位小、火力差的章江艦擊沉，再來攻擊噸位大、火力強的劍門艦。[204]

199 五一海戰經過，參閱一、《劉廣凱將軍報國憶往》，頁241-244。二、《海軍建軍史》，下冊，頁473-474。三、《老戰役的故事》，頁178-179。四、陳漢庭，〈東江艦的悲歌－五一海戰五十週年祭〉收錄在《傳記文學》，第一0六卷第五期，頁4-21。

200 《劉廣凱將軍報國憶往》，頁245。

201 《老戰役的故事》，頁220。

202 《劉廣凱將軍報國憶往》，頁245,252。有關五一海戰，中共方面說法為兩艘護衛艇中彈，其中1艘重創嚴重，但無人員傷亡。參閱《福建省志－軍事志》，頁306。

203 《劉廣凱將軍報國憶往》，頁262-263。

204 8月5日17時45分，中共海軍南海艦隊已接獲我劍門、章江兩艦搭載特種作戰人員，由左營隱蔽出航，企圖在閩南東山島海域蘇尖角、古雷頭地區登陸之情報。18時43分，南海艦隊命令汕頭水警區部隊進入一級戰鬥準備，並決定集中16艘艦艇之優勢兵力，攻擊劍門、章江兩艦。參閱一、孔照

8月5日23時，共軍艦艇由觀通站引導出航。[205]6日零時30分左右，共軍觀通站開始監偵劍門、章江兩艦。1時50分，劍門艦在兄弟嶼附近海域，發現敵快艇，當即攻擊。[206]共軍艦艇採高速接戰，逼近我艦，劍門、章江兩艦被迫分開，章江艦遭敵艇圍攻。章江艦因連續遭敵艇猛烈射擊，中彈起火，於3時33分在東山島東南約24.7海浬處沉沒。[207]章江艦沉沒後，胡嘉恆支隊長為搜索章江艦官兵並未脫離戰場。共軍立即以3艘護衛艇向劍門艦攻擊。[208]敵我相互砲擊，戰況至為激烈，敵艇彈藥用盡，撤離戰場。6日5時左右，復有8艘敵艇再度來攻。劍門艦首、右舷艦砲、駕駛臺遭敵艦砲擊中。[209]5時20分，劍門艦遭敵魚雷快艇施放之多枚水雷擊中，於5時22分沉沒於東山島東南58海里處。[210]

八六海戰是政府遷臺以來，我海軍與共軍數次海戰中，犧牲最慘烈的一役；劍門、章江兩艦被擊沉，劍門艦計有軍官8員，士官兵74人殉職；章江艦計有艦長李準以下軍官8員，士官兵54人殉職。[211]劍門艦艦長王韞山以下33名官兵被俘。[212]共軍方面說法：劍江、章江兩艦計有170餘名官兵殉職，劍門艦艦長王蘊山以下官兵33人被俘（包括章江艦官兵5人）。共軍則陣亡4人，負傷28人，護衛艇及魚雷艇各2艘受創。[213]

八六海戰我海軍失利檢討其原因有以下幾點為：

年，〈回憶八六海戰〉收錄在《海軍－回憶史料》（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99年），頁472-474。盧如春等，二、（中共）《海軍史》（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89年），頁155。

205 孔照年，〈回憶八六海戰〉，頁474。

206 《海軍建軍史》，下冊，頁474。8月6日1時42分，共軍護衛艇編隊雷達尚未發現劍門、章江兩艦，但我方已發現敵艦，並向敵艦射擊，發射照明彈。參閱孔照年，〈回憶八六海戰〉，頁474。

207 參閱一、孔照年，〈回憶八六海戰〉，頁474。二、（中共）《海軍史》，頁157。

208 8月6日4時58分，有3艘共軍魚雷快艇及快速砲艇，以高速向劍門艦行近距離搏鬥。參閱《劉廣凱將軍報國憶往》，頁265。

209 參閱一、吳英如，〈八六海戰人物群像〉收錄在《老戰役的故事》，頁199。二、孔照年，〈回憶八六海戰〉，頁475。

210 參閱一、孔照年，〈回憶八六海戰〉，頁475。二、（中共）《海軍史》，頁157。八六海戰因我空軍遲疑未能依協定適時主動協力作戰，以致海軍艦隊陷入孤立無援之苦戰中。根據徐學海回憶：八六海戰發生時，海軍曾提出緊急空援申請，請空軍派機支援，但空軍並不知道有此任務，原因是「海嘯一號作戰計畫」空中支援是由空軍擎天作業室負責，但空軍擎天作業室並未將此計畫交給空軍作戰司令部。參閱徐學海，《1943-1984海軍典故縱橫談》，下冊，作者自刊，民國100年，頁506。

211 《老戰役的故事》，頁220-221。

212 （中共）《海軍史》，頁158。

213 參閱一、《福建省志－軍事志》，頁307。二、孔照年，〈回憶八六海戰〉，頁476。

(一) 海嘯一號作戰計畫草率不夠周延

海軍總司令劉廣凱對於八六海戰海軍慘敗，指出其最大的原因係為海軍特遣區隊（海軍巡防第二艦隊）原訂執行的「海嘯作戰計畫」，被國軍高層過於輕視與草率，認為只是一次規模甚小的軍事行動。當時劉廣凱總司令事前認為該計畫中已有諸多不妥當之處。劉總司令指出：特遣區隊由左營發航後，一路直航向大陸目標區，很容易被共軍沿岸的通觀系統所發現；又特遣區隊於抵達東山島目標區，將陸軍特種情報工作艇施放之後，仍往返巡弋於東山島海面並開航行燈，偽裝商船，敵前曝露，最容易被敵人發現我之企圖，或遭受敵人快艇之襲擊等。而且如此重要計畫，竟由作戰助理參謀代為判行，而主管作戰之副參謀長以上高級人員均未看到，劉總司令對此計畫表示不同意，應予重擬。但國軍高層卻執意仍舊照原計畫執行，終於造成大禍。[214]

(二) 海空軍協同不密切及輕敵

八六海戰失利，除凸顯海軍總司令部對此次作戰任務之計畫、執行及對情況處置判斷，不夠嚴密，發生不少錯誤外，海軍與空軍間的協調亦不夠密切，空軍總司令部對空援申請之處置缺乏警覺性，均失去時效之基因。最重要者，是對共軍的裝備及新戰法事前未加研究。[215]八六海戰之前，我海軍輕視中共海軍，認為其海軍沒有大型軍艦，海防設備也不齊全，不足威脅我方。所以有一段時間，我海軍在大陸沿海一帶，可以說是來去自如，因此造成輕敵的心態。事實上劍門、章江兩艦一出左營軍港，就被共軍雷達掌其握行蹤。[216]此外，胡嘉恆司令在執行任務前，曾堅持要求調派章江艦參與，時值該艦大修未竣，匆忙趕工出廠，裝備未加適切調整，人員亦未補足，即匆忙納編出航。劍門艦則因保密關係而臨時下令緊急發航，致有少數基層幹部差假未歸。兩艦戰力因是減低。[217]

214 《劉廣凱將軍報國憶往》，頁263。此次作戰任務海軍總司令部作戰署署長許承功，批得太快，許沒有作戰經驗，如此大的事情怎麼能代批，而未讓總司令知道。參閱張力，《池孟彬先生訪問紀錄》（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87年），頁321。賴名湯，《賴名湯日記》，第一冊，（臺北：國史館，2016年），頁441記：劍門艦、章江艦被共匪擊沉，……損失太大，這不但是海軍的損失，也是黎（玉璽）總長和蔣（經國）部長指揮不當的結果。

215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印，《國民革命建軍史：第四部：復興基地整軍備戰》（三），民國76年，頁1771。

216 《大風將軍：郭宗清先生訪談錄》，上冊，頁339。賴名湯，《賴名湯日記》，第一冊，頁440記：共匪在沿海的雷達密布，要想登陸，是不容易的，尤其船團出發，想要敵人不知道，更是不可能。

217 《滄海一粟》，頁253-254。

（三）情報外洩共軍掌握我軍動向

八六海戰國軍海軍損失慘重，係當劍門與章江兩艦一離開左營港，情報便已外洩，行蹤為共軍所掌握，以致當劍門與章江兩艦剛抵東山島附近海域時，立即被共軍艦艇所包圍。[218]根據中共方面的說法：8月5日17時45分，中共海軍南海艦隊已接獲是（5）日清晨時，我海軍巡防第二艦隊劍門及章江兩艦搭載特種作戰人員，由左營隱蔽出航，企圖在閩南東山島海域蘇尖角、古雷頭地區登陸之情報。據此，南海艦隊立即通知部隊作好作戰準備。18時43分，南海艦隊命令汕頭水警區部隊進入一級戰鬥準備；共軍方面決定集中16艘艦艇之優勢兵力，攻擊劍門及章江兩艦。為了爭取時間，南海艦隊一面上報作戰方案，一面命令護衛艇和魚雷艇第一梯隊出航至南澳島待機。[219]

四、烏坵海戰

民國54年11月13日，海軍六二特遣隊南巡支隊派山海（原名永泰艦，艦長朱普華）、臨淮（原名永昌艦，艦長陳德奎）兩艦，擔任烏坵守備隊兩名因公受重傷戰士的緊急後送任務。[220]13時15分，山海、臨淮兩艦，由支隊長麥炳坤率領離開馬公直駛烏坵。航行時以山海艦在前，臨淮艦殿後，編成縱隊，2艦距離一千碼。[221]

當山海、臨淮兩艦在駛入大陸海域，即被共軍偵測發現。共軍護衛艇和魚雷艇各6艘組成突擊編隊。[222]其作戰方案，以集中優勢兵力攻擊，先打1艘，再打另1艘，要猛打、狠打。[223]共軍海上突擊編隊於22時10分，抵達東月嶼待命。23時20分，共軍艦艇與山海、臨淮兩艦在距烏坵10浬海面遭遇。敵艇6艘，向山海艦高速接近，圍攻該艦。另一批敵艇6艘，圍攻臨淮艦。山海、臨淮兩艦當即對犯敵以艦砲還擊。[224] 臨淮艦與

218 黃宏基，〈八六海戰淺評〉收錄在《老戰役的故事》，頁203。

219 孔照年，〈回憶八六海戰〉，頁472-473。

220 參閱一、張力，〈劉定邦先生訪問紀錄〉收錄在《海軍人物訪問紀錄》，第一輯，（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87年），頁181。二、張明初，《碧海左營心－捍衛台的真實故事》（臺北：星光出版社，2002年），頁324,325。

221 《海軍建軍史》，下冊，頁474。

222 當山海、臨淮兩艦離開馬公直駛烏坵，執行任務時，此行動在出航後，即遭共軍偵獲。共軍海壇水警區基地指揮所於當日（11月13日）下午16時，決定以6艘護衛艇及6艘魚雷艇，組成突擊編隊，由海壇水警區副司令魏垣武擔任海上編隊指揮，是役共軍幾乎掌握整個海戰全盤動態。參閱魏垣武，〈憶崇武以東海戰〉收錄在《海軍－回憶史料》，頁479-480。

223 魏垣武，〈憶崇武以東海戰〉，頁480。

224 參閱一、魏垣武，〈憶崇武以東海戰〉，頁482。二、（中共）《海軍史》，頁160。

敵激戰期間，山海艦曾兩度接近臨淮艦，以便協力攻擊，但因敵艦艇眾多，以高速楔入我隊形之中，並以猛烈砲火阻撓，以致無法接近。11月14日午夜零時30分，臨淮艦因中雷，開始下沉。敵艇則向臨淮艦猛烈射擊，加速其沉沒。[225]

11月14日1時10分，臨淮艦於烏坵南方15.5海里處沉沒。1時20分，駐烏坵偵察組以電話通知山海艦有關臨淮艦沉沒消息，並以七千碼外均為敵艦艇，恐山海艦復陷重圍，乃通知其駛近岸兩千碼，藉由岸砲掩護，山海艦一面接近烏坵，一面與敵繼續接戰。1時40分，該艦駛入烏坵錨地。2時25分至4時28分間，敵艦艇數度駛入烏坵泊錨地攻擊山海艦，均在山海艦與岸砲協同下，予以擊退。[226]

烏坵海戰我方擊沉共軍艦艇4艘及重創1艘，我方則有臨淮艦沉沒，副長陳本雄以下軍官5員，士官兵73員，共計78員陣亡或失蹤（其中有9人被共軍俘虜[227]），陳德奎艦長等14人被美國海軍艦救起。[228]共軍聲稱：烏坵海戰共軍有2人陣亡，17人負傷；2艘護衛艇及2艘魚雷艇受創；第三十一大隊副大隊長李金華及中隊政委蘇同錦被我擊斃。[229]

檢討烏坵海戰失利之主因，海軍退役將領陳振洛認為：山海、臨淮兩艦在編隊航行中相距過遠，以及指揮艦臨戰先退，以致無法相互支援，發揮整體戰力，遭敵各個擊破。充分暴露出我海軍缺乏戰鬥紀律與指揮道德，頗受上級及外界責難。支隊指揮官及山海艦艦長都交付法辦。[230]

八六與烏坵兩次海戰的失利，對於當時國軍整個反攻大陸作戰的國策有著深遠之影響。[231]時任國防部部長蔣經國更明確指出：「海軍自來臺以至三次海戰，已由強轉弱，十餘年來，敵我戰力消長情形，今天都已在戰場上顯示出來，我海軍已面臨考

225 參閱一、（中共）《海軍史》，頁161。二、魏垣武，〈憶崇武以東海戰〉，頁482-483。臨淮艦因艦尾遭兩枚魚雷擊中，經全力搶救後，仍不幸沉沒。參閱王才義，〈陳年憶往〉收錄在《老軍艦的故事》（左營：海軍艦隊司令部，民國90年），頁126。

226 《海軍建軍史》，下冊，頁474-475。

227 參閱一、魏垣武，〈憶崇武以東海戰〉，頁483。二、鄧禮峰，《建國後軍事行動全錄》（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頁442。

228 參閱一、張力，〈劉定邦先生訪問紀錄〉，頁181。二、《碧海左營心－捍衛台的真實故事》，頁332。

229 參閱一、魏垣武，〈憶崇武以東海戰〉，頁482,483。二、《福建省志－軍事志》，頁307。《老軍艦的故事》，頁116記：烏坵海戰山海艦擊沉共軍4艘砲艇。

230 《滄海一粟》，頁256。

231 彭大年，〈朱元琮將軍訪問紀錄〉收錄《塵封的作戰計畫「國光計畫－口述歷史」》（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室，民國94年），頁16。

驗，不能再受挫折了！」[232]自此，原來積極進行的反攻大陸作戰戰備，逐漸由攻勢轉為守勢。

伍、在臺整軍備戰時期海軍建軍的成果及缺失

一、建軍成果

（一）透過美國贈予租借或價購美製艦艇以汰換老舊裝備提升整體戰力

民國42年7月，美國國會基於「中美共同防禦」的原則，通過「艦艇租借法案」（第一八八號法案），以美軍尚堪服役的艦艇，採租借方式供盟國使用，租借期滿後，續借或轉贈，惟須經美方同意後實施。因此政府遷臺初期，海軍艦艇幾乎為向美方租借或贈予方式獲得。[233]八二三臺海戰役期間及結束後，海軍繼續透過美國贈予、租借或向美國購買方式以獲取美製軍艦，就以艦艇種類分述如下：

1、驅逐艦

民國48年2月，美國軍援我海軍1艘Gleaves級驅逐艦（DD），命名「南陽艦」，以彌補八二三臺海戰役期間我海軍損失的軍艦。南陽艦配備有攻潛用之MK-32型音響追蹤魚雷，為我海軍首次擁有攻潛魚雷的軍艦。[234]美國為維持臺海兩岸的軍事平衡，陸續軍售我國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期建造的驅逐艦。自58年起至68年中美斷交為止，循美國軍援贈予、租借及軍售方式獲得的驅逐艦計有：桑那（Allen M. Sumner）級的襄陽、華陽、衡陽、岳陽、惠陽、鄱陽、洛陽、南陽等8艦；費烈契（Fletcher）級的貴陽、慶陽、安陽、昆陽等4艦；吉爾（Gearing）級一型的漢陽、萊陽、開陽、綏陽、遼陽、建陽、德陽、瀋陽等8艦；吉爾（Gearing）級二型的富陽、當陽等2艦。自此，陽字型驅逐艦遂成為我海軍主戰兵力。[235]

232 《滄海一粟》，頁257。

233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印，《美軍在華工作紀實（顧問團之部）》，民國70年，頁102。

234 參閱一、臧持新，《中華民國海軍陽字級軍艦誌》（臺北：老戰友工作室，民國97年），頁7。二、《老軍艦的故事》，頁16。

235 海軍總司令部編印，《風華與榮耀－台海守護神》，民國94年，頁227-228。56、57年美方以軍援名義，租借2艘費烈契級驅逐艦給我國，分別命名安陽艦、昆陽艦。參閱《中華民國海軍陽字級軍艦誌》，頁7。60年4月18日，向美價購建陽、萊陽、遼陽3艦。參閱《國民革命建軍史：第四部：復興基

2、護航驅逐艦

民國56年7月10日，美國依據「中美共同防禦條約」租借我海軍1艘魯德諾（Rudderow）級護航驅逐艦（DE），在西雅圖移交，命名太原艦。[236]

3、快速兩棲突擊艦

民國49年5月16日，美國依據中美聯防協定，軍援我海軍1艘快速兩棲突擊艦（APD）型艦，命名天山艦，納編驅逐戰艦。自54年4月1日起，至58年1月1日止，依據中美簽訂「APD採購合約」，美國以10萬美元額度陸續出售我國玉山、華山、文山、福山、廬山、壽山（原名青山）、泰山、恆山、岡山、鍾山、龍山等11艘APD艦。上述美援12艘山字型巡防艦加入我海軍後，擔任海峽偵巡、護航等任務，填補了民國50年代陽字型驅逐艦尚未全數到列的戰力空隙。[237]

4、快速掃雷艦

民國53年12月至57年4月期間，美國依據「中美共同防禦條約」，將4艘海雀級（Auk）快速掃雷艦（MSF），援贈予我海軍，依序分別命名劍門、武勝、居庸、平靖。[238]

5、巡邏驅潛艦

民國47年9月2日，沱江艦在料羅灣與中共艦艇奮戰後，沱江艦受損嚴重除役。48年7月14日，美國依據「中美共同防禦條約」，軍援我海軍1艘巡邏驅潛艦（PC），命名渠江艦，之後更名沱江艦。[239]

6、掃雷艦

民國58年11月，我海軍從比利時接收7艘原美國汰除副長級（Adjutant）近岸掃雷艦（MSC）。[240]

地整軍備戰》（一），頁486。

236 海軍司令部編印，《太字春秋：太字號軍艦的故事》，民國100年，頁203。

237 海軍艦隊指揮部編印，《艦隊之山中傳奇》，民國96年，頁10,58。當時美軍顧問海軍組組長李昂上校（Capt. Leon）建議海軍副總司令劉廣凱，向美國購買封存之APD艦。劉廣凱立即向國防部部長蔣經國面報獲准，劉廣凱即函向美軍軍令部部長勃克上將（Adm. Burke）洽辦，美方同意我國購買10艘APD艦，每艘代價10萬美金，並由我國自行拖回，自行啟封修理。參閱《劉廣凱將軍報國憶往》，頁234-235。

238 《老軍艦的故事》，頁51-54。

239 《老軍艦的故事》，頁93。

240 畢雲皓，《海軍及陸戰隊專集》（臺北：軍事迷文化事業出版有限公司，民國85年），頁11。
自民國48年起至68年中美斷交為止，循美方軍援贈予租借及軍售方式獲得之近岸掃雷艦

7、戰車登陸艦

八二三臺海戰役爆發後，為因運補需要，美國緊急於民國47年9月16及21日，軍援我海軍3艘戰車登陸艦（LST），於沖繩移交分別命名中肅艦、中萬艦、中邦艦。10月21日，美國軍援我2艘戰車登陸艦，於西雅圖移交，分別命名中明艦、中治艦。50年9月21日，美國軍援我1艘戰車登陸艦，於查爾斯敦移交，命名中業艦。[241]

8、中型登陸艦

民國48年2月16日，美國依據「中美共同防禦條約」軍援我海軍2艘中型登陸艦（LSM），分別命名美文艦、美漢艦。[242]

9、潛艦

民國61年初，在我方積極爭取下，美國以軍售方式，移交我國2艘茄比（Guppy）級潛艦，我海軍分別於62年4月12日及10月18日在美國接收後，命名海獅艦、海豹艦。海豹、海獅2艦先後於63年1月10日、4月18日返抵左營。[243]

10、運油艦

自民國50年起至62年止，美國軍援贈予我海軍運油艦計有：長白、戴雲、龍泉及興龍等4艦。[244]

11、修理艦

民國64年，我國向美國價購修理艦（AR）1艘，65年1月12日成軍，命名玉台艦。[245]

12、救難艦

自民國51年至66年期間，我海軍經由美國軍援、租借及價購的救難艦（ATA）計有：大雪、大鵬、大安、大同、大萬及大漢等6艦。其中大同、大萬及大漢3艦

（MSC），計有永年、永川、永新、永吉、永樂、永濟、永仁、永綏、永福、永清、永善、永城等12艦。參閱海軍總司令部編印，《美軍在華工作紀實（海軍顧問組）》，民國70年，頁310-320。

241 《艦隊之山中傳奇》，頁82,178,182,188,194,200,204。

242 《老軍艦的故事》，頁70。

243 參閱一、《國民革命建軍史：第四部：復興基地整軍備戰》（一），頁488。二、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印，《中國戰史大辭典－兵器之部》，下冊，民國85年，頁808-809。

244 《老部隊的故事：威海護疆、錨鍊傳薪》，頁153。

245 《老軍艦的故事》，頁185。

為具有拖救航空母艦能力的遠洋拖船。[246]

13、船塢登陸艦

民國66年4月23日，我國向美國價購船塢登陸艦（LSD）1艘。6月17日，抵達左營。29日，成軍命名鎮海艦，隸屬海軍第一五四艦隊第二八五戰隊。[247]

14、交通船

民國60年7月1日，美國依據「中美共同防禦條約」移交我海軍測量艦（AGS）1艘，命名武康艦，擔任高雄與馬公間的交通船（AKL）。65年3月改裝為測量艦。[248]

15、海洋測量船

民國58年2月，美國依據「中美共同防禦條約」移交我海軍1艘輔助拖船。5月，正式在海軍服役，命名九連艦，擔任海洋研究及測量任務。61年12月1日，九連艦除役。同（61）年3月29日，美國軍援我海軍1艘海洋研究船，命名九華艦，納編海道測量局，接替原九連艦的任務。[249]

16、LVT登陸運輸車

民國61年，我海軍陸戰隊使用的LVT4、LVT3C登陸運輸車及LVTA登陸砲車，因車齡老陳舊，性能衰退，遂向美方爭取換裝性能較優的LVTP5系列兩棲車輛。62年，美方同意以低價貸款方式，分階段運交我陸戰隊，以汰換LVT3C、LVT4、LVTA等車輛。63年，我陸戰隊接收的LVTP5系列車輛分階段完成整修，修復車輛184輛，撥交陸戰隊戰車團換裝使用，原LVT3C車輛全部汰除。[250]

（二）向日本、義大利外購艦艇

在臺整軍備戰時期，海軍為了提升整體戰力，其艦艇主要來自美國外，亦向日本、義大利外購艦艇。民國52年12月，國防部特情室建案向義大利訂造SX-404型袖珍潛

246 《老部隊的故事：威海護疆、錨鍊傳薪》，頁157-158。

247 《國軍隊徽暨臂章圖誌沿革》，頁489-490。

248 《老軍艦的故事》，頁182。

249 《老軍艦的故事》，頁188,189。

250 參閱一、《中華民國海軍陸戰隊發展史》，頁115-116。二、海軍陸戰隊指揮部，〈專訪第八任司令何恩廷將軍〉收錄在《榮耀再現－海軍陸戰隊六十一週年隊慶》，頁144。

艇2艘。58年10月8日，2艘潛艇成軍，分別命名海蛟、海龍。[251]同（58）年我國向日本廣島宇品造船訂造運油艦1艘，命名萬壽艦。59年，再向宇品造船廠訂造三千噸、一千噸人員運輸艦（AP）各1艘，分別命名太武艦、雲台艦。[252]

（三）國艦國造

民國57年8月，海軍第一造船廠自製3艘港巡艇完工成軍，納編魚雷快艇隊。58年起，海軍委由海軍第一造船廠及八里建華造船廠，各建6艘PB巡邏艇，完工成軍後納編快艇大隊。[253]另外，海軍委託臺灣、中國兩家造船公司仿太武艦建造2艘三千噸級人員運輸艦（AP），第一艘於64年7月15日完工成軍，命名凌雲艦；第二艘於68年1月26日完工成軍，命名萬安艦。[254]

（四）中美合作造艦

民國64年9月1日，海軍依據「先鋒計畫」與美國達科馬（Tacoma）造船公司簽約建造PSMM-MK5快速飛彈巡邏艦，並於10月2日開工，為海軍發展新一代艦船之起步。第一艘PSMM-MK5飛彈巡邏艦於67年7月1日完工交艦。8月23日，該艦返臺。9月1日，正式成軍，命名龍江艦，隸屬海軍第一三一艦隊。64年9月，海軍與達科馬造船公司簽定「技術協助合作」，由該公司提供設計藍圖與建造材料，並與中國造船公司簽定「建造合約」，由中國造船公司在美方技術人員協助下，施工建造第二艘龍江級飛彈巡邏艦；武器及射控系統由海軍第一造船廠在原廠家協助下自行安裝，於65年10月4日，正式開工建造。[255]

（五）革新艦艇武器裝備

民國53年6月11日，太康艦為首艘赴美裝設反潛裝備的「太字號」軍艦，其餘各艦裝備陸續革新，加裝MK32型反潛魚雷發射管，3門3吋砲換裝為5吋砲，聲納亦進行更新，以加強反潛功能。[256]64年，惠陽艦加裝「天使一型」飛彈，成為我海軍第一艘飛

251 《下潛！下潛！－中華民國海軍潛艦部隊之創建》，頁30,112。

252 《老軍艦的故事》，頁181,183,184。

253 鍾堅，《驚濤駭浪中戰備航行－海軍艦艇誌》（臺北：麥田出版社，2003年），頁559,561。

254 《老部隊的故事：威海護疆、錨鍊傳薪》，頁154。

255 參閱一、《國民革命建軍史：第四部：復興基地整軍備戰》（一），頁540。二、《中國戰史大辭典－兵器之部》，下冊，頁869-870。我國自建PSMM-MK5飛彈巡邏艦遲至70年12月4日，完工交艦，命名綏江艦

256 《太字春秋：太字號軍艦的故事》，頁8。

彈驅逐艦。[257]海軍為革新陽字號驅逐艦（DD型艦）傳統之MK-37火砲射控系統，有效提升艦艇作戰能力，自65年4月起，成立「武進一號專案」，並於67年與美國漢武（Honeywell）公司簽約，承購H-930射控系統12套，藉由新型武器系統換裝，汰換傳統的MK-37火砲，重新安裝新式防空火砲及反艦飛彈，以增強陽字號驅逐艦防空、制海戰力，防衛臺海安全。67年8月21日，惠陽艦完成「武進一號計畫」之武器系統換裝工程，為第一艘由中科院改裝戰系的主戰軍艦，之後洛陽、慶陽、南陽、富陽、安陽、貴陽、昆陽、綏陽等8艘陽字號軍艦，陸續執行「武進一號專案」，換裝配備有H-930射控系統，各式火砲及中科院自行研製的「雄風一型」反艦飛彈，各艦完成武器系統換裝及驗證測試後，海軍戰力大幅提升。另外，為了提升艦載武器裝備打擊的精準度，適時汰換陽字號驅逐艦老舊火砲射控系統，於66年成立「武進二號」專案，並於次（67）年向以色列商購「天使二型」系統4套，分別安裝在漢陽、萊陽、開陽及當陽等4艦。[258]

（六）價購反潛機

自民國49年起，海軍即全力爭取建立空中反潛武力，但因美援款額限制無結果。遲至54年5月，經美軍顧問團同意，循外交途徑向美國按軍援售予方式洽購SA反潛機9架。56年10月，第一批國款向美國採購10架S-2A反潛機（內含教練機1架）裝運返臺，經整備訓練後於57年2月1日，開始服勤。63年，因現役S-2A反潛機裝備老舊，尤以電子反潛裝備效能低劣，無法有效執行反潛任務，經與駐臺美軍顧問研究，咸認有強化臺海地區反潛能力之必要，並獲得美國政府同意售予我國12架S-2E反潛機替換，之後我海軍增購4架作為拆零用，共計16架。64年12月，美方將16架現役的S-2E反潛機出售我國，16架S-2E反潛機先後於65年4月8日與8月25日，分兩批接運抵臺。[259]

（七）翻修老舊艦艇延長使用年限

民國五十年代中期，海軍因在無法獲得新的戰車登陸艦因境下，遂爭取美援，配合國款，實施「新中計畫」，以整備現有老舊戰車登陸艦，增強運輸能量及兩棲戰力，以利戰備。新中計畫一、二、三號總計整備中海艦等12艘戰車登陸艦。新中計畫為更

257 《老軍艦的故事》，頁24。

258 參閱一、《風華與榮耀－台海守護神》，頁159-160。二、《國民革命建軍史：第四部：復興基地整軍備戰》（一），頁561。《伍世文先生訪問紀錄》，頁175,177記：66年5月間，鄒堅總司令指示，立即概估採購天使二型飛彈系統4套及天使飛彈20枚之經費需求；及考選工程官及技術人員赴以色列受訓。

259 《美軍在華工作紀實（海軍顧問組）》，頁326-327。

新戰車登陸艦的龍骨、船殼及維修主機、輔機等裝備，以延長其使用年限，對兩棲作戰及外島運補裨益殊多。[260]另自65年起，有鑑於陽字型驅逐艦艦齡均已逾三十餘年，加以因任務頻繁，艦況逐漸惡化，裝備性能亦漸趨衰退，海軍遂規劃代號為「復陽計畫」的驅逐艦延壽案。[261]

（八）利用美援造就海軍人才

自民國40年，美國對華軍援法案實施後，我海軍軍官、士官赴美國軍事院校接受短期班次教育與長期之研究深造，至68年中美斷交止，接受軍援短期訓練者共計2,747員，考選入美國海軍研究院進修，已獲授學位者，計博士2員，碩士17員，學士6員，[262]對造就我海軍人才助益頗多。

（九）後勤建設－興建蘇澳港海軍基地

民國58年，國軍舉行「精誠二十三號」兵棋推演結論建議：「海軍兵力運用點，應部分轉移臺灣東北部，並考量蘇澳港為海軍基地」。59年，奉蔣中正總統裁示執行，61年7月1日正式開工，代名「龍淵計畫」，由海軍蘇澳基地工程處負責施工，蘇澳港完工後，海軍為感懷蔣中正總統之高瞻遠囑及關愛德澤，特命名為「中正港」。[263]。

（十）改革海軍教育厲行精實訓練

民國60年，海軍實施教育訓練單位改制，裁撤海軍專科學校、海軍士官學校及岸訓中心，分別成立航海、輪機、兵器及通信電子學校後，各學校確能集中人力師資及專科器材，實施專精訓練，並依據各科人力需求開班訓練，確實在統一指揮督導下，達到教育專精，學用配合之目的。鄒堅擔任海軍總司令期間要求厲行「精實訓練」，講求踏實精進，不虛偽造假，訓練不求多而在精，未達合格「精實訓練」標準的艦船不准派赴海上服勤，由此建立良好制度，策訂準則與規範，並試著將美國戰爭學院的「軍事管理經濟學」觀念引進艦隊訓練中，以緊縮時程，節約成本，提高實效。[264]

260 《國民革命建軍史：第四部：復興基地整軍備戰》（二），頁1259-1260。

261 《風華與榮耀－台海守護神》，頁228。

262 《美軍在華工作紀實（海軍顧問組）》，頁265。

263 《國軍隊徽暨臂章圖誌沿革》，頁323。

264 參閱胡忠信，《將軍之舵－顧崇廉．胡忠信對談錄》（臺北：天下遠見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3年），頁284。

二、缺失

(一) 建軍規劃往往未能配合國家政策的變化或過於草率

民國50年起，為了實施「國光計畫」反攻大陸之國策，海軍奉命執行「大業計畫」、「中興三號計畫」及「中興五號計畫」，總共自力建造217艘LCM型機械登陸艇。[265]然而隨著「國光計畫」無法執行，耗費鉅資的兩百多艘LCM型機械登陸艇，除了小部分充作偏遠離島交通船外，大多擱（閒）置在金門、馬祖外島坑道裡。另外，海軍海昌艇隊為了反攻大陸的「國光計畫」而設，擁有當時最高機密的潛爆艇，後因該計畫確定無法執行，加上該艇隊成立開始便受美軍顧問團的阻撓及限制，其隸屬層級逐漸降編，最終在62年4月裁撤，該艇隊人員大部解甲就業。[266]海軍有時為了配合國家政策，在建軍規劃方面過於草率未做謹審評估，例如民國56年起，海軍實施軍政交流，將政工幹校一小部分（第十三期）畢業生派到海軍專科學校初級班受訓，結訓後亦可派任海軍一般軍艦上艙面職務，並擔任航行值更官，結果後來發生美華艦與韓國商船相撞，美華艦沉沒事件，撞船事件發生時，航行值更官即為政工幹校調任海軍專科學校初級班畢業生。當年美華艦沉損的艦長鄭清明於出事後，向上級報告時稱：「美華艦是海軍軍政交流制度下的第一個犧牲者！」不久，海軍就暫停軍政交流制度。[267]

(二) 建軍政策常因主管異動或理念不同未能持續貫徹

民國58年，美國承諾出售我國驅逐艦5艘，並自此後美方售我軍艦政策為「以一換一」，即美予我驅逐艦1艘，我即須汰除驅逐艦1艘，故今後為增強海軍戰力，除向其他友邦外購外，唯有自造艦船一途可循。因此海軍今後兵力發展重點必須自行發展自力造船著手，由小而大，逐步推展，方能適應我海軍及整體國防之需要。[268]自民國60年代起，我政府決心要推動海軍國艦自造的政策，但反反覆覆終究未能成功，其中的

265 《老部隊的故事：威海護疆、錨鍊傳薪》，頁123。《劉廣凱將軍報國憶往》，頁204記：中興計畫共5案，合計製造各型小艇共164艘，連同大業計畫案的110艘，共造274艘。《劉廣凱將軍報國憶往》，頁204記：奉（蔣中正）總統指示，本案要向美軍顧問團保密，不能向美國採購原料，也不必向（美軍顧問團）海軍組要求技術協助，一切要自力更生秘密進行。《劉廣凱將軍報國憶往》，頁207記：第一批110艘LCM艇於52年7月底建造完工，花費新臺幣1億3千2百萬元，8月1日，海軍小艇第一、二大隊成軍及接管110艘LCM艇，並於53年奉國防部命令進入金門及馬祖外島的山洞（坑道）中待命使用。

266 《老部隊的故事：威海護疆、錨鍊傳薪》，頁93,115。

267 蘭寧利，〈導讀：臺海風雲〉收錄在《驚濤駭浪中戰備航行－海軍艦艇誌》，頁15-16。

268 《國民革命建軍史：第四部：復興基地整軍備戰》（一），頁529。

原因除了海軍派系林立的先天不足外，海軍主政者屢屢推翻前任所制定的政策，以致建軍政策不連貫是一個主要的原因。[269]

鄒堅擔任海軍總司令期間對「自力造艦」有著高度的興趣，而且十分執著，他的直屬長官參謀總長宋長志卻對自力造艦一案表示冷淡，除了劉宋兩人理念不同外，也可能和宋長志對中船公司造船的技術毫無信心有關。[270]

宋長志擔任海軍總司令任內，曾力圖建立反潛空中部隊，然而遭到其上司參謀總長賴名湯的反對，終未能成事。迨宋長志升任參謀總長，鄒堅繼任海軍總司令，宋鄒兩人對海軍反潛航空部隊的建立雖有志一同，但在選購直升機機種時，各方面是非紛擾不已。爾後反潛直升機中隊成立，卻因海軍總司令部後勤署未予重視該中隊零配件的補給問題，以致直升機妥善率急速下降。[271]

（三）美援我國艦艇係為美軍第二次世界大戰過時老舊的汰除艦艇

民國30、40年代，美援我海軍的LSM艦、PC艦、PGM艦、PCE艦、LSIL艇，因艦齡老舊、內部機件不堪再予修護，於50、60年代初期，陸續除役。50年後期美援我山字型巡防艦（APD），該型部分軍艦艦體老舊，維修不易，加上陽字型驅逐艦陸續加入海軍服役後，像恆山（56.8-62.8）、岡山（56.8-62.8）、龍山（58.5-62.8）等艦在海軍服役時間僅數年便除役。[272]又如美援運油艦戴雲艦因艦齡老舊，噸位小，航速慢，修護期長而服勤時短，在海軍服役不到3年（57.11-60.8）即除役。[273]此外，美援我國部分艦艇噸位小且性能差，戰力有限，例如永字型掃雷艦，因噸位小，不宜在險惡多變的臺灣四周海域活動，因此大多僅能從事一般性、規模不大的近岸掃雷操演，出海時間不長及距離不遠，被稱為「壽山艦隊」。[274]我國向美國接收的2艘茄比（Guppy）級潛艦，美方在移交前先把艦上的魚雷管封死，沒有魚雷的潛艦，等於是被拔了牙的老虎，以致這2艘潛艦對我海軍實質戰力沒有多大的提升，主要是作為水面艦艇攻潛、反潛的

269 《將軍之舵－顧崇廉‧胡忠信對談錄》，頁166。

270 《1943-1984海軍典故縱橫談》，下冊，頁389。

271 《1943-1984海軍典故縱橫談》，下冊，頁390-391。

272 《老軍艦的故事》，頁64,65,67。同書頁65記：岡山艦移交我海軍後，部分裝備狀況差，曾因發電機故障，美軍又無法在短時間提供料件，整修了10個月。

273 60年8月31日，戴雲艦除役後，在實施油艙清除作業時，發生爆炸，副艦長黃正獻殉職。參閱《驚濤駭浪中戰備航行－海軍艦艇誌》，頁39,514及《老戰役的故事》，頁221。

274 《艦隊之山中傳奇》，頁112。

訓練使用。[275]

（四）艦艇籌獲欠缺完整計畫衍生後遺

海軍艦艇籌獲是由國防部後勤次長辦公室業管，當時尚未實施計畫預算制度，裝備投資預算全部由主計局控管；對於購艦事前也沒有完整計畫，多半由駐美武官與美國海軍軍令部連繫、協調，蒐集美艦汰除計畫，爭取將艦況較好之封存艦，或即將除役之現役艦。[276]像是美國軍援我國2艘茄比級潛艦之「水星計畫」，在建案之初，卻未考慮日後潛艦的維修問題，而海軍尚未建立起潛艦的維修能力。此現象導致海軍赴美接收2艘潛艦後，必須花大錢送往美國造船廠進行大修。[277]民國62年，海軍新接收的建陽、萊陽及遼陽等3艦均裝配反潛火箭發射系統及裝備，由於獲得過程太倉促，接艦官兵事前未實施較完整的訓練，技術資料欠完整，且造船廠維修人員技術有限，以致對於新裝備的操作、維護及保養不夠深入，影響到後續的運用。為解決此問題，遂由駐臺美軍顧問團海軍組協助，花錢請美國海軍退役資深軍士官來臺，對我艦上及船廠人員分別實施操作、檢查、保養及維修等訓練，使新裝備不致荒廢。[278]

（五）委外造艦廠商配合度差影響工程進度

海軍「武昌計畫」2艘SX-404型袖珍潛艇原計畫係1年建造時程即可完成，卻無法如期完成，其原因一是義大利廠商無完整建造概念及計畫，連細部設計藍圖也沒有，更無測試及驗證，所以建造過程不斷翻工、改裝及變更設計。二是來臺協助建造的義大利技師，僅1人曾任潛艇輪機官，其餘均無潛艇資歷。因此該計畫曠日費時，工程進度一再延宕。三是最初建造在淡水一小型造船廠，設備相當簡陋，加上淡水河口水淺且早晚潮差極大，對日後訓練、維修及作業均受到限制，經海軍總司令部評估後，於民國56年4月將2艘SX-404型袖珍潛艇移拖至左營，責由第一造船廠後續建造事宜。武昌計畫執行4年多，遲至58年5月間建造完成。SX-404型袖珍潛艇因艇體結構特

275 《大風將軍：郭宗清先生訪談錄》，上冊，頁372。有關此事經查證發現，只是魚雷管線路被剪斷，我海軍雖已接上，但效果不大理想，所以擔任訓練任務居多。參閱畢雲皓，《海軍及陸戰隊專集》（臺北：軍事迷文化事業出版有限公司，民國85年），頁21。

276 伍世文，〈追憶驅逐艦籌獲及武器更新往事〉收錄在《風華與榮耀－台海守護神》，頁164。

277 《下潛！下潛！－中華民國海軍潛艦部隊之創建》，頁220。僅水星一號海獅潛艦在美修理費，在當年即高達一百多萬美元。參閱汪士淳，《忠與過：情治首長汪希苓的起落》，頁136。

278 參閱一、《伍世文先生訪問紀錄》，頁162-163。二、伍世文，〈追憶驅逐艦籌獲及武器更新往事〉，頁170。

殊，以致出海潛航訓練時程非常有限。SX-404型袖珍潛艇因本身性能問題，其各種後勤問題難以解決，加上航行時必須要靠基地支援，因而限制其作戰範圍及航程。[279]另外，海軍與美國達科馬（Tacoma）造船公司簽約建造PSMM-MK5快速飛彈巡邏艦，其岸存配件因達科馬公司遲遲未能提供完整配件表，以及該公司設計問題，部分系統變更，裝備隨之異動，配賦資料亦不斷修正，故未能及時計畫籌補。[280]

（六）後勤制度欠完善

在海軍後勤司令部成立前，海軍艦艇和工廠間始終存在著難以解決的補保作業問題。由於艦艇數量有限，艦艇出勤率攸關海軍戰力的高低。然而往往卻因補問題無法配合，造成大修、定保艦艇常逾期出廠，惡性循環的結果，嚴重影響服勤艦艇的數量，亦排擠到訓練時間。直到海軍後勤司令部成立，以整合海軍的補保問題。[281]海軍後勤司令部成立後，逐漸形成「艦隊」與「後勤」間不調和而對立的隱憂，部分艦隊官員對後勤官兵員工，抱持不友善或輕視態度，在修補過程中雙方常發生齟齬及糾紛，尤以主顧至上之姿態對修補人員作無理要求、責難與批評，甚至以不合作、不驗收為威脅，對於後勤人員精神士氣造成很大的打擊，不但有礙後勤支援的功效，亦間接影響戰力。[282]

（七）造船廠設備老舊維修能力不足

海軍第二造船廠建於日據時代，部分設備年久失修損壞，不復使用，加以位於外島澎湖，其艦料配件供應困難，並受港小、泊位不夠，及天候浪湧之天然不良條件的限制，在經營上困難很多。其次，在民國40、50年代，因美軍援我軍艦漸多，塢修工程漸形繁重，第一及第四造船廠僅有浮塢，沒有乾塢及船台；第三造船廠廠區侷小，設備簡陋陳舊，碼頭泊位不足，且該廠船塢太小，塢門前淤泥水淺，無法容納較大艦船，形成嚴重的塢荒問題。另外，造船廠老技工多來自青島、上海、馬尾等海軍工廠，各具風

279 參閱一、《下潛！下潛！－中華民國海軍潛艦部隊之創建》，頁56,68,130,131,220。二、關振清，〈為潛艦戰力發展作見證〉收錄在《老戰友的故事》，頁30-31。《下潛！下潛！－中華民國海軍潛艦部隊之創建》，頁132記：檢討武昌計畫，其在建案及執行上，不夠嚴謹、草率、不理性、不科學、事權不一、沒有效率。《大風將軍：郭宗清先生訪談錄》，上冊，頁366,369記：兩艘SX-404型袖珍潛艇，性能差，設計有問題，很少出航，有必要出航時，每次都提心吊膽，必須有吊桿船跟在一旁，隨時準備救援。結果花了很多錢，卻不堪使用，了解內情的人都知道這是一個笑話。。

280 《國民革命建軍史：第四部：復興基地整軍備戰》（一），頁541。

281 鄧克雄，《葉昌桐上將訪問紀錄》（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室，民國99年），頁219。

282 《曾尚智回憶錄》，頁168-169。

習，派系分明。在臺招募的新技工技能不足，老技工老氣橫秋，恃藝自傲，守舊而不求新進，因而影響造船廠的管理與工作效率。[283]民國55年7月，海軍修械所曾想自製電動高速小型平面攻擊魚雷，因人力與技術不足，機具儀器缺乏，且經費不足以支援，雖已初步製造成功，但海試終告失敗，試雷飄失，被迫放棄。[284]海軍檢討「新中計畫」施工進度未能按計畫完成主要原因有三：1、美援材料因越戰影響延遲到達。2、國款未能適當配合。3、臺灣造船公司由於工程負荷過高，修船碼頭擁擠，且缺乏足夠技工。[285]

（八）教育內容未能結合建軍需求

海軍官校教育課程內容與實用並未能結合，例如民國67年，H-930新武器系統裝艦，海軍艦隊司令部特別自艦隊考選優秀年輕軍官，由外籍教官開班授課，藉以儲訓飛彈驅逐艦的作戰長及兵器長，但受訓軍官基礎太差，根本聽不懂，只好暫停開班，先補習加強基礎課程後，再參加受訓。經此一教訓，海軍官校趕緊檢討修正教育課程與內容，全面革新學校基礎課程教材。[286]海軍機械學校及爾後制的海軍專科學院暨工程學院停辦後，中正理工學院部分與海軍直接有關的科系的課程，卻與海軍的需求有脫節之情事，如系統工程系的課程已過時，和艦隊的飛彈化完全脫節；造船系的課程講授都是一般造船原理，從未涉及造艦的學術，其課程水準未能符合海軍建軍的需求。[287]自民國40年美軍在臺成立軍事顧問團，至68年中美斷交離開，此近三十年期間，海軍因受美軍顧問的指導，對於軍官的培訓只著重戰技和部分戰術層次，而不及於高層次的作戰指揮及海軍戰術的發展。民國60年代後期，海軍銳意革新艦隊，其硬體全部翻新，然而大部分幹部的學術素養卻未能隨之精進。一般官員在晉升中校、擔任一級艦副長後，就和書本絕了緣。[288]海軍指揮參謀大學成立後，很少人願意去受訓，主要原因是浪費時間。當時軍方派到學校擔任教官者，大多是缺乏較好出路的軍官，而且教材老舊不變，教官照本宣科，到參謀大學受訓學不到什麼東西。[289]

283 《曾尚智回憶錄》，頁71,72,76,78,79。
284 《曾尚智回憶錄》，頁118-119。
285 《國民革命建軍史：第四部：復興基地整軍備戰》（二），頁1260。
286 蘭寧利，〈導讀：臺海風雲〉收錄在《驚濤駭浪中戰備航行－海軍艦艇誌》，頁36。
287 《1943-1984海軍典故縱橫談》，上冊，頁43-44。
288 《1943-1984海軍典故縱橫談》，下冊，頁375,391。
289 《大風將軍：郭宗清先生訪談錄》，上冊，頁350。前海軍總司令顧崇廉於58年12月出任三軍大學海軍

（九）意外災難毀損裝備

在臺整軍備戰期間，海軍因意外災難，造成部分艦艇損失，例如民國48年10月2日，玉泉艦因主機故障漂流，及颱風侵襲下，在澎湖水道觸礁，由於損害嚴重，無法修護除役。48年11月1日，合城艇在高雄蚵仔寮外海擱淺，並遭颱風侵襲，受損嚴重，無法修復除役。53年5月27日，美亨艦在東沙島，遭遇颱風擱淺，雖拖回馬公搶修，因損害嚴重除役。美國軍售我海軍的廬山艦於55年3月15日自美返臺啟封，未料於4月21日在惡劣海象中沉損。58年6月16日，美華艦在小琉球外海與韓籍商船相撞沉沒。64年冬，海軍編號PB-64快艇在金門料羅灣遭五台軍艦撞沉。65年12月15日，中權艦在馬祖西莒外海觸礁擱淺，雖經拖帶仍無效。66年8月22日，向美軍購獲得的朝陽艦，在拖行至高雄外海遭遇颱風斷纜漂流至屏東枋寮擱淺損毀，就地拆解供同級艦併修。[290]

（十）生活條件及待遇欠佳官兵另謀出路

海軍部分軍艦，如江字號和永字號巡邏艦原先設計不做長時間的航行，艦上生活條件差（缺乏淡水），加上任務繁重，官兵苦不堪言。[291]民國五十、六十年代，正值臺灣經濟起飛，海運事業蓬勃開展，當時海軍官校畢業生，服役滿10年即可申請退伍，並依據海上資歷核發商船船副的執照。[292]由於軍人待遇差，不少海軍常備軍士官便想辦法退伍，轉往民間海運業。尤其當過艦長的軍官都具有商船船長的資格，謀生容易。因此一些軍士官為了提早退役，遂虛報年齡或裝病，造成海軍人才流失。[293]當自民國五十年代後期起，海軍驅逐艦數量大幅增加，卻逢海軍官校48年班開啟十年退伍潮，大批優秀軍官流失，人員的量與質立即呈現問題。海軍官校48年班到52年班十年退伍者幾乎達九成以上，53年班也在七成以上。上級用盡了辦法勸說，提出各種優渥條件都完全無效。即使留營，也是兩、三年地討價還價，使人事部門根本無法進行人才培育，影響整體海軍的戰力與素質。[294]

院中校教官時，有人認為擔任教官是「歸檔」，是退休前的職位，顧崇廉亦感到前途未卜，心中不免受到些影響，認為軍中發展似乎已到盡頭，感到心灰意冷。參閱《將軍之舵－顧崇廉・胡忠信對談錄》，頁74。

290 《驚濤駭浪中戰備航行－海軍艦艇誌》，頁418,434,462,489,528,561,599,660。

291 《老軍艦的故事》，頁93,116。

292 曾瓊葉，〈訪談苗永慶上將〉收錄在《海上長城－海軍高階將領訪問紀錄》（臺北：國防部，民國105年），頁182,191。

293 《大風將軍：郭宗清先生訪談錄》，上冊，頁321-322。

294 蘭寧利，〈導讀：臺海風雲〉收錄在《驚濤駭浪中戰備航行－海軍艦艇誌》，頁42。

（十一）軍紀管理問題

民國五十年代，因為反攻大陸未能實現，大陸來臺的國軍老兵士氣低落，老兵軍紀渙散，不在乎處罰，常有暴行犯上、自殺等事件。當時海軍軍官常說：寧願管機器也不要管人，因為人事很複雜，尤其是老兵的問題很難處理，老兵逐漸成為部隊管教中嚴重的問題。[295]民國51年，澧江艦因內部管理問題，有幾位幹部企圖綁架副艦長，結果在基隆港被憲兵扣押。[296]

陸、結語

在臺整軍備戰期間，我海軍依據國家國防及建軍政策，對於組織編裝進行多次的調整；在總司令部部內單位主要是調整、精減幕僚單位。在艦隊組織方面，則利用美援、外購或自建艦艇，以汰除老舊艦艇，並依據艦艇的類別、噸位大小、及作戰性能，進行艦隊的整編，或成立新單位。在後勤方面，成立海軍後勤司令部，使海軍修護與補給一元化，達到「兩合四管」之目標。在海軍陸戰隊方面；為因應反攻大陸作戰，其編制從原來的一師一旅制，逐漸擴編成為三師制，此為陸戰隊成軍以來編制及兵力最壯盛時期。

在教育訓練方面，海軍軍官學校為使組織靈活運用，增進教學效率，參照美國海軍軍官學校組織，修訂學校教學組織，編成海軍科學、一般科學及社會科學等3個部門。又為擴大海軍基層軍官來源，開辦專修班（後更名為專科班），並自民國55年起，恢復應屆畢業生的敦睦遠航訓練。民國60年，海軍教育訓練單位重新改制，將海軍專科學校、海軍士官學校及艦訓部岸訓中心等單位，依其不同專長與特性，分別成海軍航海、輪機、兵器及通信電子學校，上述學校開辦軍官及士官兵專長及進修教育班次，以提升海軍官兵的素質。在部隊訓練方面，制定「艦隊訓練綜合準則」，以落實艦隊的訓練，提升整體戰力。

自民國38年政府自大陸播遷來臺後，迄68年中美斷交此30年期間，我國海軍主要裝備大多數來自美援或向美方採購；美國一方面軍援我國，但一方面又限制我國軍

295 《大風將軍：郭宗清先生訪談錄》，上冊，頁306,321。

296 《江海歲月：江字號軍艦的故事》，頁160。民國53年10月5日，海軍1艘機械登陸艇叛逃到至大陸。參閱賴名湯，《賴名湯日記》，第一冊，頁289。

事的發展，以防範我國反攻大陸，因此我海軍獲得的美製艦艇均為美軍設計過時、封存或汰除者。為此我海軍著手國艦國造，或與美方合作建造軍艦，但受制於我國造船能力有限，因而在民國五十、六十年代國艦國造的成效十分有限。美國除了限制我海軍的發展外，更甚者是駐臺美軍協防司令部於60年6月突然終止臺海協防偵巡任務，撤出第七艦隊第十六偵察中隊與第九十二驅逐支隊，自此由我海軍獨力承擔臺澎制海任務，不僅影響我國軍民士氣。此後，我海軍除了外島運補護航外，海峽偵巡就退縮至遠離中國大陸岸際水域。[297]

在臺整軍備戰時期，一方面有鑑於中共從未放棄以武力犯臺的野心，一方面國軍亦策劃準備反攻大陸；尤其是民國47年8月23日，共軍猛烈砲擊金門，企圖封鎖金門，製造第二次臺海危機。是役海軍先後於八二四海戰、九二海戰重創中共海軍，接著海軍成功突破共軍海上封鎖，成功完成對金門前線軍民的運補任務，締造輝煌的戰績。54年期間，國共發生三次海戰，其中八六及烏坵兩次海戰，我海軍因輕敵、情報外洩及指揮不當，造成劍門、章江及臨淮等3艦被敵擊沉，損失兩百多名官兵。由於海軍兩次海戰的失利，亦影響改變了日後中央積極反攻大陸的國策，及國軍建軍備戰的方向。[298]

作者簡介

金　智：國立成功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現任空軍航空技術學院通識中心教授，著有《青天白日旗下－民國海軍的波濤起伏》乙書。

297　《驚濤駭浪中戰備航行－海軍艦艇誌》，頁103。

298　民國54年，我海軍連續三次在大陸沿海與共軍爆發戰鬥，我方艦艇三沉兩傷，損失慘重，迫使蔣中正總統無限期擱置反攻大陸計畫；海軍也把反制共軍快艇「狼群」戰術，當成建軍與訓練要點，影響達30年之久。參閱程嘉文，「當年海戰三連敗 反攻大陸夢碎」，聯合報，民國104年11月15日。

【一般軍史論述】

以色列的建國與獨立戰爭

田弋祐

提要

十九世紀猶太復國主義運動興起，流亡世界各地的猶太人期許能重返巴勒斯坦故土重建家園，在歷經數十年的努力後，終於在1948年5月14日，宣布獨立建國。然而以色列的建國迫使原居住在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流離失所，並招致周邊阿拉伯聯盟國家的反對，為此出兵與以色列交戰，爆發了第一次中東戰爭（或稱第一次以阿戰爭）。由於以色列戰前已建立有武裝部隊，戰時全國動員成功，從外國籌獲武器裝備，並積極招募海外軍事人才及新移民，加上以色列官兵富有憂患意識，戰鬥力堅強，因而能擊敗在政治上不團結，且各懷鬼胎，及士氣不振的阿拉伯國家聯軍。然而以色列贏得了戰爭，卻也失去了和平，因為巴勒斯坦阿拉伯難民的問題，及美蘇兩大超強勢力介入中東地區事務。自此以阿衝突不斷，中東地區也成了世界上著名的火藥庫。

壹、前言

十九世紀猶太復國主義興起，加上歷史上流亡世界各地的猶太人，常遭到異族的迫害，因此一部分猶太人重返巴勒斯坦重建家園。隨著巴勒斯坦猶太移民的日增，造成猶太人與當地阿拉伯人及託管巴勒斯坦的英國政府衝突不斷。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英國決定結束對巴勒斯坦的託管，將巴勒斯坦問題交由聯合國處理。在美國的暗

中支持下，聯合國於1947年11月決議巴勒斯坦分治，但此決議立即遭到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反對；巴勒斯坦猶太人則於1948年5月14日，宣布獨立建立以色列這個新興國家。

以色列宣布獨立後，立即遭到埃及、外約旦、敘利亞、伊拉克及黎巴嫩等5個阿拉伯國家聯軍的分別攻擊。以色列獨立建國時，該國主體民族猶太人，是接受現代化教育，過著接近歐洲現代化生活的社會；而其對手阿拉伯國家，人民鮮少受過現代化教育，是生活在封建落後的社會。因此這場戰爭也是現代文明與封建社會兩個不同世界、兩個不同民族的一場戰爭。最後以色列軍民團結一致，奮勇抗敵，擊潰士氣低落又各懷鬼胎的阿拉伯國家聯軍，贏得了獨立戰爭，但卻失去了和平，自此以阿衝突不斷，以色列長期處於與周邊阿拉伯國家敵對甚至交戰狀況中。

以色列自1948年5月14日獨立建國迄今正好屆滿70年，以阿衝突及歷次中東戰爭向來一直是國際社會關注的焦點，然而有關以色列獨立建國的歷程及其獨立戰爭的研究，在國內並不多見，因此本文試著就參研有關以色列獨立建國相關史料及專書，從猶太復國主義運動興起，到以色列獨立建國，及以色列獨立戰爭經過，及戰後對世局的影響，做一個綜合整理、探討與理解。

貳、猶太復國主義運動興起及猶太人重返巴勒斯坦

西元70年及135年的兩次巴勒斯坦猶太人對羅馬帝國統治者的反抗起義失敗後，當地猶太人絕大多數被迫離開，向世界各地流散，到了十九、廿世紀，猶太人的足跡已遍及世界各大洲。另外，自從基督教及伊斯蘭教興起後，由於猶太人宗教信仰和生活習俗的特異，加上部分猶太人精於經商致富等因素，客居異國的猶太人逐漸不受當地人歡迎，甚至發生歧視、迫害、殘殺猶太人的事件。[1]

十九世紀末期，猶太復國主義組織（Zionist Organization或稱錫安山運動）運動開始興起，當時全世界的猶太人約有四分之三居住在俄國，但他們的處境越來越艱困；尤其是1882年俄國爆發迫害及屠殺猶太人事件，開啟了東歐猶太人巴勒斯坦移民之路。事實上稍早在1881年已有兩百名葉門猶太人移民到巴勒斯坦，次（1882）年第

1 Windward、袁名忠，《大衛之星－以色列建國經典戰役》（臺北：知兵堂出版社，2010年），頁15。

一批東歐猶太人才移民到巴勒斯坦，之後陸續有東歐猶太人前往巴勒斯坦定居。[2]

1897年8月29日，197位來自世界各地的猶太人社團代表，在瑞士巴塞爾市政娛樂場的音樂廳召開了「第一次猶太復國主義大會」。[3]會議上宣布「猶太復國主義之目的（綱領），是在巴勒斯坦為猶太人創建一個受到公共法律保障的「家園」，並且成立猶太復國主義組織，有步驟地致力於猶太復國主義運動的目標。猶太復國主義大會對於處境艱困的猶太人有很大激勵作用，這個新興組織很快吸收了之前熱愛錫安山運動的部分猶太人，並促使新的猶太復國主義團體在東歐甚至在西方迅速形成。[4]

此時猶太復國主義者魏滋曼對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英國控制巴勒斯坦的帝國主義企圖了若指掌，他認為若能得到英國的支持及保護，猶太復國主義在巴勒斯坦的成功性很大。1917年11月2日，魏滋曼透過外交活動獲得重大的收獲，它就是「貝爾福宣言」（Balfour Declaration）。「貝爾福宣言」是英國外交大臣貝爾福寫給猶太復國主義者最重要領袖羅思柴爾德的一封信，信中宣布英國政府支持在巴勒斯坦的猶太復國主義事業。此封信中有很重要的一句話如下：「國王閣下的政府贊成在巴勒斯坦為猶太民族建一個民族家園，並將盡最大努力使這一個目標得以實現。」[5]

「貝爾福宣言」為猶太復國主義組織創造新的形勢，這使得該組織必須將建立民族家園作一個具體的而不是抽象的目標，來制定它自己的行動。1920年，在倫敦召開的「猶太復國主義大會」上，本•古里安（Ben-Gurion David）和其他巴勒斯坦勞工政治代表提出立即對巴勒斯坦進行大批移民。[6]

當「貝爾福宣言」發表不久，英軍在巴勒斯坦當地阿拉伯武裝份子的協助下，擊敗土耳其軍隊，於1917年12月9日攻占耶路撒冷，並在1917年底前完全占領了巴勒斯坦。[7]1920年，英國第一任高級專員塞繆爾•赫伯特（Samuel Herbert）在巴勒斯坦就職，此意味委任託管巴勒斯坦統治的開始。塞繆爾•赫伯特是猶太裔，也是猶太復國

2 Noah Lucas, *The Modern History Of Israel*, Weidenfeld and Nicolson Ltd. London,1974.p.24.

3 Ahron Bregman, *A History Of Israel*, Palgrave Macmillan. London,2002,p.1.

4 參閱一、Noah Lucas, The Modern History Of Israel, p31-32.二、Ahron Bregman, A History Of Israel, p.1.

5 Noah Lucas, *The Modern History Of Israel*, p.71.

6 Noah Lucas, *The Modern History Of Israel*,p.75.

7 楊輝，《中東國家通史－巴勒斯坦卷》（北京：商務印書館，2002年），頁87-88。

主義同情者，因此管託政府裡任用了不少猶太人。[8]

1923年，「國際聯盟」正式將巴勒斯坦交由英國託管。[9]該年塞繆爾・赫伯特頒布一項命令：允許猶太人重新移民巴勒斯坦，並決定讓猶太復國主義組織來負責吸收新移民。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抗議此項移民政策，猶太移民問題成了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猶太人及託管者英國人等三角衝突的主因。[10]

猶太復國主義在巴勒斯坦興起，對當地土著阿拉伯人除了產生政治上的影響外，對他們的經濟生活也有直接的影響。移民巴勒斯坦的猶太團體以現代化或改良式的農業經營方式，在經濟上獲得很大的利潤，相對影響了土著阿拉伯人，尤其是放牧和收集殘餘莊稼的貝都因人（土著阿拉伯人的一支）的權利，使得貝都因人在經濟上蒙受很大的損害。另外，土著阿拉伯人的土地經常在他們一無所知的情況下被「拐賣」給猶太人。[11]

當時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內部存在很多問題；阿拉伯人社會在政治上並不統一，其社會的基本單元是農村中的家長制家族，通過一個金字塔式的結構與城市在社會頂峰的債主或地主家族連繫。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行政管理十分不健全，政治生態處於包含在地主及家族首領之間的競爭和傾軋之中。阿拉伯貴族拒絕英國人請他們參與殖民統治機構的建議，因為他們不承認英國託管統治的合法性及權威性，也不承認託管中發展起來的猶太復國主義權利的有效性。不過他們卻接受英國按照土耳其統治模式，讓不同宗教享有廣泛的自治權。在教育方面；在英國託管巴勒斯坦期間，當地的阿拉伯穆斯林幾乎是文盲。[12]

1920年4月4日，該日是猶太人的「逾越節」，未料在耶路撒冷的猶太區發生阿拉伯人攻擊猶太人的血腥暴力事件，有6名猶太人遇害，200人受傷；阿拉伯人有6人死亡及32人受傷。[13]1920及1921年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與猶太人爆發了幾次衝突，之後暴亂曾有數年處於間歇階段，直到1929年兩個民族間的衝突與暴亂再度變得激烈。1933及1936年阿拉伯人與猶太人爆發衝突，尤其1936年有不少猶太人在全面性

8 楊輝，《中東國家通史－巴勒斯坦卷》，頁91-92。
9 Noah Lucas, *The Modern History Of Israel*,p.67.
10 Noah Lucas, *The Modern History Of Israel*, pp.107-108.
11 Noah Lucas, *The Modern History Of Israel*,p.98.
12 Noah Lucas, *The Modern History Of Israel*, pp.100-101.
13 Ahron Bregman, *A History Of Israel*, p.20.

的暴亂中喪生。[14]

參、巴勒斯坦猶太人武裝部隊的建立

1920年，巴勒斯坦的猶太人在耶路撒冷組建了第一個「城市防衛指揮部」，隨著防衛指揮部建立及阿拉伯人反猶騷亂的爆發，一支由數百名志願者組成的「哈加納」（Haganah）猶太民兵防衛組織成立了。[15]在1920、1921年阿拉伯人反猶暴亂中，由於「哈加納」的裝備低劣，證明其不足以對抗阿拉伯人，然而「哈加納」則證明了他們能使巴勒斯坦的猶太人免於遭受更大的災難。尤其在1929年的「希伯倫暴亂」中，見證了駐防巴勒斯坦的英軍並不能保障猶太人的安全。而「哈加納」是唯一能防衛的武裝後，「哈加納」提升了其公眾威望，受到了重視；並且在當地猶太社團或機構重新思考整個防務上的問題，認為需要一支合法的軍隊，才能符合其要求的訓練及紀律標準。[16]另一方面「哈加納」在「希伯倫暴亂」後，進行了改組，將過去分散的指揮權集中起來，成立了最高指揮部及總參謀部等指揮機構，下設作戰、偵察等職能部門，同時還開始從國外偷運、貯藏武器彈藥，並且開始自製手榴彈、子彈等軍火。[17]

1936年至1939年期間的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暴動，為猶太復國主義在巴勒斯坦繼承英國的統治創造了有利條件；其中最重要的結果之一是加速了「哈加納」由一支地方武裝發展成為猶太國民軍隊的核心。阿拉伯人的暴力對當地猶太人構成的威脅刺激了猶太青年，並將他們推入「哈加納」的行列中，也在社會各階層傳播了防衛的意識。「哈加納」自1937年秋至1938年年中逐漸成為一支成熟的戰鬥部隊。另外，面對阿拉伯人的挑戰，也促進了猶太人以軍事方式建立定居點的新概念，為此拓寬了猶太復國主義拓殖的戰略疆界。[18]至1939年「哈加納」的成員已增至1萬4,500人。[19]

在1930年代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暴動期間，負責託管的英國政府面對暴亂的蔓延，卻無能為力，只能附和猶太人的建議，以致猶太復國主義者首次被合法批准採取

14 Noah Lucas, *The Modern History Of Israel*, p.118.
15 Noah Lucas, *The Modern History Of Israel*,p.168.
16 Noah Lucas, *The Modern History Of Israel*,pp.173-174.
17 Windward、袁名忠，《大衛之星－以色列建國經典戰役》（臺北：知兵堂出版社，2010年），頁45。
18 Noah Lucas, *The Modern History Of Israel*, pp.177-178.
19 Ahron Bregman, *A History Of Israel*, p.28.

軍事行動，以維持重要的公路、鐵路和輸油管道的暢通，後來甚至需要仰賴猶太人的協助來敉平動亂。[20]英國託管政府為了酬謝猶太人敉平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暴動，於1936年夏招募了1,240名猶太人為「編制外警察」（他們被稱為Notrim，希伯來文意思為「衛士」），作為警力的補充。[21]

由猶太人組成的「編制外警察」不過問「哈加納」的非法活動，有時甚至還與「哈加納」進行非正式的合作。尤其1937年阿拉伯人發動更大規模的暴動，讓「編制外警察」得以擴編，其人數至1939年已有兩萬多人，這差不多等於全體「哈加納」成員。自此「編制外警察」該組織已從輔助性單位變成羽翼豐滿的著軍事制服的「准軍事部隊」，被稱為猶太人定居點警察部隊。[22]

1938年夏，巴勒斯坦的猶太人與英國託管政府有了更進一步的合作，同情猶太復國主義的原英軍軍情第五處情報官奧德•溫蓋特（Orde Charles Wingate）上尉為當地猶太人建立了「夜間特別巡邏隊」（或譯夜間別動隊，Special Night Squads,SNS）[23]，給予該部隊成員夜戰及游擊戰的訓練，自此奠基了日後猶太人從事夜戰優勢之基礎。此夜戰優勢在1948年以色列獨立戰爭中被證明具有關鍵性的作用。此外，奧德•溫蓋特的戰術才能成為早期猶太復國主義軍隊的寶典。奧德•溫蓋特傳授機動性作戰及實行快速性的重要，使它成為「哈加納」日後作戰的特點。奧德•溫蓋特也為「哈加納」講授了軍事情報及偵察的重要性，尤是突襲的重要性。[24]

總而言之，在1922年至1939年期間，英國對巴勒斯坦採行「扶猶抑阿」的統治政策，英國為了實踐「貝爾福宣言」和託管統治條款，對猶太復國主義的要求盡量給予照顧及滿足。猶太復國主義者亦利用英國託管政府為自己的既定目標服務，即使對於某些與自己本意不相符合的政策也能給予諒解及合作；而對於阿拉伯人反對猶太移民的行為採取嚴厲打擊和報復措施，甚至有時候出現英國託管政府與猶太人聯合打擊阿拉伯人的行動，至此猶太人與阿拉伯人的矛盾不斷激化，猶太復國主義者在英國的庇護下，在巴勒斯坦獲得充裕的人力和土地資源，「猶太國」的雛形已經形成。反觀

20 Noah Lucas, *The Modern History Of Israel*, p178.
21 Ahron Bregman, *A History Of Israel*, p.28.
22 Noah Lucas, *The Modern History Of Israel*, pp.178-179.
23 Ahron Bregman, *A History Of Israel*, p.29.
24 Noah Lucas, *The Modern History Of Israel*, pp.179-180.

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既反對英國託管統治，反對猶太移民，但面對兩個目標一致甚至聯合起來的強大對手，阿拉伯人已居於下風，既未能阻止源源不斷的猶太移民，又未能停止大規模的土地轉讓，阿拉伯人的生存權日趨受到嚴重的威脅。[25]

1930年代阿拉伯人的暴動對於猶太人「哈加納」的內部結構織及軍事行動產生了改革；「哈加納」從傳統的地方為主的防衛武裝，轉變為全國範圍規劃性的戰鬥武裝，從靜態防禦作為轉變為積極防禦作為，其結果是使國民軍隊進入形成期。[26]此時納粹主義在德國興起，開始迫害猶太人，德國及其他歐洲猶太人開始大量移民巴勒斯坦。隨著猶太人大批移民巴勒斯坦，當地的阿拉伯人越來越感到不安。1935年底，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領袖向託管當地的英國要求儘快建立一個以阿拉伯人為主的自治政府，為建立獨立的巴勒斯坦國家之過渡期，英國託管當局提出新的立法會議方案，卻遭到猶太人拒絕，如此一來阿拉伯人認為只有用激進的方式才能達到他們的目的。[27]

1936年4月，巴勒斯坦各地都發生了阿拉伯人有組織針對猶太人的暴力行為，而猶太人也對阿拉伯人反擊報復。4月25日，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成立「阿拉伯最高委員會」自此開始有組織的反英、反猶鬥爭。[28]1937年9月以後，因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反英、反猶鬥爭高漲，並得到其他國家及地區阿拉伯民族主義的支持。英國被迫動用軍隊鎮壓。在英軍及猶太武裝部隊的聯合打擊下，到了1939年初，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反英、反猶的動亂逐漸平息。該年2月，英國政府邀請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猶太人及阿拉伯國家的代表在倫敦召開關於巴勒斯坦的圓桌會議。由於阿拉伯人及猶太人雙方缺乏共識，因此會議沒有結果。[29]

1939年5月17日，英國單方面發表有關巴勒斯坦的白皮書，該白皮書又稱為「麥克唐納白皮書」（麥克唐納為當時的英國殖民大臣），白皮書內容中讓猶太人很不滿意的是：它規定自1939年之後5年內，只允許7萬5,000名猶太人移民巴勒斯坦，且5年之後也只能在阿拉伯人同意的前提下移民。[30]自此開始了猶太復國主義運動與英國之間的十年衝突。而巴勒斯坦的猶太人亦因「白皮書」產生嚴重的分歧。以本・古里安為首

25 楊輝，《中東國家通史－巴勒斯坦卷》，頁103-104。
26 Noah Lucas, *The Modern History Of Israel*, p.180.
27 蕭憲，《中東國家通史－以色列卷》（北京：商務印書館，2001年），頁99。
28 蕭憲，《中東國家通史－以色列卷》，頁99-100。
29 蕭憲，《中東國家通史－以色列卷》，頁101-102。
30 Ahron Bregman, *A History Of Israel*,p.32.

的激進份子希望採取一切形式的消極抵抗，必要時採取積極手段來打擊巴勒斯坦的行政統治，與此同時，開始秘密準備爭取政治獨立的長期武裝鬥爭。[31]

1939年9月，本‧古里安認為「哈加納」是猶太復國主義與英國對抗的主要政治工具，為此他建立了一個參謀部，任命雅科夫‧多里為參謀總長。[32]同月第二次世界大戰歐戰爆發，猶太復國主義組織開始招募志願人員，國際社會亦關切巴勒斯坦猶太人在大戰中的軍事作用之問題。[33]至戰爭結束時，「哈加納」的人數超過了3萬人（其中只有4千人經過專門訓練，並且有武裝）。另外，有6千人參加機動的「帕爾馬赫」和「戰鬥團」組織。「哈加納」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最大的成就便是發展組織一支職業化的情報部隊。在這之前，情報工作都是非正式或隨意的。[34]

雖然「哈加納」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在武器方面得到了不少進展，但是到了戰爭結束時，「哈加納」掌握的武器仍然很少，不足以滿足其所需，可用的軍火也不過是六千多枝步槍，幾百枝衝鋒槍，一些輕機槍和迫擊砲。此外，「哈加納」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也發展自己的軍火工業，生產約二十萬枚手榴彈及幾百枚迫擊砲彈。之後1947年至1948年間，猶太人和阿拉伯人發生衝突及軍事對抗期間，「哈加納」擁有一半以上的輕武器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的庫存貨。[35]當1945年夏，第二次世界大戰歐戰結束之際，本‧古里安便留意武器的獲得，他秘密在巴黎成立一個搜集大砲、戰車及飛機的軍火機構，當時法國及捷克是主要的武器來源國，但是在英國撤出巴勒斯坦前，購得的大部分裝備都秘密藏在歐洲。[36]

本‧古里安對於「哈加納」本身缺乏現代化軍隊基礎的內在素質感到擔憂，直到1947年11月29日聯合國會員大會表決通過巴勒斯坦分治時，當猶太人與阿拉伯人的戰爭第一階段開始時，「哈加納」組織由大約是由四萬五千名男女組成，其中三千人受訓高級軍事訓練。由於「哈加納」缺乏步兵武器，因而降低其戰鬥力。[37]在1947年12月非正式戰爭開始時，「哈加納」的成員已受訓50天左右的訓練，其最重要的武器是84

31 Noah Lucas, *The Modern History Of Israel*,p.194.
32 Noah Lucas, *The Modern History Of Israel*,p.203.
33 Noah Lucas, *The Modern History Of Israel*,p.205.
34 Noah Lucas, *The Modern History Of Israel*, p.209.
35 Noah Lucas, *The Modern History Of Israel*, pp.210-211.
36 Noah Lucas, *The Modern History Of Israel*, p.247.
37 Noah Lucas, *The Modern History Of Israel*, pp.248-249.

門中型迫擊砲，但沒有戰車及作戰飛機。[38]

1947年11月，巴勒斯坦的猶太人開始動員與阿拉伯人戰鬥，到了次年春天已經全面動員了備戰人員。當1948年5月14日，宣布獨立以色列建國時，「哈加納」已能派遣大約三萬人上戰場。此外，還有略超過此數目的人員負責防衛他們自己定居點。幾百名曾在歐戰中受過良好訓練及富有戰鬥經驗的國外志願人員適時補充了軍官和技術人員隊伍。「哈加納」勝過正規軍的一些優點大大地彌補了他作為戰鬥力量的一些不足之處。「哈加納」自願原則和民主風氣使得他在戰爭中具有頑強防守的精神。[39]

事實上在1948年5月15日英國結束對巴勒斯坦的託管統治時，在其「扶猶」政策指導下，猶太人經過數十年的移民和土地兼併結果；其人口從1918年的5萬6,000人，至1947年已增至65萬人，占有的土地從1920年代的41萬杜納姆，到1947年增至180萬杜納姆，為猶太人建國準備了充裕的人力及土地資源；且在英國的默許、支持，甚至訓練下，猶太地下武裝力量不斷壯大，至英國結束託管統治時，「哈加納」已發展成各軍、兵種齊全的一支武裝部隊，成為日後戰勝阿拉伯人的骨幹力量，並在未來的戰爭中發揮了傑出的作用。毋庸置疑的是，猶太人在建立以色列這國家過程中，借助了英國、美國及聯合國，甚至是蘇俄的支持力量。[40]

肆、巴勒斯坦猶太人擺脫英國統治邁向獨立建國

當第二次世界大戰歐戰即將結束之前，英國開始思考其在中東的控制地位，此時在英國外交部眼中，「麥克唐納白皮書」已成了保證英國在中東地位必不可少的關鍵手段。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英國已制定好了以符合其利益的阿拉伯民族主義為基礎的控制中東之計畫。為了實施此計畫，1945年3月，由英國倡議成立了以反對猶太復國主義為基礎的「阿拉伯軍團」，並且清除了法國在敘利亞的影響力。7月，英國工黨取代保守黨執政，新首相艾德禮（Clement Attlee）宣布英國繼續執行1939年「麥克唐納白皮書」。猶太復國主義者原先對工黨寄予很高的期待，但他們發現新政府將繼

38 Edward Luttwak原著，龐祖戡譯，《以色列國防軍》，上冊，（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民國67年），頁1。

39 Noah Lucas, *The Modern History Of Israel*,p.249.

40 楊輝，《中東國家通史－巴勒斯坦卷》，頁160。

續前政府的反猶政策（英國工黨一直奉行親猶太復國主義政策，在競選期間主張廢除1939年的「麥克唐納白皮書」），以發展與阿拉伯人友好之路線。為此當年在倫敦召開的猶太復國主義會議向英國政府提出警告：若英國不放棄「白皮書」政策，巴勒斯坦猶太人將以武力反抗英國的統治。[41]

1945年10月，「哈加納」與猶太復國主義的恐怖組織結成聯盟，組成「希伯來抵抗運動」，其所有的反英行動由「哈加納」指揮。[42]「希伯來抵抗運動」成員對巴勒斯坦的英國託管當局發動了攻擊行動，他們破壞當地的鐵路、公路交通設施及軍事設施；弄沉了3艘海岸巡邏艇，炸毀海法的雷達站，破壞3座機場，炸毀了15架飛機，自1945年10月至1947年10月20日，駐防巴勒斯坦的英軍已有127人死於「希伯來抵抗運動」成員之手，另有331人負傷。[43]面對巴勒斯坦日益惡化的情勢，英國政府的作法是增派8萬名英軍到巴勒斯坦，鎮壓當地的猶太人。[44]

英國想把美國拉進來，一同承擔對巴勒斯坦的直接責任，因而在1945年11月成立「英美調查委員會」來研究處理歐洲猶太難民及巴勒斯坦的問題。事實上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巴勒斯坦的猶太人與阿拉伯人之間的關係相對是較安定的；原因之一是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首領因為支持德國，隨著德國的戰敗，而使其政治勢力受到很大的削弱。現在巴勒斯坦的政治議題變成是猶太人要擺脫英國的託管統治，並邁向獨立建國。[45]

隨著猶太人爭取獨立建國的行動高漲，猶太人在巴勒斯坦大肆破壞交通系統，迫使英國託管當局不得不以搜查、宵禁和逮捕等手段進行報復，因而造成一些人員傷亡。1946年6月29日，1萬7,000名英軍對猶太激進份子及猶太協會官員展開掃蕩及逮捕行動，大約有2,700人被關入集中營或監獄。[46]

當英國政府對巴勒斯坦猶太人展開鎮壓時，歐美海外的猶太人為此感到憤怒，一部分的猶太復國主義者在巴黎開會；主張英國應該給予巴勒斯坦分治，讓猶太人與

41 參閱一、Noah Lucas, The Modern History Of Israel,pp.221-222.二、Ahron Bregman, A History Of Israel,pp.37-38.

42 楊輝，《中東國家通史－巴勒斯坦卷》，頁137。

43 楊輝，《中東國家通史－巴勒斯坦卷》，頁137-138。

44 Ahron Bregman, *A History Of Israel*, p.38.

45 Noah Lucas, *The Modern History Of Israel*, p.224.

46 Noah Lucas, *The Modern History Of Israel*, pp.226-227.

阿拉伯人分別建國。[47]尤其是美籍猶太人，美國自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已成了猶太人主要居住的國家，猶太人在美國的經濟及大傳播媒體已具有影響力，他們開始從政治方面去對美國政府施壓，要求支持巴勒斯坦猶太人的建國大業。[48]

1945年8月31日，美國總統杜魯門致函英國首相艾德禮，要求英國放棄「麥克唐納白皮書」，立即接受十萬名歐洲猶太移民到巴勒斯坦。1946年4月30日，「英美調查委員會」建議提出：立即發放十萬張移民入境許可證，要求撤銷對猶太人購買土地的種種限制。此項建議雖然滿足了猶太復國主義者的要求，卻遭到阿拉伯人的強烈反對。「阿拉伯聯盟」包括埃及、伊拉克、敘利亞、黎巴嫩及外約旦等5個成員國，[49]向美國提出備忘錄，指出美國若支持「英美調查委員會」的建議，將是敵視阿拉伯人，並且將在巴勒斯坦及中東製造混亂與衝突，危害此區域的和平與安全。由「英美調查委員會」此事件來看，它意味著結束英國壟斷巴勒斯坦事務的局面，而美國在介入巴勒斯坦事務中取得優勢的地位。[50]

1946年10月4日，美國總統杜魯門在國會大選期間，受到美籍猶太人的壓力，宣布支持猶太人復國主義的分治方案。12月，在瑞士巴塞爾舉行的「猶太復國主義大會」，美國已取代波蘭成為成員最多的國家。美國猶太人領袖與本•古里安一道共同採行動主義路線。至此巴勒斯坦的猶太復國主義者與美國猶太人建立了強而有力的聯盟，並且掌握了操縱美國國內政治的手段。[51]

1947年2月14日，英國政府宣布將巴勒斯坦的託管權交回給聯合國。根據英國的要求，聯合國大會於1947年4月28日及5月15日，召開特別會議，成立一個由11人組成的「聯合國巴勒斯坦特別委員會（UNSCOP）」，負責就巴勒斯坦問題的各個方面進行調查並提出建議。代表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阿拉伯高級委員會」誤判情勢，他們抵制了聯合國的調查，由於阿拉伯人代表的缺席，讓猶太人在聯合國的調查中獲得對他們

47 Tricia Jackson, *Israel*, Evergreen. New York,2001,p.27.

48 Tricia Jackson, *Israel*, p.28.

49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法國被迫撤離地中海東岸，讓敘利亞及黎巴嫩加入阿拉伯主權國家的名單之上。1945年3月，「阿拉伯聯盟」成立，包括埃及、伊拉克、敘利亞、黎巴嫩、沙烏地阿拉伯、葉門及外約旦。參閱Bernard Lewis原著，鄭之書譯，《中東：自基督教興起至二十世紀末》（臺北：麥田出版社，1998年），頁550。

50 楊輝，《中東國家通史－巴勒斯坦卷》，頁145,146。

51 Noah Lucas, *The Modern History Of Israel*,pp.229-231.

有利的證據。[52]

8月31日，「聯合國巴勒斯坦特別委員會」作出了結論，其多數派建議按照1937年「皮爾委員會」提出的地理模式，把巴勒斯坦分割為一個猶太國和一個阿拉伯國，耶路撒冷則劃分為「國際飛地」。少數派則建議採行「聯邦」的解決方法。[53]

1947年9月底，英國宣布接受「聯合國巴勒斯坦特別委員會」關於結束託管的統治建議。此時美國因國內猶太復國主義的政治壓力，加上蘇俄決心加快英國在中東地位的垮臺，故美國與蘇俄一致支持巴勒斯坦分治的政策。由於聯合國許多成員國（尤其拉丁美洲國家）依賴美國，因此在11月29日聯合國就全體會員國進行表決時，終於取得了贊成分治的多數票（33國贊成，13國反對，10國棄權）。[54]根據聯合國「第一八一號」決議，約一萬平方英里的土地分配給阿拉伯人及猶太人；前者人口約136萬4,330人，得到4,300平方英里的土地；後者60萬8,230人，得到5,700平方英里的土地，耶路撒冷及伯利恆兩地由聯合國管理。這是猶太復國主義者自「貝爾福宣言」發表以來，在政治上取得的最大勝利。[55]

1947年12月2日，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開始一場為期3天的罷工，抗議分治決議的通過。17日，「阿拉伯聯盟」的理事會宣布：他們反對聯合國所提出的巴勒斯坦分割建議，必要時會以武力反對。巴勒斯坦的阿拉伯領導人再度對英國託管政府及猶太人民族家園展開武裝反抗。[56]

1947年12月18日，英國宣布撤離巴勒斯坦的決定，英軍將於1948年5月15日前撤出巴勒斯坦（終止託管的日期是1948年5月14日）。稍早當1947年11月29日聯合國會員大會表決通過巴勒斯坦分治時，在巴勒斯坦猶太人與阿拉伯人兩個民族的內戰事實上已經開打了。內戰不僅偶有殺戮，也是有組織之武裝力量間的戰鬥。[57]此時大批阿拉伯人開始逃離巴勒斯坦。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既不想為反對分治而戰，也不想為爭

52 Ahron Bregman, *A History Of Israel*, p.39.

53 參閱一、Noah Lucas, The Modern History Of Israel, p232.二、Ahron Bregman, A History Of Israel,p.40.

54 Noah Lucas, *The Modern History Of Israel*,p.233.

55 Ahron Bregman, *A History Of Israel*, p.40.

56 參閱Bernard Lewis原著，鄭之書譯，《中東：自基督教興起至二十世紀末》，頁558。

57 Ahron Bregman, *A History Of Israel*, p.41.

取主權而戰，以致巴勒斯坦的問題取決於周邊的阿拉伯國家。[58]

阿拉伯國家為英國撤出巴勒斯坦及入侵以色列已作好準備，此時英國7萬7,000名官兵和幾千名武裝警察還正式控制這個國家，儘管英國在理論上是中立的，但毫無疑問地英國的政策是在幫助阿拉伯人，尤其是幫助外約旦（當時約旦稱「外約旦」），由英軍指揮和訓練的「阿拉伯軍團」擁有超過四千人的兵力，是阿拉伯世界中裝備最精良的部隊，而英國託管政府允許「阿拉伯軍團」接管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地區，並允許他們向耶路撒冷及其周圍的猶太人陣地推進。一支由敘利亞招募的志願軍（「阿拉伯解放軍」）大約有五千至七千人，他們正對巴勒斯坦滲透，英國託管當局卻視而不見。然而上述這些阿拉伯武裝部隊加上巴勒斯當地的阿拉伯武裝部隊，都不是「哈加納」的對手。在巴勒斯坦幾乎所有的地區，當地阿拉伯人均占有制高點，擁有地形上的優勢；阿拉伯人有許多輕型武器，但卻沒有具有軍事價值的組織。總而言之，阿拉伯人並沒有表現出強烈反對巴勒斯坦分治的傾向，也沒有對聯合國分治決議精心砲製的主權誘惑，表現出什麼熱情。[59]

1947年11月29日，聯合國會員大會通過巴勒斯坦分治決議後，最初「哈加納」指揮人員為猶太人定居點和猶太人集中地區制定了靜態的防禦方案。阿拉伯人的襲擊遭受到激烈的反擊。但是為了避免與巴勒斯坦駐防的英軍發生直接衝突，「哈加納」避免用戰略性運動。[60]直到12月2日，巴勒斯坦阿拉伯人襲擊了耶路撒冷的猶太人商業區，接著整個巴勒斯坦各地都發生暴力事件，阿拉伯人對猶太人定居點直接襲擊遭到嚴重損失；阿拉伯人在城市及交通上的破壞和恐怖活動造成了嚴重的傷亡。此後阿猶雙方相互襲擊事件日趨增加頻繁，規模日益擴大，整個巴勒斯坦實際上已處在一種「非正式的戰爭狀態」（1947年11月29日至1948年5月14日）。[61]至1948年3月，在巴勒斯坦的猶太人已有近一千人喪生，阿拉伯人的死亡人數則高於猶太人。[62]

對於猶太人的威脅是阿拉伯人能夠從制高點進行伏擊和破壞活動，襲擊重要交通線。耶路撒冷與其它地方的連繫被切斷，處於被嚴密的包圍之中。阿拉伯軍隊近迫

58 Noah Lucas, *The Modern History Of Israel*, p.235.
59 Noah Lucas, *The Modern History Of Israel*, pp.249-250.
60 Noah Lucas, *The Modern History Of Israel*, p.250.
61 楊輝，《中東國家通史－巴勒斯坦卷》，頁156。
62 Noah Lucas, *The Modern History Of Israel*, p.250.

耶路撒冷南郊的猶太人定居區及周邊的猶地亞山區，緊縮了對耶路撒冷城的包圍圈。考慮到英軍撤離後，阿拉伯人的進攻，很明顯的是若「哈加納」不能控制連絡各猶太城市和定居點之間的交通線，未來猶太國家就將分崩離析。因此在本•古里安的力促下，「哈加納」總指揮部制定了一個防禦計畫。該計畫於1948年3月初制定完畢，等待英軍撤離後開始實施。該計畫占領所有混居人口的城市，阿拉伯人對居民襲擊便會造成很大的傷亡。對這些城市及其他一些處於未來的猶太國版圖內的阿拉伯人定居點將實施軍管。同時只要猶太人的防禦需要，還將控制計畫要占領的分配給阿拉伯國家的領土內的前沿陣地。

隨著耶路撒冷局勢的不斷惡化，其它地區的死傷人數不斷增加。本•古里安要求立即發動反攻，而不理會英國人的反應。自1947年11月底至1948年3月底，經過4個月的戰爭，阿拉伯人似乎是占了上風。以致聯合國組織中出現要求撤銷分治建議的動向。因而從政治上來看，猶太人迫切需要證明有防禦擬議中的新國家邊界的軍事實力，解除耶路撒冷被包圍是「哈加納」戰略攻勢的首要目標。[63]

稍早當1947年12月初，巴勒斯坦爆發內戰初期，阿拉伯人的軍事勢態似乎遠勝於猶太人，這嚴重影響了國際社會對巴勒斯坦動蕩局勢的態度。由於阿拉伯人居於上風，美國政府承受越來越大的壓力，開始從先前的退縮，重新思考美國的中東政策。美國不僅是贊成分治，並遊說爭取聯合國會員國分治通過所需的票數。此外，美籍猶太人對美國政府施以壓力，反對託管政策，迫使美國打消此主義，將注意轉向巴勒斯坦實現停火。與此同時，猶太人進攻的力量越來越大，1948年4月3日到4月15日，「哈加納」打通了前往耶路撒冷的通路。[64]

到了1948年4月及5月初，「哈加納」已控制了太巴列、海法、薩費德、雅法等城市。雖然在戰爭的前4個月間，阿拉伯人占有優勢，但他們在人員和武器裝備上卻不如猶太人。到了1948年4月進入了戰爭的第二階段，「哈加納」轉守為攻後，雖然武器依舊缺乏，但在戰場上卻表現出兵力及戰鬥力壓倒性的優勢。然而在這兩階段戰爭中，最大的政治影響事件是大約有三十萬阿拉伯人逃離了他們處於猶太人控制地區的家園。阿拉伯人的外逃開始於1947年12月及1948年1月；每當「哈加納」占領1座阿拉伯人與猶太人混居的城市，城中的阿拉伯人幾乎全部出逃。猶太復國主義者並未預判阿拉

63 Noah Lucas, *The Modern History Of Israel*, p.251.

64 Ahron Bregman, *A History Of Israel*, pp.41-42.

伯人的逃離，但逃離的出現激起了猶太人建立單一民族國家的願望。[65]

到了1948年5月，除內蓋夫（Negev）外，猶太部隊已控制了聯合國分治案給予猶太人的絕大部分的地區。巴勒斯坦的猶太人民行政委員會（或稱十三人委員會）決定於5月14日英國結束託管之日宣布獨立，並自5月14日零時生效。14日下午，本‧古里安在特拉維夫發表了「獨立宣言」，宣言簡單陳述了猶太復國主義關於猶太歷史的理論和關於以色列國合法性的基礎，宣告成立「巴勒斯坦的猶太國－以色列國」。自此以色列正式獨立成為一個新的國家。[66]

伍、以色列獨立戰爭（或稱第一次中東戰爭、第一次以阿戰爭）

1946年12月，猶太復國主義大會任命本‧古里安為防務委員，這個職務使他能在軍事行動方面採取主動，並在他的指揮下集合各種軍事組織的不同力量。在以色列宣布獨立後，現在他又增加一項新的責任；指導巴勒斯坦猶太人的軍事戰略。本‧古里安未能說服他的同僚接受關於即將來臨的挑戰見解。雖然本‧古里安和他的「哈加納」中的智囊團早已意識到準備和鄰近的阿拉伯國家作戰的必要性。1947年初，當美蘇兩國對巴勒斯坦分治看法趨向一致時，猶太復國主義運動領袖們傾向認為英國與阿拉伯國家會別無選擇地接受事實。本‧古里安則有不同的看法；他認為雖然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將無力反抗，但預判鄰近的阿拉伯國家會以武力入侵，而且還要防範英國協助阿拉伯人。[67]

1948年5月14日，以色列宣布獨立建國，阿拉伯國家立即出兵以色列；埃及、外約旦、敘利亞、伊拉克及黎巴嫩等國軍隊，分別向以色列南部，向耶路撒冷走廊，向面對特拉維夫的中部戰線，及向自杰茲利山谷經加利利到敘利亞和黎巴嫩邊界的北部地區發起攻勢。最初阿拉伯國家聯軍的武裝力量火力較猛烈，在攻擊中占有主動優勢。但由於以色列能透過歐洲及美國獲得軍火，使得以色列軍隊能克服原先在車輛及火力上的不足，且隨著經過訓練能夠參戰的年輕猶太移民的到來，以色列軍隊士兵的人數逐月增加，反而以色列變成為占有優勢的一方。隨著戰爭的進行，以色列的優勢進一

65 Noah Lucas, *The Modern History Of Israel*,pp.252-253.

66 Noah Lucas, *The Modern History Of Israel*,p.238.

67 Noah Lucas, *The Modern History Of Israel*,pp.246-247.

步擴大了。[68]

以色列獨立戰爭的決定性階段是從1948年5月14日到聯合國強迫雙方停火的6月11日的這4週。在這4週裡，阿拉伯國家聯軍雖然訓練較差，裝備也不精良（阿拉伯軍團除外），但是在幾條戰線同時發動進攻。在戰鬥中，阿拉伯國家聯軍被以色列軍隊擊退，以色列軍隊還將其邊界擴大到了分治案提出的邊界之外。由於需要同時在幾個戰線作戰，以色列軍隊的防線被拉得很長。但是以色列軍靠著在戰場上的堅強頑抗，機動靈活及勇敢能幹的指揮官來彌補他們在經驗、火力及物資上的不足。

在北部戰場上，敘利亞的主要攻勢被以色列軍隊遏制了，雖然以色列丟了約旦河谷的發電站，卻阻擋了敘利亞與伊拉克聯軍的入侵。在中部戰場，伊拉克軍隊控制了阿拉伯地區，但並未入侵猶太人居住的海岸平原。[69]在南部戰場，埃及出動15,000名兵力，分成兩個縱隊，進入巴勒斯坦。埃及西線縱隊沿海岸突進至距離特拉維夫僅有20英里之處，在那裡遭到以色列定居點猶太人的頑抗；一路攻擊內蓋夫的猶太據點。[70]埃及東線縱隊穿過阿拉伯領土準備與耶路撒冷地區的阿拉伯軍團會合，其目的在監視外約旦而不是增援外約旦。[71]

隨著以色列的獨立建國及英軍撤出巴勒斯坦，外約旦軍隊渡過約旦河，進入聯合國於1947年11月劃分給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地區。外約旦軍隊與以色列軍隊在這裡沒有發生戰鬥的必要。不過以色列與外約旦都想控制耶路撒冷，在戰鬥初期，外約旦在英軍協助下位居上風。5月19日，他們孤立了斯科普斯山。10天後，外約旦攻占了耶路撒路猶太區，將以色列戰俘送往安曼，七百餘名猶太婦孺被驅趕至以色列控制的西耶路撒冷。此時更嚴重的是外約旦控制了萊特龍這個戰略要地，因而阻斷了以色列向耶路撒路輸送食物及武器的道路。[72]

本•古里安沒有採納以色列將領們的建議，而是把耶路撒冷戰線置於最優先考慮的地位，他相信守住耶路撒冷是守住全國其它地區的關鍵。本•古里安說服了以色列的將領們，盡了各種努力援救重新陷入重圍的耶路撒冷城，以軍在重重艱難中修築了

68 Noah Lucas, *The Modern History Of Israel*, pp.255-256.
69 Noah Lucas, *The Modern History Of Israel*, p.257.
70 Ahron Bregman, *A History Of Israel*, p.48.
71 Noah Lucas, *The Modern History Of Israel*,p.257.
72 Ahron Bregman, *A History Of Israel*, pp.49-50.

通往耶城一條簡易的公路。然而以色列最大的損失是被迫棄守耶路撒冷舊城區裡猶太教正統派居住區。但在新城中的以色列民兵在少數正規軍協助下，成功抵抗了阿拉伯軍團的攻勢。在南部戰線上，以色列軍隊成功抵擋阻止了埃及軍隊向特拉維夫的推進。在阿拉伯聯軍入侵的第四週末，以色列在其邊界內，在整個國家範圍內的地位及戰略上得到了保證。在這4週戰鬥中，以色列死亡人數將近一千兩百人。在戰爭的這一階段從國外運來的重武器和當地兵工廠的生產量增加，緩和解決了之前以色列戰力的武器匱乏。[73]5月26日，以色列國防軍正式成立。是時以色列國防軍編成9個輕裝旅，且每一個猶太人居住區都有地方防衛隊。[74]

1948年5月中旬，聯合國召開特別會議，向巴勒斯坦派出調停人，同時安全理事會研究停火的可行性。經過協調，參戰國家同意從6月11日開始停火1個月。[75]7月9日到7月18日，以阿雙方又在各條戰線爆發了十天的激烈戰鬥。此時，以色列已召集了6萬名武裝士兵，並且動用前所未有的強大火力，從阿拉伯聯軍手中取得攻擊的主動權，以色列的軍事控制擴大到一些阿拉伯地區，以色列軍隊攻占了加利利，並且收復特拉維夫南部原先處於埃及威脅下的猶太人居住區。[76]到了7月底，以色列空軍經過與阿拉伯國家空軍的空戰，逐漸將敵軍的空中武力趕出以色列，完全掌握了制空權。[77]

以色列自1947年11月迄今已經連續戰鬥了7個月，已經精疲力盡，且因為外購武器而債臺高築，由於缺乏勞動力，經濟幾已處在崩潰的邊緣。按分治法，內蓋夫地區是猶太國的重要組成部分，現在被埃及控制通往該地的道路而陷入孤立，耶路撒冷仍處於「四面楚歌」之困境，城中居民忍受著嚴重的食物缺乏及士氣低落。阿拉伯國家聯軍並未遭到重創，對以色列仍具威脅危害。8月初，本‧古里安向以色列內閣提出長期停火只會讓以色列處境惡化，以色列軍隊能在1個月到6週之內將入侵敵人驅逐。因此必須在8月底最遲到9月中旬結束停火。到了1948年10月中旬，由於移民的增加，以色列軍隊已增至將近9萬人，阿拉伯國家聯軍雖然也得到了增援，但到那時為止，除了幾

73 Noah Lucas, *The Modern History Of Israel*,p.258.

74 Edward Luttwak原著，龐祖戡譯，《以色列國防軍》，上冊，頁1。

75 Noah Lucas, *The Modern History Of Israel*, p.259.

76 Noah Lucas, *The Modern History Of Israel*, p.261.

77 Eliezer Cheetah Cohen原著，曾祥穎譯，《以色列空軍：國防最佳守護》（臺北：麥田出版社，民國84年），頁34。

千名巴勒斯坦非正規軍外，也只有以色列兵力的一半。[78]

此時以色列控訴埃及接二連三違反聯合國的停火規定，干預以色列向內蓋夫被圍定居點提供給養的合法努力。因此以色列擬定了10月15日重啟「約阿夫行動」（Operation Yoav 或稱「十災行動」Operation Ten Plagues，其意指要對埃及降下十件大禍）的作戰計畫。以色列企圖占領戰略要地內蓋夫，不僅那裡土地肥沃，而且內蓋夫可以通往紅海。[79]以色列擔心在南部重新開戰，將可能引發其它戰線阿拉伯國家聯軍同時採取行動。慶幸的是此時隨著巴勒斯坦地圖的輪廓日漸明朗，阿拉伯各國的不和已經到達了頂點。[80]

10月15日，第二次停火終止日，以色列空軍出動大批戰鬥機及轟炸機，突擊埃及阿瑞許機場，這也是以色列國防軍首度以空中攻擊方式，摧毀、壓制敵機於地面。[81]以色列在南部經過9天的連續戰鬥，將埃及精銳部隊包圍在法魯亞，並10月21日攻占內蓋夫的首府貝爾謝巴，但根據聯合國的分治案，這裡是屬於阿拉伯人的。[82]

雖然以軍占領了貝爾謝巴，不過以軍的攻擊遭到埃及軍隊頑抗，在聯合國重新強制停火之前有限期內，以軍仍未能就整個內蓋夫地區取得決定性的戰果。正當以色列軍隊在南部戰線行動不久，考克吉的「阿拉伯解放軍」在加利利違反了聯合國停火協定，以色列藉此展開全面攻勢，以軍占領了整個加利利地區，澈底擊潰了考克吉的「阿拉伯解放軍」。[83]

1948年11月中旬，以色列制定了全面驅逐埃及軍隊的作戰計畫。11月底，外約旦與以色列達成有關耶路撒冷的停火協定。12月23日，以色列發起「霍雷夫（Horev）行動」，向埃及展開全面攻勢，以軍快速向南穿越內蓋夫，將埃及軍隊圍困在狹窄的加薩走廊，以色列的先頭部隊已攻抵西奈半島埃及領土內，突破埃及的奧賈（Auja）防線。[84]30日，以色列軍隊攻克阿里什城南機場，隨後展開攻城準備，此時埃及國內局勢

78 Noah Lucas, *The Modern History Of Israel*,pp.262-263.
79 Ahron Bregman, *A History Of Israel*, p.59.
80 Noah Lucas, *The Modern History Of Israel*,p.265.
81 Eliezer Cheetah Cohen原著，曾祥穎譯，《以色列空軍：國防最佳守護》，頁49。
82 Ahron Bregman, *A History Of Israel*, p.59.
83 Noah Lucas, *The Modern History Of Israel*, p.265.
84 Noah Lucas, *The Modern History Of Israel*,p.266.

已陷入動亂狀態。[85]

以軍攻進埃及已演變為國際危機，英國為了維護其中東政策，並依據1936年的「英埃條約」，一旦埃及遭受攻擊時，英國有義務提供援助，因此英國對以色列施以壓力，要求以軍撤離埃及領土，否則將與英國為敵。以色列國防軍的將領們希望能占領內蓋夫最南端，但本•古里安否決此項作戰行動，而是向英國屈服。1949年1月6日，以色列空軍與英國空軍發生空戰，有5架英國偵察機被擊落。[86]

聯合國安理會立即召開會議，呼籲以埃兩國停戰，美國總統杜魯門甚至寫了一封措辭強硬的信給本•古里安。本•古里安不想冒犯英美等國，而且他認為僅維持長期停火而不是正式停戰，不僅在軍事上對以色列不利，而且在財政上會帶來災難性的後果。[87]因而下令以色列國防軍從西奈撤退，接受從1949年1月7日開始新的停火協議。而埃及亦清楚控制巴勒斯坦南部的戰鬥已失敗，埃及向以色列求和，結束了與以色列的戰爭。[88]

1949年1月12日，以色列與埃及在希臘羅德島開始談判。2月24日，兩國達成協議；依照軍事部署重劃邊界，在加薩建立埃及的非軍事行政機構，以埃協議中的邊界大致認可了最初的分治方案，只是埃及取得了原來規劃給擬議中的巴勒斯坦阿拉伯國家的加薩走廊。[89]另外，戰略要地奧賈被非軍事化，在法魯賈陷入重圍的埃及部隊可以安全返回埃及，內蓋夫北部大部分地區留給了以色列。以埃兩國簽訂停戰協議，這是一項重要成就，是以色列與阿拉伯國家簽訂的第一個協議。[90]

1949年3月23日，以色列與黎巴嫩雙方簽署了原巴勒斯坦為邊界的協議，雙方減少在邊界方面的兵力。[91]此時伊拉克軍隊集中駐紮在約旦河西岸的北部，並拒絕和以色列談判，其理由是伊拉克與以色列沒有國界線，停戰協議意味著對以色列未經授權的承認。因此伊拉克軍隊撤出了約旦河西岸的北部。4月3日，以色列與外約旦簽訂停

85 Windward、袁名忠，《大衛之星－以色列建國經典戰役》，頁135。

86 參閱一、Noah Lucas, The Modern History Of Israel,p.266.二、Ahron Bregman, A History Of Israel, p.61.

87 蕭憲，《中東國家通史－以色列卷》，頁142。

88 Ahron Bregman, *A History Of Israel*,p.61.

89 Noah Lucas, *The Modern History Of Israel*,pp.267-268.

90 Ahron Bregman, *A History Of Israel*, p.64.

91 Noah Lucas, *The Modern History Of Israel*, p.269.

戰協定，外約旦併吞了巴勒斯坦約旦河西岸地區。耶路撒冷分別留在以色列與外約旦兩個國家中，西部由以色列控制，外約旦則占據東耶路撒冷。但以色列人可以利用進入斯科普山的通道，自由進出橄欖山上的聖所及墓地。[92]以色列與敘利亞的談判談談停停，直到7月20日雙方才簽定停火協定。在所有的阿拉伯國家中，只有敘利亞在戰爭結束時，乃占領著分治方案劃定給猶太國的地區。[93]

1949年8月11日，聯合國安理會關閉了代理調停人辦公室，標誌著以色列獨立戰爭正式結束。至此，以色列已經得到了50個國家的正式承認，並於稍早5月11日成為聯合國會員國。[94]

陸、以色列贏得戰爭及阿拉伯聯盟戰敗的原因分析

以色列獨立戰爭爆發時，阿拉伯國家動員兵力約4萬人，其中伊拉克近1萬人，埃及1萬5,000人（一說8,000人），外約旦7,500人，敘利亞5,000人，黎巴嫩2,000人，巴勒斯坦2,500人，由其他國家志願人員組成的「阿拉伯解放軍」約5,000人，有戰車四十餘輛，各類飛機150架；而以色列方面各類軍事人員近4萬人，重型武器僅有戰車1輛，二十多架輕型飛機及兩輛裝甲車。[95]獨立戰爭期間，以色列方面計有約六千人死亡，包括兩千名平民[96]，另有1萬5,000人受傷。[97]是役以色列贏得戰爭及阿拉伯聯盟戰敗的原因，筆者分析如下：

一、以色列戰術靈活且背水一戰士氣高昂

獨立戰爭初期，阿拉伯國家聯軍在地面上擁有砲兵及裝甲方面的優勢，以色列沒

92 Ahron Bregman, *A History Of Israel*, pp.65-66.

93 敘利亞與以色列協議，敘利亞將撤出國際邊界以西占領的土地，以色列同意使這些地方非軍事化。參閱Ahron Bregman, A History Of Israel, p.68.

94 Noah Lucas, The Modern History Of Israel, pp.269-270.此次停火協定中，只有以色列與黎巴嫩達成協議，確認了兩國較正式的國際疆界；至於埃及、約旦及敘利亞談妥的部分，只承認一道停火線，而把劃定政治與領土疆界一事，留待「巴勒斯坦問題最終定讞」。參閱Bernard Lewis原著，鄭之書譯，《中東：自基督教興起至二十世紀末》，頁560。

95 蕭憲，《中東國家通史－以色列卷》，頁135。

96 Noah Lucas, *The Modern History Of Israel*, p.266.

97 蕭憲，《中東國家通史－以色列卷》，頁143。Edward Luttwak原著，龐祖戡譯，《以色列國防軍》，上冊，頁83記：獨立戰爭期間，以色列士兵陣亡4,017人，死亡平民兩千多人。阿拉伯國家方面，陣亡15,000人，受傷25,000人。

有砲兵及戰車，但他們善於利用游擊戰術來瓦解敵人的部署，而且猶太人熟悉地形，配合游擊戰及夜戰等戰術來擾亂敵人，反觀阿拉伯國家聯軍戰術保守、呆板且缺乏彈性。[98]雖然直到以色列獨立戰爭前夕，許多外購的武器才運至該國，以致士兵對於武器裝備的訓練非常倉促，且訓練時間不足，但重要的是以色列人深知他們在這場戰爭沒有退路，一旦戰敗，以色列這個國家甚至整個民族都將遭到滅頂的災難，現在只有背水一戰，才能衛國保民。也因為這種置死地而後生的處境，讓以軍一直保持高昂的戰鬥士氣。[99]

二、以色列利用各種管道籌獲武器及擴大武裝力量

1948年1月，猶太建國協會在耶路撒冷召開會議，研商從美國獲得武器。1月20日，果爾達・梅爾前往美國，募集到5,000萬美元，為猶太復國主義購買武器提供了資金。[100]

以色列利用1948年6月11日第一次停火期間，設法由國外運進了大批的重型武器，包括戰車、飛機。[101]以色列的軍火大部分來自捷克，除了重要的戰車外，以色列從捷克購得10輛第二次世界大戰前法製的輕型戰車，於1948年7月1日成立了以色列陸軍第一個戰車營。[102]

以色列也從瑞士及義大利買到大砲和高射機槍，從美國及歐洲買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剩餘戰車。[103]到了1948年10月15日，以色列的戰力進一步加強，其總兵力已達到9萬多人，國防軍建立了砲兵、裝甲兵，編成12個機動旅，並且擁有了飛機及軍艦，在兵力人數及武器裝備上都遠遠超越阿拉伯國家聯軍。[104]

三、以色列動員成功及招募海外軍事人才及新移民充實戰力

自1936年來，猶太人就預見到巴勒斯坦的爭端最終將以武力解決。巴勒斯坦猶

98 Edward Luttwak原著，龐祖戡譯，《以色列國防軍》，上冊，頁71-72。

99 蕭憲，《中東國家通史－以色列卷》，頁136-137。

100 楊輝，《中東國家通史－巴勒斯坦卷》，頁157。

101 Noah Lucas, *The Modern History Of Israel*, p.259.

102 Tricia Jackson, Israel,p37.以色列戰車部隊因裝備短缺及缺乏步戰協同訓練，因此在獨立戰爭表現不佳，當時戰車部隊是用來支援步兵作戰。參閱Edward Luttwak原著，龐祖戡譯，《以色列國防軍》，上冊，頁79。

103 Ahron Bregman, *A History Of Israel*, p.56.

104 參閱一、Edward Luttwak原著，龐祖戡譯，《以色列國防軍》，上冊，頁2。二、蕭憲，《中東國家通史－以色列卷》，頁141。

太人定居區，特別是「基布茲」（kibbutz）本身就是平戰結合、攻防結合的堡壘，實行的是全民皆兵及人民戰爭，其成員大多參加過軍事訓練，有的曾是「哈加納」的成員，猶太人各個定居區之間基本上形成一個互相照應，相互支援的聯防機制。在「非正式戰爭」期間，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幾乎沒有占領過猶太人的定居點。[105]

到了1947年11月，猶太代辦處開始對巴勒斯坦所有的猶太青壯年男女進行登記和戰鬥動員。當聯合國決議巴勒斯坦分治時，「哈加納」已有4萬5,000名成員，其中有1萬人可以按軍隊建制投入戰鬥。和阿拉伯國家相較之下，以色列在動員及組織上都遠勝過於阿拉伯國家。[106]

1948年5月14日，以色列宣布獨立，阿拉伯國家聯軍接著入侵以色列後。同年6月，以色列政府決定對17歲以上所有人進行徵召，讓他們接受幾個月的軍事訓練，充作後備役，一旦戰事需要時便動員。此時年輕人都集中在訓練軍營，軍訓結束後，並未按原計畫解甲歸田，而是被派往正規部隊，接受進一步專業軍事訓練。[107]在獨立戰爭第一階段，以色列的人員傷亡為2,500人，相當於開戰時全部戰鬥人員的十分之一。因此以色列利用停火期間，動員36歲至38歲的男女公民服現役，動員42歲以下男子修築工事。[108]

以色列充分利用幾次停火的時間，除了外購輸進武器，亦招募海外軍事人才及到達服役年齡的新移民，以充實戰力。[109]以色列利用駐外使館和代辦處鼓勵適齡的海外猶太人移民以色列。到了1948年7月，以色列可以直接投入戰場的兵力已增加到7萬人。

四、以色列空軍克難成軍戰果輝煌

以色列建國初期，能作戰的飛機甚少，以色列偷偷從美軍剩餘物資中購得3架B-17型空中堡壘式轟炸機，但因機件功能很差，須花費一番工夫才能擔任戰備任務。[110]1947年12月9日，以色列第一個作戰中隊A中隊在塞德多夫基地成軍，飛機數不

105 楊輝，《中東國家通史－巴勒斯坦卷》，頁158。

106 Windward、袁名忠，《大衛之星－以色列建國經典戰役》，頁84。

107 Cvati,C.原著，何大明等譯，《以色列移民與開發史（1880-1980）》（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年），頁323。

108 Windward、袁名忠，《大衛之星－以色列建國經典戰役》，頁113。

109 Ahron Bregman, *A History Of Israel*,p.51.

110 Eliezer Cheetah Cohen原著，曾祥穎譯，《以色列空軍：國防最佳守護》，頁35。

多，但型式五花八門。[111]

以色列空軍成立之初，飛行員是從各型民航機駕駛員中挑選了35人，除了飛行時數不夠（飛行時數達126小時以上的只有13人），經驗不足外，還有彼此來自不同國家，產生文化、教育、世界觀的差異。到了1948年3月，飛行A中隊37名飛行員中，有半數是本國人，其餘是來自海外志願者。隨著獨立戰爭的進行中，海外猶太飛行員志願回國參戰的人越來越多，而成為以色列空軍的骨幹。[112]

尤其是1948年5月底和6月初，在捷克買到的梅塞施米特式、噴火式及蚊式戰鬥機飛到了以色列，當時以色列空軍飛行員大多數是從英國、美國、南非的志願人員中招募的。[113]6月2日，以色列空軍轟炸外約旦首都安曼，促使外約旦接受聯合國停火的提議。1949年1月6日，以色列空軍與英國空軍發生空戰，有5架英國偵察機被擊落。[114]

五、阿拉伯國家部隊訓練不足及缺乏後勤補給

當1948年5月15日，英軍撤離巴勒斯坦前，阿拉伯人從英軍手中獲得大批武器，尤其是各種型號的戰車、裝甲車、火砲及反戰車砲，阿拉伯人利用這些武器，在以色列獨立戰爭（第一次中東戰爭）中，曾在陸戰占了上風。但不少英軍武器在阿拉伯人使用一段時日後，因訓練不足、操作不當及缺乏後勤補給，以致武器效能減弱，或因損壞被棄置不用，變成一堆廢鐵。外約旦「阿拉伯軍團」是當時阿拉伯國家中戰力最強的，雖然擁有英製的76公釐新式野戰砲，但砲手僅僅受過3個月的訓練。且「阿拉伯軍團」只有少量的彈藥儲備，原因是英國運給外約旦的軍火，在通過蘇伊士運河時，被埃及扣留沒有交還。至於伊拉克軍隊中，有的部隊參謀部連巴勒斯坦的地圖也沒有。[115]

1948年5月，以色列獨立戰爭爆發時，參戰的阿拉伯國家共有飛機131架，其中埃及有50架戰鬥機與轟炸機。阿拉伯國家空軍飛機雖然相較以色列多很多，但作戰能力

111 Eliezer Cheetah Cohen原著，曾祥穎譯，《以色列空軍：國防最佳守護》，頁14。

112 Eliezer Cheetah Cohen原著，曾祥穎譯，《以色列空軍：國防最佳守護》，頁15,18。

113 Ahron Bregman, A History Of Israel,p.50. 1948年5月16日，以色列空軍正式成立，全軍兵力675人，轄3個中隊，但實際上只有21架輕中型的運輸機，型式卻有7種。但不到半年時間，以色列空軍的人員、裝備已擴充數倍，人員有3,600人，飛機仍是拼湊的，且大多不是為戰鬥機，因此堪用及保修狀況急劇惡化，作戰與保修單位之間結構失衡，而此時空軍的任務是以密集支援地面部隊作戰為主。參閱Eliezer Cheetah Cohen原著，曾祥穎譯，《以色列空軍：國防最佳守護》，頁30,39。

114 有4架英軍噴火式戰機被以色列空軍第101中隊擊落，2名飛行員陣亡，1人逃回埃及，1人被以軍俘虜。參閱Windward、袁名忠，《大衛之星－以色列建國經典戰役》，頁135-136。

115 參閱一、Triacia Jackson,Israel,p.38.二、Windward、袁名忠，《大衛之星－以色列建國經典戰役》，頁101。

卻不行，沒有什麼準頭，即使沒有以色列空軍的攔截或地面火力威脅下，阿拉伯國家空軍的表現是十分差勁。埃及空軍飛行員與以色列空軍飛行員交手幾次後，見到以色列飛機就膽寒。[116]

埃及空軍沒有夜間攔截作戰的能力，甚至沒有防空部隊，以致於7月15日晚，以色列空軍奇襲轟炸開羅埃及國王的王宮，造成85人傷亡。[117]

六、參戰的阿拉伯國家政治上不團結各有盤算

除了軍事因素外，阿拉伯國家聯軍攻勢主要的弱點是其不穩定的政治基礎，從阿拉伯國家之間的政治關係來看，自英國軍隊撤出巴勒斯坦後，該地區便被視為真空地帶。阿拉伯各國入侵帶有爭奪戰利品的態勢，如果阿拉伯國家之目的是要幫助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控制這個國家，如果他們採取一致行動，則可能成功實現以阿分治。

阿拉伯國家聯軍出兵巴勒斯坦的潰敗，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於阿拉伯國家的首領們是為了控制巴勒斯坦而彼此作戰，而不是為了巴勒斯坦與以色列作戰。阿拉伯幾個出兵國家中；外約旦的企圖是併吞巴勒斯坦的阿拉伯地區，並且占領耶路撒冷，和盡可能地多占領猶太地區；埃及國王法魯克（Muhammad Farouk）自視是阿拉伯世界的領導人，他主要關心的是防止外約旦的擴張；敘利亞則企圖想搶在外約旦軍隊到達之前併吞巴勒斯坦北部地區；黎巴嫩雖然不願意打仗，卻急於防範靠近他邊界的敘利亞霸權的擴張；伊拉克軍隊則不熱衷於作戰。[118]當第二次停火期間，阿拉伯國家聯軍雖然也在補充兵員，但人數僅有以色列的一半。此時參戰的阿拉伯國家主要關切的是巴勒斯坦的政治問題。

1948年9月20日，埃及扶持下的「全巴勒斯坦阿拉伯政府」在加薩成立。阿拉伯國家除了外約旦，都承認這個政府。但「全巴勒斯坦阿拉伯政府」對內對外都缺乏威信及實力。而外約旦國王阿布都拉（Abudulla,King）則另外籌組一個「巴勒斯坦民族會議」與埃及抗衡。10月1日，有5,000名巴勒斯坦阿拉伯人集結在外約旦首都安曼，宣布廢黜「全巴勒斯坦阿拉伯政府」，並要求將巴勒斯坦置於外約旦統治之下。阿拉伯國家政治上的分歧及內訌，使得以色列相信，只要國防軍不主動攻擊耶路撒冷和拉特倫

116 Eliezer Cheetah Cohen原著，曾祥穎譯，《以色列空軍：國防最佳守護》，頁30,54。

117 Eliezer Cheetah Cohen原著，曾祥穎譯，《以色列空軍：國防最佳守護》，頁38。

118 Noah Lucas, *The Modern History Of Israel*, p.256.

的「阿拉伯軍團」，以色列國防軍進攻埃及時，外約旦將會置身事外。[119]

七、阿拉伯國家部隊缺乏戰鬥意志

阿拉伯國家聯軍在政治上各有各的盤算，以致在軍事上缺乏協調行動。事實上直到戰爭爆發前兩日，阿拉伯各國才決定出兵，並推舉外約旦國王阿布都拉為聯軍總司令。各支阿拉伯軍隊缺乏訓練，也沒有合作計畫，一些阿拉伯官兵甚至不知道他們為何而戰。[120]

缺乏戰鬥意志的阿拉伯軍隊無法和以色列軍隊戰鬥精神相比（因為在阿拉伯各國聯軍入侵前，他們已經在巴勒斯坦打了5個月的仗）。埃及軍隊甚至沒有想到要去作戰，他們以為是要出征占領一個正在崩潰的社會，在那可以輕而易舉獲得戰利品。[121]因此阿拉伯國家聯軍即使有較以色列擁有眾多優良武器，但因士氣不振也沒有太大的用處，埃及陸軍便是最佳的例子，其戰車及裝甲兵的規模是以軍3倍以上，但因士氣低落，缺乏攻擊能力。[122]

更讓人詬病的是來自敘利亞的志願軍－「阿拉伯解放軍」，該部隊沒有訓練，沒有補給，軍紀敗壞，只習慣於流寇式的作戰，根本沒有固守陣地的觀念，因此與以色列軍隊交戰，一觸即潰。[123]至於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自己沒有為了任何明確之目的而動員或組織起來，他們不知道為什麼而打仗。[124]

八、阿拉伯國家各有打算缺乏協調及低估以色列戰力

參戰的阿拉伯國家參謀長雖然在大馬士革制定了一個協同作戰的計畫，黎巴嫩及敘利亞攻擊巴勒斯坦北部；外約旦及伊拉克越過約旦河向西岸直取海法，埃及從巴勒斯坦南部向特拉維夫挺進。然而戰爭開始後，由於阿拉伯國家各有打算，缺乏協調，此一計畫並未能得到有效的實施。[125]除了外約旦，從以色列獨立戰爭開始，阿拉

119 Windward、袁名忠，《大衛之星－以色列建國經典戰役》，頁128-129。

120 蕭憲，《中東國家通史－以色列卷》，頁138。

121 Noah Lucas, *The Modern History Of Israel*, p.256.

122 參閱一、Tricia jackson,Israel,p39.二、 Windward、袁名忠，《大衛之星－以色列建國經典戰役》，頁101。

123 Windward、袁名忠，《大衛之星－以色列建國經典戰役》，頁99,131。

124 Noah Lucas, *The Modern History Of Israel*,p.257.

125 蕭憲，《中東國家通史－以色列卷》，頁135。

伯各國就低估以色列的戰力，也沒有意識到以色列的兵員會不斷增加。[126]

柒、以色列獨立戰爭對世局的影響

一、以色列與阿拉伯國家衝突日增及阿拉伯聯盟陷入分裂

外約旦國王阿布都拉可以忍受在巴勒斯坦建立一個猶太國家，為此1948年5月10日以色列獨立前夕，以色列曾與外約旦談判，外約旦想和平獲得聯合國分治決議劃給巴勒斯坦阿拉伯區的土地，以色列希望外約旦不要與阿拉伯國家聯合進攻以色列。最後外約旦答應以色列只占領巴勒斯坦阿拉伯區，不占領分給猶太國的土地。[127]在以色列獨立戰爭期間，外約旦於1949年1月，宣布在把其控制下的約旦河西岸巴勒斯地區併入到該國，約旦國王阿布都拉自稱是「全巴勒斯坦國王」，此舉受到了其他阿拉伯國家的譴責。為此阿拉伯國家陣營陷入完全爭吵及分裂之中。[128]

以色列獨立戰爭結束後至1950年代初期，以色列與阿拉伯國家之間的鬥爭十分激烈，主要原因一是耶路撒冷的地位問題，另一個是巴勒斯坦阿拉伯難民問題。在本・古里安的推動下，以色列議會於1949年12月13日決議，宣布耶路撒冷為以色列首都，並將政府遷至耶路撒冷。而此時聯合國大會剛通過關於重申耶路撒冷國際化的決議。以色列此一公然蔑視聯合國的行為遭到包括美國、英國在內世界上許多國家的反對，在「阿拉伯世界」更是激起了廣泛的憤怒。但是國際社會卻沒有採取任何的實際作為。

受到以色列的鼓舞，外約旦國王阿布都拉也在1950年4月正式宣布將約旦河西岸和耶路撒冷舊城併入其版圖，並更改國名為「約旦哈希姆王國」。阿不都拉國王受到阿拉伯各國的譴責，並於1951年7月在耶路撒冷被1名阿拉伯人刺殺身亡。[129]

二、以色列廣招移民猶太人成為該國主體民族

以色列建國後，有感國家還應擔負起所有希望進入該國的猶太人廣開大門的道德義務。以色列議會於1950年7月5日通過「回歸法」（Law of Return），依照此法規

126 Noah Lucas, *The Modern History Of Israel*, p.256.

127 參閱Windward、袁名忠，《大衛之星－以色列建國經典戰役》，頁100。

128 蕭憲，《中東國家通史－以色列卷》，頁141-142。

129 蕭憲，《中東國家通史－以色列卷》，頁156。

定，所有猶太人無論出生地如何，一概被賦予在以色列定居的權利。[130]自此開始了一個大規模移民的新階段，這情況一直持續到1951年底，大約有三十萬歐洲的猶太人移民到以色列，解決了歐洲猶太難民的問題。

與此同時，由於以色列的建國導致了與阿拉伯國家敵對交戰狀態，許多阿拉伯國家開始迫害存在他們國家歷史上已久的猶太人，這些阿拉伯國家的猶太人變成新難民，被迫離開（也有些是自願離開），他們絕大多數前往以色列，成為以色列這新興國家人口的主要來源之一（自1948年5月至1951年底，有32萬5,000人來自阿拉伯國家、伊朗及土耳其的猶太人移民以色列）[131]

由於大量移民的移入，以色列人口自1948年獨立時的65萬餘人，僅僅10年至1958年已經上升至200萬人，其中約九成是猶太人。[132]

三、巴勒斯坦阿拉伯難民問題

自1947年11月29日，聯合國通過巴勒斯坦分治的決議案後，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便大量逃離，尤其1948年5月以色列宣布獨立，及阿拉伯國家入侵巴勒斯坦後，「哈加納」鼓勵有時是組織阿拉伯人離開被以色列控制的領土，一般手段是促使，有時候則是強迫。到了1949年1月戰爭結束時，總計有70萬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逃往鄰國成難民。[133]由於阿拉伯人的集體逃離，從人口比例來看，以色列境內阿拉伯人口的減少甚至比建國頭3年因大規模造成的猶太人口的增加要高。到了1951年以色列境內的阿拉伯人僅占全人口的一成多一點，阿拉伯人之中有七成是穆斯林。原居住以色列國內的阿拉伯人逃離後，所丟棄的土地與資產因為沒有明確的政策，而被猶太人任意掠奪、侵占，或被軍事徵用，而來自世界各地的猶太新移民則正好被安置被阿拉伯人遺棄的家園裡（僅在建國第一年就有12萬新移民被安置）。[134]也因此色列就此放棄讓巴勒斯坦阿拉伯難民重返家園的計畫，而提出讓他們安置在阿拉伯國家。自此巴勒斯坦阿拉伯難民問題成了以阿糾紛的焦點。[135]

130 Cecil Roth原著，黃福武等譯，《簡明猶太民族史》（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1997年），頁565。

131 Noah Lucas, *The Modern History Of Israel*, pp.272-273.

132 Cecil Roth原著，黃福武等譯，《簡明猶太民族史》，頁566。

133 Noah Lucas, *The Modern History Of Israel*, p.253.

134 Noah Lucas, *The Modern History Of Israel*, pp.273-274.

135 蕭憲，《中東國家通史－以色列卷》，頁157。在美國的壓力下，以色列政府曾一度表示願意先讓十萬巴勒斯坦阿拉伯難民返回家園，但遭到以色列公眾反對，於是以色列政府撤回此提案。

四、以色列贏得戰爭卻失去和平

以色列獨立戰爭結束後，以色列獲得超出當初分治方案三分之一以上的領土，並且至此穩固地建立了國家主權。[136]以色列雖然在獨立戰爭（第一次中東戰爭）贏得勝利，但自此也處在四周阿拉伯國家強烈的敵意之中。誠如一位以列色軍將領所言「以色列贏得戰爭，卻失去和平」。1950年代是阿拉伯民族主義運動高漲的時期，不少阿拉伯國家都經由軍事革命或軍事政變建立了軍人政權，而每一個上臺的新政權為了爭取民眾的支持，都把消滅以色列，解放巴勒斯坦作為首要政治目標之一。

隨著時間的推移，各個阿拉伯國家對以色列的仇恨情緒變得越來越強烈。以色列國土狹長，沒有天然防禦屏障，很容易被從中切為兩段。從距離上看，除內蓋夫沙漠腹地外，以色列所有的城鎮距離周邊阿拉伯國家都不超過30公里，從約旦河西岸到地中海最狹窄處不到15公里，根本沒有縱深可言。從人口上來看，以色列同周邊阿拉伯國家的比例是四十比一；常備軍人數是八比一。這些情況讓以色列對其國防安全問題格外關注。有一些猶太復國主義極端份子認為；對付阿拉伯人最有效的手段就是武力，主張以實力來說話，這種態度反過來又進一步刺激了阿拉伯國家的敵意。[137]

由於以色列重要天然地障很少，因此以色列國防軍必須隨時保持在高度機動及戒備狀態之下；以色列地小人少，獨立建國時人口僅約一百萬人，國防軍高峰期有將近十萬人，幾乎要動員所有體健的男性及一些婦女。於是以色列在獨立戰爭結束後，依國情需要將設計為：一是由一個小型職業軍官及專業士官；二是採徵兵制獲得的大量充員兵；三是民間的後備軍人等三個部分組成的國防軍。[138]

五、美國開始介入以阿兩民族間的衝突

1941年，本‧古里安訪問美國，感受到美國500萬猶太人的熱情歡迎，也是第一次感受到有美國猶太人的支持，可以盡早實現猶太復國主義。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美國猶太社團首先建立了集體自信感，然後透過其眾多的人數、財富及人才開始施加政治影響力。戰後，猶太人成為美國政治組織體系中規模最大、最有影響力的遊說集團。猶太人能夠掌握著影響如紐約州、伊利諾州、賓州等人口較多州選舉結果的關

136 Noah Lucas, *The Modern History Of Israel*, p.270.

137 蕭憲，《中東國家通史－以色列卷》，頁155-156。

138 Edward Luttwak原著，龐祖戡譯，《以色列國防軍》，上冊，頁89-90。1949年9月8日，以色列議會頒布「國防服役法」，立法確定服兵役是國民應盡之義務。

鍵。

杜魯門總統因為政治力量較薄弱，他認為必須獲得猶太人的選票才能在1948年的總統大選中勝出，而且杜魯門本人也是親猶太復國主義者，並不信任「國務院內那些官僚的阿拉伯主義」，結果他的意志推動了聯合國在1947年11月2日通過的巴勒斯坦分治案，並且承認了本•古里安在1948年5月14日宣布成立的新國家－以色列。當時許多美國人反對承認以色列這個新興國家。代表石油界利益的加州－德州石油公司的馬克斯•索恩伯格寫道：杜魯門誘使聯合國大會宣布將種族和宗教標準作為政治國體的基石，從而摧毀了美國的道德聲譽和阿拉伯人對美國理想的信任。[139]

由於美國強力介入巴勒斯坦分治問題，又支持猶太人新建的國家－以色列，結果中東地區成了美蘇兩強政治及軍事角力的新戰場，而阿拉伯人對美國支持以色列的立場感到憤怒，仇猶反美的歷史情節，使得中東地區日後變成世界上著名的火藥庫，爆發多次以阿戰爭及恐怖主義攻擊事件。

捌、結語

猶太人自亡國流亡世界各地，在歷史上屢次遭受異族的迫害，迫使猶太人有重返故土重建家園的使命，以色列這個國家便是在這個情況之下建立的。在以色列建國前，猶太移民重返巴勒斯坦不過幾十年的歷史，但他們善於利用時勢，加上得到海外猶太人，尤其是美國猶太人的支助，因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不久，於1948年5月14日宣布獨立建國。

以色列獨立之前，移居巴勒斯坦的猶太人與當地原住民阿拉伯人已衝突不斷，阿拉伯人認為猶太人是入侵者，尤其在經濟及土地上，迫使阿拉伯人深受其害。因此當1947年11月聯合國決議巴勒斯坦分治時，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即反對此偏袒猶太人的分治法案，與猶太人開始展開暴力衝突，然而猶太人組織嚴密且建有武裝部隊，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因而被迫流離失所。

以色列周邊的阿拉伯國家對巴勒斯坦亦有政治上的野心，因此當以色列宣布獨立建國時，埃及、外約旦、敘利亞、伊拉克及黎巴嫩等5個阿拉伯聯盟國家，便分別從

139 Paul Johnson原著，李建波等譯，《現代：從1919年到2000年的世界史》，下卷，（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1年），頁592-594。

巴勒斯坦南、中、北等三個方向入侵以色列，爆發了第一次以阿戰爭（第一次中東戰爭）。

面對阿拉伯國家的入侵，以色列並不畏懼，因為戰前以色列已預料到了，因此以色列除了動員全國人力投入戰爭外，並向國外籌獲武器裝備，招募國外軍事人才及新移民，以充實整體戰力。反觀阿拉伯國家聯軍雖然在戰爭初期占有優勢，但因參戰各國家政治目的不同，各懷鬼胎，各自作戰，互不協調，加上士氣及戰鬥力，遠不如以色列，在歷經數個月的戰鬥後，最終以色列贏得了戰爭。

以色列雖然擊敗阿拉伯國家聯軍贏得了戰爭，但自此卻種下與阿拉伯世界的仇恨，以信奉猶太教以猶太人為主體的以色列，孤立在信奉伊斯蘭教的阿拉伯人世界之中，以色列與周邊阿拉伯國家的邊界糾紛，流亡阿拉伯各國家的巴勒斯坦阿拉伯難民問題，加上日後美蘇兩大超強介入中東地區政局，使得以色列與阿拉伯國家之間的紛擾變得更加複雜及難以解決，為此自1948年以色列獨立後迄今，以阿衝突不斷，甚至已發生4次大規模戰爭，使得中東地區成為世界上政局最不安定的區域，中東地區亦是當今世界上仍充滿戰亂及恐怖攻擊不斷的火藥庫。

作者簡介

田光祐：國立嘉義大學企業管理研究所博士，現任空軍航空技術學院通識中心助理教授。

【一般軍史論述】

中途島海戰之研究

楊晨光

提要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美國制定日後參戰戰略之時，即已策定先歐後亞「首先擊敗希特勒」的戰略指導原則。美軍指出，就算美國先遭受日軍攻擊，也會在太平洋戰場，對日軍採取防禦性戰略因應。美日開戰後，由於初期日軍偷襲成功美軍受到重創，美軍在太平洋戰場更不得不對日採取防禦性戰略。

美軍在太平洋戰場採取防禦性戰略，有其戰略規劃上的基礎及邏輯，因為按美軍戰前投入的新建編成的各項軍備成軍進度，美軍要在1945年之後，才能累積足夠的軍事戰力，對日軍進行反攻作戰。另一方面，日本海軍以與美國國力上有巨大差距，對美作戰戰略為早期決戰殲滅美軍主力，逼迫美國談判停火。雙方因此在太平洋戰場，以各自的戰略想定展開攻防。

中途島海戰，日軍主要目標在誘出美國航空母艦艦隊主力殲滅之；美軍主要目標在以情報優勢，於日軍航空母艦進攻的重點打擊區域，集中優勢航空兵力，對日軍航空母艦進行強烈的消耗戰，而不與其進行決定性作戰，以避免自身航空母艦及巡洋艦遭受重創。此戰最後美軍擊沉日軍4艘航空母艦，自己損失1艘航空母艦，取得完勝。

此戰美軍獲勝，確定美軍在太平洋戰場防禦性戰略幾乎保證成功，而能減少美軍鮮血的付出，使日後美軍攻擊性戰略更易於實施。若以為日軍只是失敗在時運不

濟，或是因為此戰大敗導致最後戰敗無條件投降，那則是不明瞭第二次世界大戰美日之間國力巨大的差異，及雙方政略戰略高下的差別，而下的錯誤推論。

壹、前言

日軍發動太平洋戰爭後，以美國軍備不足兼且日軍偷襲珍珠港（Pearl Harbor）導致美軍太平洋艦隊戰艦幾被殲滅戰力大損，日軍縱橫東南亞及西南太平洋各同盟國領地幾乎無敵手。其時，日軍不僅數月間完全占領東南亞（泰國除外）及西南太平洋諸島，其兵鋒所指亦已及與澳大利亞周邊。當時，由於日本海軍的開戰指導和日本陸軍不同，續戰的指導方針自然無法有一致的意見，後來因美軍空襲日本本土，最終使日本陸軍勉強同意海軍戰略，準備攻占中途島（Midway Island）與美軍太平洋艦隊主力進行決戰。

日本偷襲珍珠港之前，美國和英國的參謀會議即建議，即使日本先行攻擊美國，美國參戰後仍應以擊敗德國為首要目標，在太平洋戰場遠東地區應採取防禦性戰略。美國參戰之後，也確實大抵遵照戰前之規劃，以重歐輕亞的模式進行作戰，以防禦式戰略應付日軍在太平洋各戰場的攻擊。就算我們看到美軍進行若干進攻行動，也只是戰術性的攻擊而不具有戰略意義。甚至至中途島海戰，雖被世人視為第二次世界大戰太平洋戰場，扭轉盟軍劣勢的重大勝利，改變了美軍戰略上的被動地位，但細究其實，這次作戰在美軍來說，其本質仍只是一次戰術上的勝利，帶來戰略上的效益，亦非美軍規劃執行此作戰時的想定。

一般認為，中途島海戰美軍運用主力3艘航空母艦以少勝多，擊沉日軍4艘航空母艦，扭轉第二次世界大戰太平洋戰場的劣勢，從此盟軍在太平洋主動攻擊，終至擊敗日本。這樣的觀點，以實戰的狀況觀察自然沒有錯誤。然而，如若中途島海戰美軍沒有大勝甚或失利，第二次世界大戰太平洋戰場的局勢是否將會改觀？如此，中途島海戰只成了意外的勝利，美軍的重歐輕亞在太平洋採取對日本防禦性戰略，就只是一場軍事豪賭。甚至日本人都還有主張日軍攻擊中途島指揮官南雲忠一，做了錯誤空中進攻決策，導致只差5分鐘戰機未能起飛，終被美軍趁隙擊沉多艘航空母艦，從此日軍喪失主動，終至日本帝國無條件投降。此即命運的5分鐘論。

綜上所述，在日本偷襲珍珠港重創美軍太平洋艦隊主力後，美國加入第二次世界

大戰之初，為何仍信心滿滿的堅持以重歐輕亞的戰前規劃進行對日作戰？其戰略邏輯何在？其戰略指導的基礎何在？中途島是否為意外的勝利？沒有這場意外的勝利，太平洋戰場日軍真能指點江山？這一連串的問題，實在不得不加以深入探討，釐清這些問題，也能完善第二次世界大戰太平洋戰場的軍事研究，以及完善對美國第二次世界大戰重歐輕亞戰略規劃的歷史分析。是為本文。

貳、日軍攻擊中途島原因及戰略規劃

一、日本陸海軍內部的續戰方針分歧

太平洋戰爭初起時，日本海軍即有攻擊中途島之意圖。先是日軍開戰後在各進攻地域雖陸續獲勝，但勝利並未來團結，此後日本陸海軍內部原先隱而不顯，對戰爭原則不同的思考模式，因開戰大勝而日本陸軍、海軍各有考量，終使雙方對續戰指導原則基本的認知，有了表面化的分歧。

先是昭和17年（西元1942年）3月7日，日本陸軍、海軍雙方連絡會議通過之〈今後應採取的戰爭指導大綱〉要點如下：

一、為迫使英國屈服而讓美國喪失戰鬥意志，需繼續擴大既得之戰果，以整備長期不敗之政戰態勢，並見機謀求積極之方策。

二、確保占領地區及其主要交通線，促進國防重要資源之開發利用，確立自給自足之態勢，努力增強國家戰力。

三、更為積極的戰爭指導具體方案，要考慮我國國力、戰局演變、德蘇戰況、美蘇關係、中國之動向等諸般情勢而訂定。[1]

此一大綱，日本陸軍判斷德國、義大利不會戰敗，基於長期戰的觀點，意圖「整備長期不敗之政戰態勢」和德義合作迫使英國屈服，並進而讓美國喪失續戰意志。相對的，日本海軍始終一貫的將作戰重點指向太平洋正面的美國，認為必須對美國海軍加以追擊給予重創，擊破美國海上武力的核心，摧毀美軍進攻西太平洋的戰力。情況許

1 日本防衛廳防衛研修所戰史室，《大本營陸軍部（4）》（東京：朝雲新聞社，昭和47年），頁1-7。

可時，且須攻略澳洲及夏威夷，主要著眼於「見機謀求積極的方策」以求早期決戰的思想。[2]

其實，此前美日開戰之時，日本海軍聯合艦隊司令長官山本五十六之執意投入絕大多數的日本海軍軍力，攻擊珍珠港美軍艦隊，其戰略指導即為意圖開戰即與美軍進行主力決戰。日本官方戰史自承，偷襲珍珠港從表面看來，是為了要擊破美國海軍太平洋艦隊主力，藉以確保日軍實施進攻東南亞作戰的成功。但事實上，因為山本五十六一直認為日本陸軍戰爭計畫，企圖以攻占資源地域（筆者按：即東南亞）奪取軍事資源來因應長期戰（筆者按：中日戰爭及對美、英作戰），毫無現實上的可行性，因此進攻夏威夷應是在尋求成立早期決戰之條件而採取之主作戰。[3]原本日本海軍即不相信，陸軍所謂「整備長期不敗態勢」進行長期持久戰的計畫，有成功的公算。

爾後，4月15日日本海軍提出〈大東亞戰爭第二階段作戰帝國海軍作戰計畫〉，策定聯合艦隊主力於6月上旬實施中途島、阿留申群島作戰，其次在7月上旬實施新克里多尼亞、斐濟、薩摩亞作戰，擬在太平洋方面連續強迫美軍進行決戰。[4]當日，山本五十六貫徹原先開戰的戰略想定，意圖在短期內擊滅美軍太平洋主力，尋求早期解決美日衝突的可能性。所以山本積極規劃在太平洋方面邀擊美國海軍主力擊滅之，以避免美國按預定生產計畫陸續增強的軍備到位，將使美日雙方戰力差距擴大，導致美國不可能同意和日本進行停戰談判。

日本陸軍在此時尚未有已決定的第二階段作戰計畫，因為要到當年5月底，日本陸軍預計才能完成既定的開戰第一階段作戰計畫，而對續行的中國作戰方策，也要到5月底才能進行準備。尤其須考慮德蘇戰況的推移，才能決定對蘇聯的對策，亦須考量德、義對西亞的攻略動向才能訂定對英印的對策。所以在海軍提出第二階段作戰計畫時，日本陸軍並未確定對等的第二階段作戰計畫，只確定陸軍不參加日本海軍對中途島、阿留申群島的攻略。[5]總之，日本陸軍並無戰爭時間上的急迫感，認為在整備了長期不敗之政戰態勢後，視世界大戰戰況之推移再行決定用兵方向即可。

2 日本防衛廳防衛研修所戰史室，《大本營陸軍部（4）》，頁7。
3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譯，《大本營海軍部（1）》（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民國79年），頁809。
4 日本防衛廳防衛研修所戰史室，《大本營陸軍部（4）》，頁7。
5 日本防衛廳防衛研修所戰史室，《大本營陸軍部（4）》，頁7-8。

二、杜立德空襲日本本土

由於美日開戰時日軍偷襲珍珠港重創美國太平洋艦隊，因此日軍原先評估美軍短期內應不會發動大規模攻擊，故而美軍不致空襲日本本土。但不料到1942年2月起，中太平洋方面美軍航空母艦艦隊活動逐漸增加，2月1日攻擊馬紹爾群島（Marshall Islands）；24日砲擊轟炸威克島（Wake Island）；3月4日攻擊南鳥島；10日攻擊正在進攻新幾內亞（New Guinea）之萊城（Lae）及薩拉毛亞（Salamaua）的日本海軍艦隊，造成日本海軍艦隊受損頗大。從進入3月份美軍航空母艦部隊更加頻繁活動的狀況看來，日軍判定美軍必然空襲日本本土。[6]

此時日本海軍對美國航空母艦艦隊空襲日本本土的想定，訂定如下的邀擊構想：

> 警戒部隊與航空部隊互相密切連絡，對敵航空母艦艦隊進行嚴密的搜索監視，以早期發現敵蹤加以捕捉擊滅。
>
> 因此，警戒部隊在犬吠崎（筆者按：日本關東地區最東面的海岸地點）東方約七百浬（約一千三百公里）配置監視艇隊設立警戒線。航空部隊主力以木更津為基地，在警戒線七百浬範圍內進行經常性的綿密搜索行程，一部分則以南鳥島為基地實施警戒。發現敵軍時，以第二十六航空戰隊為主體的基地航空部隊和橫須賀鎮守府航空部隊進行空中攻擊，並以內地留守的聯合艦隊全力加以擊滅。[7]

爾後，4月9日和4月15日，都有美軍航空母艦出動的徵候報告，但未能判定美軍航空母艦艦隊是否將空襲日本本土。至1942年4月18日美軍杜立德（James Harold Doolittle）領軍以16架B-25中型轟炸機，發動空襲東京的行動。當日上午6時30分，日軍海上警戒線的監視艇發現前來攻擊的美軍航空母艦艦隊。6時50分，該艇發出「發現敵航空母艦3艘」的重大報告，日軍大湊警備府認為如來襲的美軍戰機可能在蘇聯濱海省降落，則可能進行遠距離空襲。因此在7時30分發出空襲警報。聯合艦隊則在8時20分下令聯合艦隊航空母艦部隊開航至本州東方進行迎擊。而海軍軍令部則認為美軍如以航空母艦艦載機發動空襲，可能要在19日早上才會飛臨日本本土。但不論如

6 日本防衛廳防衛研修所戰史室，《大本營陸軍部（4）》，頁8-9。

7 日本防衛廳防衛研修所戰史室，《大本營陸軍部（4）》，頁9。

何，日本國內防空部隊已開始嚴密警戒，地面防空部隊亦就戰鬥位置。[8]

然而18日12時剛過，日本各地陸續傳來美軍空襲之報告，起初日本東部軍司令部因判斷美軍攻擊的時間應為19日清晨，而對第一起報告的反應尚未深信而進行查證。12時15分，東京傳來美軍空襲的報告，東部軍司令部才發出空襲警報，而當時東京、橫濱已陸續遭到美軍轟炸機掃射、轟炸。東京、橫濱、橫須賀、名古屋、四日市、和歌山、神戶及新瀉各地陸續遭美軍攻擊。美軍B-25轟炸機群在下午15時30分飛離日本，分別飛往中國及蘇聯。當時，日方空襲警報在炸彈落下後才發出，起飛迎戰的日本戰機尚在爬升未來得及接戰，進行超低空轟炸的美軍從容的攻略各地目標。[9]

爾後，日軍在中國南昌俘獲美國5名飛行員，至4月24日審問完畢才明瞭，16日空襲日本各地的美國16架機群中，有1架在蘇聯遠東濱海省伯力（khabarovsk）降落。[10]

日本大本營陸軍部戰爭指導部對此一空襲的評論為：「天氣非常晴朗的午後零時三十分，帝國首都遭受突如其來的燒夷彈空襲，國民首度感到被捲入大東亞戰爭的漩渦中」，「敵我識別困難，有說二架，有說十數架，有說上百架」，「去年今日美日開始交涉的加急電報驚駭了全國高層，今天對帝國首都的空襲則驚駭了全國上下」，「本日民間防空成功，軍隊防空失敗」[11]。按照日本官方戰史所述，此次空襲損失輕微，但大本營陸軍部內同仇敵愾情緒高漲，認為必須使盡報復手段擊滅敵機，讓美軍不敢再度侵犯日本本土，否則日後必有反復再三空襲日本本土的行動發生。針對美軍此種游擊式的空襲行動，日本陸軍修正了和之前想定的作戰指導不同的方策，採取了新的作戰方針。[12]

三、杜立德空襲的影響

然而事實上，日本軍部海陸兩軍在開戰獲勝之後，1942年2月底3月初進行世界情勢判斷時，即評估英美將持續支援蘇聯及中國，並期待蘇聯能牽制日軍作戰甚或對日

8 Walter Karig, Welbourn Kelley edit, *Battle Report; Pearl Harbor to Coral Sea*, (New York: Rinehart & Company, Inc., 1944), pp. 293-298. 日本防衛廳防衛研修所戰史室，《大本營陸軍部（4）》，頁9-10。

9 日本防衛廳防衛研修所戰史室，《大本營陸軍部（4）》，頁10-13。

10 日本防衛廳防衛研修所戰史室，《大本營陸軍部（4）》，頁13。

11 大本營陸軍部戰爭指導班，《機密戰爭日誌（上）》（東京：錦正社，1998年），頁239。

12 日本防衛廳防衛研修所戰史室，《大本營陸軍部（4）》，頁11。

參戰，並力求在蘇聯遠東國土取得對日作戰的據點。[13]但日本官方戰史自承，日本陸軍從來一直認為美軍的總反攻會以海上武力為主實施，故將其對策委任海軍籌劃，但至杜立德空襲後重新認識到美軍以航空兵力進行戰略轟炸的可能性，所以認為應由陸海軍共同負責。[14]

時任日軍參謀本部第一作戰部長的田中新一，在4月20日其業務日誌中記載許多因應對策其大要如下：

一、 空中包圍—太平洋、中國、印度—蘇聯亦然，大東亞不敗態勢已露出破綻。

二、 以防空作戰觀點，太平洋相關島嶼之占領。

三、「阿留申群島」、「中途島」由陸軍各派一大隊支援作戰。（無異議，但補給和其他一切由海軍負責，並需迅速歸還。）

四、 重新檢討在中國大陸的占領地域。

五、 摧毀浙江機場群一事，24日前大致決定，向陸軍省要求第三、第六師團延期調回國內。

六、為求遂行日後之戰爭，必須確立作戰指導要領。

田中新一並自記：「基於防空對策成敗即為大東亞戰爭勝敗所繫之認識，以及今次對帝國首都空襲方式，有成為將來慣用作戰方法的危險，將來的防空對策不單只是防空兵種及裝備問題的範圍，而必須從戰爭指導及作戰指導的立場考慮大局，以期國土防空沒有缺失。」[15]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田中追憶此事時自言：當時日本本土及大東亞占領要地，逐漸受到太平洋、中國、印度明顯的空中包圍壓力。若未來蘇聯屈服於美國壓力下對日參戰，則日本本土空中防衛會立即面對決定性的危機。而且美國可能會反復讓對日空襲的美軍戰機飛往蘇聯國土降落，作為促使蘇聯介入對日戰爭的一種謀略性工具；因為這樣的狀況下，會促使日蘇間發生糾紛，引發蘇聯介入對日本作戰的動機，而這樣的危險性不小。至此，參謀本部作戰部長田中新一認為：只要鞏固當時的占領

13 日本防衛廳防衛研修所戰史室，《大本營陸軍部（3）》（東京：朝雲新聞社，昭和45年），頁501。

14 日本防衛廳防衛研修所戰史室，《大本營陸軍部（4）》，頁18。

15 日本防衛廳防衛研修所戰史室，《大本營陸軍部（4）》，頁16。

地，最終已無法確立陸軍所謂的不敗態勢，陸軍必須支持海軍的太平洋作戰規劃。[16]

綜上所述，吾人可知日本陸海軍在1942年2月底3月初，早就預判美國會意圖在蘇聯遠東濱海省取得對日作戰的據點。吾人可以推知，美國若在蘇聯遠東國土取得作戰據點，必為空軍基地無疑。如此，日本本土防空必會立即進入決定性的作戰狀況，即田中新一稍後自承的，大東亞戰爭不敗態勢已出現破綻。而在2月底3月初世界情勢判斷，日本陸軍同時提出所謂整備長期不敗態勢以因應太平洋戰爭，可謂不僅欺人亦是自欺。

其實相對美軍宣告的無限制航空作戰，對偷襲珍珠港後美軍已然同時實施的無限制潛艇戰，日本軍部更為離譜的視而不見。同一研判中的彼我國力推移，日軍評估：「英國遂行戰爭的能力和其海上運輸能力有相當大的依存度」，[17]其實日本亦是如此。

海軍進入潛水艇與航空母艦時代，潛水艇對海上運輸破壞的威力，實不容小覷。日本海軍早知美國潛水艇數量遠多於日本，也當然知道自身對海上輸送物資的依存度本就十分高，日本海軍也是以英國海軍為模範所建立，對英國被潛艇戰所封鎖的經驗，當然也有一定的瞭解。但是，在制定實施對美開戰進兵東南亞掠奪資源的國策時，日本軍部對美國必然實施的潛艇封鎖戰略，幾乎沒有準備，既未設立指揮船舶護衛的單一司令部，亦未有海運護衛艦的建造計畫，而其海運護衛艦僅有4艘。[18]這一情況在進入太平洋戰爭後，日本軍方無法可想亦無所作為，只能讓美軍潛艇大肆活躍。依照戰後的記錄，美日開戰後美軍各種兵力，每月擊沉及自然損失的日本商船噸數，皆超過日本每月新造商船噸數。[19]

由日本軍方對防空及反潛皆無法可想，只能坐待情勢惡化才加以處理的狀況觀察，所謂日本陸軍的整備長期不敗態勢戰略，實為自欺欺人的空想戰略；日本海軍的早期決戰戰略，雖說亦為無謀，但就日本的局勢來說，尚有與美軍周旋的可能性。日本就在這樣的海上潛艇戰及空中包圍戰壓力下，進入第二階段作戰準備進攻中途島。

16 日本防衛廳防衛研修所戰史室，《大本營陸軍部（4）》，頁17。

17 日本防衛廳防衛研修所戰史室，《大本營陸軍部（3）》，頁506。

18 美國戰略爆擊調查團編，富永謙吾譯，〈對日船舶擊滅戰（太平洋戰爭報告書第73）〉收入於，富永謙吾編，《現代史資料39（太平洋戰爭5）》（東京：みすず書房，1984年），頁558-560。

19 美國戰略爆擊調查團編，富永謙吾譯，〈三、太平洋戰爭諸統計18.對日海上交通破壞戰和日本船舶之推移〉收入於，富永謙吾編，《現代史資料39（太平洋戰爭5）》，頁826。

參、美軍發動中途島海戰直前戰略形勢

一、美軍戰前及開戰初期的戰略規劃

眾所周知美國在加入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就已經陸續支援英國對德作戰，甚至英美參謀會議（The Anglo-American Staff Conversations）也早就舉行多次，商討世界戰局和情勢變化及英美如何因應獲勝之道。至1941年3月27日在華盛頓進行的英美參謀會議，對攻擊德國及看起來將會參戰的日本，所得到對未來戰爭的基本戰略決定之合併報告稱為〈ABC-1號參謀協議〉（ABC-1 Staff Agreement；筆者按：縮寫A美國、B英國、C加拿大）。莫里森（Samuel Eliot Morison）總結其要點為：在任何狀況下「大西洋及歐洲地區應被視為決定性戰區。美國主要的軍事力應投入該戰區，而且美國武力在其他戰區的行動，其執行方式也應促進決定性戰區的軍力運作。」[20]

在討論對日作戰指導方針時，該份報告建議：

> 如果日本發動戰爭，在遠東地區將採取防禦性戰略。美國無意增加遠東地區的現有軍隊規模，只將運用美國太平洋艦隊，一方面以最佳公算進攻削弱日本的經濟力，另一方面支援馬來亞屏障（Malay Barrier）的防衛作戰，使日本軍隊遠離馬來亞。[21]

建議中的馬來亞屏障，是指從馬來半島（Malay Peninsula，含新加坡要塞）經蘇門答臘（Sumatra）、爪哇（Java）至小巽他群島（Lesser Sunda Islands）諸地，也可包括婆羅洲（Borneo）、蘇拉威西（Celebes）、荷屬新幾內亞（Netherlands New Guinea）等島嶼。這一系列在澳洲西北方至北方的半島及島群可以構成一條戰線，英美若能堅守這一系列防禦陣地，則日本海軍即無法進入印度洋，亦無法大舉侵攻澳洲。[22]

總而言之，這些要點表明即使日本先行攻擊美國，美國對日本作戰會採取防禦

20 Samuel Eliot Morison, *History of United States Naval Operations in World War II vol .III: The rising sun in the Pacific*, (Urbana and Chicago: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2001), pp. 48-51.

21 Samuel Eliot Morison, *History of United States Naval Operations in World War II vol. III: The rising sun in the Pacific*, p. 51.

22 Tom Womack, *The Allied Defense of The Malay Barrier, 1941-1942*, (NC Jefferson, McFarland & Company, Inc., 2016), p. 31.

性戰略，以確保「首先擊敗希特勒」。這意思只是強調先行擊敗德國的重要性，但不意味對日本作戰只是一種「維持現狀的行動」。眾所皆知，攻擊就是最好的防禦。除了防守珍珠港，美國還是要採取一系列戰術上的攻擊：如透過攻擊馬紹爾群島（Marshall Islands）及日本的海上交通線和陣地，使日軍兵力分散無法集中運用，來幫助英國防衛馬來亞屏障。又如美軍準備攻占馬紹爾群島和加羅林群島（Caroline Islands），亦是一種以戰術進攻幫助執行防禦性戰略的一種用兵策略。[23]

爾後美日間戰雲密布時，在1941年後期美軍將軍事力量投入遠東地區的計畫，沒有人認為在1942年初期之前會非常有成效。[24]美軍在太平洋上最大的兩個海外基地為菲律賓、夏威夷。菲律賓的部分在美日開戰直前，指揮官麥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將軍曾評估至少要20萬兵力才足以防守住菲律賓。但在開戰時其麾下總共只有3萬名美國陸軍部隊，以及正動員中的10個師共8萬人的菲律賓部隊，再加上在途中的美軍增援部隊，總計亦只有13萬7,000名兵力。而其空中兵力主要只有B-17重轟炸機35架、P-40E戰鬥機107架，其他增援的175架各式飛機，則仍在途中尚未抵達。[25]菲律賓並另有海軍部隊，其中潛艦約25艘。[26]

夏威夷群島在美國加州海岸西南方約2,400英里（約3,861公里），距離日本本州大約3,900英里（約6,275公里），和夏威夷距離最近的日軍機場在約2,100英里（約3,380公里）之外。島上42萬3,000名人口中，最大的族群是占人口數37%的日本裔。[27]美軍珍珠港基地在夏威夷群島中的歐胡島（Oahu）南部。在美日開戰直前，夏威夷美國陸軍由蕭特（Walter Campbell Short）中將指揮，共有4萬3,177名兵力，加計在途中的援軍有大約四萬五千名兵力。陸軍空中兵力主要有各式轟炸機73架，另有各式戰鬥機166架，其中約有三分之二為較現代的P-40系列戰鬥機，但因為缺乏備用零件有很多戰機無法執行任務。[28]

23 Samuel Eliot Morison, *History of United States Naval Operations in World War II vol. III: The rising sun in the Pacific*, p. 51-52.

24 Stetson Conn, Rose C. Engelman, Byron Fairchild. *Guarding:The United States and Its Outposts*, (Washington D. C.: Center of Military History United States Army, 2000), pp.174.

25 Maurice Matloff and Edwin M. Snell. *Strategic Planning for Coalition Warfare 1941-1942* (Washington D. C.: Center of Military History United States Army, 1990),pp.72-73.

26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譯，《大本營海軍部（2）》，頁62。

27 Stetson Conn, Rose C. Engelman, Byron Fairchild. *Guarding:The United States and Its Outposts*, pp.151,155-156.

28 Maurice Matloff and Edwin M. Snell. *Strategic Planning for Coalition Warfare 1941-1942*, Charts

當時美軍將領力爭將各種軍事物資投入太平洋地區，但效果有限，例如直到1941年11月28日，對菲律賓的空中武力增援計畫產生延遲，使菲律賓的B-17重轟炸機只有35架（預定1942年1月1日會再飛抵48架以上）；P-40戰鬥機81架（預定1942年1月1日會再飛抵101架以上）；另有在途中的A-24俯衝轟炸機52架，預計在12月25日飛抵菲律賓。[29]連菲律賓這個美軍在西太平洋最大的殖民地，美軍的空軍兵力的增援都如此地緩慢，其餘各地的情況可想而知。

由於美日開戰後，美軍在夏威夷及菲律賓遭受重大打擊後，其備戰本就尚未完成，現有武力又受重創，美軍就算想要在太平洋戰場改弦易轍，執行進攻性戰略亦無能為力。所以此後美軍依戰前規劃，在太平洋戰場採取防禦性戰略。

因此，在日軍偷襲珍珠港之後的6小時之內，美國軍事當局已下令對日本實施無限制潛艇戰、航空戰的措施。當時美國在西南太平洋部署有29艘潛艇，在中太平洋則部署有22艘潛艇，其中配置於西南太平洋戰場的29艘潛艇，主要目的在阻止日軍南進，配置於中太平洋的22艘潛艇，則大半以日本橫濱、長崎下關、豐後水道、紀伊水道內部、對馬海峽等日本船舶常用航線為中心，進行巡邏警戒及作戰。到1942年底，經常派往日本常用航線巡邏警戒及作戰的美國潛艇約增至35艘。[30]直到1943年底之前，每月日本商船被美軍擊沉的噸數中，潛艇貢獻了大多數的擊沉噸數。[31]

美國海軍以無限制潛艇戰，攻擊日本海上交通線，很好的執行了戰前律定的防禦性戰略；雖然所謂的馬來亞屏障因為英軍防守新加坡不力，導致馬來亞屏障的戰線崩潰。然而美軍對日本海上交通線實施的潛艇戰，如前文所述則顯然產生部分的戰略效益，使日本商船總噸數一直下降，至日本無條件投降前從未回升，日本國力也就因而持續被削弱。

二、美軍太平洋戰場戰略規劃的基礎

美軍為何制定在太平洋戰場採取防禦性戰略的決策？這其實有其戰略規劃上的基礎，而非一時性起的決定。早在1940年7月11日，美國國會參眾兩院通過了兩洋艦

---

1. U.S. Army Overseas Deployment, 17 October 1941. Stetson Conn, Rose C. Engelman, Byron Fairchild. *Guarding:The United States and Its Outposts*, pp.167,171.

29 Herbert Feis. *The Road to Pearl Harbor*,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1), pp. 313.

30 美國戰略爆擊調查團編，富永謙吾譯，〈對日船舶擊滅戰（太平洋戰爭報告書第73）〉，頁560。

31 美國戰略爆擊調查團編，富永謙吾譯，〈三、太平洋戰爭諸統計17.日本商船擊沉噸數的三大原因別每月比較圖〉收入於，富永謙吾編，《現代史資料39（太平洋戰爭5）》，頁825。

隊法案，預計投入約一百億美金，在1941至1946年的6年間，新建257艘共135萬餘噸的各式軍艦，以及增造海軍航空飛機一萬五千架。這些新增的軍艦、飛機數量，日本無法等比例的跟進。[32]其預定建造編成的海軍各式武力軍備，後來在1941年〈勝利計畫〉（Victory Program）中又有增加。

先是羅斯福總統（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在1941年7月9日命令陸軍部長史汀生（Henry Lewis Stimson）和海軍部長諾克斯（William Frank Knox）進行估計「為了擊敗我們強有力的敵人，我們整個生產需要為多少」，這個任務最後交到魏德邁（Albert C. Wedemeyer）手上，由魏德邁草成。而至遲在1941年8月9日舉行的美、英大西洋會議上，羅斯福已向邱吉爾（Winston Leonard Spencer Churchill）表明美國「即使在本身未受攻擊」之前，也願意在遠東地區作戰。與此同時，羅斯福已命令陸軍部和海軍部對全面戰爭進行秘密準備，動員所有美國的資源來擊敗德國、日本。[33]

1941年9月11日提出的〈勝利計畫〉對美國海軍在東大西洋、中太平洋及西太平洋若要採取強大攻勢，所需的主要武力軍備編成建造的數量摘要如表一：

表一：美國海軍現有及新建編成主要武力及艦艇數量

1	海軍人員	需編成110萬人			
2	陸戰隊人員	需編成15萬人			
3	海軍艦艇	現有	在建	追加	合計
	戰艦	15	17	0	32
	航空母艦	6	12	6	24
	戰鬥巡洋艦	0	6	4	10
	重型巡洋艦	18	8	0	26
	輕型巡洋艦	19	40	16	75
	驅逐艦	170	194	80	444
	潛水艇	112	72	54	238

資料來源：Steven T. Ross edited, U. S. War Plan：1938-1945, （London：Lynne Rienner, 2002）, p. 105.

主要武力軍備編成建造的預定達成日期如表二：

由表一和表二所示資料，我們可以得知，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對德、日戰略定案前，美軍對自己在太平洋戰場對付日軍，能有多少新增軍備及其在什麼日期到位，其實心知肚明。美軍需待新造新編各式軍備武力累積足夠戰力，才能對日進行反攻，因而戰

32 海軍歷史保存會編，《日本海軍史（第四卷）》（東京：第一法規出版社，平成8年），頁38-42,177。

33 Albert C. Wedemeyer. *Wedemeyer Reports*, (New York: Holt, 1958), pp. 9, 16-18.

表二：美國海軍新建主要艦艇預計完成年度及數量

	1941 7至12月	1942	1943	1944	1945	1946
戰　　艦	2	3	3	2	3	4
航空母艦	1	—	—	6	5	6
戰鬥巡洋艦	—	—	—	—	6	4
重型巡洋艦	—	—	3	1	4	—
輕型巡洋艦	1	7	14	17	8	9
驅逐艦	9	55	100	99	13	—
潛水艇	2	26	31	36	31	2

資料來源：Steven T. Ross edited, U. S. War Plan：1938-1945, p. 106.

前預計於1944年之前，在太平洋戰場對日軍必須採取防禦性戰略也是勢所必然。所以世人常說美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重歐輕亞，首要目標為擊敗希特勒，此論雖非無據，但亦有過度輕忽美國海軍各項軍備－尤其是航空母艦，難以快速建造成軍的困難。

總之，以美軍海軍新建編成各項軍備的進度觀察，筆者認為美軍想定在太平洋戰場採取防禦性戰略，有其軍事整備及戰略配合上的合理性，其先德後日的世界大戰略，也有較高的成功公算。這樣的戰略說是重歐輕亞看似有理，但仔細推估則可發現絕非全貌。美軍採取先德後日的大戰略，有很大的因素，在於這種戰略與海軍新建編成軍備武力成軍進度相配合，可以最大程度上提高戰略成功的公算。

三、實戰上美軍開戰後的海軍軍備整備

在實戰上，由於美軍在太平洋戰場急需航空母艦，美國在戰時追加調整了新增小型護航航空母艦（Escort Carrier）的建造，這類護航航空母艦分為數個級號，有的為徵集貨輪改建，有的為新造，大多數可以搭載24至28架艦載機，4艘這種護航航空母艦搭載的艦載機，就相當或大於1艘日本大型航空母艦的艦載機數量。[34]雖然護航航空母艦航速較慢，不能和正規航空母艦部隊搭配作戰，但對兩棲艦隊及登陸部隊仍能提供適當的空中掩護。

至1943年底，美軍和日軍航空母艦實際建艦狀況整理如表三：

34　實戰上，偷襲珍珠港時，日軍大型航空母艦瑞鶴、翔鶴各有艦載機70架；赤城、加賀各有艦載機60架；中型航空母艦飛龍、蒼龍各有艦載機50架，合計共有各式飛機360架，以及備用機若干架。美軍4艘護航航空母艦艦載機合計大約96～112架，已相當或大於日本大型航空母艦一艘搭載艦載機及若干備用機數量。以上參見淵田美津雄，《真珠灣攻擊總隊長の回想》（東京：講談社，2008年），頁98。

表三：美軍與日軍新建航空母艦完成數量日期比較

	美　軍		日　軍	
	正規 航空母艦	護航 航空母艦	正規 航空母艦	護航 航空母艦
1941年12月至 1942年上半年	—	2	—	3
1942年下半年	1	9	—	3
1943年上半年	3	10	—	—
1943年下半年	3	23	—	3
合　計	7	44	—	9

資料來源：美國戰略爆擊調查團編，富永謙吾譯，〈三、太平洋戰爭諸統計8.戰爭期間日本、美國的建艦狀況〉收入於，富永謙吾編，《現代史資料39（太平洋戰爭5）》（東京：みすず書房，1984年），頁805。

由表三我們可以看出，和〈勝利計畫〉所預計18艘正規航空母艦有17艘要在1944年後才能陸續完工不同，至1943年底美軍正規航空母艦，已有7艘提前建造完成；若包括護航航空母艦，美軍獲得的航空母艦軍備，相當於日本大型航空母艦約18艘的戰力。就算日本海軍航空母艦部隊從開戰以來都沒損失，到1943年底，加計9艘護航航空母艦其總體航空母艦部隊戰力亦只相當於9艘日本大型航空母艦戰力；亦即美國只需將其新增航空母艦部隊的一半，約當日本大型航空母艦9艘戰力，留在太平洋戰場，加計原本的航空母艦殘存部隊，即足以在戰力上強過日軍航空母艦部隊。

更何況至1942年底前，先是英美聯手發動「火炬作戰」（Operation Torch）登陸北非，在和法國維琪政府的法軍經過短暫而激烈的戰鬥後，11月11日法屬摩洛哥法軍同意停火並轉而和美軍合作，並肩與德軍作戰，法國維琪政府海軍多數投降或被殲俘。[35]爾後至1943年底前，義大利已經投降，[36]同盟國在歐洲戰場受到的軸心國海上武力壓力大減，美國甚至可以把新建完成的正規航空母艦及護航航空母艦，多數都調至太平洋戰場。

按照美軍戰前的戰略規劃，可能要在1945年多數海軍主要軍備，尤其是航空母

35 George F. Howe, *Northwest Africa: Seizing The Initiative in The West*, (Washington, DC: United States. Army CMH, 1993), pp. 15-50, 60, 89-146, 171-181. George S. Patton著，國防部部長辦公室譯，《巴頓戰誌》（臺北：國防部，民國95年），頁37-38。火炬作戰在北非3個地點登陸：摩洛哥（Morocco）、阿爾及利亞（Algeria）、突尼西亞（Tunisia）。

36 Reports made by George C. Marshall, *Biennial reports of the Chief of Staff of the United States Army to the Secretary of War : 1 July 1939-30 June 1945*,(Washington, DC: United States. War Dept. General Staff, 1996), pp. 118-125.Basil Henry Liddell Hart編，鈕先鍾譯，《沙漠之狐隆美爾（下）》，頁658-659,674-685。

艦新建完工成軍後，才能對日本實施進攻性戰略展開反攻。然而實戰上，由於一方面中途島大勝，另一方面開戰後美國積極增強工業生產力，使各式軍備生產進度加快，兩者共同讓美軍在太平洋戰場，具備足夠軍事能量足以提早對日軍展開反攻。然而就算美軍未在中途島一戰獲得大勝，依照美軍新建海軍軍備的情況看來，筆者認為1944年美軍就能擁有進行對日反攻作戰的足夠軍備及武力。從這點觀察，美軍的戰略毫無花俏，只是老實的計算自己的國力，依人力及物力的多寡，能在什麼時候生產出足夠的軍備編成多少部隊，與此配合的採取適當之戰略。

對比來說，日本陸軍整備長期不敗態勢的戰略規劃，純屬自欺欺人之舉；日本海軍與美軍早期決戰的戰略，以日本國力和美國國力差距之大推估，亦屬空中樓閣式的想定。雖然美日有完全不同的戰略規劃前提，然而由於日本海軍急於策動對美早期決戰，因杜立德空襲也促使日本陸軍支持海軍的行動，美日雙方幾乎是勢所必然的開始籌謀進行中途島海戰。

肆、中途島海戰美日雙方戰略戰術

一、日軍戰略及戰術

如前所述，以日本海軍戰略觀點來說，攻占阿留申群島及中途島作戰，都只是附加的目標，日本海軍執行中途島作戰的主要戰略設定為，誘出美軍航空母艦部隊主力一舉而殲滅之.。

日本海軍聯合艦隊籌劃中途島作戰時，判斷基於中途島的戰略重要性，美軍太平洋艦隊將會傾全力防衛中途島。聯合艦隊又判斷，美軍艦隊出現在中途島周邊的時期，以日軍攻占中途島後的公算較高；但亦有可能在日軍進攻中途島期間出現。問題在於美軍艦隊若不反擊，則聯合艦隊就無法爭取到殲滅美軍艦隊主力的機會。最後，聯合艦隊的規劃，將阿留申群島及中途島作戰當做一體的作戰，使用幾乎所有的兵力對美軍決戰。[37]

當時日軍聯合艦隊判定，中途島配屬兵力有美軍長程巡邏飛行艇、戰鬥機、轟炸機各12架、陸戰隊750人，具有相當的防禦設施。而其東南東方一千一百海浬處的夏威

37 日本防衛廳防衛研修所戰史室，《大本營海軍部•聯合艦隊（2）》（東京：朝雲新聞社，昭和50年），頁417-418。

夷珍珠港，則為美軍太平洋艦隊總部所在地。日軍評估夏威夷兵力有長程巡邏飛行艇60架、戰鬥機200架、轟炸機100架、航空母艦3至4艘、護航航空母艦2艘、戰艦2艘、巡洋艦11至13艘，以及潛水艇25艘。在美國的正規航空母艦，有3艘健在，1艘似在修理中，而也許可能另有1艘。[38]

由於急欲和美軍航空母艦主力部隊進行決戰，雖然聯合艦隊規劃對阿留申群島及中途島作戰都為戰略性奇襲，但是為誘導美軍主力在中途島附近出擊，所以把攻擊中途島的船團及護衛艦艇集合地，選定在極易暴露日軍企圖的特魯克環礁（Truk Lagoon）。這個地點可以使美軍難以判斷，日軍攻勢將指向中途島、南太平洋或是夏威夷，並讓進攻中途島的日軍能實施戰略奇襲，且提高促使美軍出動主力至中途島反擊的公算。但這個規劃不克完成，乃將兵力集結地一變為塞班島（Saipan）。[39]

爾後因為聯合艦隊各部隊在準備中途島及阿留申群島作戰時，未經長期整補訓練無法恢復戰力，各部強烈要求延期發動作戰。這些要求都被駁回，爾後經不斷圖上演習研究，依照戰況不斷修改攻擊中途島計畫。例如原先聯合艦以為珊瑚海海戰（Battle of the Coral Sea）只有翔鶴艦被重創，必須大修無法參戰，但嗣後才判明瑞鶴號航空母艦艦載機約半數損傷，亦需回國加以整備才能恢復戰力，於是參戰的第一航空艦隊航空母艦由原定6艘大中型航空母艦，減為4艘大中型航空母艦。[40]

最後經聯合艦隊確認的中途島（筆者註：阿留申群島作戰大部省略）作戰計畫大略如下：

中途島作戰稱為MI作戰、阿留申群島作戰稱為AL作戰

攻擊中途島登陸作戰發起日（N日）：1942年6月7日（東京時間，中途島時間則為6月6日）

中途島第一航空艦隊（4艘航空母艦編成）攻擊發起日：因準備不及延遲一天，定於N-2日即6月5日（中途島時間6月4日）發動。因此第一航空艦隊將由日本國內直接出發進攻中途島，而未至塞班島集結。

阿留申群島第二航空艦隊攻擊發起日：定於N-3日即6月4日（阿留申群島時間6月3日）發動。

38 日本防衛廳防衛研修所戰史室，《大本營海軍部•聯合艦隊（2）》，頁417。

39 日本防衛廳防衛研修所戰史室，《大本營海軍部•聯合艦隊（2）》，頁423-418。

40 日本防衛廳防衛研修所戰史室，《大本營海軍部•聯合艦隊（2）》，頁417-432。

作戰要領：

一、我基地航空部隊實施飛行警戒，先遣部隊潛艇兵力進行事前要地偵察，並在中途島周邊與夏威夷間海域構成散開線，以掩護主力部隊、進攻部隊及航空母艦部隊分別前進。

二、進攻部隊進入中途島美軍航空警戒圈（600海浬）之前，航空母艦部隊除一面對中途島實行奇襲以壓制敵航空兵力，並一面防備敵航空母艦部隊出現進攻。

三、N日攻占中途島之後，我基地航空兵力應儘速實施飛行警戒，一旦發現敵艦隊，各部隊視情況以就近之部隊或集結兵力攻擊殲滅之。

四、N+7日，完成應急防備，除搶修中途島原美軍機場外，並增設一處新機場以加強航空兵力。

五、N+7日，航空母艦中隊、進攻部隊撤回特魯克環礁；主力部隊、船團（包括陸軍一木支隊）則撤回國內。[41]

二、日軍兵力部署

日軍發動中途島作戰時，其配置的兵力占聯合艦隊兵力的大多數，其運用兵力概略如表四：

日軍第一航空母艦艦隊4艘中大型航空母艦，總共有戰鬥機84架、轟炸機84架、魚雷攻擊機93架共261架艦載機。加計部分重巡洋艦及戰艦所載的大約14架偵察機，總計約有可用的空中武力275架。另有準備在攻占中途島之後，立刻使用的陸基先遣航空兵力戰機33架，亦由各航空母艦分載。[42]

三、美軍戰略及戰術

如前所述美軍在開戰後，在太平洋地區執行防禦性戰略，這由太平洋地區兩位指揮官接到的命令就可以窺知。第一位是尼米茲上將（Chester William Nimitz），他在1942年4月3日被任命為太平洋戰區總司令（Commander in Chief, Pacific Ocean

41 日本防衛廳防衛研修所戰史室，《大本營海軍部•聯合艦隊（2）》，頁420-429。

42 日本防衛廳防衛研修所戰史室，《大本營陸軍部（4）》，頁222-223。另依照美軍戰後研究顯示，日軍攻擊中途島的航空母艦部隊，有戰鬥機90架、轟炸機72架、魚雷攻擊機72架共234架艦載機以及若干備用機，加計部分重巡洋艦及戰艦所載的大約14架偵察機，總計約有可用的空中武力248架。參見U.S. Naval War College edits, *The Battle of Midway: Strategical and Tactical Analysis*, (RI: U.S. Naval War College, 1948), P. 82.

表四：日軍攻擊中途島作戰兵力

	部隊	指揮官	兵力	任務
總指揮聯合艦隊山本五十六大將	先遣部隊	第六艦隊司令長官小松輝久中將	香取（輕巡） 第三、第五潛水戰隊（潛水艇13艘、潛水母艦2艘）	偵察、攻擊
			第十三潛水戰隊	協助飛行艇在法國護衛艦沙洲(French Frigate Shoals)對珍珠港偵察的行動
	航空母艦部隊	第一航空艦隊司令長官南雲忠一中將	第一航空戰隊：赤城、加賀 第二航空戰隊：飛龍、蒼龍 支援隊：榛名（戰艦）、霧島（戰艦）、利根（重巡）、筑摩（重巡） 警戒隊：第十戰隊（長良（輕巡）、驅逐艦12艘） 補給隊：油槽船8艘	敵艦隊擊滅、進攻部隊支援
	主力部隊	聯合艦隊司令長官山本五十六大將	第一戰隊：大和（戰艦）、陸奧（戰艦）、長門（戰艦） 第二戰隊：伊勢（戰艦）、日向（戰艦）、扶桑（戰艦）、山城（戰艦） 第九戰隊：北上（輕巡）、大井（輕巡） 第三水雷戰隊：川內（輕巡）、驅逐艦21艘 鳳翔（小型航空母艦）、千代田（水上機母艦）、日進（水上機母艦） 油槽船4艘	全作戰支援、敵艦隊擊滅
	進攻部隊	第二艦隊司令長官近藤信竹中將	第三戰隊：金剛（戰艦）、比叡（戰艦） 第五戰隊：愛宕（重巡）、鳥海（重巡）、妙高（重巡）、羽黑（重巡）、瑞鳳（護航航空母艦）、驅逐艦1艘 第二水雷戰隊：由良（輕巡）、驅逐艦7艘 第四水雷戰隊：神通（輕巡）、驅逐艦10艘 第七戰隊：鈴谷（重巡）、熊野（重巡）、最上（重巡）、三隈（重巡）、瑞鳳（護航航空母艦）、驅逐艦2艘 第十一戰隊：千歲（水上機母艦）、神川丸（水上機母艦）、驅逐艦1艘 掃雷艇4艘、哨戒艇4艘、輸送船15艘、油槽船5艘 第二聯合特別陸戰隊 陸軍一木支隊	攻占中途島

資料來源：宇垣纏著，《戰藻錄》（東京：原書房，昭和50年），〈參考附表第三、中途島海戰日美雙方艦隊編制〉，頁134-135。

Areas，簡稱「CINCPOA」）並兼任中太平洋戰區司令。參謀首長聯席會議（Joint Chiefs of Staff）給他的任務大要如下：

一、守住美國與西南太平洋間的島嶼陣地，以維護美國與西南太平洋間的海上交通線安全，並支援海洋、空中、兩棲軍事行動來攻擊日本軍隊。

二、牽制住太平洋戰區內的日軍。

三、支援北美大陸的防務。

四、保護重要的海上、空中交通線。[43]

而被任命為西南太平洋戰區盟軍總司令（Supreme Commander, Southwest Pacific Area）的麥克阿瑟將軍（Douglas MacArthur）也被交付兩項重要使命，第一、守住澳洲地區重要軍事據點，以備做為未來對日本發動攻勢的基地。第二、為阻止日軍征服西南太平洋，要阻止日軍向澳洲及不可或缺的美澳交通連絡線推進。從麥克阿瑟所受命令觀察，其任務也是以防衛為主。[44]

美日開戰之後，由於美軍情報單位的努力，太平洋艦隊獲得不少日軍行動的情資。至5月初透過各種情報獲得的信息，尼米茲認為日軍正在策劃6月初，對中途島及阿留申群島進行雙管齊下的侵略行動。這些信息非常完整，尼米茲甚至知道日軍各部隊的軍力，作戰行動的大方向，以及每個作戰階段大致的啟動日期。[45]

尼米茲依據這些情資進行評估，認為日軍進攻中途島，會是個全面的攻擊、快速占領的行動，並在之後使用中途島來攻擊夏威夷地區。這一攻擊將會在5月30日開始進行。其主要作戰方式大略是，先以潛艇進行偵察，發動對包括歐胡島（Oahu）在內的陣地，以由潛艇部隊補充燃油的巡邏機進行的轟炸。日軍航空母艦部隊預期將由中途島西北海域發動攻擊，主要先由航空母艦部隊對中途島進行持續兩日夜的攻擊，以消滅防衛中途島的美軍戰機。然後由航空母艦部隊及高速戰艦部隊對中途島美軍地面部隊進行攻擊，掩護日軍登陸作戰。這期間，大量日軍潛艇部隊將密集的在歐胡島以西200英里，夏威夷至中途島之間海域進行伏擊，以攔截增援中途島的美軍艦隊。如果日軍在作戰早期發現美軍航空母艦部隊，日軍航空母艦戰機將會以美軍航空母艦做為主要攻擊目標。這些評估，事後看來幾乎完全正確。[46]

當時，尼米茲太平洋艦隊參與中途島作戰主要的海上打擊力量，由三個航空母艦特遣艦隊組成。第十六特遣艦隊（Task Force 16）由企業號（Enterprise）、大黃蜂

43 U.S. Naval War College edits, *The Battle of Midway: Strategical and Tactical Analysis*, P. 38.

44 日本防衛廳防衛研修所戰史室，《大本營陸軍部（4）》，頁71。

45 U.S. Naval War College edits, *The Battle of Midway: Strategical and Tactical Analysis*, p. 41.

46 U.S. Naval War College edits, *The Battle of Midway: Strategical and Tactical Analysis*, p. 42.

號（Hornet）兩艘航空母艦為核心組成，轄有5艘重巡洋艦、1艘防空輕巡洋艦、9艘驅逐艦；司令為史普魯恩斯（Raymond A. Spruance）少將。第十七特遣艦隊（Task Force 17）以約克鎮號（Yorktown）航空母艦為核心組成，轄有2艘重巡洋艦、5艘驅逐艦；司令為弗萊徹（Frank Jack Fletcher）少將。第十六、十七特遣艦隊，統由資深的弗萊徹少將擔任作戰指揮。最後，第十一特遣艦隊由薩拉托加號（Saratoga）航空母艦為核心組成，司令為費奇（Aubrey Fitch）少將，該特遣艦隊未及時趕抵中途島作戰海域參戰。[47]

尼米茲另將潛艇艦隊司令英格利許（Robert H. English）少將所部的潛水艇分為三個任務編組：七•一特遣支隊，12艘潛艇在中途島海域巡邏；七•二特遣支隊，3艘潛艇在中途島與夏威夷間海域巡邏準備支援；七•三特遣支隊，4艘潛艇在歐胡島北方海域巡邏。[48]

另外，在中途島上美軍增援駐有各式航空兵力：陸戰隊第二十二飛行大隊（Marine Aircraft Group 22）、太平洋艦隊航空分遣隊（Pacific Fleet Air Detachments）、陸軍第七航空隊分遣隊（Detachments of 7th Army Air Force），統由中途島海軍飛行基地指揮官 （Commanding Officer of Naval Air Station at Midway）希馬德（Cyril Simard）海軍上校指揮。[49]島上配屬含陸戰隊在內的部隊有官兵3,027人。[50]

美軍在中途島作戰中雖在兵力上較日軍處於劣勢，但於情報資訊上則具有知己知彼的優勢，在軍備技術上也有部分優勢，例如：擁有雷達、航空母艦艦載機使用自動歸返航空母艦設備，以及擁有陸基戰機的搜索敵人和作戰支援。尼米茲針對探知的日軍作戰方式，進行美軍反擊作戰上的布局。因為判定日軍航空母艦艦隊將由中途島西北海域展開攻擊，第十六特遣艦隊和第十七特遣艦隊在6月2日抵達中途島東北北約320英里水域，並預計在6月3日從日軍側翼派出戰機襲擊其航空母艦部隊。最後，尼米茲並沒有忘記美軍在太平洋戰場的防禦性戰略，他特別交待打擊部隊「透過

47 U.S. Naval War College edits, *The Battle of Midway: Strategical and Tactical Analysis*, pp. 40, 81.

48 Office of Naval Intelligence U.S. Navy, *Battle of Midway□June 3-6, 1942*, (Washington D. 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43), p. 5. U.S. Naval War College edits, *The Battle of Midway: Strategical and Tactical Analysis*, pp. 66-67.

49 James A. Winnefeld and Dana J. Johnson. *Joint AIR Operations* (Annapolis, MD: Naval Institute Press, 1993), pp.14-15.

50 日本防衛廳防衛研修所戰史室，《大本營海軍部•聯合艦隊（2）》，頁432-434。

強烈的消耗戰策略，對敵人造成最大的傷害。美軍特遣艦隊不與日軍進行決定性的作戰，以避免航空母艦和巡洋艦遭受重大損失。」[51]

美軍太平洋戰區就在以消耗戰為基礎的戰術下，發動對日軍中途島作戰的反擊，以執行國家在太平洋戰場策定的防禦性戰略。

四、美軍兵力部署

美軍依照戰術分配的兵力布置如表五：

美軍第十六特遣艦隊兩艘航空母艦，總共載有戰鬥機54架、轟炸機71架、魚雷攻擊機29架共154架各式戰機。加計巡洋艦所載的20架偵察機，總計約有可用的空中武力174架。美軍第十七特遣艦隊1艘航空母艦，總共載有戰鬥機25架、轟炸機36架、魚雷攻擊機12架共73架各式戰機。加計重巡洋艦所載的8架偵察機，總計約有可用的空中武力81架。美軍以航空母艦組成的打擊部隊，總共擁有227架各式戰機，合計255

表五：美軍防衛中途島作戰兵力

	部隊	指揮官	兵力	任務
總指揮太平洋艦隊尼米茲上將	第十六特遣艦隊	史普魯恩斯少將	企業號（Enterprise） 大黃蜂號（Hornet）北安普敦號（Northampton重巡）、文森號（Vincennes重巡）、明尼亞波利斯號（Minneapolis重巡）、紐奧良號（New Orleans重巡）彭薩科拉號（Pensacola重巡）、亞特蘭大號（Atlanta防空輕巡） 驅逐艦9艘	伏擊日本航空母艦艦隊
	第十七特遣艦隊	弗萊徹少將	約克鎮號（Yorktown） 阿斯托里亞號（Astoria重巡）、波特蘭號（Portland重巡） 驅逐艦5艘	伏擊日本航空母艦艦隊
	第七特遣艦隊	英格利許少將	潛水艇19艘	偵察、支援作戰
	中途島防衛航空部隊	希馬德上校	陸戰隊第二十二飛行大隊、太平洋艦隊航空分遣隊、陸軍第七航空隊分遣隊 含陸戰隊在內，有官兵3,027人	防衛中途島作戰、攻擊日本航空母艦艦隊

資料來源：U.S. Naval War College edits, The Battle of Midway: Strategical and Tactical Analysis, pp. 40, 66-67, 81-82. James A. Winnefeld and Dana J. Johnson. Joint AIR Operations, pp.14-15. Office of Naval Intelligence U.S. Navy, Battle of Midway：June 3-6, 1942, p. 5.宇垣纏著，《戰藻錄》，〈參考附表第三、中途島海戰日美雙方艦隊編制〉，頁136-137。日本防衛廳防衛研修所戰史室，《大本營海軍部・聯合艦隊（2）》，頁432-434。

51 U.S. Naval War College edits, *The Battle of Midway: Strategical and Tactical Analysis*, pp. 68-69, 82-83. Craig L. Symonds, *The Battle of Midway*,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pp. 195-197.

架空中武力。[52]

另外，美軍在中途島有航空兵力：陸戰隊第二十二飛行大隊，戰機28架（其中21架為較落伍的F-2A）、轟炸機39架；太平洋艦隊航空分遣隊；PYB型長程巡邏機24架、魚雷攻擊機6架；陸軍第七航空隊分遣隊：B-17轟炸機19架、B-26轟炸機4架。以上陸基各式戰機共120架。[53]美軍駐紮中途島的各式戰機，加計海基戰機總共有375架可用的各式空中武力。與日軍第一航空艦隊可用的空中武力275架比較，美軍各式戰機比日軍多了100架，大概是日軍中型航空母艦2艘的戰力。更重要的是，中途島海軍陸基飛行基地可謂不沉的航空母艦，具有海上機動航空母艦沒有的絕對穩定性，在必要時甚至可以支援部分艦載機進行整補。在中途島周邊海域，美軍等於是以3艘航空母艦加2艘不沉航空母艦戰力形成局部上的優勢兵力，對付日軍的4艘航空母艦戰力。

在太平洋戰場，初期美軍太平洋艦隊的整體兵力遜於日軍，但尼米茲在中途島作戰之前，運用情報優勢，調用兵力集結在打擊重點區域，對日軍形成局部兵力優勢，並依托不沉的航空母艦以對敵消耗戰策略進行作戰；尼米茲不僅遵守上級策定的防禦性戰略，在戰術上更是主動積極毫無被動心態。討論至此，筆者可以下結論說，中途島作戰，美軍在戰略及戰術的執行及籌謀，都遠較日軍協調一致及高明。

伍、中途島海戰作戰經過

一、6月3日美軍發現日軍艦隊

1942年6月3日早晨，日軍進行AL作戰的第二航空艦隊，在阿留申群島開始空襲荷蘭港（Dutch Harbor），同日在中途島方面突入美軍飛行警戒圈的日軍船團亦被美機發現。但日軍第一航空艦隊並未被美軍巡邏偵察機偵知，反而日本聯合艦隊的主力部隊旗艦在後方截收到美軍航艦在附近海域發出的密碼電訊。原先判定美軍航艦不會在作戰早期出現的日軍，此事實為出乎日軍意料之外的嚴重戰況，因此山本五十六立即提議打破無線電靜默，將此一訊息即刻通知第一航空艦隊注意。此議為參謀幕

52 U.S. Naval War College edits, *The Battle of Midway: Strategical and Tactical Analysis*, pp. 40, 81-82.

53 U.S. Naval edits, *Location of U.S. Naval Aircraft: june 4, 1942*, pp. 1-3. James A. Winnefeld and Dana J. Johnson. *Joint AIR Operations*, pp.14-15.

僚反對，認為第一航空艦隊有比聯合艦隊主力部隊更優秀的情報班，應該也已截獲此一密碼，況且第一航空艦隊亦經準備發現敵航空母艦即能出擊的機隊，因此無須打破無線電靜默通知第一航空艦隊。事後得知，第一航空艦隊並未截獲美軍航空母艦所發出的密碼電訊。[54]

如前所述，美軍中途島基地戰機已發現日本船團，9時25分希馬德上校接獲報告，在261度方位，距中途島700英里處，發現6艘大型艦船的縱列。爾後陸續有偵知日軍艦船的報告傳入，最後中途島基地派出機群攻擊這些船團。[55]這些船團是日軍近藤信竹所轄進攻部隊的部分艦船，日軍第一航空艦隊並未被美軍發現。[56]

二、6月3日美軍中途島戰機空襲日軍

1942年6月3日16時24分，在距離中途島570海浬處，9架B-17轟炸機（中途島）攻擊日軍艦船，沒有取得重大戰果。6月4日1時43分，在距離中途島280海浬處，4架PBY巡邏機裝載炸彈（中途島）攻擊日軍艦船，1艘油輪受創。[57]

嗣後美軍航空母艦特遣航空母艦艦隊總指揮弗萊徹也得到這些偵察及攻擊訊息。[58]在6月4日4時15分，美軍中途島基地派出22架PBY巡邏機群，在中途島西半圓周邊425至700英里範圍海域內，全面偵搜日軍航空母艦動向。[59]

三、6月4日日軍第一航空艦隊攻擊中途島

1942年6月4日3時54分，大約在日出前1小時（當日黎明約4時30分，而日出時間為4時57分），日軍第一航空艦隊於中途島西北海域方位314度、距離中途島240海浬處海域，開始發動對中途島基地的空中攻擊。依照事前聯合艦隊作戰指導，南雲忠一留下半數艦載機，預備發現美軍航空母艦時可以用來攻擊。

第一波攻擊，日軍4艘航空母艦共派出108架艦裁機，其中戰鬥機36架、轟炸機36架、魚雷攻擊機36架，不過這36架魚攻擊機並未裝備魚雷，而是裝備805公斤的炸彈。[60]

54 日本防衛廳防衛研修所戰史室，《大本營海軍部•聯合艦隊（2）》，頁434-435。

55 U.S. Naval War College edits, *The Battle of Midway: Strategical and Tactical Analysis*, pp.78-79.

56 日本防衛廳防衛研修所戰史室，《大本營海軍部•聯合艦隊（2）》，頁434-435。

57 James A. Winnefeld and Dana J. Johnson. *Joint AIR Operations*, pp. 18-19.

58 James A. Winnefeld and Dana J. Johnson. *Joint AIR Operations*, pp. 18-19. U.S. Naval War College edits, *The Battle of Midway: Strategical and Tactical Analysis*, pp.78-80.

59 U.S. Naval War College edits, *The Battle of Midway: Strategical and Tactical Analysis*, pp. 110.

60 U.S. Naval War College edits, *The Battle of Midway: Strategical and Tactical Analysis*, pp. 84-85. 日本防衛廳防衛研修所戰史室，《大本營海軍部•聯合艦隊（2）》，頁435-436。

此時，美軍派出的PBY巡邏機群，其中1架在5時20分報告發現日軍飛機。5時30分又報告在方位320度、距離中途島180英里處發現日軍航空母艦。此後美軍巡邏機陸續傳回有關日軍攻擊中途島第一波機群，以及日軍航空母艦位置的相關報告。另1架PBY巡邏機在5時42分於日軍航空母艦艦隊25英里外，報告發現日軍航空母艦。日軍沒有發現這1架美國長程巡邏機以及其他的巡邏機，巡邏機將日軍航空母艦所在海域位置，報告了中途島基地以及航空母艦打擊部隊，但其報告中日軍航空母艦位置與日軍航空母艦真正的位置，偏差了40英里（方位115度）。[61]由這些美軍巡邏機報告的狀況可以明瞭，戰鬥中各項觀察報告錯誤實屬常事，美軍如此日軍亦是如此。

在這段時間內，中途島基地所有的各式戰機，全部完成戰備並且引擎暖機待命，隨時準備出擊敵航空母艦艦隊。

嗣後5時53分美軍中途島基地雷達部隊，發現日軍大批機群進逼中途島的雷達訊號，報告稱「發現大批飛機距離93英里、方位310度、高度1萬1,000英呎」。希馬德上校命令所有各式飛機全部起飛淨空基地，爾後各別攻擊日軍航空母艦艦隊。此前，他早已下令長程巡邏機完成巡邏任務後，不准回中途島降落而是在安全空域滯空待命，以免遭受日軍空襲時在地面被摧毀。[62]

6月4日6時15分，中途島所有戰機已全部升空，基地淨空。甚至陸戰隊在中途島上空巡邏的2架戰鬥機，也在稍遲緊急降落加油後於6時25分起飛清場，迎戰日軍戰機。[63]

6時31分，中途島美軍防砲部隊開始對日軍戰機開火射擊。6時32分，日軍第一波攻擊機群開始轟炸中途島。在接下來二十幾分鐘的攻擊行動中，日軍除轟炸地面設施，並與美軍陸戰隊24架受命保護中途島基地的戰鬥機交戰，日機擊落多數美軍陸戰隊性能較落伍的戰鬥機，本身則受創不大，然而因為美軍飛行基地淨空，日軍攻擊中途島的效果亦不佳。[64]

61 U.S. Naval War College edits, *The Battle of Midway: Strategical and Tactical Analysis*, pp. 87, 110.

62 U.S. Naval War College edits, *The Battle of Midway: Strategical and Tactical Analysis*, pp. 110.

63 日本防衛廳防衛研修所戰史室，《大本營海軍部•聯合艦隊（2）》，頁435-436。U.S. Naval War College edits, *The Battle of Midway: Strategical and Tactical Analysis*, pp. 88, 110-111.

64 日本防衛廳防衛研修所戰史室，《大本營海軍部•聯合艦隊（2）》，頁435-436。U.S. Naval War College edits, *The Battle of Midway: Strategical and Tactical Analysis*, pp. 88, 110-111, 116.

四、美軍特遣艦隊與中途島基地對日軍的攻擊

在日軍戰機攻擊中途島後，4日7時日軍航空母艦部隊在方位315度，接近至距離中途島170英里處（約150海浬），航速保持在28節。與此同時，攻擊中途島日軍機組指揮官報告南雲忠一，需要對中途島進行第二波攻擊。[65]

這時南雲忠一於2小時至2小時30分鐘前，派遣出去在200至250英里範圍內海域，搜索美軍航空母艦艦隊的偵察機，還沒有確認美軍航空母艦位置的報告傳回。接到發動第二波攻擊中途島要求的南雲，在7時15分下令對中途島展開第二波攻擊，並命令4艘航空母艦將裝備好對艦作戰魚雷的魚雷攻擊機，換裝為對地攻擊用炸彈。而在此之前5分鐘，美軍中途島基地起飛的戰機，已對日軍航空母艦艦隊，發起第一波攻擊。南雲下令對中途島展開第二波攻擊時，他的旗艦赤城號正同時成功的迴避掉美軍魚雷攻擊機發射的魚雷。[66]

而就在南雲下令對中途島展開第二波攻擊前10分鐘，對日軍而言尚未知其存在的美軍第十六特遣艦隊，在7時5分，於日軍航空母艦艦隊方位065度、距離175英里處海域，派出其企業號和大黃蜂號的俯衝轟炸機、魚雷攻擊機、戰鬥機，對日軍航空母艦艦隊發動攻擊。[67]美軍第十六特遣艦隊冒著被日軍航空母艦戰機先行空襲的風險，等到日軍攻擊中途島戰機群返回時，在1小時內讓戰機起飛集結進攻日軍航空母艦。[68]這個時間點的選擇極其明智，預計日軍航空母艦回收攻擊中途島戰機群的期間，將會造成忙碌及混亂，而有利於美軍的攻擊行動。

另一方面，美軍第十七特遣艦隊約克鎮號，由於弗萊徹預備接收到最新訊息以確認日軍所有航空母艦的位置，所以一直沒派出他的戰機。至6時38分一直沒接到新情報，弗萊徹決定派機參與第十六特遣艦隊戰機的攻擊行動。至9時6分約克鎮號一半的俯衝轟炸機、全部的魚雷攻擊機、部分戰機開始起飛集合。而在攻擊機群出動完畢後，另一半的俯衝轟炸機則裝彈戰備完成，在甲板待命，準備收到任何新的日軍航空母艦動態情報時，隨時可以立即發動攻擊。[69]

65 U.S. Naval War College edits, *The Battle of Midway: Strategical and Tactical Analysis*, pp. 88-89.

66 U.S. Naval War College edits, *The Battle of Midway: Strategical and Tactical Analysis*, pp. 88-89.

67 U.S. Naval War College edits, *The Battle of Midway: Strategical and Tactical Analysis*, pp. 88.

68 U.S. Naval War College edits, *The Battle of Midway: Strategical and Tactical Analysis*, pp. 122-123.

69 U.S. Naval War College edits, *The Battle of Midway: Strategical and Tactical Analysis*, pp. 125-126.

6月4日7時10分，在距離中途島150海浬處，4架B-26轟炸機、6架TBF魚雷攻擊機（中途島）攻擊日軍艦船，沒有取得重大戰果。4日7時55分，在距離中途島150海浬處，16架SBD俯衝轟炸機（中途島）攻擊日軍艦船，沒有取得重大戰果。

6月4日8時10分，在距離中途島150海浬處，15架B-17轟炸機（中途島）攻擊日軍艦船，沒有取得重大戰果。4日8時20分，在距離中途島150海浬處，11架SB2U俯衝轟炸機（中途島）攻擊日軍艦船，沒有取得重大戰果。[70]

美軍中途島基地戰機從7時10分開始的4波攻擊，由於飛行員及機組人員訓練及經驗不足，幾乎毫無成效可言。但美軍戰機前撲後繼幾乎沒有停歇的連續攻擊行動，不僅消耗掉日軍防空戰鬥機的戰鬥能量，在7時5分至8時30分這段時間，也讓日軍航空母艦迴避攻擊時，難以順利起降各式戰機。[71]

在中途島美軍戰機攻擊期間，南雲忠一在7時28分即他下令對中途島展開第二波攻擊換裝炸彈後13分鐘，接到利根號重巡所屬偵察機的報告，在中途島北方240英里處海域，發現美軍10艘水面艦艇。雖然沒有更詳細的資訊，南雲還是決定對這些美軍艦隊立刻進行空襲。7時39分南雲下令艦隊轉向方位100度前進，以便接近敵軍艦隊。他並且命令各航空母艦準備攻擊美軍艦隊，還沒換裝炸彈的魚雷攻擊機停止換裝。8時55分南雲向聯合艦隊及進攻部隊通報，美軍航空母艦艦隊由航空母艦1艘、巡洋艦5艘、驅逐艦5艘組成，位於中途島北方240英里處，航空母艦艦隊正在向敵艦隊前進。[72]

9時5分，日軍偵察機回報發現美軍10架魚雷攻擊機，朝向日軍第一航空艦隊方向飛去。同一時間，南雲下令各航空母艦回收第一波攻擊中途島各式戰機後，立刻朝北航行接近敵航空母艦特遣艦隊摧毀之。此前，在中途島戰機攻擊之間，南雲所屬航空母艦不僅要迴避美軍的攻擊，還於萬難之下在7時38分至9時18分進行了回收第一波攻擊中途島各式戰機的任務。在他下令對美軍航空母艦備戰時，回收作業尚未結束。[73]

在回收最後一批第一波攻擊中途島戰機時，美軍特遣艦隊的艦載機群逼近日軍艦母艦隊。9時29分加賀、9時32分赤城的戰鬥機起飛禦敵，攻擊美軍的魚雷攻擊機隊。[74]

70 James A. Winnefeld and Dana J. Johnson. *Joint AIR Operations*, pp. 18-19.

71 U.S. Naval War College edits, The Battle of Midway: *Strategical and Tactical Analysis*, pp. 92.

72 U.S. Naval War College edits, The Battle of Midway: *Strategical and Tactical Analysis*, pp. 90.

73 U.S. Naval War College edits, The Battle of Midway: *Strategical and Tactical Analysis*, pp. 92-93.

74 U.S. Naval War College edits, *The Battle of Midway: Strategical and Tactical Analysis*, pp. 93.

前述美軍第十六、十七特遣艦隊發動的艦載機空襲機隊，企業號和大黃蜂號的艦載機攻擊部隊，由於雲層的干擾及人為識別的錯誤，有些彼此無法聯繫，所以並沒有進行協調一致的聯合行動，而是分散為4個獨立單位進行了各自的攻擊。其中有部分戰機，甚至沒有搜尋到日軍航空母艦艦隊而未參戰。[75]

而約克鎮號飛行大隊長，則對其攻擊機群進行了良好的攻擊指揮規劃，也因為當時天候良好，使約克鎮所有各式機機：俯衝轟炸機、魚雷攻擊機、戰鬥機能夠同時抵達攻擊目標區域，得以對日軍航空母艦艦隊發動聯合攻擊。[76]所以大多數美軍艦載戰機，在中途島4波戰機攻擊完後1小時左右，於適當的時機抵達日軍第一航空艦隊所在海域，陸續先後展開攻擊

6月4日9時30分，在距離中途島150海浬處，15架TBD魚雷攻擊機（大黃蜂號）攻擊日軍艦船，沒有取得重大戰果。

6月4日9時40分，在距離中途島150海浬處，14架TBD魚雷攻擊機（企業號）攻擊日軍艦船，沒有取得重大戰果。

6月4日10時，在距離中途島150海浬處，12架TBD魚雷攻擊機（約克鎮號）攻擊日軍艦船，沒有取得重大戰果。[77]

這三波美軍航空母艦戰機的攻擊行動，美軍損失慘重，例如約克鎮號的12架TBD魚雷攻擊機，攻擊後只有2架得以返回母艦，但三波魚雷攻擊機隊消耗日軍防空戰鬥機極多的戰力。[78]而其慘烈的攻擊行動，適當的吸引日軍防空戰機、防空火力的注意，為戰友俯衝轟炸機隊創造了攻擊的機會。

五、決定性的打擊

1942年6月4日10時18分，在距離中途島150海浬處，17架SBD俯衝轟炸機（約克鎮號）以及37架SBD俯衝轟炸機（企業號）攻擊日軍艦船，重創日軍3艘航空母艦加賀、赤城、蒼龍，上述航空母艦最終皆被日軍自己鑿沉。[79]

75 U.S. Naval War College edits, *The Battle of Midway: Strategical and Tactical Analysis*, pp. 122-124.

76 U.S. Naval War College edits, *The Battle of Midway: Strategical and Tactical Analysis*, pp. 133-134.

77 James A. Winnefeld and Dana J. Johnson. *Joint AIR Operations*, pp. 18-19.

78 U.S. Naval War College edits, *The Battle of Midway: Strategical and Tactical Analysis*, pp. 134-135.

79 James A. Winnefeld and Dana J. Johnson. *Joint AIR Operations*, pp. 18-19.

約克鎮號17架SBD俯衝轟炸機以及企業號37架SBD俯衝轟炸機，並非在協調的聯合行動中一起抵達目標海域，但他們巧合的幾乎同時發動了對日本航空母艦艦隊的攻擊。[80]這波攻擊，10時24分，9架美軍俯衝轟炸機投下的炸彈，有4枚擊中加賀。10時25分，12架美軍俯衝轟炸機投下的炸彈，有3枚擊中蒼龍。10時26分，3架美軍俯衝轟炸機投下的炸彈，有2枚擊中赤城。這3艘日軍航空母艦爆炸起火損傷至無法運用，日軍僅剩1艘航空母艦飛龍可以進行作戰。[81]

爾後日軍使用飛龍的艦載機對美軍航空母艦發動攻擊。10時58分飛龍攻擊美軍航空母艦的第一波機群18架轟炸機、6架戰鬥機，起飛完畢。13時31分又對美軍航空母艦發動第二波攻擊，日軍以為自己攻擊的是2艘不同的美軍航空母艦，但其實日軍攻擊的都是約克鎮號。[82]

6月4日11時59分，第十七特遣艦隊雷達發現日軍戰機逼近，這是日軍由18架轟炸機、6架戰鬥機（飛龍號）組成，攻擊美軍航空母艦約克鎮號的機群。12時5分，3枚炸彈命中約克鎮號，但約克鎮號經過搶修後仍可以運作。[83]

6月4日14時41分，日軍發動第二波機群10架魚雷攻擊機、6架戰鬥機（飛龍號）抵達，攻擊美軍航空母艦約克鎮號。14時43分，日軍發射的2枚魚雷擊中約克鎮號，此次受創嚴重，至17時12分，第十七特遣艦隊弗萊徹下令艦隊放棄約克鎮號，前往與第十六特遣艦隊會合，[84]約克鎮號最終被日軍潛艇擊沉。

約克鎮號遭受攻擊後，美軍第十六特遣艦隊進攻日軍航空母艦飛龍。15時30分企業號派出24架SBD俯衝轟炸機，16時12分大黃蜂號派出的14架SBD俯衝轟炸機起飛完畢，各自展開攻擊。[85]

80 U.S. Naval War College edits, *The Battle of Midway: Strategical and Tactical Analysis*, pp. 135-136.

81 日本防衛廳防衛研修所戰史室，《大本營海軍部•聯合艦隊（2）》，頁435-439。U.S. Naval War College edits, *The Battle of Midway: Strategical and Tactical Analysis*, pp. 93-94.

82 U.S. Naval War College edits, *The Battle of Midway: Strategical and Tactical Analysis*, pp. 94-98.

83 U.S. Naval War College edits, *The Battle of Midway: Strategical and Tactical Analysis*, pp. 137-140.

84 U.S. Naval War College edits, *The Battle of Midway: Strategical and Tactical Analysis*, pp. 139-142.

85 U.S. Naval War College edits, *The Battle of Midway: Strategical and Tactical Analysis*, pp. 140-141.

6月4日17時，在距離中途島200海浬處，24架SBD俯衝轟炸機（企業號）攻擊日軍艦船，重創日軍1艘航空母艦飛龍，飛龍最終沉沒。[86]

6月4日17時20分，在距離中途島200海浬處，14架SBD俯衝轟炸機（大黃蜂號）攻擊日軍艦船，發現飛龍遭受重創，改對其他艦船攻擊，沒有取得重大戰果。[87]

六、餘波

6月4日18時，在距離中途島200海浬處，12架B-17轟炸機（中途島以及夏威夷摩洛凱島基地（Molokai））攻擊日軍艦船，沒有取得重大戰果。

6月4日19時，在距離中途島200海浬處，11架SBD／SB2U俯衝轟炸機（中途島）攻擊日軍艦船，沒有取得重大戰果。[88]

此次作戰至此，日軍損失4艘航空母艦，美軍損失1艘航空母艦，日軍嚴重失利。爾後，雖然尚有一些波折，但最終日軍放棄登陸中途島作戰，美日雙方主力艦隊，各自撤退返回基地維修整補。[89]此次作戰後，日軍除非萬不得已，不再使用以集中大量航空母艦進行攻擊陸基機場的用兵模式，改以正常的方式運用海軍航空兵力。美軍因獲得完勝，使美軍戰前規劃、開戰後力行的，在太平洋戰場對日軍採取防禦性戰略的作戰指導，得以幾乎確保最後的成功。

陸、問題與檢討

一、日軍運用航空母艦兵力戰術的錯誤

日軍在美日開戰時，為偷襲珍珠港採取集中航空母艦的配置陣形進行攻擊，雖然有增加對空防禦戰機密度的功效，但是也有被美軍發現，就一次暴露全部航空母艦的風險。而依偷襲珍珠港空中總指揮源田實自己評估，中途島戰役時，美軍攻擊日本航空母艦群的50機大編隊多波次魚雷攻擊機，即因日軍戰機及對空砲火的密度加大，全數被擊落連一枚魚雷也沒有命中日艦。[90]

86 James A. Winnefeld and Dana J. Johnson. *Joint AIR Operations,* pp. 18-19.
87 U.S. Naval War College edits, *The Battle of Midway: Strategical and Tactical Analysis,* p. 142.
88 James A. Winnefeld and Dana J. Johnson. *Joint AIR Operations*, pp. 18-19.
89 日本防衛廳防衛研修所戰史室，《大本營海軍部•聯合艦隊（2）》，頁435-446。
90 早瀨利之，《サムライたちの真珠灣》（東京都：光人社, 2007年），頁123-125。

細究其實，1942年6月3日至4日中途島戰役中，美軍在發現並攻擊日軍4艘航空母艦時，美軍3艘航空母艦、中途島陸基航空兵力，總共出動十餘波各式攻擊機群。在這些攻擊機群裏，有15波機群（其中2波同時攻擊）找到日軍航空母艦並發動攻擊。其中從3艘航空母艦出發者為7波133架，先後擊沉日軍4艘航空母艦；從中途島出發者為8波88架，只使日軍1艘油船受損。美軍陸基航空兵力，在中途島戰役中首先發動6波機隊攻擊日軍，只造成1艘油船受損，而這幾波的機隊被日本制空戰機攻擊，幾乎半數以上被殲滅。但由於美國陸基攻擊機群，以及海基魚雷機群一起前撲後繼耗盡日軍制空戰機攻擊能量，才讓美軍海基俯衝轟炸機隊適時飛抵日軍航空母艦群上空時，能有機會一舉先擊沉日本3艘航空母艦。[91]

中途島戰役如日軍沒有集中配置4艘航空母艦，那麼美軍就算攻擊成功，也不能一次擊沉3艘航空母艦，取得航空兵力上的絕對優勢。

再者，英國海軍名將納爾遜（Horatio Nelson）曾說過一句名言：「軍艦與岸上的堡壘作戰是件愚不可及的事。」[92]其實這句話在海軍進入航空母艦時代，可以修改成為另一句話「航空母艦與岸上的機場作戰是件愚不可及的事。」而日軍以航空母艦艦載航空兵力，攻擊美軍珍珠港基地、中途島基地，確實為愚不可及之事。[93]

日軍以數艘航空母艦集中配置攻擊的方式，在偷襲珍珠港作戰中獲得極大的戰果，但是美軍除了軍艦船隻的受損外，珍珠港周邊各飛行基地，實為不沉之航空母艦，受到炸彈攻擊再嚴重都能恢復運作。只要運用未受損飛機，將受損飛機修復，或補足被摧毀的飛機，修護飛行跑道，受有損害的飛行基地都能迅速有效的執行各項作業。反之海上機動的航空母艦，則可能遭受1枚魚雷、1枚炸彈的攻擊，即會永遠的失去戰力。

中途島戰役，當美軍中途島基地能派出8波88架各式戰機，配合美國海軍3艘航空母艦艦載機攻擊時，陸基飛機戰力已大略相當於1艘日軍大型至2艘日軍中型的航空母艦艦載航空兵力，則中途島作戰時的日本海軍航空兵力，已等於甚或少於美軍。以各式戰機數而論，則美軍陸海基航空兵力，共有375架各式戰機，也比日軍擁有的

91 James A. Winnefeld and Dana J. Johnson. *Joint AIR Operations* (Annapolis, MD: Naval Institute Press, 1993), pp.18-22.

92 Wayne P. Hughes Jr.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譯，《艦隊戰術與海岸戰鬥》（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民國90年），頁27。

93 淵田美津雄，《真珠灣攻擊總隊長の回想》（東京都：講談社，2007年），頁198-200。

275架各式戰機多出100架。而且美軍各式戰機，即便美方3艘航空母艦全部被擊沉，也都還有1艘永不會被擊沉的航空母艦中途島基地可供起降及整補，這已較日軍占有戰術上的極大優勢。去除美軍情報上的優勢不論，日軍事先在進行作戰規劃時，竟讓自己的4艘航空母艦，同時與美軍航空母艦及不沉的航空母艦作戰，其實是被偷襲珍珠港的巨大戰果所惑，以使用航空母艦群壓制岸上的機場為常態，而忘了日軍在珍珠港作戰中能夠獲取重大戰果，實因偷襲之功，而非航空母艦艦載航空兵力足以壓制岸上之機場。

中途島戰役之後，日軍在太平洋戰場恢復原作戰方式，依據海軍作戰基本原則使用航空母艦，即第一、航空母艦除非不得已，不與地面基地交戰。第二、以約300浬（約555公里）獲得或建設航空基地，以便利戰鬥機推進，實施航空殲滅戰進行攻略。[94] 雖然日軍改弦更張，但已時不我與。將集中配置航空母艦兵力偷襲獲得的巨大戰果視為常態，以之為運用航空母艦兵力的基礎，實為偷襲珍珠港成功帶給日本海軍最大的危害。

二、美軍正確的太平洋防禦性戰略

和日本海軍早期決戰戰略不同，反觀美軍的戰略，在太平洋戰場堅持採取防禦性戰略，美軍太平洋戰場總司令尼米茲在中途島戰前即指示各航空母艦特遣隊，注意採取消耗戰的模式進行戰術攻擊，盡量避免與日軍航空母艦艦隊進行決定性作戰，避免損失航艦和巡洋艦。這實指，戰況不利放棄中途島亦在所不惜，只要保住航空母艦及巡洋艦隊即可。十足說明，美軍高階指揮官對太平洋戰場的防禦性戰略，都能心領神會，以遲滯日軍攻擊削弱日軍戰力的方式，來鞏固美軍防線等待大量新艦新機製造完成及人員組訓完備。

美軍在太平洋戰場進行防禦戰略，所謂先歐後亞首先擊敗希特勒的最高戰略指導原則，有其戰略規劃的基礎，有其戰略規劃的邏輯，並不是一場毫無把握的軍事豪賭。在執行中途島作戰時，美軍單純的只是在進行一次戰術性作戰，並無重大攻擊性戰略意涵。其用意只在重點打擊地區，集中優勢兵力，於避免自己戰力重大的損失下，攻擊削弱日軍戰力。中途島獲致大勝是意外的勝利，使美軍防禦性戰略更易執行且幾乎保證成功。然而即使中途島海戰美日平手甚至美軍失利，依照實戰上美軍新艦新機

94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譯，《大本營陸軍部（4）》，頁518-519。

的完成進度，美軍戰力也會在1943年初開始迅速大增，在當年底達到能夠執行進攻戰略的狀況。

日本陸軍所謂整備長期不敗態勢的戰爭指導原則，在深知美軍工業實力的海軍眼中，可說毫無可行性。山本五十六企圖以早期決戰為規劃，展開對美作戰，希望能以偷襲珍珠港、珊瑚海海戰、中途島海戰一系列海戰計畫，邀擊美軍太平洋艦隊主力決戰殲滅之，可說是不得不然死中求生的唯一選擇。

然而更進一步言之，海軍進入潛水艇與航空母艦時代，潛水艇對海上運輸破壞的威力，實不容小覷。日本海軍早知美國潛水艇數量遠多於日本，也當然知道自身對海上輸送物資的依存度本就十分高，日本海軍也是以英國海軍為模範所建立，對英國被潛艇戰所封鎖的經驗，當然也有一定的瞭解。

然則，日本海軍既知美國必將進行潛艇戰封鎖日本海上生命線，且明瞭德國封鎖英國的潛艇戰巨大功效。但是，在制定實施對美開戰進兵東南亞掠奪資源的國策時，日本軍部對美國必然實施的潛艇封鎖戰略，幾乎沒有準備，既未設立指揮船舶護衛的單一司令部，亦未有海運護衛艦的建造計畫，而其海運護衛艦才只4艘。如前文所述，這一情況在進入太平洋戰爭後，日本軍方無法可想亦無所作為，只能讓美軍潛艇大肆活躍。

實戰上，到1942年底，經常派往日本常用航線巡邏警戒及作戰的美國潛艇，約增至35艘。直到1943年底之前，每月日本商船被美軍擊沉的噸數中，潛艇貢獻了大多數的擊沉噸數。依照戰後的紀錄，美日開戰後美軍各種兵力，每月擊沉及自然損壞的日本商船噸數合計，皆超過日本每月新造商船噸數。筆者甚至可以論斷，就算美軍在軍事行動上的軍備人員損失多於日軍，只要日本海上運輸能力不斷被削弱，其國力的下降終會到達負擔不起對美作戰的底線。

在海軍軍備無法快速完成的狀況下，對日本運用無限制潛艇戰、航空戰，即能逐步削弱日本國力，耐心等待自己軍備累積至足以進行攻擊獲取最後勝利。由此觀之，美國在太平洋戰場採取防禦性戰略，實為英明之決斷。美軍在必要地區主動進行與日軍的消耗戰，只是想讓反攻的時刻能夠提早到來的手段，絕非想要乾坤一擲的軍事豪賭。想要進行軍豪賭的，反而是日本海軍，因此日本海軍才會不顧海上生命線的防備與維持，只想在各戰略重點邀擊美軍主力進行早期決戰。

以事後的先見之明來說，由於美國和日本間巨大的國力、工業力差距，當美國決

定在太平洋戰場採取正確的防禦性戰略，日本就已經沒有在對美作戰上獲勝的公算。

柒、結論

美軍加入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其與英國會商獲到的戰略規劃，首要目標為擊敗希特勒，因此大西洋和歐洲被視為決定性戰區，美國在其他所有戰區的軍事行動，都被要求能促進大西洋歐洲戰區的勝利。因此，就算日本先行攻擊美國，美國在遠東地區太平洋戰場也只進行防禦戰略行動，即使執行戰術進攻，也只是為了幫助防禦性戰略。此一重歐輕亞戰略規劃，甚至到了日本偷襲珍珠港，使憤怒的美國人民支持美國加入第二次世界大戰，也沒改變。

美國在太平洋戰場進行防禦性戰略，並非受英國所惑亦非傳統上的重視歐洲，而有其戰略上的規劃基礎。此前，1940年7月11日，美國國會參眾兩院通過了兩洋艦隊法案，預計投入約一百億美金，在1941至1946年的6年間，新建257艘共135萬餘噸的各式軍艦（含16艘航空母艦），以及增造海軍航空飛機1萬5,000架。這些新增的軍艦、飛機數量，以日本國力無法等比例的跟進。此事日本早已知曉，日軍最後決定與美開戰，預期海軍對美戰力將嚴重失衡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美軍有此預計在1943年後陸續建造完成，大規模新建軍艦戰機的計畫，才會規劃開戰後在太平洋戰場執行防禦性戰略，以遲滯日軍的進攻行動，等待自己大批新建戰機戰艦，陸續按期製造完成人員組訓完備，才執行攻擊性戰略行動。反觀日本，在尚未解決對華作戰問題，數十萬日軍仍深陷中國內陸的泥淖中；另偽滿洲國仍駐守數十萬日軍防備蘇聯遠東軍下，仍執意進攻美國，其第二次世界大戰戰略規劃甚為無謀。

第二次世界大戰美日開戰後，日本海軍戰略主要目標在與美軍太平洋艦隊進行早期決戰，期望殲滅美軍太平洋主力後能和美國展開停戰談判，因此陸續策劃與美國海軍決戰的行動方策。日本陸軍則希望以整備政、軍不敗態勢，先屈服英國，再讓美國喪失續戰意志，能和美國談判停火。此後美軍杜立德空襲日本本土，日本陸海軍意見勉強一致，共同策劃攻略中途島。

在集中運用航空母艦，偷襲珍珠港成功後，日軍認為此一用兵方式甚為有利，所以在各戰場上皆以此方式運用航空母艦空中武力，並獲致一部分的戰果。然而此一用

兵模式，實違反海軍的用兵原則。日軍在進攻中途島時仍採用此一航空母艦用兵戰術，以4艘航空母艦集中進攻，美國雖只有3艘航空母艦但依托中途島陸基戰機助攻，其戰力實超過日軍第一線艦載機部隊，而且美軍又早已破解日軍密碼，瞭解日軍行蹤，最後美軍集結的優勢航空兵力，終於在自身損失1艘航空母艦狀況下，擊沉日軍4艘航空母艦獲致全勝。

然則，中途島海戰雖然一般世論美軍獲勝扭轉太平洋戰局，其實就算中途島海戰美軍並未獲勝甚至失利，依照美軍大量新建軍艦戰機，將在1943年起陸續建成的狀況，中途島戰後10個月起美軍將開始大量接收各式軍艦戰機，戰力不僅將迅速恢復，甚至也將快速超越日軍。這就是美國在太平洋戰場，對日軍採取防禦性戰略的主因。

美軍在太平洋戰場進行防禦戰略，有其戰略規劃的基礎，有其戰略規劃的邏輯，並不是一場毫無把握的軍事豪賭。在執行中途島作戰時，美軍單純的只是在進行一次戰術性作戰，並無重大戰略意涵，其用意只在削弱日軍戰力，獲致大勝是意外的勝利，只是使防禦性戰略更易執行且幾乎保證成功而已。然而即使中途島海戰美日平手甚或美軍失利，依照實戰上美軍新艦新機的完成進度，美軍戰力也會在1943年初開始迅速大增，爾後即能快速累積達到能夠執行攻擊性戰略的狀況。所以美軍在第二次世界大戰開戰之初，執行重歐輕亞的戰略，不是無謀的豪賭而是經過精算的策略。

因此筆者可以下結論說，中途島海戰美軍獲勝，只是確定美軍在太平洋戰場的防禦性戰略幾乎保證成功，而能減少美軍鮮血的付出，使日後美軍攻擊性戰略更易於實施。若以為日軍只是失敗在時運不濟，或是因為此戰大敗導致最後戰敗無條件投降，那則是不明瞭第二次世界大戰美日間國力巨大的差異，及雙方政略戰略高下的差別，而下的錯誤推論。

作者簡介

楊晨光：國立中興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

【一般軍史論述】

國共內戰—錦瀋會戰之研析

藍雪川

提要

民國37年春，東北戰局戰轉逆，四平失守後，國軍被孤立在長春、錦州及瀋陽等3座城市。時美國駐華軍事顧問團建議蔣中正總統撤離東北保存實力。然而蔣總統與東北剿總總司令衛立煌卻為東北撤守而爭吵不休，結果未能及時將國軍撤離東北。9月12日，共軍發動錦瀋會戰，圍攻錦州。時蔣中正總統誤判東北形勢，命令國軍組成東西兵團救援。然而國軍在戰略及戰術上指揮不當，且遭遇共軍頑強阻擊，援錦州失利。10月15日，錦州失守。21日，長春守軍投共。旋我西進兵團於10月下旬在遼西遭共軍擊潰覆沒。衛立煌等將領見東北大勢已去，搭機逃離瀋陽。瀋陽國軍一部分在中共政治「策反」下投共，一部國軍堅守至11月2日城陷。東北淪陷後，國軍喪失大量的精銳部隊及裝備，反觀東北共軍乘勝大舉入關，是為國軍在戡亂一連串失敗的開始。

壹、前言

民國36年冬，東北共軍發動「冬季攻勢」，攻城掠地，至37年3月攻占四平。至此東北戡亂戰局轉逆，共軍控制東北廣大地區，國軍被孤立在長春、錦州及瀋陽等3座城市。此時東北共軍在兵力及武器裝備已較國軍占有優勢。反觀東北國軍給養僅能依賴有限的空運維持，然而杯水車薪，情況日益惡化。為此美國駐華軍事代表團建議蔣中正總統將東北國軍轉進關內，以保存實力。蔣總統欲將長春、瀋陽兩地國軍撤至錦

州，但遭到東北剿總總司令衛立煌反對，衛立煌認為國軍若保有瀋陽，仍有餘力可以抗衡共軍，且保有東北可阻止共軍進犯華北，蔣、衛兩人為此事爭論不休。

民國37年9月12日，共軍進犯錦州，錦瀋會戰爆發。時蔣中正總統錯估形勢，命令國軍組成東西兵團救援錦州，未料東進兵團在塔山遭到共軍阻擊，前進不得；而西進兵團行動遲緩，未能按時抵錦，以致錦州於10月15日遭敵攻陷。21日，長春因遭共軍長期圍困，守軍被迫投共。旋西進兵團於10月下旬，於遼西遭共軍擊潰覆沒。衛立煌見大勢已去，率少數將領搭機逃離瀋陽。此時瀋陽已遭共軍圍攻，一部守軍在敵政治攻勢下變節投共，一部守軍則奮戰至11月2日，瀋陽遭共軍攻陷。瀋陽地區僅國軍第五十二軍一部由營口海上轉進葫蘆島。瀋陽失守後，旋集結葫蘆島的國軍奉命轉進關內，自此東北被赤化。

錦瀋會戰結束，東北國軍精銳盡失，自此國共在軍事上的優勢互換，且因東北淪陷，使得東北百萬共軍乘勝大舉入關，整個戡亂大局自此逆轉，僅一年多時間，中國大陸便遭到共軍的赤化，中華民國政府被迫播遷臺灣。

有關錦瀋會戰的研究，大陸地區出版不少相關的論著，國內方面則較少。然而大陸出版品，大多以中共官方出版之史料或專書為依據，論述難免有所偏頗。國內這方面研究在過去因政治環境因素，加上錦瀋會戰國軍失利，因此相關論著對於是役的史實真相大多有所掩飾或保留。今日隨著兩岸史料交流的方便，有關兩岸出版品取得較以往容易，因此筆者蒐整、參研大陸及國內相關檔案史料、出版品，就共軍發動錦瀋會戰的背景，國共在錦州、遼西及瀋陽交戰的經過，並就是役國軍失敗，共軍獲勝，雙方在軍事上的優缺點作一分析，期能藉此就錦瀋會戰作一個完整的論述及探討。

貳、錦瀋會戰的緣起

一、戰前國共兵力的對比及部署

(一) 國軍

國軍自民國36年6月四平保衛戰之後，無論在兵力及裝備上，相較共軍顯已處劣勢，復因長春、吉林與四平分離，遼東及熱東之淪失，以致在東北控制地區日益萎縮，由面而線，由線而點。而唯一補給線－北寧鐵路亦時遭敵截斷，東北局勢陷於困境。蔣中正總統為挽救東北危局開辦新猷，於8月1日撤銷東北保安司令部，使與東北行

轅合併，由參謀總長陳誠兼行轅主任，統攝軍政大權。陳誠兼主任為提升戰力以圖再戰，將地方保安部隊整編為暫編師，並擴編新編第三、五、七軍；騎兵支隊擴編為3個騎兵旅，嗣將青年軍第二０七師擴編為3個旅（戰力形同1個軍），另由關內抽調第四十九、第九十二軍及第九十四軍第四十三師增援東北。連同原有的新編第一軍、新編第六軍、第十三軍、第五十二軍、第五十三軍、第六十軍、第七十一軍及第九十三軍等，共計有14個軍（駐熱河第十三軍於37年初撥歸華北剿總指揮）及3個騎兵旅。此外，並酌增砲兵、戰車、運輸等部隊，企圖轉守為攻。[1]

民國36年冬，東北行轅兼主任陳誠因積勞成疾，蔣中正總統於37年1月17日，明令發布衛立煌為東北行轅副主任兼東北剿總總司令，專負東北軍事戡亂之全責。[2]衛立煌上任後將東北國軍整編為4個兵團14個軍44個師（旅），加上地方保安團隊，總兵力55萬人。衛立煌採取穩重態度，不管共軍打到什麼地方，守軍部隊如何告急，蔣中正總統再三電令他派兵解各地守軍的圍，他總是把主力集中在瀋陽附近不動，衛認為共軍之目的和戰術是「圍城打援」，不能上敵之圈套。[3]

5月初，蔣中正總統召集廖耀湘、趙家驥、羅友倫及羅澤闓4人舉行會議指示：瀋陽地區部隊必須按任務重新編組，決定以周福成第五十三軍編為防禦兵團，擔任瀋陽防衛。新編第一軍、新編第三軍、第五十二軍、第四十九軍、第七十一軍等6個軍及青年軍第二０七師，並配屬東北剿總直屬重砲及戰車部隊編為機動兵團，由廖耀湘統一指揮。廖建議把青年軍第二０七師編入周福成的防禦兵團。蔣同意廖的建議。[4]

此時國軍在數量上，與東北共軍相較不僅已處於劣勢，被共軍分割壓縮在長春、瀋陽、錦州等3個孤立地區，且因北寧鐵路和瀋（陽）大（連）鐵路一些地段及營口被共軍控制，長春、瀋陽通往關內的陸上交道已被切斷，補給僅能依賴十分有限的空運，遠遠不能滿足55萬大軍的需求，因此處境十分艱難。[5]

1 參閱一、三軍大學，《國民革命軍戰役史第五部－戡亂》，第四冊，戡亂前期，（上冊），（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民國78年），頁21。二、徐鳳祥，《東北戡亂作戰檢討》（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民國70年），頁42。

2 三軍大學，《國民革命軍戰役史第五部－戡亂》，第四冊，戡亂前期，（上冊），頁22。

3 杜聿明，〈遼西戰役概述〉收錄在《遼瀋戰役親歷記（原國民黨將領的回憶）》（北京：文史資料出版社，1985年），頁9。

4 廖耀湘，〈遼西戰役紀實〉收錄在《遼瀋戰役親歷記（原國民黨將領的回憶）》，頁154。

5 參閱一、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遼瀋戰役》（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93年），頁9。二、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軍戰史編寫組，《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軍戰史》（北

(二) 共軍

民國37年3月，東北共軍結束所謂「冬季攻勢」後，已控制東北地區97%以上的土地及86%以上的人口。由於中共獲得東北廣大的肥沃土地，使其「解放區」內工業、農業及商業大力發展，尤其是軍工生產發展快速，「解放區」內擁有鐵路一萬餘公里，占東北鐵路的95%。

共軍東北野戰軍在經過數個月的休整補給後，至民國37年8月止，其兵力已擴編為轄12個步兵縱隊36個師，15個獨立師，3個騎兵師，1個砲兵縱隊，1個鐵道縱隊及1個戰車團，共計約七十萬餘人，加上地方武裝及二線補充兵團33萬人，總兵力達103萬人。共軍擁有戰防砲、步兵砲、迫擊砲一千六百餘門，山砲、野砲、榴彈砲、加農砲660門，高射砲116門。

自「冬季攻勢」結束後，東北共軍大部分控置在瀋陽、長春，兩個縱隊控置在瀋陽、錦州之間，1個縱隊控置在河北唐山、昌黎附近。東北共軍利用「冬季攻勢」結束至「錦瀋會戰」爆發前數個月，進行較長時間的整休及軍政訓練，以強化官兵的政治思想，並提升其戰術與戰技。[6]

二、東北棄守問題

民國37年2月3日，蔣中正總統電召東北剿總副總司令鄭洞國至江西牯嶺，研討國軍撤離長春、瀋陽事宜。嗣後復迭令東北行轅限期實行。時東北剿總總司令衛立煌反對放棄瀋陽，力主維持現狀，其理由主要如下：(一) 由瀋陽向錦州轉進，其間必須橫亙巨流河、繞陽河，國軍裝備笨重，北寧沿線地區利於守不利於攻，時值融雪季節，大軍進出困難。(二) 瀋陽工事堅強，可長期固守。(三) 放棄瀋陽，影響國際視聽及民心士氣。此外，東北社會名流、民意代表等亦持異議，影響所及，以致本方案被擱置。[7]

京：解放軍出版社，1998年），頁295。

6 參閱一、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遼瀋戰役》，頁8。二、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軍戰史編寫組，《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軍戰史》，頁294-295。錦瀋會戰前，共軍自國軍手中繳獲各種火砲6,300餘門，其中山砲、野戰及榴砲共250餘門；各種槍支29萬3千餘枝，其中輕重機槍1萬4千挺；各種車輛4,400餘輛。大批武器彈藥的繳獲和軍工生產的發展，使東北共軍武裝大為改善。參閱軍事科學院軍事史研究部，《中國人民解放軍全國解放戰爭史》，第四卷，（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1997年），頁94。

7 參閱一、三軍大學，《國民革命軍戰役史第五部－戡亂》，第四冊，戡亂前期，（上冊），頁77。二、杜聿明，〈遼西戰役概述〉收錄在《遼瀋戰役親歷記（原國民黨將領的回憶）》，頁9。

3月初，美國駐華軍事顧問團團長巴大維向蔣中正總統建議：繼續據守孤立的滿洲（東北）城市是徒勞無益的，這些城市的軍需及民食完全依賴空運，而中國空運的能量總和已無法滿足，……且空運對於其供應，僅是無實質意義的幫助。巴大維堅決建議蔣總統將國軍漸進地撤離滿洲。[8]

4月初，蔣中正總統於南京召見衛立煌說：瀋陽、長春交通已斷絕，單憑空運補給已無法維持，要衛把瀋陽主力撤至錦州。衛立煌以部隊殘破未加整訓完成，不可能打到錦州，反而有被共軍消滅的危險，堅決反對。衛對蔣說：只要不將（國軍）主力撤出瀋陽，東北部隊補給由他負責，請求美軍顧問團幫忙運輸。蔣總統為此拜會美軍顧問團，巴大維團長同意原則上儘量協助。衛立煌此次赴京未屈服於蔣總統，反而把蔣說服了，並得到美軍顧問團大力支援。衛回瀋後，兵員、裝備及給養源源到來，他積極整軍經武，加緊訓練。[9]

然而到了5月，蔣中正總統考慮採納美軍顧問團的建議，要放棄東北，打通北寧鐵路，將東北國軍主力撤往錦州，伺機轉用於華北、華中戰場。蔣總統告訴廖耀湘，想在共軍未進攻錦州前，主動將瀋陽主力撤往錦州，因空軍能力有限，無法負擔瀋陽十萬國軍的補給。長春守軍狀況令他非常痛苦，尤其是衛立煌想把長春國軍撤出來的意見，對他是一種道義上的壓力。[10]但又擔心東北棄守將衍生軍事及政治上的嚴重不良後果，因而對東北撤守舉棋不定。衛立煌主張固守瀋陽，認為國軍主力撤守瀋陽、長春，將在運動戰中遭共軍「殲滅」，因而不可輕舉妄動。旋蔣總統又誤判東北共軍在「冬季攻勢」結束後，其主力將入關進犯華北，國軍留在東北可以箝制東北共軍，使其無法迅速入關，有利穩住華北局勢，因而同意衛立煌的主張。然而此時東北國軍已處於欲守無力，欲撤難捨的困境。[11]

7月19日晚，蔣中正總統在南京召開研討國軍在東北作戰的軍事會議，會議決定「暫取守勢」。8月1日，蔣總統在南京召開軍事檢討會議，會議決定東北國軍澈底集中兵力，確保遼東、熱河。同時調整東北國軍的兵力部署；將「冀熱遼邊區司令部」改隸東北剿總指揮，更名為「東北剿總錦州指揮所」，該司令部由秦皇島移駐錦州，由東

8 《中美關係資料匯編》，第一輯，（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57年），頁366。

9 杜聿明，〈遼西戰役概述〉收錄在《遼瀋戰役親歷記（原國民黨將領的回憶）》，頁10-12。

10 廖耀湘，〈遼西戰役紀實〉收錄在《遼瀋戰役親歷記（原國民黨將領的回憶）》，頁153。

11 參閱一、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遼瀋戰役》，頁9。二、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軍戰史編寫組，《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軍戰史》，頁295。

北剿總副總司令范漢傑兼主任，指揮第六兵團等部共4個軍14個師及地方部隊約十五萬人，以錦州為重點，防守義縣到山海關一線，確保關內外陸路及海路連繫；以東北剿總副總司令兼第一兵團司令官鄭洞國指揮2個軍6個師及地方部隊共十萬人守備長春，以箝制共軍東北野戰軍主力於北線；以衛立煌坐鎮瀋陽，指揮第八兵團、第九兵團等部8個軍24個師及其他部隊約三十萬人，守備瀋陽及周圍各要點，作為固守東北的中樞。[12]

8月底，范漢傑主任獲悉共軍正沿彰武、北鎮向錦州北邊移動，錦州以南綏中、錦西一帶，國軍與共軍不斷發生戰鬥，北寧鐵路交通及通信旋即陷於停頓，乃計畫將駐義縣暫編第二十師王世高部撤回錦州，其作兵力部署如下：

（一）新編第八軍全部集中錦州，歸第六兵團指揮，擔任錦州紫荊山亙松山間地區守備，與錦州北部、西南地區之第九十三軍切取連繫。

（二）第九十三軍（欠暫編第二十師）配屬第一八四師擔任錦州北部、西南部，包括機場之守備。

（三）新編第五軍即由山海關分水陸兩路，向錦州集中，為指揮所之總預備隊。

（四）第五十四軍集中錦西，任錦西、葫蘆島地區之守備。

（五）砲兵部隊統籌歸指揮官黃永安指揮，進入既設陣地，協同各軍作戰。

（六）通信兵團迅速構成有線電通信網。

上述之防禦部署，經分別呈報東北剿總及國防部後，旋即接獲衛立煌總司令電示：對暫編第二十師撤離義縣，不予同意，並對新編第五軍北調一節，須待華北剿總派隊接替後方可行動；因此不僅暫編第二十師及新編第五軍未能調整，且將第五十四軍第八師調駐興城，暫編第六十二師占領塔山，以便使錦州與錦西連成一氣。[13]

9月11日，廖耀湘提出：放棄錦州，守錦西、葫蘆島，拆除瀋錦鐵路，將錦州兵力用於瀋陽，打通營口海口，接長春國軍回瀋陽。此一由瀋陽經營口逐步撤出東北的計畫，蔣中正總統在14日批准。然而稍早共軍已在9月12日發動錦瀋會戰，因此撤軍計畫已無法實現。[14]

12 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軍戰史編寫組，《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軍戰史》，頁295-296。

13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印，《戡亂戰史》，第五冊，東北地區作戰，（下），（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民國78年），頁354-355。

14 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學院第一軍事教研室，《中國人民解放軍戰役戰例選編》（三）（北京：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學院，1985年），頁290。

三、共軍發動瀋錦會戰的動機與決策經過

民國37年9月8日至13日，中共中央在河北省平山縣西柏坡召開政治局會議。會議結束後，中共中央軍委制定「解放戰爭第三年作戰計畫」，共軍東北野戰軍和華北野戰軍（第二、三兵團）的任務是「殲滅」衛立煌、傅作義兩集團，攻占北寧、平綏、平承（德）、平保（定）各線，除北平、天津、瀋陽3點以外的一切城市。[15]稍早該年2月7日，共軍東北野戰軍尚在進行「冬季攻勢」期間，中共中央軍委主席毛澤東致電東北野戰軍司令員林彪等領導人指出：「應準備對付敵軍（國軍）由東北向華北撤退之形勢，對我軍（共軍）戰略利益來說，是以封閉蔣軍（國軍）在東北加以各個殲滅為有利。」毛認為東北野戰軍下一步作戰應考慮以主力轉至北寧線，截斷國軍由陸上撤往關內的退路，並在該線尋機「殲敵」。[16]

共軍東北野戰軍在「冬季攻勢」結束後，中共東北局和東北野戰軍領導人林彪、羅榮桓、高崗、陳雲等人，於民國37年4月18日致電毛澤東，提出集結兵力圍攻長春，認為南下北寧路或入關作戰，道路及補給均有困難，同時國軍集中兵力固守大城市，主力南下或者到處撲空，或者若遇強敵而無力「消滅」，故目前只有打長春的辦法為好。[17]毛澤東於4月22日復電同意東北野戰軍先打長春的意見，但同時指出：「打長春的理由是先打長春比較先打他處有利一些，……打瀋陽附近之困難，打錦州附近之困難，打榆錦段之困難，以及入關作戰之困難等，有些只是設想的困難，事實上不一定有的。……因此，你們自己，特別在幹部中，只應當說在目前情況下，先打長春比較有利，不應當強調南下作戰之困難。」[18]

共軍東北野戰軍於5月下旬對長春外圍發動一次大規模的攻擊，是役共軍傷亡兩千多人，東北野戰軍領導人發現共軍對像長春此堅固設防的大城市攻堅作戰，在戰術作戰上仍存在很多問題，檢討結果認為對長春應採取長時期的「圍城打援」戰略。[19]

15 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軍戰史編寫組，《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軍戰史》，頁296-297。

16 參閱一、毛澤東，〈東北野戰軍應利用冰期殲滅大批敵人（1948年2月7日）〉收錄在《毛澤東軍事文集》，第四卷，（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1993年），頁390-400。二、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遼瀋戰役》，頁9-10。

17 〈林彪、羅榮桓等關於敵我形勢和攻打長春的意見致毛澤東等電（1948年4月18日）〉收錄在《遼瀋戰役》，頁52-54。

18 參閱一、毛澤東，〈可先打長春但不應強調南下困難（1948年4月22日）〉收錄在《毛澤東軍事文集》，第四卷，頁455-456。二、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軍戰史編寫組，《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軍戰史》，頁300。

19 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軍戰史編寫組，《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軍戰史》，頁300-301。

民國37年7月中旬，中共東北局重新討論東北野戰軍作戰行動問題，決議放棄先打長春，南下作戰。7月20日，林彪、羅榮桓將上述意見致電中共中央軍委，並提議：「攻長春兵力消耗必甚大，很難使戰鬥力支持戰鬥勝利結束。待8月中旬，以最大主力開始南下作戰。首先以第十一縱隊、第九縱隊、第四縱隊，以奔襲手段分別包圍義縣、錦西、興城、綏中、山海關諸地之國軍。」[20]22日，中共中央軍委復電林彪、羅榮桓等並告知東北局：「既然攻擊長春沒有把握，應該停止這個計畫，改為提早向南作戰計畫。」[21]

7月30日，中共中央軍委致電林彪、羅榮桓等人：「應當首先考慮對錦州、唐山作戰，只要有可能，就應該攻取錦州、唐山，全部或大部殲滅范漢傑集團，然後再向承德、張家口打傅作義。如果不打范漢傑，先打傅作義，則衛立煌將大力集中錦唐線，衛、范協力向西援傅，那時可能處於困難地位。」[22]與此同時，中共中央軍委命令共軍華北軍區以第一縱隊、第二縱隊（欠第四旅）、第六縱隊組成第三兵團（司令員楊成武）負責進犯綏遠；以華北第二兵團進犯平古線及平張線，箝制傅作義集團，為共軍東北野戰軍南下作戰創造有利條件。[23]

共軍東北野戰軍為了南下作戰需要，於民國37年8月14日成立東北野戰軍率領機關，司令員由中共中央軍委東北分會主席林彪兼任，政治委員由中共中央軍委東北分會副主席羅榮桓兼任，參謀長為劉亞樓。9月1日，將第一、第二兩個前方指揮所改為第一、第二兵團司令部，司令員分別為蕭勁光、程子華。[24]

9月3日，共軍東北野戰軍領導人向中共中央軍委報告了南下作戰的預定部署如下：「我軍（共軍）擬以靠近北寧線的各部，突然包圍北寧線各城，然後待北面主力陸續到達後，進一步殲滅敵人（國軍），而以北線主力控制於瀋陽以西及西南地區，監視

20 〈林彪、羅榮桓、劉亞樓關於宜南下作戰不宜攻長春致中央軍委電（1948年7月20日）〉收錄在《遼瀋戰役》，頁72-73。

21 參閱一、毛澤東，〈林羅劉應作好南進作戰的各種準備（1948年7月22日）〉收錄在《毛澤東軍事文集》，第四卷，頁541。二、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軍戰史編寫組，《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軍戰史》，頁302。

22 毛澤東，〈應首先考慮對錦州唐山作戰（1948年7月30日）〉收錄在《毛澤東軍事文集》，第四卷，頁548。

23 參閱一、毛澤東，〈楊成武部向綏遠行動配合錦榆線作戰問題（1948年8月3日）〉收錄在《毛澤東軍事文集》，第四卷，頁550。二、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軍戰史編寫組，《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軍戰史》，頁303。

24 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軍戰史編寫組，《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軍戰史》，頁303。

瀋陽敵人，準備殲滅由瀋陽向錦州增援之敵，或殲滅由長春突圍南下之敵。對長春之敵，以現有圍城兵力，繼續包圍，並準備乘敵突圍時，殲滅該敵。」[25]

9月5日，中共透過南京諜報人員獲得，國軍擬制定將瀋陽國軍撤往營口，由海上撤退之情資。即致電林彪等準備回師「殲擊」由瀋陽撤退之國軍。[26]同日中共中央軍委同意東北野戰軍9月3日的部署，同時強調：「秋季作戰重點應放在衛立煌、范漢傑系統，不要預先設想打了范漢傑幾個師之後，就去打傅作義指揮的承德第十三軍。……可以在北寧線上展開大規模作戰，在此線上作戰補給較便利。這又是中間突破的方法，使兩翼敵人（衛立煌、傅作義）互相孤立。因此，主力不要輕易離開北寧線，要預先設想繼續打錦州、山海關、唐山諸點，控制整個北寧路（除平津段）於我手，以利爾後向兩翼機動」。[27]

四、共軍發動錦瀋會戰的作戰方針及兵力部署

民國37年9月7日，中共中央軍委致電林彪、羅榮桓等人明確闡明遼瀋戰役（即錦瀋會戰，以下本文統一稱為錦瀋會戰）的作戰方針，指出：「東北野戰軍和華北部隊要完成殲滅衛立煌、傅作義兩集團的35個旅（師）左右，並攻占北平、天津、瀋陽3點以外一切城市。欲達此目的，戰役部署指揮的適當，作戰休息調節的適當，是決定性關鍵。……如果能在九、十兩月或再多一點時間內，殲滅錦州至唐山一線之敵，並攻克錦州、山海關、唐山諸點……，現在應該準備使用主力於該線，而置長春、瀋陽兩敵（國軍）於不顧，並準備在打錦州時殲滅可能由長、瀋援錦之敵。因為錦、榆、唐三點及其附近之敵互相孤立，攻殲取勝比較確實可靠，攻錦打援亦較有希望。如果以主力位於新民及其以北地區準備打長、瀋出來之敵，則該敵因受你們（共軍）威脅較太大，可能不敢出來。一方面長、瀋之敵可能不出來，另一方面錦、榆、唐諸點及其附近之敵，則因你們（共軍）去的兵力過小，可能收縮於錦、唐兩點，變得不甚好打又不得不打，費時費力，這樣就有可能使自己陷入被動地位。不如置長、瀋兩敵於不顧，專顧錦、榆、唐一點為適宜。……如果在進行錦、榆、唐戰役期間，長春、瀋陽之敵傾巢援錦（因共

25 〈林彪、羅榮桓、劉亞樓關於預定作戰計畫致中央軍委電（1948年9月3日）〉收錄在《遼瀋戰役》，頁52-54。

26 毛澤東，〈準備回師殲擊由瀋陽撤退之敵（1948年9月3日）〉收錄在《毛澤東軍事文集》，第四卷，頁590。

27 毛澤東，〈東北秋季作戰重點應放在衛立煌范漢傑系統（1948年9月5日）〉收錄在《毛澤東軍事文集》，第四卷，頁592。

軍主力不在新民而在錦州附近時），則可以不離開錦、榆、唐線連續大舉殲滅援敵，爭取將衛立煌全軍就地殲滅。」[28]

至此共軍關於錦瀋會戰的作戰方針基本確立，此方針的基本點為：共軍東北野戰軍主力南下，首先截斷北寧線，封閉國軍在東北，然後運用攻錦打援的戰法，爭取將衛立煌集團就地各個「殲滅」。根據此一方針，共軍於9月10日擬定以下作戰計畫：

（一）以奔襲動作「殲滅」義縣以北，及北寧線上高橋、興城、綏中、沙後所等據點的國軍，切斷關內外國軍的連繫。

（二）集中兵力攻取錦州和打增援的國軍。[29]

（三）兵力部署如下：

1、以第三、四、七、八、九、十一縱隊等6個縱隊及砲兵縱隊主力，第二縱隊第五師，冀察熱遼軍區3個獨立師，「殲滅」義縣至昌黎一線的國軍，爾後相機奪取錦州、錦西、山海關。

2、以第一、二（欠第五師）、五、六、十縱隊等5個縱隊，位於瀋陽西北及長春、瀋陽之間，阻止瀋陽國軍向錦州或向長春增援，並隨時準備參加攻錦作戰和殲滅長春突圍之國軍。

3、以第十二縱隊和6個獨立師、1個砲兵團及內蒙古軍區騎兵第二師等部，繼續圍困長春。[30]

參、遼西作戰

一、義縣錦州戰鬥

民國37年9月12日，共軍首先在北寧線錦州至昌黎段發動攻勢，掀開國共在東北最後大決戰錦瀋會戰的序幕。北寧線縱貫遼西走廊是連結東北與華北重要的陸路通道。時國軍在遼西錦州地區部署第六兵團（司令官盧濬泉，轄第九十三軍、新編第八軍及第七十九師），為了拱衛錦州及遼西走廊，以第九十三軍暫編第二十師（師長王世

28 毛澤東，〈關於遼沈戰役的作戰方針（1948年9月7日）〉收錄在《毛澤東軍事文集》，第五卷，（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1993年），頁1。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軍戰史編寫組，《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軍戰史》，頁305。

29 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軍戰史編寫組，《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軍戰史》，頁305。

30 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遼瀋戰役》，頁13。

高）駐義縣，新編第八軍（軍長沈向奎，轄暫編第五十四師、暫編第五十五師、第八十八師）1個師駐高橋，第五十四軍（軍長闕漢騫，轄第八師、第一九八師及暫編第五十七師）3個師分駐錦西、葫蘆島、興城，新編第五軍3個師（軍長劉雲瀚，轄第二十六師、暫編第五十師及暫編第六十師）分駐綏中、山海關、秦皇島、北載河一線；華北剿總以第六十二軍等4個師守備唐山至昌黎一線，以確保對北寧線的控制。[31]

共軍進犯遼西的軍事部署方面；首先以東北野戰軍第二兵團（司令員程子華）指揮第十一縱隊（司令員賀晉年）和冀察熱遼軍區3個獨立師、騎兵師、砲兵旅等部進犯北寧線昌黎至興城一線。[32]9月12日，敵冀察熱遼軍區獨立第四、六、八師及砲兵旅圍攻綏中、興城，駐錦西國軍第五十四軍緊急向南馳援，於興城北方遭遇共軍獨立第六師強烈阻擊。隨後共軍主動撤離興城，全力進犯綏中，以吸引由錦西增援的第五十四軍向南分散。同日共軍第十一縱隊進犯北寧線昌黎至山海關各點，於14日晚攻陷昌黎，之後繼續沿北寧線東犯。

稍早9月11日，共軍東北野戰軍北線主力向北寧線奔襲，第四縱隊（司令員吳克華）、第九縱隊（司令員詹才芳）分別由臺安、北鎮向錦州進犯。14日，第三縱隊（司令員韓先楚）、砲兵縱隊（司令員蘇進）主力及第二縱隊（司令員劉震）由西安、四平先南下阜新後，於20日進抵義縣，接替第四、九縱隊圍攻義縣。來自吉林南下的第八縱隊（司令員段蘇權）先是渡過遼河，經過彰武、北鎮，侵抵錦州以北。[33]

面對共軍大舉來犯，駐錦州國軍為打通錦州與義縣交通，先是以第九十三軍暫編第十八師（師長景陽）及暫編第二十二師（師長李長雄）各一團及軍屬騎兵團沿北寧線，由錦州北上兵分兩路向義縣增援。而共軍為「掃除」錦州以北之障礙，以第八、九兩縱隊協同向我增援義縣部隊攻擊，我軍被敵阻擊於薛家屯以北地區。[34]

9月24日，共軍進犯錦州，並破壞塔山和陳家屯通往錦州間的鐵路及橋樑多處，錦州與錦西間交通因此中斷。[35]同日，蔣中正總司令急電衛立煌總司令至北平，面令

31 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遼瀋戰役》，頁17。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軍戰史編寫組，《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軍戰史》，頁307記：第六兵團兵力為轄第九十三軍2個師、新編第八軍2個師及第六十軍1個師及新編第六軍1個師，共6個師，連同特種兵、後勤及地方部隊約十萬人。

32 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遼瀋戰役》，頁17。

33 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軍戰史編寫組，《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軍戰史》，頁308。

34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印，《戡亂戰史》，第五冊，東北地區作戰，（下），頁355。

35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印，〈羅重毅將軍口述〉收錄在《口述戰史彙編》，第二集，民國79年，頁222。

立即編組「西進兵團」自瀋陽解錦州之危。衛總司令認為「西進即危」，錦州之危應由關內出兵解救，解圍之後，與錦州國軍會師，再東出大凌河，出溝幫子，向大虎山進擊，至此瀋陽主力始能西進與東進兵團會師。蔣總統不採納衛立煌的意見，要衛立即回瀋陽。蔣總統以時空因素及聚殲敵主力之目的，准許由關內增派3個軍由錦西東進。惟瀋陽主力不得等待，須即刻西進。[36]

9月25日，共軍由義縣兵分數路攻占葛文碑、薛家屯、帽兒山等要地，暫編第二十二師遭敵重創，自此義縣與錦州兩地間之連繫遭敵切斷。28日，共軍第九縱隊及砲兵縱隊襲擊錦州機場，控制該機場，切斷國軍向錦州增援的空運通道。綏中守軍新編第五軍暫編第六十師兩個團與共軍血戰16日後，終因孤立無援，綏中於28日失守。[37]

守備錦西以北之塔山、高橋的暫編第六十二師因成軍不久，戰力不強。27日拂曉，共軍第七縱隊第十九、二十師前衛團突襲高橋，攻入鎮內，暫編第六十二師猝不及防，四散潰逃。[38]共軍攻占塔山、高橋，切斷錦州國軍的退路，對日後國軍在遼西作戰成敗影響甚為重大。29日，興城守軍第八師一部在敵連日強攻下，因眾寡懸殊，棄城向錦西轉進。自此國軍由關內向錦州增援的陸上通路被共軍截斷。[39]

稍早9月26日，蔣中正總統與參謀總長顧祝同、東北剿總總司令衛立煌等研討東北戰局。時共軍已進犯錦州，衛立煌則猶豫遲疑，希圖自保瀋陽。蔣總統訓令衛立煌全力出擊，增援錦州及放棄長春，並強制其執行也。[40]另電令駐錦州東北剿總副總司令范漢杰，告以「現與衛立煌總司令商決，第四十九軍明日開始運錦」，又告以「機場外圍據點，務須確保，否則空運部隊即難實行。」[41]

36 參閱一、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印，《戡亂戰史》，第五冊，東北地區作戰，（下），頁364-365。二、廖耀湘，〈遼西戰役紀實〉收錄在《遼瀋戰役親歷記（原國民黨將領的回憶）》，頁157。

37 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遼瀋戰役》，頁17。

38 吳富善，《吳富善回憶錄》（北京：藍天出版社，1995年），頁419。共軍東北野戰軍第七縱隊於9月12日由四平南下，先是進至北鎮，越過大凌河，經紫荊山向錦州以南進犯，與第四、九縱隊協同，攻占高橋、塔山、月亮山、碌子山等要地，控制錦州以南的西海口，截斷錦西與錦州的連繫。參閱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軍戰史編寫組，《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軍戰史》，頁309。

39 參閱一、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印，《戡亂戰史》，第五冊，東北地區作戰，（下），頁356。二、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軍戰史編寫組，《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軍戰史》，頁308-309。

40 「蔣中正日記」，未刊本，民國37年9月26日。

41 〈蔣中正致范漢杰電（民國37年9月26日）〉收錄在《蔣中正總統文物》，臺北：國史館，典藏號：002-020400-00016-110，002-020400-00016-111。

共軍自9月中旬起進犯義縣，義縣守軍第九十三軍暫編第二十師及騎兵支隊在空軍及重砲協同下，向進犯義縣外圍白屯、營盤、亮馬山的共軍第四、九縱隊連續反擊，造成共軍傷亡慘重，迫使共軍改以第三縱隊、第二縱隊第五師及砲兵縱隊接替攻擊。9月29日，共軍以第三縱隊為主力對義縣外圍發動總攻擊。30日，義縣外圍各據點遭敵攻陷。時共軍利用暗夜在義縣城外挖掘大量交通壕，於10月1日拂曉，進犯義縣縣城。共軍發揮步砲協同作戰，歷經4小時戰鬥，義縣縣城失守，守軍一萬餘人覆沒，至此錦州南（塔山）北（義縣）外圍屏藩盡失，完全陷入孤立危局。義縣之役共軍東北軍區砲兵司令員朱瑞觸雷陣亡。[42]

義縣失守後，錦州陷入共軍的包圍。蔣中正總統有鑑國軍撤往關內通路有被共軍封閉的危險，嚴令衛立煌派兵增援錦州，並派參謀總長顧祝同至瀋陽督戰。顧祝同向衛立煌告知蔣總統之意圖旨在瀋陽主力出遼西，錦西部隊北進，依東西對進，夾擊錦州共軍主力，進而解錦州之圍。然而衛立煌堅持已見。顧祝同召見廖耀湘告知蔣總統之企圖，廖深知軍令難違，向衛立煌建議西進兵團立即向新民集結，再向上級提出意見具申。衛在猶疑兩難下，勉強同意向新民集結。[43]

10月2日，蔣中正總統飛抵瀋陽召開軍事會議，決議以范漢杰集團固守錦州，以吸引消耗共軍主力，華北剿總第六十二軍、第九十二軍第二十一師、第九十五師，及駐煙臺第三十九軍兩個師迅速海運葫蘆島，會同駐錦西第五十四軍等部，組成「東進兵團」，由第九兵團司令官侯鏡如指揮，自錦西經塔山、高橋向錦州攻擊前進；駐瀋陽地區的新編第一、三、六軍及第七十一軍、第四十九軍主力，共11個師及3個騎兵旅，組成「西進兵團」[44]，由第九兵團司令官廖耀湘指揮，向彰武、新立屯出擊，截斷共軍後方補給線後，由阜新趨義縣，協同東進兵團夾擊共軍主力於錦州；駐長春第一兵團則伺

42 參閱一、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軍戰史編寫組，《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軍戰史》，頁310。二、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印，《戡亂戰史》，第五冊，東北地區作戰，（下），頁365。

43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印，《戡亂戰史》，第五冊，東北地區作戰，（下），頁365。呂芳上，《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第九冊，（臺北：國史館，民國104年），頁161記：錦西方面以兩個軍（第五十四軍及第六十二軍）及兩個師（獨立第九十五師、獨立第二九六師）組成東進兵團，由第五十四軍軍長闕漢騫指揮，分由東西同時併進，會援錦州。

44 西進兵團轄新編第一軍、新編第三軍、新編第六軍、第四十九軍、第七十一軍、青年軍第二０七師第三旅、騎兵第二旅。除砲、工、通、運及戰車等部隊外，共5個軍11個師及2個旅（合計38個步兵團及3個騎兵團），約十二萬人。參閱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印，《戡亂戰史》，第五冊，東北地區作戰，（下），頁389。

機突圍，向瀋陽轉進。[45]

稍早9月26日，共軍東北野戰軍林彪、羅榮桓、劉亞樓等致電毛澤東提出：「義縣、高橋解決後，準備接著殲滅錦西、興城之敵（國軍）。然後如山海關之敵未逃，即攻山海關，如敵已逃，則回頭打錦州。」27日，中共中央軍委復電：「如能同時打錦州、山海關兩處，則應同時打兩處。如不能同時打兩處，則先打山海關還是打錦州值得考慮。因先打山海關，然後以打山海關之兵力回打錦州則勞師費時，給瀋陽之敵（國軍）以增援的時間；如先打錦州，則瀋陽之敵很可能來不及增援。」28日，林彪等致電中共中央軍委表示已決定：先攻錦州後打錦西。29日，中共央軍委復電指示林彪等：「必須將作戰重心放在義縣、錦州、錦西等3點上面，因為這是整個戰局的關鍵。……首先攻克錦州是有較大的把握，並且是於全局有利的。」同日林彪等致電中共中央軍委：「錦州是敵（國軍）薄弱而又要害之處。故敵必大舉增援。長春之敵亦必乘機撤退，故此次錦州戰役可能演成全東北之大決戰，可能造成『收復』錦州、長春和大量殲滅瀋陽出援之敵的結果。」[46]

9月26日，共軍攻占錦州戰略要地帽山（冒山屯），錦州和義縣交通完全斷絕。[47]駐錦州第一八二師協同暫編第二十二師反攻，並出動戰車及砲兵協同作戰，因戰車在山地進出困難，砲兵火力薄弱，攻擊頓挫。帽山失守後，對錦州安危影響甚大，共軍在帽山設立觀測所及砲兵陣地，至此錦州機場及錦州城便在共軍的瞰制及火砲射程中。東北剿總為增強錦州守備，於27日自瀋陽空運第四十九軍赴錦州，因錦州機場遭到帽山敵砲火攻擊，迄28日黃昏止，僅計運抵第七十九師（欠1個團）及砲兵第十三團，此對爾後錦州戰局影響甚大。[48]

29日拂曉，蔣中正總統獲報錦州機場因在帽山共軍砲火射程之內，以致空運增援部隊不得不暫停，即令華北剿總告以錦葫危急，駐秦皇島、臨榆（山海關）新編第五軍第二十六師及暫編第六十師應即開錦葫增援，所遺防務，請即派有力部隊接替。[49]

45 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軍戰史編寫組，《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軍戰史》，頁311。

46 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軍戰史編寫組，《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軍戰史》，頁311-312。

47 范漢傑，〈錦州戰役經過〉收錄在《遼瀋戰役親歷記（原國民黨將領的回憶）》，頁72。

48 參閱一、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印，《戡亂戰史》，第五冊，東北地區作戰，（下），頁376。二、〈羅重毅將軍口述〉收錄在《口述戰史彙編》，第二集，頁222-223。三、范漢傑，〈錦州戰役經過〉收錄在《遼瀋戰役親歷記（原國民黨將領的回憶）》，頁73。

49 參閱一、「蔣中正日記」，未刊本，民國37年9月28日及29日。二、〈蔣中正致傅作義電（民國37年9月29日）〉收錄在《蔣中正總統文物》，臺北：國史館，典藏號：002-010400-00010-029，002-

9月30日，蔣中正總統飛抵北平與傅作義研究東北戰局，決定先抽調第九十五師運葫蘆島，再續運新編第五軍增強錦葫兵力。時因共軍進犯歸綏，華北剿總部分兵力北上增援，被敵牽制，不能抽調，而錦州已在共軍砲火射程之內，無法空運，以致增援錦州國軍只能由葫蘆島經塔山、高橋陸路一途。[50]

10月1日，林彪等人向共軍東北野戰軍發出〈關於準備奪取錦州全殲東北國軍的戰鬥動員令〉。[51]2日，蔣中正總統飛抵瀋陽召開軍事會議，聽取東北剿匪總部各軍師長作意見。時各軍師長仍主張向打通營口向海上轉進，而不敢對彰武、新立屯之敵出擊採取攻勢，因而遭蔣總統斥責，蔣堅決主張主力應向彰武、新立屯出擊，並勉力以抱定必死決心以扭轉戰局。[52]同日蔣總統電告范漢杰：「正督促瀋陽方面抽調大軍前來解錦州之圍，以求夾擊共軍主力，一致殲滅之。」同時要范漢杰估量本身力量，如能固守，則固守待援，如不能持久，則轉移至葫蘆島，以求海上連絡線。范漢杰估計瀋陽援軍可望短期到達，及不敢承擔放棄錦州責任，遂呈報蔣總統：「決定固守錦州。」[53]

10月3日，共軍東北野戰軍就進犯錦州擬定兵力部署如下：

（一）以第四、十一縱隊全部及熱河2個獨立師抗擊錦西、葫蘆島方面國軍2個師。

（二）以第一、二、三、七、八、九縱隊等6個縱隊進犯錦州。

（三）以第五、六、十、十二縱隊等4個縱隊抗擊由瀋陽增援的國軍。

（四）以9個獨立師對付長春突圍的國軍。[54]

020400-00018-002。

50 「蔣中正日記」，未刊本，民國37年9月30日。9月30日，蔣中正總統在北平與華北剿匪總司令傅作義研商東北戰局。因華北局勢惡化，傅作義僅同意抽調第六十二軍林偉儔部、第九十二軍黃翔部、獨立第九十五師朱致一部及駐煙臺第三十九軍王伯勳部，限期海運葫蘆島集中；並調第十七兵團司令官侯鏡如統一指揮，侯鏡如未到葫蘆島前，暫由第六十二軍軍長林偉儔負責。參閱一、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印，《戡亂戰史》，第五冊，東北地區作戰，（下），頁365。二、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軍戰史編寫組，《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軍戰史》，頁311。

51 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軍戰史編寫組，《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軍戰史》，頁312。

52 「蔣中正日記」，未刊本，民國37年10月2日及3日。

53 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軍戰史編寫組，《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軍戰史》，頁316。范漢傑，〈錦州戰役經過〉收錄在《遼瀋戰役親歷記（原國民黨將領的回憶）》，頁74記：10月2日，蔣中正總統從北平派飛機空投親筆信給范漢傑，問范是否將錦州守軍撤至錦西。范漢傑誤判當時形勢以錦州守軍可以吸引共軍主力，而從瀋陽和關內抽調兩個有力兵團，是為與共軍在錦州決戰的好時機，因此向蔣總統陳述以上理由，不主張撤出錦州。

54 參閱一、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遼瀋戰役》，頁19。二、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軍戰史編寫組，《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軍戰史》，頁313。

稍早共軍東北野戰軍指揮機關於9月30日由吉林雙城南下，於10月5日進駐錦州西北十多公里的牤牛屯，設置野戰軍司令部攻錦指揮所，同時調整全般作戰部署如下：

（一）第二、三、七、八、九縱隊及第六縱隊第十七師等16個師及砲兵縱隊主力，共25萬人，進犯錦州。

（二）第一縱隊主力南下至錦州與錦西之間高橋地區作為總預備隊。

（三）第二兵團指揮第四、十一縱隊和冀察熱遼軍區2個獨立師位於錦西以北塔山、虹螺山一線，阻擊由錦西北援的國軍東進兵團。

（四）第五、十縱隊、第六縱隊主力、第一縱隊第三師、獨立第二師、內蒙古軍區騎兵第一師等位於彰武、新立屯以東地域，阻擊由瀋陽向錦州增援的國軍西進兵團。

（五）以12個師繼續圍困長春。[55]

范漢杰原以為敵東北野戰軍不會全力南下，然而當共軍進犯北寧線後，始感錦州危急；一面請求增援，一面收縮兵力，準備集中3個軍固守待援。但因共軍迅速將錦州南北兩側北寧線切斷，收縮兵力不能實現，僅能依靠原有的第九十三軍及新編第八軍等6個師，及由瀋陽空運錦州第四十九軍兩團等兵力守備錦州。[56]10月6日，錦州已處於危急之中，關內及瀋陽援錦兵團進展緩慢。於是范漢傑召開軍事會議，決定將錦州守軍撤至錦西，與關內的國軍會師，夾擊塔山共軍，然後回師北上，會合瀋陽西進兵團與共軍在錦州決戰，部隊準備夜間行動，並分報蔣中正總統及衛立煌總司令。衛總司令立即來電指示：「錦州堅守不動，以免影響全局。」因而中止行動，仍在錦州與共軍激戰。[57]殊不知衛立煌此錯誤之決策，將造成日後錦州國軍被敵「圍殲」之惡果。

時國軍在錦州的城防作為係在市郊諸高地以鋼筋混凝土工事為骨幹，構築多處堅固據點，構成各點互為犄角的外圍陣地，並依托小凌河、女兒河和錦州城垣構成主陣地；以城內高大堅固建築物及老城等構成縱深各核心據點。兵力部署方面；以新編第八軍暫編第五十四師（師長黃建鏞）守備錦州東面紫荊山至松山，暫編第五十五師（師長安守仁）守備南山，第七十九師（師長陳衡）守備筆架山，第八十八師（師長

55 參閱一、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遼瀋戰役》，頁19,20。二、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軍戰史編寫組，《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軍戰史》，頁315。

56 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軍戰史編寫組，《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軍戰史》，頁315。

57 范漢傑，〈錦州戰役經過〉收錄在《遼瀋戰役親歷記（原國民黨將領的回憶）》，頁74。

黃文徽）為總預備隊，第九十三軍暫編第十八師（師長景陽）守備女兒河車站西側高地至一八八高地，暫編第二十二師及第一八四師（師長楊朝綸）1個團守備二郎洞至配水池，第一八四師主力為錦州守備兵團預備隊。[58]

共軍東北野戰軍經過勘察錦州地形，蒐整國軍情報後，於10月8日確定攻城兵力部署如下：

（一）第二、三縱隊和第六縱隊第十七師、砲兵縱隊主力配屬戰車15輛，組成「北突擊集團」，由第三縱隊司令員韓先楚、政委羅舜初指揮統一，從錦州城北和西北並列向南突擊。

（二）第七、九縱隊及砲兵縱隊一部，組成「南突擊集團」，由第七縱隊司令員鄧華、政委吳富善指揮，從城南向北突擊

（三）第八縱隊及配屬第一縱隊砲兵團組成「東突擊集團」，由司令員段蘇權、政委邱會作指揮，從城東向西突擊。

（四）砲兵縱隊砲兵第一團、迫擊砲團、戰車團一部及高砲一團一部配屬「北突擊團」；以砲兵第二團、高砲一團一部配屬「南突擊集團」；以砲兵第三團為遠戰砲兵群，由砲兵縱隊直接指揮。[59]

共軍經過充分準備，於10月9日開始進犯錦州外圍據點，敵我展開慘烈戰鬥。10日，毛澤東致電進犯錦州的共軍指示：「注意力必須放在錦州作戰方面，求得盡可能迅速攻克該城，即使一切其它目的都未達到，只要攻克錦州，就有了主動權，就是一個偉大的勝利。」[60]同日蔣中正總統獲報共軍圍攻錦州甚急，特電駐葫蘆島第五十四軍軍長闕漢騫、第六十二軍軍長林偉儔等督部急進，增援錦州。[61]

10月11日，我東進兵團被敵阻止於塔山之線，而西進兵團行動亦復緩，蔣中正總統乃致電衛立煌並轉廖耀湘曰：「最近東北匪情，似在乘我葫蘆島援軍未能完全集中，發揮力量之時，正集結其全力攻擊兩錦，而且匪決無在瀋錦中間地區決戰之企圖，更為明瞭。刻葫蘆島出擊部隊，既被阻於塔山、高橋一帶，萬一錦、葫不保，則瀋陽必成束手待斃之局。故此時我瀋陽出擊部隊，不可再作等待錦部隊東進會師之打算，應

58 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軍戰史編寫組，《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軍戰史》，頁316。

59 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軍戰史編寫組，《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軍戰史》，頁316-317。

60 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學院第一軍事教研室，《中國人民解放軍戰役戰例選編》（三），頁293。

61 〈蔣中正致闕漢騫電（民國37年10月10日）〉收錄在《蔣中正總統文物》，臺北：國史館，典藏號：002-020400-00016-120。

即乘此匪攻兩錦疲困之機，不問兩錦情況如何變化，廖司令官所應一意西進，勿再猶慮。萬一錦州不保，亦需盡其全力，負責恢復，此為東北整個國軍生死存亡之關頭，亦為今日唯一之戰略，接電應立即遵行，切勿延誤，並盼立復。」[62]同日蔣總統致電闕漢騫轉侯鏡如及林偉儔曰：「務限於兩日內達成增援錦州任務，並已令海空軍協同進攻。」[63]

10月13日，共軍東北野戰軍總司令部向所屬之攻錦部隊下達作戰命令如下：「我軍（共軍）於明14日11時開始全線總攻。七、九兩縱隊由大小凌街、太子街、牡丹街向北向南突，二、三兩縱隊由師管區、省政府一帶向南和西南突，八縱由東向西向西南突，南北應準備在昭和旅館、白雲公園、高等法院之線會師。」[64]

14日11時，共軍以5個縱隊對錦州城區發起攻擊，首先以各型火砲五百餘門向錦州城牆及國軍堅固工事猛烈射擊，造成我軍傷亡慘重，工事大多被摧毀，敵很快打開幾處缺口，其各突擊集團在砲兵及戰車的協同下突破城防，進入城內與國軍進行激烈巷戰。[65]共軍採取「一個營打一條街」的戰法，實施穿插分割，迂回包圍，首先將守備城區的國軍分割亂插，後續部隊在砲火掩護下，以火力、爆破、突擊相結合的戰術，逐次攻破國軍據守的核心陣地。[66]是（14）日守備市政府的暫編第二十二師第二團團長王重基率部與敵力戰，不幸陣亡殉職。守備市區的暫編第十八師被敵擊潰，該師第二團團長楊藩於戰鬥中陣亡殉職。[67]共軍北突擊集團第二縱隊攻占錦州西北合成燃料廠等幾處重要據點；敵第三縱隊第七、八師及第六縱隊第十七師進犯城北配水池等幾處重要據點；暫編第二十二師王鎮偉（王振威）團長率部與敵力戰後殉職成仁。[68]共軍

62 〈蔣中正致衛立煌等電（民國37年10月12日）〉收錄在《蔣中正總統文物》，臺北：國史館，典藏號：002-020400-00016-124。

63 〈蔣中正致闕漢騫等電（民國37年10月12日）〉收錄在《蔣中正總統文物》，臺北：國史館，典藏號：002-020400-00016-123，002-020400-00016-125。

64 梁廷倫等，《遼瀋戰役史》（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92年），頁110-111。

65 劉震，〈遼瀋戰役中的第二縱隊〉收錄在《遼瀋戰役》，頁424記：總攻前共軍第二縱隊指揮砲兵縱隊兩個團和第二縱隊實施火砲準備，並配屬戰車1個連，共軍持續砲擊錦州城垣40分鐘後，共軍第五師第十四、十五團趁機衝鋒，僅20分鐘便突破國軍城垣防禦。

66 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遼瀋戰役》，頁22

67 盧浚泉，〈錦州國民黨軍被殲滅記〉收錄在《遼瀋戰役親歷記（原國民黨將領的回憶）》，頁86。

68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印，《戡亂戰史》，第五冊，東北地區作戰，（下），頁378。盧浚泉，〈錦州國民黨軍被殲滅記〉收錄在《遼瀋戰役親歷記（原國民黨將領的回憶）》，頁86記：共軍攻陷暫編第二十二師第一團守備的配水池，團長王振威在裝甲汽車連掩護下率部反攻未成，王團長陣亡殉職，輜重團團長何象堯負重傷。

南突擊集團第七、九縱隊攻占砲台山、罕王殿、雙子山子、松山、大嶺、老爺廟、南山等外圍據點，進迫錦州城東關。至此錦州城外圍地區已被共軍控制，而城區亦在共軍砲火瞰制之下。[69]

此時錦州國軍砲兵被敵壓制，彈藥告罄，僅憑空投接濟已緩不濟急，空軍因受敵高射砲火的威脅，不敢低飛；國軍防區逐日縮小。[70]我軍預備隊早已用盡，無力堵擊，最後不得不由錦州指揮所、第六兵團警衛團及空軍高射砲營擔任城內最後防線的守備。[71]

14日14時，共軍攻抵錦州市中心。時國防部第三廳廳長羅澤闓於瀋陽電陳蔣中正總統稱：「衛總司令及廖司令官對增援錦州，均不欲冒險前進，現錦州已電訊中斷，我南北兵團向錦州夾擊計畫，恐難實現，請速定爾後新方略。」[72]15日拂曉前，共軍各路攻城部隊先後在白雲公園及中央銀行會師，攻占國軍東北剿總錦州指揮所及第六兵團司令部。同（15）日午前，錦州新市區戰鬥結束。時約有一萬餘名國軍堅守錦州老城。15日午後，共軍第七縱隊及第二縱隊一部進犯老城，敵我激戰至18時，老城失守，一部國軍出城西撤，遭敵第九縱隊擊潰。錦州作戰歷時31小時結束。[73]

錦州之役東北剿總副總司令兼錦州指揮所主任范漢傑、冀熱遼邊區副司令官兼遼西行署主任賀奎、第六兵團司令官盧浚泉、副司令官楊宏光、第九十三軍軍長盛家興，景陽、李長雄、黃文徽、安守仁等師長及多名高級將領被俘。[74]錦州國軍十萬人非傷亡即被俘，共軍傷亡兩萬四千餘人。[75]共軍攻陷錦州，其實質意義就等於國軍失去了東北，因為國軍從東北撤往關內的陸路交通完全被關閉了。[76]

二、塔山戰鬥

民國37年10月6日，蔣中正總統抵達葫蘆島部署東進兵團援錦行動。東進兵團由

69 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軍戰史編寫組，《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軍戰史》，頁317。

70 盛家興，〈第九十三軍錦州被殲概述〉收錄在《遼瀋戰役親歷記（原國民黨將領的回憶）》，頁93。

71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印，《戡亂戰史》，第五冊，東北地區作戰，（下），頁379。

72 呂芳上，《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第九冊，頁163。

73 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軍戰史編寫組，《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軍戰史》，頁319。

74 范漢傑，〈錦州戰役經過〉收錄在《遼瀋戰役親歷記（原國民黨將領的回憶）》，頁77-78。15日16時，范漢傑經松山向塔山家屯之間的山徑逃亡，當走過西海口與高橋到錦州的公路上，被共軍的潛伏哨兵截獲。參閱范漢傑，〈錦州戰役經過〉，頁77。

75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印，《戡亂戰史》，第五冊，東北地區作戰，（下），頁380。

76 軍事科學院軍事史研究部，《中國人民解放軍全國解放戰爭史》，第四卷，頁151。

第五十四軍軍長闕漢騫、第六十二軍軍長林偉儔指揮，其攻擊部署如下：

（一）兵團10月10日8時，以三個師並列，塔山正面為主攻方向，暫編第六十二師（師長劉建章）在右，第八師（師長周文韜）居中，第一五一師（師長張琛）在左為主攻，獨立第九十五師（師長朱致一）為兵團總預備隊，沿劉家河、潘家屯西南高地方向攻擊；攻占塔山後，準備繼續向錦州進出，與西進兵團在錦州附近會師，圍殲共軍，解錦州之圍。

（二）暫編第六十二師奪取大紅旗營子東南高地，第八師奪取塔山，第一五一師奪取二六一高地。獨立第九十五師集結於錦西以南五里河子地區附近，保持機動，隨時支援第一線之戰鬥。

（三）第五十四軍第一九八師（師長張純）、暫編第五十七師（師長朱茂華）仍駐錦西，與敵相持。第六十二軍第一五七師（師長侯志馨）挺進至錦州以西團山子待命。

（四）第六十二軍野砲營在三義廟以北占領有利陣地，支援第一五一師攻擊。第五十四軍砲兵團以主力支援第八師及暫編第六十二師攻擊。

各部於奉命後，於10月9日至10日夜，分別進入攻擊準備位置，積極完成戰備。第六十二軍戰術指揮所旋推進至爪籬山開設，並與海空軍完成協調。[77]

共軍東北野戰軍為阻擊國軍東進兵團援錦，以第二兵團司令員程子華指揮第四縱隊、第十一縱隊及冀察熱遼軍區獨立第四、六師及砲兵旅，迅速向塔山地區集結，組織堅守防禦。[78]

塔山位於錦西、錦州之間，距離錦西不足10公里，東臨渤海，西靠虹螺山。山海之間是一條約十公里的狹長地帶，北寧鐵路、錦榆公路縱貫其間，為國共守攻錦州必爭之地。

10月4日，共軍東北野戰軍領導人林彪等指示塔山共軍阻援部隊：要採取堅決固守，寸土不讓的方針，對國軍東進兵團絕對不能採取運動防禦，必須在塔山、高橋及其以西以北部署攻勢防禦，以第四縱隊一、二個師兵力構築工事，準備在此線死守不退，在近距離開火、大量消耗國軍有生力量，準備抗擊國軍數十次猛烈進攻，待國軍消耗疲勞進退兩難之時，再集中第十一縱隊全部及第四縱隊一、二個師力組織反擊，將

77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印，《戡亂戰史》，第五冊，東北地區作戰，（下），頁381-382。

78 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軍戰史編寫組，《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軍戰史》，頁321。

國軍大量「殲滅」於共軍陣地之外。必須死打硬拼，不應以本身傷亡與繳獲多少計算勝利，而應以完整戰役任務來看到勝利。[79]

10月上旬，共軍各部隊相繼到達指定位置後，以塔山為防禦重點的兵力部署如下：

（一）第四縱隊防禦正面為東起漁山、塔山，西至白台山腳一線。

（二）第十一縱隊位於第四縱隊西側，擔任新立屯、魏家嶺、老邊一線防禦。

（三）獨立第四、六師在西南面東窰、雙樹鋪、地藏寺、季家屯之線箝制國軍。[80]

10月6日，蔣中正總統在葫蘆島召開軍事會議，宣布葫蘆島部隊歸侯鏡如司令官指揮，在侯到來之前由駐葫蘆島第五十四軍軍長闕漢騫統一指揮向塔山、錦州攻擊。10日，國軍東進兵團第五十四軍、第六十二軍、暫編第六十二師等在砲兵、空軍飛機及海軍艦砲的協同下，以「鬥牛式」的戰法，向塔山附近共軍的阻擊陣地正面實施強攻。[81]11日，我軍再興攻擊，第八師分別沿鐵路及公路橋，強渡沙河，該師右翼曾數度攻抵三孔橋，左翼近迫塔山，幾將占領；然而不斷遭受由上坎子及鐵路南下共軍反撲，兼以我預備隊未能及時增援，以致攻勢頓挫，功虧一簣。同日第一五一師及第一五七師之攻擊，因遭當面高地共軍之瞰制，進展艱困，我軍在敵濃密火網下，僅向前推進500至1,000公尺。[82]

因侯鏡如司令官尚未到達前線，由第五十四軍軍長闕漢騫指揮，有鑑於暫編第六十二師、第八師向塔山正面攻擊，第一五一師進攻白台山、泉眼溝等地，國軍皆攻擊受挫，決定12日暫停攻擊，調整部署，從13日拂曉發起新的攻勢。其具體部署如下：

（一）獨立第九十五師攻擊塔山，成功後續向錦州攻擊前進。

（二）第六十二師攻擊白台山，得手後沿北寧鐵路繼續向錦州前進。

（三）第二十一師、暫編第六十二師為總預備隊，隨時準備對塔山作戰。

（四）第五十四軍兩師擔任後方守備

（五）海空軍則協同作戰。[83]

13日4時，國軍採取中間箝制、兩翼突破戰術，在東端的高家灘鐵路兩側和西端

79 參閱一、張團等，《塔山名將－吳克華》（北京：解放軍出版社，2000年），頁243。二、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軍戰史編寫組，《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軍戰史》，頁321。

80 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遼瀋戰役》，頁23。

81 杜聿明，〈遼西戰役概述〉收錄在《遼瀋戰役親歷記（原國民黨將領的回憶）》，頁17,18。

82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印，《戡亂戰史》，第五冊，東北地區作戰，（下），頁383。

83 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軍戰史編寫組，《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軍戰史》，頁322-323。

白台山，以4個師兵力發起攻擊，但遭共軍第四、十一縱隊堅強頑抗。14日，國軍以4師兵力再度發起正面攻擊，共軍以短促火力結合陣前反擊殺傷戰術擊退國軍的攻勢。15日，國軍以獨立第九十五師為主力，以5個師兵力仍向塔山方向展開正面攻勢，盤據塔山的共軍第四縱隊第十二師負隅頑抗，國軍強攻受挫。同日共軍攻陷錦州，國軍東進兵團仍被敵阻擋於塔山。[84]

10月16日，我東進兵團有鑑於西進兵團已停滯新立屯一帶，中止西進；時錦州已失守，已失東進之目的，兼以東進兵團傷亡頗重，極待整補。且錦西周邊強敵環伺，為期確保錦西、葫蘆島安全，遂暫停進攻塔山。17日，林偉儔兼司令官調整兵力部署；以第二十一師接替獨立第九十五師防務，左與第一五七師連繫，沿大東山亙常家溝一線，占領陣地，與盤據塔山之敵保持對峙，獨立第九十五師調防茨山為兵團總預備隊，至此塔山戰鬥暫告結束。[85]

三、西進兵團援錦州戰鬥

當國軍東進兵團向錦州方面攻擊前進同時，第九兵團司令官廖耀湘指揮的西進兵團則兵分數路向錦州挺進；新編第三軍（軍長龍天武）由瀋陽經新民向彰武攻擊；新編第六軍（軍長李濤）尾隨新編第三軍向彰武以東集結；第四十九軍（軍長鄭庭笈）向巨流河附近集結；第七十一軍（軍長向鳳武）及騎兵第二旅（旅長張志恒）沿北寧線西進，以一部向彰武台門搜索，新編第一軍（軍長潘裕昆）主力向新立屯攻擊前進，青年軍第二0七師第三旅（旅長許萬壽）進抵新民附近，歸新編第一軍指揮。西進兵團於民國37年10月8日自新民、遼中向彰武、新立屯挺進，於9日進占秀水河子，進迫彰武。[86]

時共軍東北野戰軍對我西進兵團採取「糾纏扭打、滯留箝制」的作戰方針，以第十縱隊及第一縱隊第三師在新立屯以南黑山、大虎山阻擊西進兵團向錦州增援，第五、第六縱隊則在彰武東南實施運動防禦及節節阻擊國軍。[87]

84 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軍戰史編寫組，《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軍戰史》，頁323。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印，《戡亂戰史》，第五冊，東北地區作戰，（下），頁386-387記：10月15日凌晨，獨立第九十五師第二八四團曾攻占塔山。詎料15日拂曉後，共軍向我反撲，於7時與進占塔山我軍展開激戰。時獨立第九十五師預備隊已用完，以致8時20日分塔山大部復陷入敵手。敵我戰至15日夜，獨立第九十五師先後撤回沙河以南，固守陣地。是日為東進兵團與敵戰鬥最慘烈之一日。

85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印，《戡亂戰史》，第五冊，東北地區作戰，（下），頁387。

86 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軍戰史編寫組，《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軍戰史》，頁324。

87 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遼瀋戰役》，頁24-25。

10月9日及10日，西進兵團新編第六軍、新編第三軍在彰武東南與共軍東北戰野軍第五、六縱隊遭遇，隨即展開激戰。第七十一軍及新編第一軍則在黑山遭到共軍第十縱隊、第一縱隊第三師的阻擊。國軍以步兵、砲兵、戰車及空軍戰機協同與共軍激戰，共軍經過一番頑抗後，主動放棄彰武。11日至13日，西進兵團進占彰武及新立屯以東一線。[88]

肆、長春失守與西進兵團兵敗遼西

一、長春失守

民國37年6月，共軍東北野戰軍改變了先打長春的計畫，確定對長春實施「久困長圍」的作戰方針。[89]時長春陷入共軍軍事包圍及經濟封鎖，城內糧食及民生物資日趨匱乏，國軍幾次突圍均失敗，困守城內，糧食僅靠空投，但杯水車薪，加上共軍對長春軍民展開政治攻勢，國軍士氣及戰鬥力日趨低落下降。[90]

10月15日，蔣中正總統親赴瀋陽督戰，派軍機空投手令，命令長春國軍立即突圍，但因共軍大軍兵臨城下，未敢執行。稍早中共對長春國軍將領展開策反工作，在緊要關頭，守備長春東部的第六十軍軍長曾澤生於17日叛變率部投共。[91]稍早16日，蔣總統電令東北剿總副總司令鄭洞國率部由長春突圍至瀋陽，如在此10日內不能到達瀋陽，則勢難久待。[92]

10月17日，蔣中正總統接獲空軍副總司令王叔銘電話報告：「長春第六十軍曾澤生部叛變，並威脅鄭洞國副總司令與其共同投匪。」蔣總統以長春情況不明，力促東北剿總副總司令兼第一兵團司令官鄭洞國與新編第七軍軍長李鴻率部突圍。[93]17日下午，鄭洞國接獲瀋陽方面發來的電令，指示鄭於18日上午率部從第六十軍防區向外突

88 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軍戰史編寫組，《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軍戰史》，頁326。

89 蕭勁光，〈解放長春〉收錄在《遼瀋決戰》，上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年），頁407。

90 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遼瀋戰役》，頁25。

91 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軍戰史編寫組，《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軍戰史》，頁327,328。

92 〈蔣中正致鄭洞國電（民國37年10月16日）〉收錄在《蔣中正總統文物》，臺北：國史館，典藏號：002-020400-00016-136。

93 「蔣中正日記」，未刊本，民國37年10月19日。

圍。鄭洞國立即在中央銀行召開會議，研討突圍部署。[94]

19日上午，新編第七軍軍長李鴻亦率部投共。[95]新編第七軍投共之事，鄭洞國當時完全被蒙在鼓裡，毫不知情。[96]同日蔣中正總統接獲鄭洞國電報陳述：「新七軍死傷慘重，已轉移陣地，以中央銀行為據點，職等秉革命犧牲精神，誓流最後一滴血，以報黨國，決不有負鈞座付託之重。」[97]20日23時，鄭洞國向蔣中正總統拍發最後一封訣別電報。[98]21日晨，鄭洞國見大勢已去，於長春中央銀行向共軍投降，長春失守。[99]

二、西進兵團轉戰遼西

西進兵團第七十一軍於民國37年10月7日在新民附近集中後，即揮師西進，當面共軍抵抗微弱，其先頭於9日奪取繞陽河數個渡口；新編第一軍在第七十一軍南翼掩護下，越過柳河沿二臺子向新立屯挺進，於13日進抵繞陽河與敵對峙；新編第三軍於9日沿柳河東岸向彰武進擊，於12日攻占彰武，與敵隔河對峙。新編第六軍於11日攻占葉茂臺、秀水河子，並以一部策應新編第三軍攻擊彰武，主力沿柳河東岸於13日攻占彰武以北大廟。西進兵團攻擊雖十分順利，但東北剿總總司令衛立煌卻於12日晚指示：西進兵團主力應暫時控制於彰武亙新民間、柳河以東地區，僅以一部向新立屯、黑山進出。[100]

10月15日拂曉，西進兵團強渡繞陽河，新編第一軍攻占新立屯；第七十一軍進占距離黑山不遠之無樑殿；新編第六軍主力強渡柳河，第四十九軍則接替彰武防務；由大廟西進之新編第三軍稍早於14日晚渡越柳河南進，於15日黃昏前攻占新立屯北方大北營子。至此義縣亙彰武之間敵交通被我軍截斷。15日，廖耀湘獲悉錦州已失，因應

94 參閱一、呂芳上，《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第九冊，頁166。二、鄭建邦，《我的戎馬生涯-鄭洞國回憶錄》（北京：團結出版社，1992年），頁520。

95 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軍戰史編寫組，《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軍戰史》，頁329。

96 鄭建邦，《我的戎馬生涯-鄭洞國回憶錄》，頁522。

97 呂芳上，《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第九冊，頁168。

98 鄭建邦，《我的戎馬生涯-鄭洞國回憶錄》，頁526

99 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軍戰史編寫組，《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軍戰史》，頁329。鄭建邦，《我的戎馬生涯-鄭洞國回憶錄》，頁527記：時楊友梅與司令部幕僚已先與共軍秘密接洽，計畫朝天開槍，假意抵抗，造成猝不及防，兵臨司令部之事實。國軍第九十三軍全部在錦州被「殲」，軍長盧浚泉被俘，這對第六十軍是千鈞一髮之際，不能不迅速下決心「起義」。新編第七軍則因自行混亂，下頭自動「投誠」，不能不被迫全部放下武器。引自〈林彪、羅榮桓、劉亞樓、譚政關於九、十兩作戰總結致毛澤東等電（1948年11月8日）〉收錄在《遼瀋戰役》，頁267。

100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印，《戡亂戰史》，第五冊，東北地區作戰，（下），頁391-393。

當前狀況，竟命令西進兵團於現地待命，以致西進兵團自16日起毫無作為，未能乘勝擴大戰果，造成爾後大軍覆沒之厄運。[101]

錦州陷敵後，廖耀湘與衛立煌等東北剿總總部高級將領研商對策，認為已無繼續西進必要，衛總司令認為應不顧一切後果，立即退回瀋陽。廖司令官從略考量建議應乘錦州共軍主力未東進前，西進兵團即由現地經黑山、大虎山以東、南地區，向大窪、營口轉進，以有力一部奪取黑山，掩護兵團主力。自共軍攻占錦州、長春後，蔣中正總統深感東北局勢嚴峻，於10月16日率徐州剿總副總司令杜聿明、國防部第二廳廳長侯騰、政工局局長鄧文儀等人，赴瀋陽與衛立煌等研商挽救危局。[102]

10月17日，長春情況危急，蔣中正總統飛抵瀋陽，與衛立煌、杜聿明檢討商研規復錦州方針及東北作戰計畫。蔣總統研判共軍在遼西作戰傷亡重大，至少需要月餘休整方可再戰，因此命令廖耀湘率西進兵團迅速向黑山、大虎山、錦州攻擊前進，同時增派第五十二軍（軍長劉玉章）及第二0七師第三旅（旅長許萬壽）加強西進兵團，協同遼西的東進兵團規復錦州，打通撤往華北的通道。[103]

衛立煌反對蔣中正總統規復錦州的計畫，認為西進兵團在西進錦州途中將遭共軍以運動戰擊滅，認為應集中兵力固守瀋陽。廖耀湘也不贊成向錦州挺進，主張南撤營口，從海上撤退。幾經爭論後，杜聿明提出兩方案；第一方案是國軍有計畫迅速向營口撤退。第二方案是由第八兵團司令官兼第五十三軍軍長周福成率該軍及第二0七師（欠第三旅）守備瀋陽，廖耀湘指揮西進兵團向大虎山、黑山以南攻擊，若成功後向錦州挺進，否則改向營口撤退；另以駐遼陽第五十二軍搶占營口，若西進兵團受阻時，與瀋陽國軍南下營口，從海上撤退。蔣總統同意執行第二方案，並任命杜聿明為東北剿總副總司令兼冀熱遼邊區司令官，駐節葫蘆島，負責撤退行動。會議結束後蔣總統飛返北平。[104]

杜聿明第二方案意見為廖耀湘及各軍官接受。熟知共諜劉斐等不顧實情，一再渲染「共軍攻錦，傷亡慘重精銳喪失殆盡，倘無長期整補，絕難從事決戰」及「西進兵

101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印，《戡亂戰史》，第五冊，東北地區作戰，（下），頁393-395。

102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印，《戡亂戰史》，第五冊，東北地區作戰，（下），頁395-396。

103 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軍戰史編寫組，《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軍戰史》，頁329。

104 參閱一、杜聿明，〈遼西戰役概述〉收錄在《遼瀋戰役親歷記（原國民黨將領的回憶）》，頁24-25。二、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遼瀋戰役》，頁27。衛立煌及杜聿明主張打通營口，無收復錦州的決心。參閱「蔣中正日記」，未刊本，民國37年10月20日。

團乃國軍精銳，有鐵拳，眼前共軍絕難抗衡」等訛言。而蔣中正總統為爭取時間不使敵有轉用兵力之機會，當即斷然處置，由北平派軍機以手諭命令衛立煌：「應令西進兵團迅速向黑山、大虎山、錦州攻擊前進。」衛總司令竟將手諭密藏不露，亦不敢命令西進兵團退返瀋陽，以致該兵團徘徊新立屯一帶，無所作為。另西進兵團得知長春方面，第六十軍、新編第七軍先後於16日及18日叛變投共，對其士氣打擊甚重。而在現地停滯已達5日之西進兵團，終於在一再折衝下，重新開始行動，然而此5日的延擱，東北整個情勢已全面改觀，當面敵情變化已非5日前所能預料。[105]

共軍東北野戰軍為「殲滅」滯留彰武、新立屯一帶的國軍西進兵團，於10月19日向中共中央建議，採取「誘敵深入」戰術，在新立屯、黑山、溝幫子地區「殲滅」國軍。中共中央同意此一建議，於10月20日致電林彪等指出：若廖耀湘兵團有退往瀋陽、營口的徵象，則立即包圍彰武、新立屯兩地國軍，以將國軍各個擊破，達成全殲廖耀湘兵團之目的。[106]

共軍目標確定後，決定採行「攔住先頭，拖住後尾，夾擊中間」的戰術，以「圍殲」國軍西進兵團。其兵力部署如下：

（一）錦州地區的第二、三、七、八、九縱隊，第一縱隊主力、第六縱隊第十七師及砲兵縱隊，向新立屯、大虎山、黑山方向回師東進，由兩側迂回包圍國軍西進兵團。

（二）第五縱隊由彰武西南繞陽河一線移至阜新東北廣裕泉，第六縱隊在彰武東北拖住西進兵團尾巴。

（三）第十縱隊、第一縱隊第三師、內蒙古軍區騎兵第一師由新立屯移往黑山、大虎山地區，遲滯西進兵團前進，待東北野戰軍主力回師，配合主力「圍殲」西進兵團。

（四）第四、十一縱隊和冀察熱軍區各獨立師繼續在塔山阻擊錦西方面的國軍東進兵團。

（五）第十二縱隊和5個獨立師及內蒙古軍區騎兵第二師迅速由長春南下鐵嶺、撫順，箝制瀋陽地區國軍。

（六）獨立第二師迅至營口，切斷國軍海上退路。

105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印，《戡亂戰史》，第五冊，東北地區作戰，（下），頁396,397,399。

106 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軍戰史編寫組，《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軍戰史》，頁331。

（七）若西進兵團先於「東北野戰軍」轉向營口撤退時，全軍主力即在溝幫子迅速東進跟踪追擊，在營口、牛莊一線「殲滅」國軍。[107]

共軍東北野戰軍攻錦州的部隊利用暗夜迅速回師東進。10月20日，林彪等下達政治動員令，並指示：東面打援部隊與攻錦各部隊，首先在野戰中殲滅廖耀湘兵團。[108]

稍早10月19日，蔣中正總統在北平與東北剿總副總司令杜聿明、國防部第三廳廳長羅澤闓商研決定東北作戰計畫。杜聿明主張以固守瀋陽為本，與衛立煌無異[109]。20日，蔣總統命令廖耀湘、劉玉章；要廖以營口為後方，全力攻錦州；要劉先占營口掩護後方；同時葫蘆島、錦西部隊向錦州攻擊。[110]同日蔣總統與羅澤闓等研究東北戰略，及國軍主力由營口轉進至葫蘆島方案。惟杜聿明主張固守瀋陽，並要求增加10個軍之需求，必須先行打破，爾後方可撤運。[111]

10月20日拂曉，西進兵團以第七十一軍在重砲支援下，由胡家窩棚沿公路向黑山以東發起攻擊。位於新立屯以東之新編第六軍、第四十九軍逐次向南挺進。第七十一軍攻勢雖猛，但共軍頑抗不退，進展甚微。廖耀湘司令官命第二０七師第三旅增援第七十一軍，新編第一軍重砲兵統一由第七十一軍軍長向鳳武指揮，然而至次日進展仍微。[112]

10月21日，蔣中正總統電召杜聿明以「東北剿總副總司令」名義赴前東北前線指揮，杜聿明主張退守瀋陽，要求增援10個軍兵力與共軍周旋，保證必能殲滅共軍。蔣總統給予斥責，並言之曰：「如其必欲守瀋，則任其自處，但中央決不能增加兵糧，並明示其如此，余亦不再能視瀋陽國軍為國軍矣。」杜聿明始自知無法改變蔣總統決心，乃允「東北剿總副總司令兼冀熱遼邊區司令」名義赴前線指揮，將主力轉移錦西，衛立煌專任後方及防衛瀋陽之責。[113]

107 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軍戰史編寫組，《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軍戰史》，頁331-332。

108 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軍戰史編寫組，《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軍戰史》，頁332-333。

109 「蔣中正日記」，未刊本，民國37年10月21日。

110 杜聿明，〈遼西戰役概述〉收錄在《遼瀋戰役親歷記（原國民黨將領的回憶）》，頁31。

111 「蔣中正日記」，未刊本，民國37年10月22日。

112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印，《戡亂戰史》，第五冊，東北地區作戰，（下），頁400。西進兵團進攻黑山的部署久已完成，只是等待蔣中正總統和衛立煌總司令的最後決策，因而推遲至10月21日發起全面進攻。廖耀湘司令官於20日晚以電話通知第七十一軍軍長向鳳武於21日拂曉開始攻擊黑山。參閱廖耀湘，〈遼西戰役紀實〉收錄在《遼瀋戰役親歷記（原國民黨將領的回憶）》，頁175。

113 「蔣中正日記」，未刊本，民國37年10月23日。

西進兵團自彰武、新立屯南下後，先頭部隊於10月23日在黑山、大虎山與共軍接觸。第二０七師第三旅從胡家窩棚向黑山正面攻擊；第七十一軍為主力由北向南攻擊黑山側面。[114]西進兵團主力在空軍及砲兵支援下，與共軍在黑山以東高地丘陵激戰，我軍屢次攻勢受挫。新編第一軍於黑山以北遭敵阻擊。同日晚廖耀湘司令官命令新編第一軍向胡家窩棚移動與第七十一軍靠攏，努力占領黑山。另命令新編第三軍轉進到胡家窩棚沿公路線挺進。[115]同日新編第一軍軍長潘裕昆率該軍及第七十一軍由東向西對黑山發起攻擊；新編第六軍主力及第四十七軍向大虎山之敵攻擊。然而戰至24日，因敵頑抗，黑山及大虎山作戰未有進展，且共軍於24日夜襲占彰武直薄新民，敵主力甚至已攻占繞陽河西岸半拉門，截斷西進兵團東向瀋陽的交通線，封閉了正向南轉進新編第三軍的退路，遼西戰局至此急轉直下。[116]

三、西進兵團兵敗遼西

因盤據黑山的共軍第十縱隊、第一縱隊第三師、騎兵第一師頑抗，西進兵團司令官廖耀湘於10月24及25日增派新編第一軍、新編第六軍各1個師，在砲兵及空軍協同下，向黑山、大虎山方向西起水泉子，東至高家屯，南到四台子約25平方公里的共軍陣地展開攻擊，企圖奪取黑山、大虎山兩點間約9公里的通道。共軍第十縱隊第二十八師死守黑山以東高地，我軍幾次強攻，未有進展。新編第六軍在攻擊黑山西北及大虎山鐵橋時，分別遭到敵第十縱隊第二十九、三十師頑抗。我軍因正面攻擊受挫，遂以一部向大王家窩棚、曹家窩棚迂回，但遭到共軍第八縱隊第二十二師阻擊而失敗。[117]

西進兵團在黑山、大虎山攻勢受挫，共軍主力則向黑山、大虎山地區急進。時廖耀湘認為打通此通道不可行，決定放棄沿北寧線正面攻擊挺進，改由大虎山以東經臺安，渡遼河向營口轉進。10月25日，新編第六軍、第二０七師第三旅和第七十一軍繼續攻擊黑山為掩護，以第四十九軍、新編第三軍第十四師、新編第六軍騎兵部隊為先導，由大虎山向營口轉進。[118]

114 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軍戰史編寫組，《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軍戰史》，頁333。

115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印，《戡亂戰史》，第五冊，東北地區作戰，（下），頁400-401。

116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印，《戡亂戰史》，第五冊，東北地區作戰，（下），頁402-403。

117 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軍戰史編寫組，《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軍戰史》，頁334。

118 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軍戰史編寫組，《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軍戰史》，頁335。段蘇權，〈第八縱隊在遼瀋戰役中的戰鬥歷程〉收錄在《遼瀋戰役》，頁540記：共軍第八縱隊第六十七團第二營俘虜我一名通信軍官，經審訊及查閱其所帶文件、作戰地圖得知共軍第二十三師當面之國軍為第四十九軍，在其後面為新編第三軍、第七十一軍，國軍企圖經盤山轉進營口。於是共軍以第

共軍為阻止我西進兵團向營口轉進，以第七、八、九縱隊由右翼迂回至西進兵團南側，與第五、六兩縱從左翼對西進兵團以鉗形夾擊；以第一、二、三、十縱隊從正面攻擊，採取「邊合圍、邊分割」的戰術，企圖「殲滅」西進兵團。原先擔任阻擊第五十二軍，占攻營口的共軍獨立第二師因情報錯誤，未向營口前進。[119]

10月25日拂曉前，第四十九軍及新編第六軍騎兵部隊等向營口轉進途中，於臺安西魏家窩棚、六間房遭到共軍獨立二師及第八縱隊第二十三師分割截擊，國軍倉皇應戰，損失重大。時廖耀湘發覺南下營口通道已被敵主力截斷，遂決定停止南進。[120]同日9時，衛立煌總司令獲悉西進兵團南撤營口受阻後，未採取任何措施及撤退部署，便分別電令西進兵團各軍師即向瀋陽撤退。[121]西進兵團奉命東撤，以新編第一軍、第七十一軍沿北寧線以北向新民轉進；新編第三軍、新編第六軍及第四十九軍沿北寧線以南地區，由老達房渡過遼河後，向瀋陽轉進。然而因部署過於倉促，造成部隊陷入混亂潰退狀態。[122]

稍早廖耀湘司令官在胡家窩棚指揮所，對當前敵主力已抵達黑山、大虎山毫不知情，對於第四十九軍正遭敵追擊，因電信中斷亦不知情。廖司令官仍命令兵團部及新編第六軍軍部依原計畫準備向營口轉進。守備胡家窩棚的兵團特務營及新編第六軍特務連大多為新兵；且胡家窩棚村屋零亂，悉皆茅草屋，守備不易，村內乾溝縱橫，地形隱蔽易於被敵利用。[123]26日凌晨，共軍第三縱隊一部在胡家窩棚襲擊了西進兵團指揮部，至此西進兵團司令官廖耀湘失去對各部隊的指揮掌握。[124]

此時我西進兵團已陷入共軍合圍之中；其中有9個師在黑山以東、厲家窩棚、半拉門以西的沿鐵橋、公路兩側地區，另有3個師在大虎山以東、義和莊、康家屯之間

二十三師奉命在六間房阻擊國軍，堵死我西進兵團主力南撤營口的去路，成為西進兵團兵敗遼西的重要關鍵。

119 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軍戰史編寫組，《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軍戰史》，頁335。

120 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軍戰史編寫組，《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軍戰史》，頁335-336。

121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印，《戡亂戰史》，第五冊，東北地區作戰，（下），頁404。

122 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軍戰史編寫組，《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軍戰史》，頁336。

123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印，《戡亂戰史》，第五冊，東北地區作戰，（下），頁403。

124 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學院第一軍事教研室，《中國人民解放軍戰役戰例選編》（三），頁395。黃煒華，〈為勝利敢啃硬骨－憶遼瀋戰役中的第十縱隊〉收錄在《遼瀋戰役》，頁571記：27日4時，第十縱隊第二十八師在喬家窩棚、柴家窩棚發現廖耀湘兵團後方指揮所、重砲第十二團及輜重營，該師立即組織第八十四團攻擊，國軍遭共軍突襲，亂成一團。27日黃昏，第十四師在黃家窩棚以北，遭敵第一師夾攻，師長許穎被俘。

地區分別被敵合圍。且西進兵團因多次被迫改變突擊方向，已轍亂旗靡，陷入混亂狀態。[125]共軍在黑山以東、大虎山東北，繞陽河以西，無樑殿以南，魏家窩棚以北縱橫約120平方公里的區域內，對我西進兵團展開「圍殲」戰。共軍以第一、二、三、十縱隊，第六縱隊第十七師及砲兵縱隊主力由黑山正面向西、向東攻擊；第七、八、九縱隊由大虎山以南，自南向北進犯；第五縱隊和第六縱隊主力、獨立第二師越過北寧線，堅守厲家窩棚、二道境子、繞陽河之線，阻擊西進兵團向東突圍。[126]

10月26日晨，共軍第三縱隊及其以北的友鄰部隊首先擊破我西進兵團的前進指揮所，而新編第三軍、新編第一軍及新編第六軍等3個軍的司令部亦在25日夜及26日晨遭敵襲擊。由於上述部隊都是處於行軍的狀態，原來就未建立好通訊連絡的體系，所以當兵團司令部及3個重要軍部遭敵突破之後，造成指揮官陷入無法指揮，不能掌握部隊的困境。而各部隊因失去首腦，無所適從，以致陷入癱瘓和分崩離析的狀態。至此西進兵團之命運已萬分危殆。[127]

第七十一軍與新編第六軍第一六九師於10月26日在胡家窩棚以西一帶高地交接防務未竣時，遭到共軍第三縱隊強烈襲擊，陣地被敵突破。旋共軍突破新編第一軍軍部所在（位於胡家窩棚以東約1公里小村莊），並截斷胡家窩棚與新編第一軍之間的交通及連絡。旋西進兵團在胡家窩棚地區遭共軍包圍，新編第一軍主力被分割在環形零散的村落裡，共軍的包圍圈如同一條割不斷的鐵鏈子，我軍雖然不斷發動逆襲，卻無法打斷共軍堅固的「鐵鏈」。最終新編第一軍主力被敵圍困在前、後孫家窩棚一帶。廖耀湘司令官命令新編第一軍從孫家窩棚與胡家窩棚間突圍，但遭敵頑抗及連續攻擊，突圍不成。26日下午，潘裕昆軍長奉廖司令官命令指揮新編第一軍、第七十一軍、第一六九師及第二〇七師第三旅及兵團重砲兵部隊，於27日拂曉自大虎山至新民鐵路以南向瀋陽撤退。[128]新編第三軍沿北寧路向新民撤退；新編第六軍、第四十九軍掩護兵團撤退後，在新編第六軍後跟進。[129]

26日入夜後，共軍兵力增強，向我軍空隙翼側到處滲透。時衛立煌總司令發電報

125 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遼瀋戰役》，頁30。

126 參閱一、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軍戰史編寫組，《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軍戰史》，頁338。二、梁興初〈黑山阻擊戰〉收錄在《黑山阻擊戰》（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8年），頁101-102。

127 廖耀湘，〈遼西戰役紀實〉收錄在《遼瀋戰役親歷記（原國民黨將領的回憶）》，頁181。

128 陳時杰，〈新編第一軍在遼西〉收錄在《遼瀋戰役親歷記（原國民黨將領的回憶）》，頁214-216。

129 鄭庭笈，〈遼西兵團的覆滅〉收錄在《遼瀋戰役親歷記（原國民黨將領的回憶）》，頁229。

給廖耀湘司令官要西進兵團立即撤退回瀋陽。兵團參謀長楊焜建議廖照命行事。廖司令官命令新編第一軍、第七十一軍、第一六九師及兵團重砲部隊於27日拂曉沿大虎山至新民鐵路南北地向瀋陽撤退，在新民以南至老達房之間地區渡遼河，在撤退途中遇敵應斷然攻擊，突破包圍。新編第三十師應與以南部隊取得連絡並靠攏，撤退秩序及掩護處置由潘裕昆軍長決定。廖耀湘親率新編第二十二師、第四十九軍及第十四師經大虎山至老達房公路向瀋陽撤退，並在老達房渡遼河。隨後廖耀湘決定了撤退的部署，命令新編第二十二師為先頭師，於27日拂曉主力通過第四十九軍軍部所在陳家窩棚，在該軍掩護下向老達房撤退，廖耀湘同新編第二十二師行動準備先到老達房。第四十九軍、新編第三軍第十四師緊隨新編第二十二師在後向老達房撤退。

此撤退行動開始後，我軍整個指揮體系立即被共軍打亂，各單位在戰鬥中及行動中無法連繫。26日下半夜，廖耀湘率新編第二十二師第六十四團抵達陳家窩棚，於27日拂曉前由陳家窩棚沿公路向老達房前進。未料行進十幾華里，第六十四團即遭共軍圍攻，團長陣亡。西進兵團退往瀋陽的退路已被敵截斷，兵團最後被共軍「全殲」的命運已決定了。[130]西進兵團因遭共軍分割穿插，以致新編第一、三、六軍等指揮機構不是陷入混亂，便是遭敵摧毀。[131]

新編第一軍於撤退時，將不能帶走的重砲皆遺棄在前、後孫家窩棚地區。共軍於10月27日穿插攻入孫家窩棚，新編第一軍主力在共軍優勢的兵力及砲火強攻下，遭到致命的打擊。新編第一軍軍長潘裕昆、新編第三軍軍長龍天武見大勢已去，丟棄部隊，僅帶少數高參隨員逃往瀋陽。[132]同日第四十七軍指揮所及第一九五師一部在李家窩棚被共軍包圍，敵我激戰終日，鄭庭笈軍長率部盲目地向遼河方向突圍前進。[133]

西進兵團在共軍分割圍攻下，其各部潰散不成軍，已無力組織再戰，官兵紛紛投降，廖耀湘司令官率新編第二十二師第六十四團向瀋陽突圍途中，部隊被敵擊潰。10月28日拂曉，西進兵團覆沒。[134]之後廖耀湘司令官、新編第六軍軍長李濤、第七十一

130 廖耀湘，〈遼西戰役紀實〉收錄在《遼瀋戰役親歷記（原國民黨將領的回憶）》，頁185-187。同書頁186記：潘裕昆在接到這個命令時感到痛苦及激動，說這是很危險的，沒有把握。廖說這是衛總司令部的命令。26日，蔣中正總統接獲東北剿總總司令衛立煌電告以：第九兵團廖耀湘部被圍，其半拉門後方已被共軍占領，因之退路斷絕，勢頗危殆。「蔣中正日記」，未刊本，民國37年10月26日。

131 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軍戰史編寫組，《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軍戰史》，頁339。

132 陳時杰，〈新編第一軍在遼西〉收錄在《遼瀋戰役親歷記（原國民黨將領的回憶）》，頁217-218。

133 鄭庭笈，〈遼西兵團的覆滅〉收錄在《遼瀋戰役親歷記（原國民黨將領的回憶）》，頁229。

134 參閱一、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遼瀋戰役》，頁31。二、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

軍軍長向鳳武、第四十九軍軍長鄭庭笈、新編第一軍副軍長文小山等以下官兵非降即俘。[135]

當國軍西進兵團於大虎山、黑山遭共軍合圍之際，東北剿總副總司令杜聿明奉蔣中正總統之命令於10月21日由瀋陽飛往葫蘆島坐鎮指揮東進兵團，應排除萬難，與西進兵團配合下，圍殲錦州地區之共軍，規復錦州。杜副總司令指示東進兵團攻擊時應置重點於左翼，避開塔山正面，而以塔山為軸，向右旋迴，期壓迫共軍於海濱而殲滅之。[136]自10月26日至28日，東進兵團多次向塔山一線的共軍東北野戰軍第二兵團強攻，但遭敵第十一縱隊頑抗，直至西進兵團遭敵擊潰覆沒後，共軍主動撤離塔山。[137]

10月29日8時，東進兵團再興攻擊，孰知敵已於昨夜秘密撤退，我軍即占領塔山、紅帶溝及千家峪，殊非意料所及。我東進兵團進占塔山後，侯鏡如司令官為殲捕共軍，迅速東進，正圖向北追擊，突接杜聿明副總司令電令，略以：「廖耀湘兵團情況不明，共軍可能奔襲錦西，應即停止攻擊，回師原陣地待命，俟余赴瀋返葫，再定行動」，東進兵團作戰乃告終止。[138]

伍、瀋陽保衛戰及營口轉進作戰

一、瀋陽保衛戰

民國37年10月29日，蔣中正總統得知廖耀湘兵團已覆沒，乃電令衛立煌應率部死守瀋陽，其電文略以：「廖兵團轉進失利，瀋陽情勢緊，當前急務必須先求穩定，現劉

野戰軍戰史編寫組，《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軍戰史》，頁339。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印，《戡亂戰史》，第五冊，東北地區作戰，（下），頁405-408記：26日17時，廖耀湘在特務營護衛及乘裝甲車到達唐家窩棚新編第二十二師師部，旋與第四十九軍軍長鄭庭笈連絡，時鄭軍長已奉衛立煌命令率部向瀋陽撤退。26日入夜，共軍向新編第二十二師猛攻。20時，廖耀湘命西進兵團沿北寧鐵路向瀋陽轉進。時共軍早已在西進兵團撤往瀋陽鐵公路待機攻擊。27日拂曉，西進兵團各部遭遇共軍攻擊，潰不成軍，分別向瀋陽各自逃生。廖耀湘於混亂情況下，對所屬部隊完全失去掌握。沿北寧路轉進西進兵團各部除新編第三軍（欠第十四師）於半拉門遭敵圍攻大部覆沒外，其餘各部分別被敵阻於柳河亙繞陽河間地區，被敵各個擊破。

135 10月27日，西進兵團覆滅之際，廖耀湘、李濤、周璞等向南潛逃。11月6日夜，廖耀湘與周璞於北鎮中安堡投宿被俘。參閱常興榮〈通緝捉拿廖耀湘〉收錄在《黑山阻擊戰》，頁243。

136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印，《戡亂戰史》，第五冊，東北地區作戰，（下），頁388。

137 參閱一、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遼瀋戰役》，頁31。二、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軍戰史編寫組，《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軍戰史》，頁339-340。三、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印，《戡亂戰史》，第五冊，東北地區作戰，（下），頁388-389。

138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印，《戡亂戰史》，第五冊，東北地區作戰，（下），頁389。

玉章軍已調回瀋陽，鄭庭笈部亦到瀋陽，連同瀋陽原有守備及留瀋之砲兵及收容部隊應切實調整，堅工固守。須知瀋陽數十萬官兵繫於吾兄一人。」[139]蔣總統雖然命令衛立煌死守瀋陽，但已知瀋陽收容部隊未得確數，衛立煌急欲離開瀋陽，移駐錦西，急於制止，並對於將領不知責任與臨難苟免之污點，深感痛苦。[140]

此時駐防瀋陽國軍計有第五十三軍（轄第一一六師、暫編第三十師）、青年軍第二0七師（師長戴樸，轄第一、二旅）、新編第一軍暫編第五十三師、4個守備總隊、3個騎兵旅（殘部）及地方保安部隊，兵力約有14萬人，除青年軍第二0七師戰力及士氣較佳外，其餘各部戰力薄弱。[141]有鑑於共軍即將進犯瀋陽地區，青年軍第二0七師奉令放棄撫順、本溪，於10月27日匆促接收瀋陽西、南兩面城郊之防務。時第二0七師兵力配備如下：[142]

（一）第一旅（欠第一團）由副師長陳大雲指揮擔任瀋陽西郊正面之守備。該旅第一團控制東郊東大營，為師預備隊。

（二）第二旅擔任瀋陽南正面（渾河南岸）之守備。

（三）師置重點於瀋陽西南隅，師指揮所位於渾河堡，後方師部設於城內之青年館。

（四）第二團陶逸部原任師預備隊，後受第八兵團直接指揮控制於東大營。

此外，國軍東北守備第一總隊退守瀋陽東郊；第二總隊守備南市區，為瀋陽守備兵團預備隊。第五十三軍各部負責北郊及城防。[143]

中共中央軍委於10月27日23時30分電示林彪等人：「當面敵人（國軍）解決後，望以有力兵團（不少於3個縱隊）星夜兼程東進，渡遼河，「殲滅」營口、牛莊、海城一帶之敵，阻塞敵人向海上的逃路。如果在目前數日內，瀋陽一帶「敵軍」已經或正向營口

139 〈蔣中正致衛立煌電（民國37年10月29日）〉收錄在《蔣中正總統文物》，臺北：國史館，典藏號：002-090300-00032-238。

140 「蔣中正日記」，未刊本，民國37年10月29日。

141 參閱一、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遼瀋戰役》，頁31。二、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軍戰史編寫組，《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軍戰史》，頁340。

142 參閱一、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印，《國民革命青年軍軍史》，下冊，頁891。二、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印，《戡亂戰史》，第五冊，東北地區作戰，（下），頁409。梁廷倫等，《遼瀋戰役史》，頁184記：共軍於10月29日攻占撫順，30日晚再占本溪。

143 參閱一、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印，《戡亂戰史》，第五冊，東北地區作戰，（下），頁409。二、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軍戰史編寫組，《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軍戰史》，頁341。

逃跑，則你們（共軍）全軍須迅速向營口、海城方向進擊。」旋又電示林彪等人：「立即抽出幾個縱隊於明（28）日兼程東進，如能於29日渡過遼河，則瀋陽逃敵（國軍）跑不掉。否則，瀋陽之敵有於30日退到營口的可能。」[144]共軍東北野戰軍總部奉命後，立即以第一、二縱隊迅速進犯瀋陽，會同奉命緊急由本溪出發的第十二縱隊及各獨立師，圍攻瀋陽。另以第七、八、九縱隊、獨立第二師、內蒙古騎兵第一師向鞍山、遼陽、海城、營口急進。[145]

10月28日9時，東北剿總總司令部開始撤離瀋陽，高級官員及大批家眷乘飛機出逃。[146]此時瀋陽軍心極度慌亂，城外據點守軍想撤入城內，城內守軍想出城謀生路。共軍採行各個擊破戰術，先是攻擊守備瀋陽周邊國軍。第五十三軍第一一六師師長劉德裕留1個團守備鐵嶺，親率主力兩團於27日由鐵嶺轉進瀋陽。共軍第十二縱隊於當日攻陷鐵嶺；第五十三軍軍部及第一一六師主力自鐵嶺向瀋陽轉進途中遭敵截擊，第一一六師損失兩個營，於30日晨抵達瀋陽東北二台子，和暫編第三十師（師長張儒彬）並肩防禦。[147]

稍早10月29日，第五十三軍暫編第三十師一部在東陵遭共軍重創，同日本溪失守。30日，由新民向瀋陽轉進的第五十三軍第一三0師（1個團）及遼北保安部隊在瀋陽西郊遭共軍第十二縱隊擊破。[148]30日上午，文官屯方面的共軍在強大砲火支援下，突入北陵機場。時瀋陽北郊之敵已兵臨城下。一股共軍向瀋陽西郊馬家子及渾河一帶進犯，青年軍第二0七師第一、二旅官兵拼死力守，暫挫敵之攻勢。[149]同日衛立煌總司令致電蔣中正總統告以：「瀋北之共軍於30日10時起，開始對索官屯兵工廠及北陵飛機場猛烈攻擊，瀋東竄入之共軍正向我市區接近中。及瀋東暫三十師右翼團完全潰散，共軍刻已竄抵市區東之榆樹屯，後續部隊正跟蹤急進中。」[150]時蔣總統得知第

144 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軍戰史編寫組，《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軍戰史》，頁341。

145 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遼瀋戰役》，頁32。

146 〈林彪、羅榮桓、劉亞樓、譚政關於九、十兩作戰總結致毛澤東等電（1948年11月8日）〉收錄在《遼瀋戰役》，頁268。

147 劉德裕，〈第五十三軍在瀋陽放下武器經過〉收錄在《遼瀋戰役親歷記（原國民黨將領的回憶）》，頁429。

148 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軍戰史編寫組，《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軍戰史》，頁342。

149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印，《戡亂戰史》，第五冊，東北地區作戰，（下），頁410。

150 〈衛立煌致蔣中正電（民國37年10月30日）〉收錄在《蔣中正總統文物》，臺北：國史館，典藏號：002-090300-00192-229，002-090300-00192-231。

五十三軍前線部隊通敵叛變，衛立煌神志恍惚，部隊離亂，對瀋陽戰局已感絕望，乃決定命令衛立煌離開瀋陽飛往葫蘆島。[151]衛立煌將瀋陽防務交由第八兵團司令官兼第五十三軍軍長周福成負責，即率參謀長趙家驤等少數高級官員由瀋陽搭機逃抵葫蘆島。[152]

當瀋陽戰局陷入絕境之際，蔣中正總統仍意想天開收復錦州，於10月30日電令杜聿明：「葫蘆島兵團應以大喫小局部殲滅匪軍之目的，予當面之匪以重大打擊，如情況可能乘勢克復錦州，爾後採機動作戰，以確保錦西、葫蘆島。……」旋致電杜聿明告以：「如衛立煌總司令已來葫蘆島，萬一瀋陽挽救無望，應即令趙家驤參謀長統率各軍向營口方向撤退可也。」[153]

10月30日晚，第八兵團司令官周福成發兩份緊急電報給蔣中正總統：一份電文係告知蔣，衛立煌於30日下午逃離瀋陽，瀋陽秩序良好，共軍屢攻未逞，請求迅速補濟給養、彈藥。另一份電文告知守備瀋陽的第一三0師師長王理寰已叛變。[154]同日，共軍第十二縱隊越過渾河，於18時攻占瀋陽南郊蘇家屯；共軍第三十六師則攻占渾河機場。[155]

10月31日，共軍第二、十二縱隊於瀋陽南方蘇家屯會師；守備東陵的新編第一軍暫編第五十三師師長許賡揚率部投共。至此瀋陽外圍據點皆失守，共軍已進抵市區。[156]同日蔣中正總統接獲東北剿總總司令衛立煌電稱：「自本（31）日拂曉以後，匪軍（共軍）大部大軍入市區，情形混亂，並無戰鬥。」[157]蔣總統即電復稱：「……據空軍報告今日渾河機場尚可降機，只有北部郊外有小戰鬥，其它靜寂，惟市內混亂，以無人

151 「蔣中正日記」，未刊本，37年10月30日。

152 〈杜聿明致蔣中正電（民國37年10月30日）〉收錄在《蔣中正總統文物》，臺北：國史館，典藏號：002-090300-00192-251。10月30日下午4時，第一架從瀋陽逃離的飛機上搭載有衛立煌、趙家驤、政委會副主任高惜冰、安東省省主席董彥平、遼寧省省主席王鐵漢、瀋陽市市長董文琦、新編第一軍軍長潘裕昆、新編第三軍軍長龍天武及隨行人員。參閱許賡揚，〈瀋陽解放時的暫編第五十三師〉收錄在《遼瀋戰役親歷記（原國民黨將領的回憶）》，頁449-450。

153 〈蔣中正致杜聿明電（民國37年10月30日）〉收錄在《蔣中正總統文物》，臺北：國史館，典藏號：002-090300-00197-185，002-080200-00334-114。

154 王理寰，〈在瀋陽釀 起義及其結果〉收錄在《遼瀋戰役親歷記（原國民黨將領的回憶）》，頁442。王理寰稱第二份電報係周福成要將瀋陽失守嫁禍給王理寰。

155 梁廷倫等，《遼瀋戰役史》，頁183。

156 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軍戰史編寫組，《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軍戰史》，頁342。

157 〈衛立煌致蔣中正電（民國37年10月31日）〉收錄在《蔣中正總統文物》，臺北：國史館，典藏號：002-090300-00192-234。

主持所致，並未報匪入市區，究竟實情如何？周全五（周福成）司令官最近有否與兄電報告，兄離瀋時所收容各部究令何人統率，如何處置，盼詳復。如明日空軍仍可在渾河機場降機，應派趙（家驤）參謀長與各軍長仍回瀋各率所部，向營口轉進為要。」[158]

11月1日，共軍對瀋陽市區發起總攻擊，其第一、二縱隊由瀋陽西郊、西北向市區突入；第一兵團所屬各獨立師由瀋陽東郊、北郊向市區突入；第十二縱隊由瀋陽南郊向北進犯。面對共軍優勢兵力，除青年軍第二０七師（轄第一、二旅）官兵據守要點抵抗外，國軍其餘各部已無心戀戰。[159]但蔣中正總統對瀋陽戰局抱持最後希望，致電空軍副總司令王叔銘若瀋陽東陵及渾河兩機場，飛機可降落，應即令趙家驤及各軍長速即飛瀋陽執行任務，不得延誤，否則以臨陣脫逃論處。希望明（2）日即派多架飛機飛錦西，載趙家驤與各軍長回瀋，又補給區及中央要員應即設法運回北平為要。[160]同（1）日東北剿總總司令衛立煌等致電蔣中正總統稱：「據空軍偵察，見匪大部隊正開瀋陽，各機場空無一人，飛機不能降落，去瀋陽運輸機已回航。」[161]衛立煌又向蔣總統報告，瀋陽已為共軍占有。為避免軍火為共軍所奪，蔣總統電令王叔銘派空軍轟炸瀋陽市內軍火庫。[162]

不料正當瀋陽情勢危急之際，守備第二總隊總隊長秦祥臻已先於10月30日變節投共，秦借上級命令，分別電告第一線國軍各部隊長於31日晚8時至南市區開會，然後威迫利誘各該部隊長，命令所部棄械投降。時駐東大營第二０七師第一旅第二團陶逸團長，威武不屈，手持電話當即命令該團副團長張煊：「應拼戰到底，與陣地共存亡」等語，陶團長雖立即遭到不幸，但東大營方面，第二０七師第一旅第二團官兵與敵奮戰到底。[163]

158 〈蔣中正復衛立煌電（民國37年10月31日）〉收錄在《蔣中正總統文物》，臺北：國史館，典藏號：002-080200-00334-119。據（東北剿匪）總部留瀋人員報告：「謂今（31日）晨匪（共軍）已入城，秩序混亂，而空軍稱飛機尚可在渾河機場降落，市區平靜，僅在北部略有戰鬥。後勤部接其留瀋人員晚間兩次電話，皆稱平靜無事，並言周福成甚忠實，惟其內部有醞釀云。如此傳說不一而已，誠令人有疑信莫決、不生不死、莫名其妙之感。」引自「蔣中正日記」，未刊本，民國37年10月30日。

159 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遼瀋戰役》，頁32。

160 〈蔣中正致王叔銘電（民國37年11月1日）〉收錄在《蔣中正總統文物》，臺北：國史館，典藏號：002-080200-00335-008。

161 〈衛立煌致蔣中正電（民國37年11月1日）〉收錄在《蔣中正總統文物》，臺北：國史館，典藏號：002-090300-00192-322。

162 〈蔣中正致王叔銘電（民國37年11月1日）〉收錄在《蔣中正總統文物》，臺北：國史館，典藏號：002-020400-00016-151。

163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印，《戡亂戰史》，第五冊，東北地區作戰，（下），頁410。

11月1日拂曉，共軍第二師由文官屯及東陵方向侵入市區。10時，共軍第二縱隊和第十二縱隊一部攻入鐵西區。12時，我第二０七師陣地被敵突破。是日中午，第五十三軍副軍長趙國屏向共軍投降。第二０七師官兵仍個別據點負隅抵抗。同日敵第十二縱隊攻占東塔機場，第二０七師及守備隊各一部被擊潰；共軍各獨立師攻占瀋陽中央大街、小北邊門及大、小東門。第八兵團司令官兼第五十三軍軍長周福成見大勢已去，委任蒲貴麟為瀋陽警備司令，率第五十三軍幹訓班員生維持秩序，並在趙國屏副軍長的勸說下棄職潛逃。[164]

11月1日17時，共軍已控制瀋陽市區，僅青年軍第二０七師第一旅堅守東大營；第二旅在南郊喬家窩棚繼續與敵奮戰，敵我鏖戰至次（2）日，青年軍第二０七師第一、二旅分別被共軍擊潰覆沒，瀋陽地區戰事結束。[165]

二、營口轉進作戰

稍早國軍東北剿總總司令衛立煌為了打通國軍海上通路，命令第五十二軍於民國37年10月24日占領營口。之後西進兵團在臺安受共軍阻擊，企圖退返瀋陽時，衛立煌曾令第五十二軍回防瀋陽，但劉玉章軍長研判北返途中恐被共軍截擊，故未執行命令。因此當西進兵團覆沒之際，劉軍長於營口急切催船，準備由海上撤軍。[166]

是時劉玉章軍長有鑑於營口地形特殊，為求控制海口，確保爾後海運之安全，必須基於拒止共軍於市郊以外之構想，特別選定外圍要點，構成前進據點，堅強固守；而以有力部隊，藉市郊及外圍陣地為依托，便以機動出擊，迎擊進犯共軍，力求於陣

164 劉殿武，〈遼瀋戰役的守備兵團〉收錄在《遼瀋戰役親歷記（原國民黨將領的回憶）》，頁426。（中共）軍事科學院軍事史研究部，《中國人民解放軍全國解放戰爭史》，第四卷，頁204記：11月1日中午，瀋陽守備兵團兼第五十三軍中將高參蘇炳文等三百餘官兵，自銀行大樓出來投降，17時市內守軍全部「解決」。周福成躲藏於瀋陽城內，不久向敵投降。參閱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軍戰史編寫組，《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軍戰史》，頁343。王理寰，〈在瀋陽釀 起義及其結果〉收錄在《遼瀋戰役親歷記（原國民黨將領的回憶）》，頁443記：11月2日晨，周福成在瀋陽城內大西門里世合公報號（銀行）被俘。

165 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軍戰史編寫組，《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軍戰史》，頁343。共軍進犯瀋陽時，除國軍第二０七師頑強抵抗外，其餘部隊紛紛向共軍交涉投共。參閱〈林彪、羅榮桓、劉亞樓、譚政關於九、十兩作戰總結致毛澤東等電（1948年11月8日）〉收錄在《遼瀋戰役》，頁268。第二０七師因師長戴樸隻身逃走，部隊無人指揮，各營連官兵仍據守碉堡與敵奮戰。11月2日下午，他們得知瀋陽城內情況後，便繳械投降。參閱許賡揚，〈瀋陽解放時的暫編第五十三師〉收錄在《遼瀋戰役親歷記（原國民黨將領的回憶）》，頁452。黃慶秋，《青年遠征軍二零七師簡史》（臺北：國防部史政局，民國59年），忠烈人員名冊記：第二０七師第二旅第五團第二營營長尹世冰率該營死守麥子山，至11月4日始突圍，不幸被俘遇害，該營官兵傷亡殆盡。

166 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遼瀋戰役》，頁33。

地外打擊共軍。[167]

當共軍大舉進犯瀋陽之際，為不讓我第五十二軍從營口向海上轉進，派第七、九、十縱隊及獨立第二師由遼西向遼南進犯。共軍第九縱於10月26日由臺安南渡遼河，進占海城，向營口奔襲，該縱隊第二十五師於31日黃昏進抵營口西北郊。11月1日，共軍第九縱隊第二十六師及重砲兵團侵抵營口北郊，由海城南下的共軍第二十七師進抵營口東郊。第五十二軍乘共軍立足未穩，向敵發起全線反擊，遭敵第九縱隊頑抗。稍早共軍第七、八縱隊及獨立第二師於31日攻陷遼陽、鞍山、海城，向營口逼近。[168]第五十二軍各部則依計畫，於31日1時開始自營口登船，迄5時左右，軍部及第二十五師均已裝載完畢，在海軍艦艇掩護下，安全駛離。未料第二師搭乘之宣懷輪不幸意外起火，發生爆炸，損失慘重。[169]11月1日，共軍第九縱隊及獨立第二師發現第五十二軍有從上海撤退之跡象，不待第七、八縱隊抵達營口，即發動攻擊，於2日10時攻陷營口。[170]

共軍攻陷瀋陽、營口後，國軍在東北僅剩下錦西、葫蘆島兩個據點，東北剿總副總司令杜聿明奉蔣中正總統命令，將第六十二軍、第九十一軍第二十一師及獨立第九十五師海運秦皇島，第三十九軍及第五十四軍海運上海。11月9日，最後一批國軍搭船撤離葫蘆島。10日，共軍進占錦西、葫蘆島，至此東北全境被赤化。[171]

錦瀋會戰歷時52天，共軍動員東北野戰軍2個兵團、12個（步兵）縱隊、1個砲兵縱隊、1個鐵道（兵）縱隊、東北軍區獨立師、騎兵師等部隊，共計約七十餘萬人，另有各級地方部隊及補訓部隊約三十萬人，合計一百萬餘人。國軍先後投入兵力共有5個兵

167 孫建中，《國民革命軍陸軍第五十二軍軍史》（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室，民國92年），頁287-288。

168 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軍戰史編寫組，《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軍戰史》，頁344。

169 孫建中，《國民革命軍陸軍第五十二軍軍史》，頁294。

170 參閱一、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遼瀋戰役》，頁33。二、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軍戰史編寫組，《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軍戰史》，頁344-345。

171 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軍戰史編寫組，《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軍戰史》，頁345。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印，《戡亂戰史》，第五冊，東北地區作戰，（下），插表五十記：葫蘆島撤運國軍部隊計有第十七兵團司令部（350人）、第三十九軍（27,000人）、第五十二軍（24,700人）、第五十四軍（36,000人）、第六十二軍（30,000人）、獨立第九十五師（9,500人）、暫編第六十二師（7,600人）、秦葫運輸司令部及第六補給區等後勤機關部隊（3,000人）、地方機關及義民（3,000人），共計官兵民141,150人。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遼瀋戰役》，頁3及梁廷倫等，《遼瀋戰役史》，頁231均記：錦瀋會戰共軍投入的總兵力為2個兵團，13個縱隊，17個獨立師，共計53個師七十餘萬人。《遼瀋戰役史》，頁192記：共軍傷亡67,397人，其中陣亡14,010人。唐洪森，《東北解放戰爭紀實》，共軍內部發行，1988年，頁217記：共軍傷亡六萬七千三百餘人，其中陣亡一萬四千餘人。

團、16個軍、51個師（旅），連同特種兵及地方保安部隊約六十餘萬人。是役國軍損失4個兵團、11個軍、36個師（旅）及其他部隊共約四十七萬餘人（含傷亡、失蹤、被俘及投共），共軍則傷亡約七萬人。共軍赤化東北瀋陽、長春、錦州、本溪、撫順、鐵嶺、新民、遼中、臺安、遼陽、義縣、錦西、興城、綏中等國軍最後據守之14座城市（並不包括熱河承德）。[172]國軍被共軍「殲滅」47萬2,000餘人；其中國軍正規軍官兵傷亡5萬5,000餘人，地方軍官兵1,300人，合計5萬6,800人；國軍正規軍官兵被俘30萬5,600人，地方軍官兵被俘1萬8,700人，合計32萬4,300人；國軍正規軍官兵投共5萬5,300人，地方軍官兵投共9,600人，合計6萬4,900人。另外，國軍正規軍官兵「倒戈」2萬6,000人。國軍將領被俘186人。被共軍擄獲各型火砲4,709門，重機槍2,387挺，輕機槍1,096挺，衝鋒槍1萬8,326挺，步槍15萬1,859支，手槍4,957支，戰車76輛，裝甲車151輛，汽車2,170輛，卡車891輛，各種子彈2,482萬餘發，手榴彈16萬6,000餘個，各種砲彈41萬9,000餘發，軍用商船22艘，兵工廠數座，軍火倉庫及軍用物資無數。[173]

陸、錦瀋會戰國軍優缺點的檢討

一、國軍的優點

(一) 戰略決策正確戰場情勢變化無常須考慮時空臨機應變

錦瀋會戰初期戰略決策正確，能依外線作戰指導要領，澈底集中兵力，快速東西對進夾擊共軍。[174]當國軍西進兵團遭共軍擊潰之初，共軍主力即直撲瀋陽，東北剿總總司令衛立煌仍不知變通，企圖集中國軍殘部死守瀋陽，急第五十二軍回防瀋陽，劉玉章軍長審時度勢，認為由營口回師瀋陽需3日時間，沿途恐遭敵阻擊，孤軍長途奔馳又無應援。且此時瀋陽地區國軍兵力薄弱，即使如期回瀋，保衛瀋陽力量亦有限，不如以該軍堅守營口待變為宜。旋瀋陽情勢急劇惡化，始奉命終止援瀋，因而避免遭受「同歸於盡」之惡運。[175]

172 〈新華社發表東北野戰軍司令部第五號作戰公報（1948年12月28日）〉收錄在《遼瀋戰役》，頁282。

173 〈新華社發表東北野戰軍司令部第五號作戰公報（1948年12月28日）〉收錄在《遼瀋戰役》，頁283-284。

174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印，《戡亂戰史》，第五冊，東北地區作戰，（下），頁422。

175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印，《戡亂戰史》，第五冊，東北地區作戰，（下），，頁453。

（二）國軍士氣始終旺盛

錦瀋會戰初期，東、西進兩兵團官兵攻勢精神旺盛。[176]國軍在錦州被圍，以寡擊眾，雖然最後力竭城陷，然而全軍上下，始終情緒高昂，毫不氣餒。是役王振威、王重基及楊藩等3位團長與敵力戰後陣亡殉職，足以證明。又如守備義縣國軍暫編第二十師在共軍五倍兵力及猛烈砲火強攻下，該師困守孤城，竟長達17天之久。在塔山戰鬥中，東進兵團不畏難怯顧，繼然對敵陣，發起多次衝鋒猛攻，官兵前仆後繼，不畏犧牲奮戰精神，已表現無遺。[177]青年軍第二０七師官兵在瀋陽保衛戰期間，雖面對強敵，但戰鬥力及士氣旺盛，如守備東大營第二０七師第一旅第一團團長陶逸威武不屈，以電話對副團長張煊稱：「應拼死到底與陣地共存亡等語」，陶團長隨後即遭不幸，但駐東大營方面在張煊副團長指揮下，曾予敵最大損失，第二０七師第一、二旅官兵均能堅持到底，不為所動，竭力抵抗，迄11月1日晚與敵仍有零星戰鬥。[178]

二、國軍的缺點

（一）蔣中正總統不了解東北敵我消長的問題在戰略上犯下大錯

就國軍而言；東北是離總後方最遠的一個戰場，兵力不足，運輸困難，要想大量調兵增援東北戰場是非常困難的。面對這一個十分不利的戰略態勢，本應早日下決心，作戰略上的撤退，以縮短戰線，保存有生力量。然而在民國37年8月的南京軍事檢討會，蔣中正總統仍決議以現有兵力固守長春、瀋陽、錦州等孤立城市。[179]

錦瀋會戰期間，蔣中正總統企圖挽救東北危局，但他不諳時勢，不是從敵情、地形、敵我兵力對比及士氣等有形無形作戰要素，來策定他的戰略戰術。[180]10月15日，當錦州戰局進入最後階段時，蔣總統仍不願意放棄錦州，蔣總統在15日日記寫下：「明知其無望，但仍思切補救之道，決心親赴瀋陽督導各軍急進赴援，即使錦州失陷，東西兩兵團援軍仍繼續前進收復錦州，否則東北之主力部隊無法撤回關內也。」[181]同

176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印，《戡亂戰史》，第五冊，東北地區作戰，（下），頁422。
177 三軍大學，《國民革命軍戰役史第五部－戡亂》，第四冊，戡亂前期，（上冊），頁145。
178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印，《戡亂戰史》，第五冊，東北地區作戰，（下），頁410。
179 梁廷倫等，《遼瀋戰役史》，頁223。
180 軍事科學院軍事史研究部，《中國人民解放軍全國解放戰爭史》，第四卷，頁217。
181 「蔣中正日記」，未刊本，民國37年10月15日。

日蔣總統再赴瀋陽嚴督東西兩兵團收復錦州，以利東北主力部隊撤回關內。[182]

曾任東北剿總副總司令杜聿明評論瀋錦會戰國軍失敗的主因指出：第一、蔣中正總統原先在民國34年12月間決定國軍到錦州便不再前進，之後在美國馬歇爾鼓動下，又深入東北，因而遭致一系列的失敗。他想起當時的決策是正確的，因此決定要保有錦州。第二、保有錦州，可以爭取美援。第三、把所謂「王牌軍」新編第一軍、新編第六軍戰力估得太高，把共軍戰力估計太低，並從武器論的觀點出發，可以不計敵我的兵力、士氣，用空軍、大砲就能擊退共軍。第四、從經驗主義出發，以為共軍過去以殲滅「敵人」有生力量為目標，不以保守或奪取主要城市和地方為主要目標，每逢「殲滅」國軍後即行撤退，所以他料定這一回共軍也會撤退。[183]

（二）中央與地方戰略理念不合消極抵制及將帥相互猜忌

民國37年春，美國駐華顧問團建議蔣中正總統在剿共戰略上應撤出東北國軍，放棄東北力守華北及華中的主張。時東北剿總將領衛立煌、廖耀湘等大多反對，其理由：一是國軍控制區域雖日漸縮小，但仍掌握東北精華區，如撫順的煤、本溪的鐵，鞍山的鋼，及每個月可以生產裝備1個師的瀋陽兵工廠。如果堅持固守，仍可與共軍持久抗衡。二是東北國軍主力可牽制東北數十萬共軍，若放棄東北，不僅將東北資源拱手資敵，且讓東北共軍順利入關，華北及華中勢必將受到很大影響。37年6月間，瀋陽國軍主力向遼南主動出擊，時遼南共軍兵力不強，獲得意外戰果，以廖耀湘為首的東北將領深感若以北寧鐵路轉進關內進展不易，可以改採遼南向營口，循海上轉進。但東北剿總總司令衛立煌執意固守瀋陽，始終抱定坐以待變之決心，等閒磋跎，坐失主動，浪費寶貴時間，良堪痛惜。[184]

當錦州被共軍包圍，衛立煌、廖耀湘雖然接受蔣中正總統出兵增援錦州，但在思

182 呂芳上，《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第九冊，頁164。

183 杜聿明，〈遼西戰役概述〉收錄在《遼瀋戰役親歷記（原國民黨將領的回憶）》，頁30。10月2日，蔣中正總統飛抵瀋陽壓迫東北將領執行他出遼西增援錦州的命令，衛立煌卻堅持已見。旋蔣在勵志社單獨見廖耀湘，廖說這是決定瀋陽國軍最後命運的一次談話。蔣總統以情緒性的態度命令廖耀湘率部直出遼西，解錦州之圍。廖耀湘對蔣說：目前情況下，要迅速安全地全師撤出瀋陽的主力，只有出營口。……出乎廖意外的是，蔣對廖說：現在問題不純粹是撤退瀋陽主力的問題，而是要在撤退前與東北共軍進行一次決戰，給他一個的大打擊。……在錦州地區給東北共軍一個殲滅性的打擊，……否則華北就會有問題。廖認為蔣之目的是要進行一次戰略性決戰，但蔣不知道東北共軍增長的情況，把問題看的太容易。參閱廖耀湘，〈遼西戰役紀實〉收錄在《遼瀋戰役親歷記（原國民黨將領的回憶）》，頁162-164。

184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印，《戡亂戰史》，第五冊，東北地區作戰，（下），頁364。

想上是不願意，因此行動不積極，百般藉口理由拖延。為此蔣總統派參謀總長顧祝同赴瀋陽督促，西進兵團本應於10月1日及2日向錦州方向出發，但由於東北剿總與中央對增援錦州路線的爭執未解決，延至10月8日開始行動，以致延誤數天。為了補償延誤，應該迅速集中。從瀋陽附近到巨流河、新民間的集中地區，最遠的部隊沒有超過1日半以上的行程。由於衛立煌、廖耀湘等人不積極，遲至10月11日黃昏，西進兵團尚未全部集中完畢，不僅延誤救援錦州的時機，最終更讓部隊在遼西進退不得，陷入共軍的包圍圈套，導致大軍覆沒。[185]

稍早民國37年5月初，蔣中正總統要廖耀湘以瀋陽國軍主力成立機動兵團，由廖統一指揮，將東北剿總及有行政機關都遷往錦州，衛立煌最初認為可以考慮。但衛又顧慮長春，及引起擔任瀋陽防禦兵團的周福成不安與第五十三軍官兵的疑懼。還有瀋陽主力一動，長春、瀋陽將陷敵，對其個人聲譽不無影響，要負丟失東北的責任。衛立煌甚至不願意大權旁落，當「光桿司令」。總之上述一切使得衛立煌不能不著重從戰略戰術上去思考問題，以致遲疑不決，不採取果斷行動，也因此和廖耀湘之間有不愉快的磨擦。尤其廖耀湘向衛立煌再三建議速下營口，主力由海上撤往錦州，廖遭衛的反感甚至斥責。蔣總統亦為此事與衛立煌爭吵，直至共軍進犯錦州。[186]

（三）指揮官違背作戰原則輕敵戰術拘泥支援火力未有效發揮

錦州為國共在東北必爭之地，而守錦州必先控制義縣。當共軍進犯義縣時，東北剿總參謀長趙家驤主張應糾合瀋陽周邊國軍精銳，出新民直拊彰武，以斷敵後路，使敵不敢圍攻義縣。但衛立煌總司令對此建議唯唯諾諾遲疑不決。最終義縣在共軍優勢兵力進犯下失守，錦州因而失去憑藉。[187]

錦瀋會戰期間，國軍指揮官大多輕敵，仍以昔日江西剿共的戰略戰術對共軍作戰，缺乏一貫而明確的作戰指導，兵力部署上不重視地形與戰術配合。例如錦州作戰時，帽山及機場兩重要據點，僅各部署一營兵力守備，因此與敵接戰即被攻占，嚴重

185 楊焜，〈遼西戰役補述〉收錄在《遼瀋戰役親歷記（原國民黨將領的回憶）》，頁189-190。國防部印，《剿匪作戰有關問題二十八個答案》（第一類），出版時間未註明，頁36-37記：西進援錦之廖耀湘兵團雖於10月中旬，已到達彰武、黑山、大虎山之線，但心存畏縮，對上級賦予之任務，奉行不力，停留達十日之久，坐待共軍包圍攻擊。當時若排除萬難，直趨錦州，縱不能穩操勝算，亦可牽制共軍，立於不敗之地，惜未出此。。

186 廖耀湘，〈遼西戰役紀實〉收錄在《遼瀋戰役親歷記（原國民黨將領的回憶）》，頁156-157。

187 陳嘉驥，《白山黑水的悲歌》（臺北：漢威出版社，民國75年），頁269。

影響錦州戰局。[188]

國軍東進兵團被共軍阻擊於塔山、高橋，共軍得以全力攻陷錦州，其原因係東進兵團部署欠當，指揮官未能洞察機微，窺破共軍「阻援打點」之企圖，當機立斷改由北寧路西側山地，放膽鑽隙以迂為直，直趨虹羅峴，以擁錦州之側背，迫使敵兩面作戰，則錦州之圍可自解。如共軍不顧後路安全，仍一味圍攻錦州，則我出其所不趨，趨其所不意，使敵不知其所守，運用統合戰力，以衝其虛，迫敵不得不分兵應戰，錦州壓力當可減輕。無如指揮呆笨，置重兵沿北寧路正面，對塔山堅固陣地，行硬拼攻擊，損兵折將，終致被阻，未能達成解圍錦州之任務，遂開遼西戰敗之端。[189]

勝敗之數首決於兵要地理與用兵時機，手段之如何相稱以為斷：錦瀋會戰西進兵團首敗於地與用兵時機，手段之如何相稱以為斷。西進兵團主要任務為迅速殲滅進犯錦州共軍，但兵團主力自新民挺進時，即偏離主要任務，不以迅速殲敵為目的，反偏向迂回彰武，攻擊該地之敵及搜集糧食，爾後折返新立屯、黑山至大虎山線，再向錦州挺進，浪費許多寶貴時間。且西進兵團兵分兩路西進；主力沿新民、新立屯、彰武一線前進，另一路沿新民、大虎山前進，期望兩股兵力於大虎山會師，再向錦州進攻。結果兵力分散，加以沿途遷延迂迴，耗時甚久，兩路兵力尚未到會師部署妥當，即在黑山、大虎山被由錦州回師的共軍擊潰。[190]

西進兵團於遼西作戰期間因受3倍優勢共軍兵力攻擊，誘迫我軍誤入敵經營數月之決戰地區。錦州失陷後，又滯留現地達5日之久，以致攻占錦州的共軍主力得以及時回師，完成其「一點兩面」之慣用戰法，將西進兵團「圍殲」於柳河亙繞陽河間沼澤地

188 〈羅重毅將軍口述〉收錄在《口述戰史彙編》，第二集，頁232。

189 國防部印，《剿匪作戰有關問題二十八個答案》（第一類），頁36。東進兵團進攻塔山前已探知共軍於該地設置堅固陣地。當東進兵團進攻塔山時，共軍以綿密火網封鎖陣地正面，阻止我軍前進，時兵團司令部審酌正面攻擊不易奏效，應立即改採其它攻擊方案，絕不能拘泥以「正面」為惟一攻擊。當正面攻擊不能完成任務時，即應立即採用兩翼迂迴，以少部分兵力實施正面佯攻，主力兵分兩路從左右兩翼迂迴前進，繞過共軍正面防禦陣地，……兩翼鉗形攻擊，撲向錦州之敵，必解錦州之圍。可惜東進兵團拘泥正面強攻，反正中共軍「阻援打點」的詭計。當東進兵團步兵對塔山發起攻擊後，共軍設在掩體之各種輕重自動火器能仍作有效射擊，故敵等候我步兵進入火網有效射程時，對我步兵掃射或砲擊，造成我步兵攻擊頓挫及傷亡慘重。參閱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印，〈吳秉衡先生訪問紀錄〉收錄在《口述戰史彙編》，第三集，民國81年，頁388,389,390。

190 〈吳秉衡先生訪問紀錄〉收錄在《口述戰史彙編》，第三集，頁386-388。西進兵團首越遼河（巨流河），再渡柳河，三涉繞陽河，四趨沙河及八道河，面向黑山、北鎮隘路進出，最後尚須越大凌河；益以北鎮南北之山地綿亙，乃一天然橫斷阻絕之區。大兵團逼處其間，既履重地，復經圮地，更陷圍地，總合其害，是置大兵於絕地。參閱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印，《戡亂戰史》，第五冊，東北地區作戰，（下），頁426。

區，使國軍各部隊間，彼此穿插混雜，以致指揮掌握失靈，戰力無法發揮，自亂陣腳，終致全軍覆沒。[191]

錦瀋會戰中後期，國軍官兵攻擊時缺乏必死決心，每遇頓挫，不知運用近迫作業，以確保既得戰果，寧可全師而退，不願重新拼鬥。此外，國軍在戰場上警戒搜索不確實，攻擊時情資往往不正確，又攻擊時逐次使用兵力並未依兵力及火力澈底形成重點，各部隊不知運用鑽隙、滲透，以開創契機，全憑硬拼苦鬥；但有所進展時，卻又後繼乏力，功敗垂成。[192]

（四）遭敵突襲後未能迅速整頓部隊反形成混亂終遭敵擊破

錦州失守後，廖耀湘未能貫徹蔣中正總統意旨，指揮西進兵團力圖恢復錦州，卻向東轉進，此實不啻自陷絕地，以致遭3倍之共軍截擊於彰武、黑山之間。戰至10月26日，西進兵團指揮部電臺被敵火砲擊毀，兵團通訊中斷，各軍師失去連絡後，只得向瀋陽東北剿總請示。衛立煌總司令未作全盤考慮及必要部署，竟分電各軍師即向瀋陽轉進，以造成西進兵團不能指揮掌握，軍心士氣倍受打擊。

西進兵團各軍師奉命向瀋陽轉進之際，復遭共軍猛烈攻擊陷入苦戰，最後我軍被迫進入沼澤地區，人馬裝備陷於泥濘中，無法行動，遂致潰散。時西進兵團各軍師以輕裝突圍，爭後脫離戰場，秩序混亂，終致全軍覆沒，自廖耀湘以下多名將領被俘，損失精銳國軍7萬，彈械糧秣無數。

當西進兵團突遭共軍襲擊時，東進兵團卻在塔山以南觀望，毫無作為。旋共軍進犯瀋陽，衛立煌竟悄然搭機逃離，以致守軍頓失領導。時瀋陽預備總隊守備第二總隊長秦祥臻暗中投共，在敵驅使下，設計誘使第一線部隊放下武器，至此國軍防務幾乎瓦解。[193]

（五）指揮權不統一權責未分明且臨陣調將犯兵家大忌

曾任東北剿總副總司令杜聿明提到蔣中正總統為了把東北國軍主力撤到錦州，用盡心思物色能執行其命令的將領，初屬意廖耀湘，後屬意范漢傑，把衛立煌懸在一邊，後見廖被衛立煌牽制，不能執蔣的命令，蔣擬以打通瀋錦線，撤出東北主力，將權

191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印，《戡亂戰史》，第五冊，東北地區作戰，（下），頁408。

192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印，《戡亂戰史》，第五冊，東北地區作戰，（下），頁423,424。

193 參閱一、《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卷七，上冊，頁164。二、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印，〈李樹正將軍口述〉收錄在《口述戰史彙編》，第一集，民國77年，頁124。

力交給杜聿明。杜聿明評蔣指揮作戰不分析敵我態勢、兵力對比及士氣戰力等客觀條件，只從他的主觀願望出發，認為只要將領聽從他的命令，戰爭就可以得到勝利。結果弄得國軍將領中，各有所私，各懷鬼胎，各據一部分實力，個個要直接聽蔣總統的命令，誰也無法統一指揮。東北剿共軍事方針，一直拖到9月間瀋錦會戰開始尚無決策，蔣、衛矛盾的焦點仍然是打不通瀋錦線，將主力撤至錦州的問題。[194]

東北剿總副總司令范漢傑以剿總錦州指揮所兼主任駐節錦州，指揮錦州至山海關國軍部隊。因錦州被共軍圍攻，范對其轄區部隊無法完全掌控。時陸續增援錦國軍部隊計有3個軍11個師，蔣中正總統命令第十七兵團司令官侯鏡如由華北前來錦西指揮東進兵團作戰，惜在戰況最激烈階段，在錦葫地區實際是無專責指揮官。[195]

東進兵團名義上由林偉儔擔任司令官，但在指揮系統上僅指揮其所轄第六十二軍，但依據蔣中正總統給林偉儔的親筆信中，東進兵團又受第五十四軍軍長兼錦葫防守指揮官闕漢騫所節制。然而在軍事會議上有關攻擊部署等悉由林偉儔決定，而對第五十四軍的使用在實質上為林偉儔直接指揮，闕漢騫對於林偉儔運用第五十四軍的任何計畫則無從干涉，因權責未明，彼此過於客套，未能對友軍作命令式的要求，以致攻擊塔山難奏事功，終招敗局。[196]

臨陣更調將領為兵家之大忌，然而東進兵團援軍於3週內，竟更調將領達4次之多，如最初為闕漢騫，次侯鏡如，再次陳鐵，最後杜聿明。[197]西進兵團向瀋陽轉進時，因東北剿總直接介入，以致形成多頭指揮，造成全面混亂。[198]

（六）兵力運用不當及部分部隊官兵素質低落

守備錦州的國軍6個師（分隸第九十三軍及新編第八軍），除第一八四師外，第八十八師係新近全部充員編成；4個暫編師皆係交警或保安團隊改編而成者，人員裝備不足額，戰技欠爛熟，與其他有悠久歷史之軍師相較，戰力顯著偏低。[199]新編第八

194 杜聿明，〈遼西戰役概述〉收錄在《遼瀋戰役親歷記（原國民黨將領的回憶）》，頁13。在西進兵團兵敗遼西後，衛立煌對杜聿明說：「我始終未給廖耀湘下過命令，他的攻擊部署，撤退計畫，我都不清楚。直到10月26日廖告急來電請示，我才決定要他撤回瀋陽。電報發出不久，連絡就中斷。」參閱杜聿明，〈遼西戰役概述〉，頁39。

195 三軍大學，《國民革命軍戰役史第五部－戡亂》，第四冊，戡亂前期，（上冊），頁143。

196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印，《戡亂戰史》，第五冊，東北地區作戰，（下），頁427。

197 國防部印，《剿匪作戰有關問題二十八個答案》（第一類），頁36。

198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印，《戡亂戰史》，第五冊，東北地區作戰，（下），頁424。

199 三軍大學，《國民革命軍戰役史第五部－戡亂》，第四冊，戡亂前期，（上冊），頁59。

軍所轄之暫編第五十四、五十五師，為新編成單位，每師編制僅有四、五千人，加以裝備差，訓練時間太短，戰鬥中完全靠基層幹部支撐。[200]錦州工事雖然十分堅固，但守軍兵力不足；第九十三軍為雲南部隊，新編第八軍為剛組建的部隊，兩軍戰力都不強。[201]

塔山、高橋為遼西走廊錦西與錦州兩地間戰略要地，國軍卻僅以甫剛成軍，兵員不足，戰力薄弱的暫編第六十二師守備，果然與在強敵接戰不久，該師即被迫棄守，影響日後戰局甚為嚴重。

遼西作戰西進兵團雖大部覆沒，但迄10月30日甫由遼西陸續撤回瀋陽之部隊，經各部隊收容整頓，計有29個營，分散於瀋陽市區。但東北剿總總部卻無明確命令，未善加利用，任由各部隊自行處置，而未加以統一編組利用。[202]

（七）未能善加運用戰車及預備隊

國軍東進兵團既策定「正面攻擊」塔山，即應調集裝甲部隊使用於正面攻擊，以戰車領導步兵為第一波攻堅部隊，然後再以兩師步兵並列進攻，並以砲兵火力猛烈射擊支援掩護步兵前進，如此應能攻克敵堅固陣地。[203]東進兵團擔任主攻塔山第八師攻擊方向，竟與沿路堤占領陣地之共軍恰成平行，以致傷亡重大。共軍如此奇特築城，再輔以遺留碉堡，縱深堅固據點，節節頑抗，誠有天塹難越之感。東進兵團初期攻勢，雖先後動用五師之眾，不僅毫無進展，且徒招重大傷亡，誠非始料所及。塔山戰鬥後期，國軍各部隊雖曾奮勇向敵陣地衝擊，但均因預備隊未能適時推進，以致我第一線部隊在敵屢屢反撲下，最終功虧一簣。[204]

（八）通信缺乏彈性緊急時使用無線電不用密語

共軍以猛烈砲火進犯錦州，守城國軍電訊不斷遭到破壞，以致我軍上下連繫經常

200 〈羅重毅將軍口述〉收錄在《口述戰史彙編》，第二集，頁223。

201 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遼瀋戰役》，頁21。東北國軍官兵素質不整齊，以前打過緬甸的老兵經驗、素質各方面比較優，爾後到東北後招募的士兵在素質及士氣各方面都不行。第五十三軍是老東北軍並不可靠，戰鬥力不強，士氣低落，軍紀亦差。參閱楊晨光，〈一個行伍軍人的回憶－李志明先生口述歷史訪問紀錄〉收錄在《軍事史評論》，第九期，（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室，民國91年），頁113。

202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印，《戡亂戰史》，第五冊，東北地區作戰，（下），頁409。

203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印，〈吳秉衡先生訪問紀錄〉，頁389。

204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印，《戡亂戰史》，第五冊，東北地區作戰，（下），頁383,385,386。

中斷，形成各自為戰。[205]國軍通信工具有線電話及無線電報話機，使用無線電報話機時按規定要用密語，不准用明語。西進兵團廖耀湘個性急躁，當10月26日兵團司令部在胡家窩棚被共軍襲擊打亂後，廖指揮各軍師向營口撤退，及後來向瀋陽撤退部署均用無線電報機講明語，兵團參謀長楊焜勸廖要使用密語，但廖不肯聽。這等於是把國軍全部行動路線告知共軍，讓共軍作出妥善的全部殲滅兵力部署。[206]

（九）情報判斷錯誤及對敵情蒐未能即時上呈

廖耀湘誤判盤據黑山共軍兵力不大，攻擊容易，卻遭敵頑抗，連日攻擊無大進展，甚至遭敵反擊，因而未能在預定時間攻下黑山，廖被迫欲將西進兵團主力向營口、大窪地區，或向瀋陽轉進。然而此時共軍主力已抵遼西地區，西進兵團向營口、瀋陽的通道已被敵截斷，陷入敵的重重包圍之中。[207]當10月25日，我空軍用陸空連絡電話向西進兵團參謀長楊焜報告：彰武以南發現有長5華里（共軍）大行軍縱隊，向無樑殿方向前進。楊焜因事忙忘了在第一時間內向廖耀湘司令官呈報。結果因此敵縱隊對西進兵團的穿插、滲透，造成對該兵團日後很大的威脅及混亂（此為共軍第六縱隊由彰武南下截斷西進兵團與後方的連絡線，新編第三軍3個師爾後便是被敵第六縱隊分別包圍及殲滅）。[208]

（十）工事未能照原計畫完成且部分工事欠佳

衛立煌就任東北剿總總司令後，命令構築瀋陽、錦州現代化鋼筋水泥的城防工事。時工兵指揮部計畫以連為戰鬥單位，構築一個堅固據點，是坑道閉鎖式的子母碉堡構成，在敵人四面包圍下，能獨立作戰。但從民國37年5月至9月共軍進犯錦州前，城防工事有三分之二未按計畫完成，主要原因是工程巨大，沒有水泥及鋼條。因此只能普構築獨立的水泥碉堡，最大僅容納一個班，裡面和龜殼一樣，活動不便，因此錦州的城防工事，在共軍31小時猛烈強攻下，便被摧毀了。[209]第九十三軍軍長盛家興指出：

205 〈羅重毅將軍口述〉收錄在《口述戰史彙編》，第二集，頁226。

206 楊焜，〈遼西戰役補述〉收錄在《遼瀋戰役親歷記（原國民黨將領的回憶）》，頁192。當西進兵團指揮所被共軍襲擊，電臺被毀後，兵團指揮掌握即由此中斷。參閱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印，《戡亂戰史》，第五冊，東北地區作戰，（下），頁424。國軍電訊指揮系統遭潛伏共諜破壞，以致部隊失控，遂遭共軍各個擊破。參閱〈吳秉衡先生訪問紀錄〉收錄在《口述戰史彙編》，第三集，頁388。

207 廖耀湘，〈遼西戰役紀實〉收錄在《遼瀋戰役親歷記（原國民黨將領的回憶）》，頁175-176。

208 楊焜，〈遼西戰役補述〉收錄在《遼瀋戰役親歷記（原國民黨將領的回憶）》，頁192。

209 范漢傑，〈錦州戰役經過〉收錄在《遼瀋戰役親歷記（原國民黨將領的回憶）》，頁70。

錦州市區內核心工事在戰前沒有完整和系統的布置，僅就各部隊就駐地周圍設堡置障，不能連貫，市區戰鬥難期待持久。[210]此外，錦州城南多山地區遼濶，我軍之陣地依山部署，工事較差，以致遭共軍攻擊後，我陣地即大部棄守。[211]

（十一）忽視夜戰重要性及部隊登船裝載時欠缺警覺性

國軍自抗戰以來，接受美援裝備，強調火力主義，每至黑夜則蜷縮工事中，暫停一切活動。例如東進兵團在塔山戰鬥期間，每日拂曉攻擊，黃昏即撤，如此周而復始，儼如實戰演習，以致白晝獲得的戰果，無法保持與擴張，反予共軍以乘夜強化工事，調整部署之機會。[212]

第五十二軍在營口轉進時，該軍第二師師部、第五團、第六團砲兵營、通信營搭乘之商船，因搭載人員過多，船隻失去平衡，加以因使用火燭不慎引燃火災，造成船隻沉沒，船上官兵大多喪生。[213]

柒、錦瀋會戰共軍優缺點之檢討

一、共軍的優點

（一）戰略戰術指導正確及戰術靈活

戰略指導允當，早期從事戰場經營，預為選定決戰地區，充分利用地形地利；作戰準備周到，軍事與政治作戰密切結合；為期獲得決定性戰果，敢於冒險，利用外線與內線戰之雙重利益，並適時集中可期必勝兵力於決戰方面，使其全般內線作戰指導靈活巧妙。共軍於錦瀋會戰時運用「大砲兵主義」，並以五至六倍以上壓倒性兵力，對國軍實施多點突破，兼施全面滲透鑽隙，分割穿插，使我軍防不勝防。

共軍在防禦作戰時，對工事陣地講求「低、多、隱」，兼以適當火力運用。共軍兵力運用概以三分之一為第一線守備，三分之二為預備隊，因而能連續逆襲達成固守之目的。共軍機動力強，晝夜行軍達百餘里，且官兵能貫徹命令，尤以塔山及黑山戰鬥，

210 盛家興，〈第九十三軍錦州被殲概述〉收錄在《遼瀋戰役親歷記（原國民黨將領的回憶）》，頁93。
211 〈羅重毅將軍口述〉收錄在《口述戰史彙編》，第二集，頁224。
212 三軍大學，《國民革命軍戰役史第五部－戡亂》，第四冊，戡亂前期，（上冊），頁148。
213 廖傳樞，〈第五十二軍營口撤逃記〉收錄在《遼瀋戰役親歷記（原國民黨將領的回憶）》，頁507。

表現突出。[214]共軍在大虎山、黑山的阻擊部隊堅強頑抗，成功遲滯國軍西進兵團的攻勢及撤退行動，為共軍主力部隊回師「聚殲」國軍爭取了寶貴的時間。[215]

共軍戰術靈活，在塔山戰鬥期間，共軍根據國軍作戰的老規矩，即先用飛機、艦砲、地面火砲狂轟濫炸後，步兵按一梯隊、二梯隊、後續部隊，一撥接一撥實施集團衝鋒的戰術；共軍採取靈活應對戰術即，國軍砲擊時，僅留少數兵力警戒，其餘進入工事隱蔽起來，等待國軍砲火延伸，步兵開始衝擊時，共軍再進入陣地，待國軍靠近到50公尺、30公尺時，共軍突然開火；趁國軍遲滯之際，再以精銳小部隊迂回到國軍兩翼，配合正面，實施突然反衝擊。實踐證明，此依托陣地守中有攻的戰術，共軍傷亡少，國軍傷亡多，而且每回奏效。[216]

（二）共軍戰略決戰方向正確

民國37年春，中共中央軍委決定首先在東北與國軍進行戰略決戰，共軍東北野戰軍的戰略進攻方向成了戰役指導關鍵問題。時就局部情勢來看，長春孤立無援，且被共軍久圍，是東北國軍最薄弱之處。但中共中央軍委認為國軍企圖堅守長春，以牽制共軍，將使瀋陽、錦州兩地國軍伺機向關內轉進。錦州位於北寧線通往關內之咽喉，攻打錦州，共軍主力雖然是遠離後方作戰，補給將較困難，但攻占錦州，將切斷華北與東北兩地國軍之連繫，對共軍將形成「閉關打狗」之優勢，並會引誘瀋陽國軍西援，製造共軍打運動戰有利的條件。[217]

雖然其間共軍東北野戰軍在進犯錦州途中，於10月2日獲得國軍新編第五軍及獨立第九十五師已海運葫蘆島之情報，因此東北野戰軍司令員林彪顧慮錦州一時難以攻下，致電毛澤東提出改攻長春方案。但毛澤東明確表示不同意回頭打長春之方案，指示集中主力迅速打下錦州，認為打下錦州，就能取得戰役上的主動權。[218]因此共軍在瀋錦會戰首打攻占錦州，切斷東北國軍退往關內通道，其次在遼西「誘殲」國軍西進兵團，最後再圍攻瀋陽國軍，均可謂是戰略決戰方向之正確。

共軍洞悉國軍統帥部與前線將領之間的意見分歧與東、西進兵團兩路援錦部隊

214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印，《戡亂戰史》，第五冊，東北地區作戰，（下），頁421-422。
215 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遼瀋戰役》，頁29。
216 莫文驊，〈英雄塔山〉收錄在《遼瀋決戰》，頁376。
217 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學院第一軍事教研室，《中國人民解放軍戰役戰例選編》（三），頁296。
218 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遼瀋戰役》，頁19。

懼怕遠出被殲的心理，在進犯錦州的同時，部署有力兵力阻擊東、西兵團，並正確採用了陣地防禦和運動防禦戰法。共軍適時利用我西進兵團西奔東突，隊形混亂之際，在迅速合圍的同時，實施猛烈穿插分割，打亂西進兵團整個部署，使其未及收縮即迅速被擊潰。共軍充分利用攻克錦州、長春，擊潰我西進兵團之威勢，迅速多路向瀋陽、營口疾進，使我瀋陽地區國軍無法組織有效防禦，亦來不及向營口轉進，終遭致全軍覆沒。[219]

（三）兵力部署及運用得宜

瀋錦會戰開打前，東北共軍雖然在兵力上已較國軍占有優勢，但東北國軍兵力仍相當可觀。因此東北共軍其兵力部署與運用，成了會戰成敗的關鍵。在會戰初期，共軍東北野戰軍遵照中共中央軍委指示，「集中兵力主力攻擊重點，而不要平分兵力」之指示。共軍東北野戰軍以6個縱隊及4個師約半數兵力進犯錦州，各以2至3個縱隊分別阻擊或牽制錦西、葫蘆島、瀋陽增援錦的國軍，對長春僅以一部兵力進行圍困，此一兵力部署，使得共軍能以絕對優勢兵力，迅速攻陷錦州，且亦能阻擊或遲滯欲增援錦州之國軍東進、西進兩兵團。共軍攻陷錦州後，又能不失時機連續對國軍作戰，先是「圍殲」西進兵團，進而乘勝攻占瀋陽。共軍在錦瀋會戰期間，不僅善於集中兵力，進行重點地多路猛烈攻擊外，同時運用分割、穿插戰術，將國軍各個擊破。[220]

（四）成功將大規模運動戰及陣地戰相結合

錦瀋會戰期間，將重兵集團依託堅固設防的長春、錦州、瀋陽等中大城市，構成戰略戰役要點進行守備，是國軍防禦特色之一。共軍為「殲滅」國軍主力，首先要準備進行大規模的陣地攻堅戰，為了「攻堅殲敵」，亦要準備阻擊國軍強大的增援部隊之陣地防禦戰；而陣地戰引起的變化，又可能出現大規模的運動戰之機會。共軍往往將大規模的運動戰與大規模的陣地戰緊密相結合，藉此擊破國軍重兵集團。錦瀋會戰的關鍵戰便是共軍先是集中重兵以攻堅戰攻陷錦州，為了攻錦州，共軍必須在塔山以堅強的陣地防禦戰阻止國軍東進兵團增援。另外，共軍藉由攻擊錦州，迫使瀋陽國軍組成西進兵團增援，造成西進兵團與共軍在遼西進行大規模的運動戰，結果西進兵團

219 （中共）軍事科學院軍事史研究部，《中國人民解放軍全國解放戰爭史》，第四卷，頁216。

220 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學院第一軍事教研室，《中國人民解放軍戰役戰例選編》（三），頁297-298。

覆沒，為共軍迅速攻占瀋陽提供了良機。[221]

（五）運用政治攻勢「策反」國軍

在共軍對瀋陽發動總攻擊同時，其地下黨工及親共「民主人士」積極對國軍領將展開「策反」。民國37年10月29日，瀋陽方面獲悉西進兵團覆沒。瀋陽守備兵團許賡揚、王理寰、秦祥臻、趙毅……等將領到中共地下黨工王化一家中開會。王化一希望「和平解放」瀋陽，但會議上因討論扣留衛立煌問題意見未一致，終未達成協議，無結果而散會。另外，自29日起，許賡揚連續派出多人分頭與共軍連繫。30日，許賡揚派人與共軍獨立第二師進行談判投共。[222]30日，駐瀋陽南郊作的守備第二總隊總隊長秦祥臻率部投共，以致瀋陽南郊防線瓦解，共軍得已蜂湧入城。又因該部為瀋陽守備兵團總預備隊，以致我兵力轉用困難，市區秩序隨之陷入混亂。[223]繼徐祥臻後，第五十三軍副軍長趙國屏、第一三0師師長王理寰等人亦變節率部投共。[224]

（六）共軍砲兵善於利用火力戰術及步砲協同作戰

塔山戰鬥期間，共軍集中優勢砲兵火力，實施奇襲阻擊，國軍砲兵受到很大的威脅及壓制，共軍砲火之猛烈是國軍對共軍作戰以來罕見，國軍作戰向來都是空軍壓制共軍，以絕對優勢砲火開闢前進道路。而現在初次遇到我方砲火處於劣勢狀態，部隊士氣受到極大的震動。[225]共軍砲兵除善於利用火力及戰術外，其步砲協同作戰亦表現凡非；在圍攻錦州作戰期間，共軍攻城部隊在砲兵掩護下，晝夜不停地構築蜘蛛網式的交通壕溝接近我守軍陣地，用投擲炸藥爆破我軍堅固據點的重機槍堡壘陣地。[226]

---

221 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學院第一軍事教研室，《中國人民解放軍戰役戰例選編》（三），頁298。

222 參閱一、許賡揚，〈瀋陽解放時的暫編第五十三師〉收錄在《遼瀋戰役親歷記（原國民黨將領的回憶）》，頁448,450。二、王理寰，〈在瀋陽釀酿起義及其結果〉收錄在《遼瀋戰役親歷記（原國民黨將領的回憶）》，頁437。

223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印，《戡亂戰史》，第五冊，東北地區作戰，（下），頁410。第二守備總隊成立於民國37年5月，轄3個步兵團及3個直屬營，兵力約一萬兩千餘人。參閱秦祥臻，〈從事瀋陽解放活動紀實〉收錄在《遼瀋戰役親歷記（原國民黨將領的回憶）》，頁478,482。37年5月初，共軍將領呂正操（原東北軍）派被曾被共軍俘虜釋放的第一三0師團長劉漢卿向第一三0師師長王理寰遊說投共。參閱王理寰，〈在瀋陽釀酿起義及其結果〉，頁431。

224 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軍戰史編寫組，《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軍戰史》，頁343。

225 施有仁，〈第五十四軍在塔山作戰經過〉收錄在《遼瀋戰役親歷記（原國民黨將領的回憶）》，頁274。

226 范漢傑，〈錦州戰役經過〉收錄在《遼瀋戰役親歷記（原國民黨將領的回憶）》，頁76。〈羅重毅將

（七）共軍掌握城市攻堅作戰技術

在錦瀋會戰前東北共軍進行整訓，學習城市攻堅作戰及爆破技術，在錦州戰鬥中，共軍在城區巷戰和攻擊高層建築，利用爆破筒、炸藥包攻擊我守軍。在城區作戰中，國軍在大街中心及十字路口構築堅固工事，部署力火力阻敵前進。共軍避開大街，改由兩側小巷或用爆破筒炸開沿街兩側院牆，沿屋前進到國軍工事側面或側後攻擊，以致我沿街布置的兵力及火力無法阻敵前進。[227]

（八）共軍後勤完備能支援前線作戰

打仗打後勤這是軍事基本常識，共軍發動錦瀋會戰，其後勤分成前方及後方後勤；後方後勤為共軍「東北軍區」後勤，負責前線作戰部隊的各種物資籌劃，採購、製作與運輸等任務。前方後勤統管5個分部和供給、衛生及軍械各部。錦瀋會戰期間，共軍東北軍區後勤前運糧食8,000萬斤，部隊協同地籌劃糧食7,000萬斤，前運油8,000桶，供應子彈1,000萬發，手榴彈15萬枚，各種砲彈21萬發，炸彈5萬個。同時還提供棉衣、棉被及副食。共軍後勤直接隨軍行動，運送作戰物資，搶救傷員，密切配合前線作戰。[228]

二、共軍的缺點

（一）情報蒐整有時不清楚或不確實

共軍圍攻錦州期間，國軍自華北抽調獨立第九十五師、第六十二軍全部、第九十二軍第二十一師，陸續在葫蘆島登陸，加上原駐錦西及葫蘆島的4個師，共計9個師，由錦西向北馳援錦州。此時國軍集結增援錦州的兵力，同時共軍攻城的部署尚未完全就緒，及對錦州外圍與縱深工事之強度不清楚下，讓共軍東北野戰軍高層對進犯錦州的決心一度發生顧慮。[229]

錦州有西郊及北郊兩座機場，共軍第九縱隊接獲封鎖機場的任務後，並不知道是那座機場，沒有立即執行，而是發電請示，以致延誤2天的時間，讓國軍第七十九師（

軍口述〉收錄在《口述戰史彙編》，第二集，頁226記：共軍進犯錦州時，城內各據點及交通網完全被共軍砲火控制，其攻城部隊在火砲掩護下，不停構築網式交通壕，接近我軍陣地，用炸藥及爆破器材，攻破我堅固據點及碉堡陣地。

227 吳富善，《吳富善回憶錄》，頁432。

228 梁廷倫等，《遼瀋戰役史》，頁210-211。

229 〈林彪、羅榮桓、劉亞樓、譚政關於九、十兩作戰總結致毛澤東等電（1948年11月8日）〉收錄在《遼瀋戰役》，頁266。

欠1個團）及砲兵第十三團得已空運增援錦州。

共軍情報部門獲得駐遼陽的國軍第五十二軍第二師已到新民的不確實情報，因而認為共軍獨立第二師「已無去營口的必要」，遂令該師北進參加「圍殲」國軍西進兵團作戰，因而第五十二軍順利轉進營口，未遭到共軍太大的阻擊。[230]為此毛澤東於10月25日批評林彪、羅榮桓等人說：「你們（共軍）事先完全不估計到敵人（國軍）以營口為退路之一，在我們數電指出之後，又根據五十二軍西進的不確實消息，忽視對營口的控制，致使五十二軍部隊於24日占領營口，是一個不小的失著。」[231]

（二）採取人海戰術攻堅作戰以致傷亡慘重

共軍對於國軍固守之大城市，在戰術上是採取先頭部隊及主力部不顧一切，橫直向國軍陣地或據點作縱深猛插猛進，此人海戰術攻堅作戰戰術，造成共軍人員傷亡慘重。例如錦州之役，共軍的傷亡高達兩萬四千餘人，不得不補充人員，以恢復部隊組織。[232]

（三）倖勝之餘驕矜自負

自國軍兵敗遼西後，時營口及遼南兩地區共軍研判守備營口國軍第五十二軍為戰力薄弱殘破之師，因而驕矜自負，目空一切，輕率南撲，漫無警戒，企圖南北夾擊圍殲我軍。我第五十二軍原屬不利，初拒敵於前進據點，繼則以猛烈反擊，阻敵攻勢。共軍冒然進犯，終遭第五十二軍瓦解，我軍安然成功由海上轉進葫蘆島。[233]

捌、錦瀋會戰的歷史意義與對中華民國日後政局的影響（代結論）

一、國軍兵敗東北危及華北與整個中華民國政權

檢討錦瀋會戰國軍為何失利造成東北全面赤化，實歸究東北剿總未能貫徹最高

230 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軍戰史編寫組，《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軍戰史》，頁335。

231 楊國慶，《羅榮桓在東北解放戰爭中》（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86年），頁185,198。

232 中國人民解放軍高等軍事學院訓練部翻印，《遼瀋戰役作戰命令電報滙集》，1959年，頁172-173。

233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印，《戡亂戰史》，第五冊，東北地區作戰，（下），頁453。共軍由於乘勝急進，重型武器未能跟上，兼之長途疲勞，無心鏖戰，以致國軍得以從營口撤離。參閱廖傳樞，〈第五十二軍營口撤逃記〉收錄在《遼瀋戰役親歷記（原國民黨將領的回憶）》，頁506。

統帥之命令，最終造成不可收容之局面。早在民國37年3月四平失守後，蔣中正總統有鑑剿長春、瀋陽及錦州等三點孤懸東北，曾面授東北剿總將長春及瀋陽國軍，乘共軍喘息未定，一舉撤至錦州及葫蘆島，期與華北國軍相連結，實施戰略守勢，但衛立煌一再藉故延宕。至9月中旬，共軍發動錦瀋會戰，進犯錦州，以關閉東北國軍退路。此天時、地利均已不利我軍，我軍雖組成東西兩兵團依外線作戰，欲解錦州之圍，但東進兵團指揮官昏庸無能，戰術拘泥不知變通，一味採取正面強攻，遭致共軍頑抗，受挫於塔山；而西進兵團指揮官則未能積極迅速西進，在北寧線遲滯延誤，最終錦州失守，東西夾擊錦州之共軍未成。錦州失守後，西進兵團進退失據，未料陷入共軍預設戰場，遭致強敵圍攻，西進兵團幾乎全軍覆沒，繼而瀋陽陷敵，錦瀋會戰國共勝敗已定。

蔣中正總統在民國37年10月30日其日記「反省錄」寫到：「自本（10）月15日錦州失陷，繼之以長春各部叛降，加之瀋陽出擊之主力全軍覆滅，共計被匪（共軍）消滅者實有32個師之眾，此為平生以來最大之失敗，亦為余最大之恥辱。將師非人，官長腐敗，軍紀掃地，只要糧款與空運物資，其實多為各級主管所中飽，政府以鞭長莫及，無權過問，徒增全國軍餉五分之二以上負擔，實已成為國家之贅疣。故與其長此不生不死，無補於剿務，有損於國庫，不如冒險撤退，苟能如計完成，則全軍撤回關內，尚有整頓補救之望也。此乃嚴令向錦州進擊之決心也。當時以情勢而論，錦州既陷，明知反攻兵力不足，地形不利，尤以士氣不振，將心不固為慮，苟能依照時初意，由新立屯撤回瀋陽固守一時，再向營口撤退，轉進葫蘆島，以圖恢復錦州，亦計之得者也。余不此圖，竟以長春部隊叛降之故，與國際外交情勢惡劣之故，仍令不顧一切冒險出擊，竟遭此莫大之失敗，其責任之重，將何以自贖也。……不料驕矜自大，鑄此大錯，能不痛悔切戒。……」[234]

蔣中正總統於11月2日日記寫道：「近日以政治、經濟、軍事與社會皆動搖，又以立法、監察、行政、黨務幹部無一不生恐黑暗之心理，抱著其失敗主義瀰漫後方，尤以敬之及其親信者為甚，不能不令人痛憤，於是心神常感愧惶恍惚，此亦為十年來所未有之景象。對於瀋陽全軍覆沒之慘痛，更覺自身責任與罪惡之重大，故愧怍交集，時生後悔莫及之嘆，若能由此次重大之失敗而澈底覺悟悔改，未始非塞翁失馬轉禍為福之

234 「蔣中正日記」，未刊本，民國37年10月30日

機也，戒之勉之。」[235]

美國駐華使館在給美國國務院的報告寫到：「國軍在東北的失敗是其一連串失敗的開始。」[236]蔣中正總統在《蘇俄在中國》亦寫到：「民國34年後將國軍精銳主力調赴東北，陷入一隅，而不能調動自如，爭取主動，最後東北一經淪陷，華北乃即相繼失守，而整個形勢也不可收拾了。」[237]美國駐華軍事顧問團團長巴大維認為：「東北和三十萬優秀國軍的喪失，是對國民政府的一個驚人重大的打擊，它最嚴重的後果是國軍敗亡的開始。共軍增加36萬的兵力，可以進攻關內，因此對已不存在保有華北的任何的希望。」[238]美國政府認為：「滿洲（東北）的喪失對國民黨政府是一大悲劇，因為滿洲是中國工業最發達的地……沒有軍隊和資源，保有華北的安全及抵抗共軍便不可能。」[239]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認為：「現在國民黨政府崩潰之日已不可避免了。」[240]

二、國軍兵敗東北自此國共戰力失衡加速大陸的赤化

共軍東北野戰軍在錦瀋會戰中獲得大規模城市攻堅及運動戰的作戰經驗，成為共軍爾後作戰的借鏡。繼錦瀋會戰後，在國共徐蚌會戰期，毛澤東在給第二、三野戰軍領導人的電文中便指示：「對於殲滅邱（清泉）李（彌）孫（元良）之作戰，目前最重要是乘運動之際，我各縱隊大膽插入敵人各軍之間，然後各個殲滅之……東北我軍在遼西打廖耀湘兵團之所以能迅速解決，是因我各縱隊大膽插入敵各軍之間，而敵又指揮錯亂（先向西遇挫，又向東南遇挫，又向東北），故能迅速解決。」[241]

錦瀋會戰結束後，共軍東北野戰軍成了一支強大的戰略預備隊，這對日後共軍順利進行平津會戰及加速亦化整個中國大陸，具有重大的戰略意義。[242]共軍東北野戰軍赤化全東北後，緊接著入關進犯華北，其經過此次錦瀋會戰後，戰力更加充實，裝

235 「蔣中正日記」，未刊本，民國37年11月2日。

236 《中美關係資料匯編》，第一輯，頁932。三軍大學，《國民革命軍戰役史第五部－戡亂》，第四冊，戡亂前期，（上冊），頁139記：瀋錦會戰失利，是國軍在大陸戡亂挫敗的開始。

237 蔣中正，《蘇俄在中國》（臺北：中央文物供應社，民國46年），頁239。

238 《中美關係資料匯編》，第一輯，頁375。

239 《中美關係資料匯編》，第一輯，頁362。

240 《中美關係資料匯編》，第一輯，頁906。

241 毛澤東，〈打強敵必須用強攻方法（1948年12月4日）〉收錄在《毛澤東軍事文集》，第五卷，頁317。

242 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學院第一軍事教研室，《中國人民解放軍戰役戰例選編》（三），頁296。

備已經超過國軍的任何美械化部隊，東北百萬共軍到華北戰場上，這力量是很強大的。東北有全中國最大的工業區、鐵路運輸，可以支持全國，這使國民政府和中共的經濟地位也起了很大的變化。[24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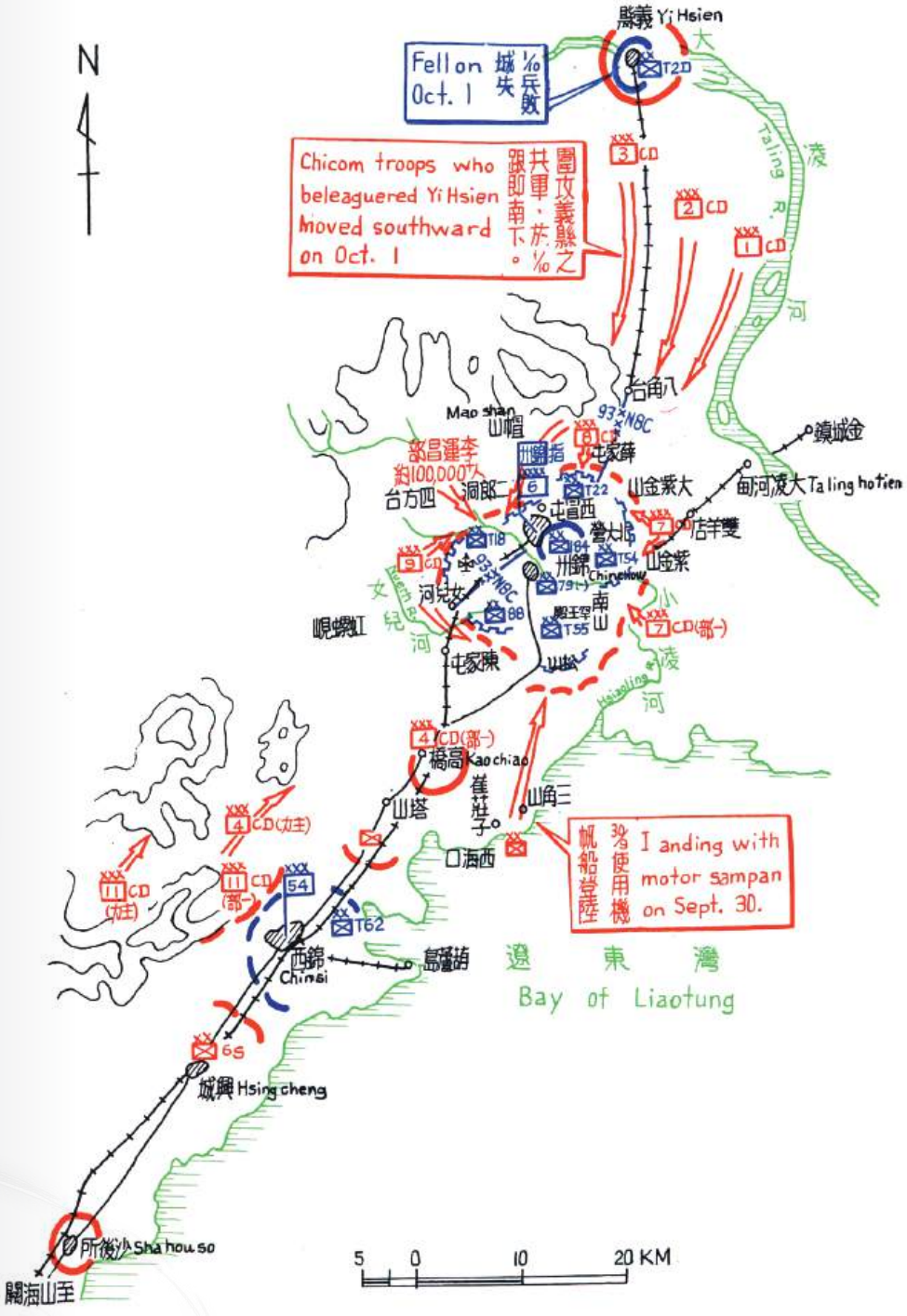
錦瀋會戰結束不久，毛澤東根據此役敵我力量變化的新形勢，在「新華社」寫的一篇評論指出：「中國的軍事形勢現已進入一個新的轉折點，即戰爭雙方力量對比已經發生了根本的變化。人民解放軍不但在質量上早已占有優勢，而且在數量上現在也已經占有優勢。……這樣，就使我們原來預計的戰爭進程，大為縮短。原來預計，從1946年（民國35年）7月起，大約需要5年左右時間，便可能從根本上打倒國民黨政府。現在看來，只需從現時起，再有1年左右的時間，就可能將國民黨政府從根本上打倒了。……」[244]果然如毛澤東所料，錦瀋會戰結束1年多後，民國38年12月7日，我中央政府因大陸戡亂失利，被迫由成都播遷臺北，旋整個中國大陸被中共赤化。

243 〈羅榮桓在東北野戰軍政工會議上的講話（摘錄）（1948年11月19日）〉收錄在《遼瀋戰役》，頁52-54。

244 毛澤東，〈中國軍事形勢的重大變化（1948年11月14日）〉收錄在《毛澤東軍事文集》，第五卷，頁218-219。梁廷倫等，《遼瀋戰役史》，頁231記：錦瀋會戰結束後，共軍總兵力由280萬上升至310萬人；國軍由365萬下降至290萬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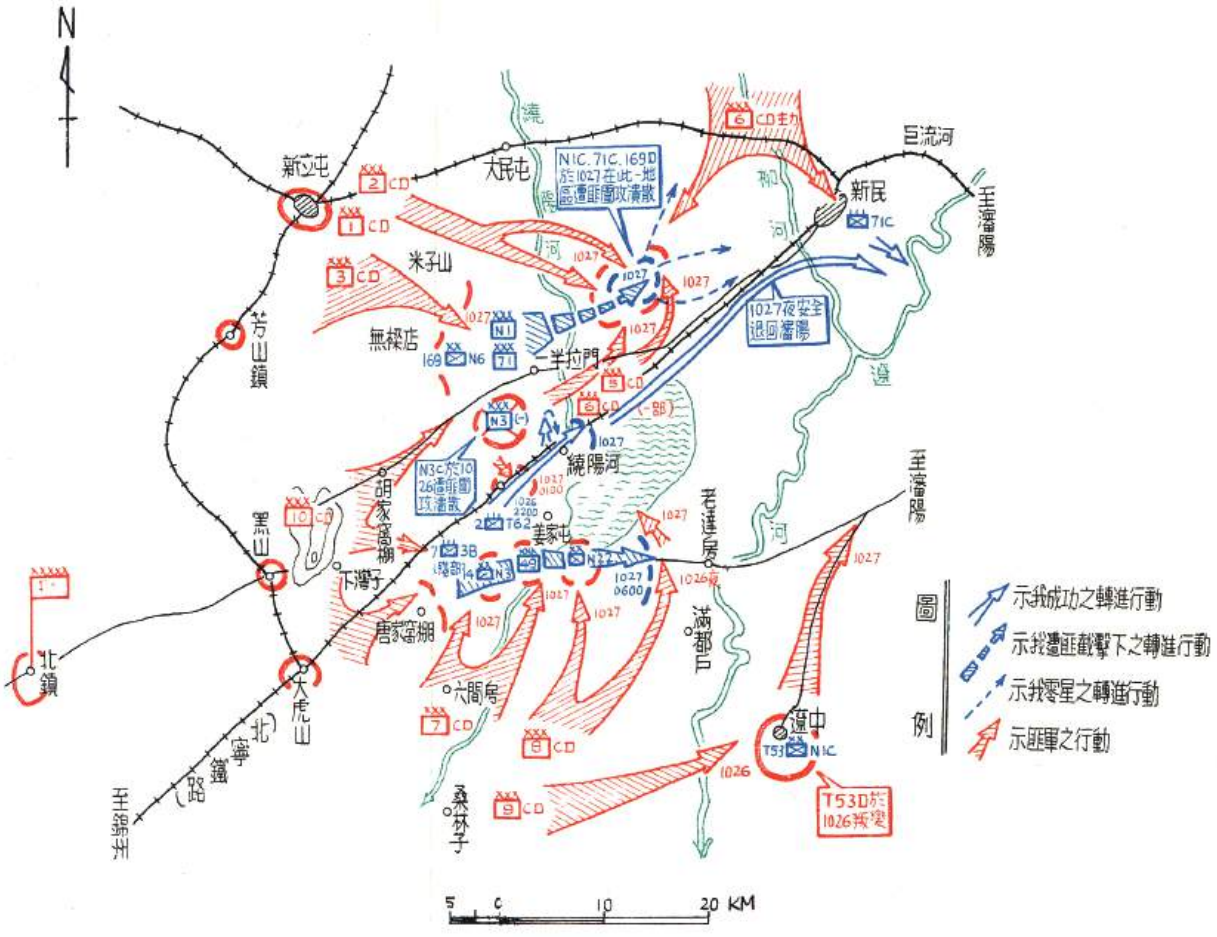
錦州附近敵我態勢及作戰經過要圖

（民國37年10月1日）



西進兵團突圍經過要圖

（民國37年10月26日夜至27日）



國防部政務辦公室軍事史評論徵稿辦法

1. 本刊旨在結合軍事理論與史學研究，期能拓展史學學術領域。舉凡有關中外軍制史、兵科發展史、國軍部隊或軍事院校機關沿革史、戰史、兵法史之論述皆為徵稿範圍，凡非以上相關題材之稿件，恕不受理。
2. 歡迎各界15,000至30,000字左右之創作稿（本期刊限收中文稿件），寫作時請參照一般歷史學論文格式撰寫，並採隨頁註。
3. 來稿一律請以掛號方式郵寄，並附上光碟（以Word文字檔書寫，內文附上300至500字提要），未附光碟者不予受理，每期每人限投乙篇，亦不受理兩人（含）以上集體創作之稿件。
4. 來稿格式除特別註明保留外，由本刊統一編輯格式。本刊對稿件有適度編輯之權。
5. 作者請於稿末註明：姓名、學歷、職業、通訊地址、身份證字號、戶籍地址及連絡電話（手機），以便稿件刊登後之稿酬作業。
6. 本刊創作稿均委由兩位以上史學界學者採取匿名審查，經擇優刊登之稿件，以每千字870元計酬。
7. 來稿須為未曾發表之作品，本刊稿件嚴禁一稿數投。
8. 來稿若經本刊接受刊登，作者須同意將文稿之著作財產權讓與國防部。
9. 作者須擔保文稿絕無侵害他人智慧財產權或違反其他法令。
10. 作者若有違背第7條至第9條規定，本刊得追繳已付之稿酬，作者並應賠償本刊或國防部所受之其他損害。
11. 軍事史評論第26期截稿時間為民國107年12月1日。

社址：臺北市中山區北安路409號　國防部政務辦公室史政編譯處軍事史評論社

軍事史評論年刊 Military History Review

著作財產權人：中華民國國防部
出 版 者：國防部政務辦公室
發 行 人：鍾樹明
社　　長：李木青
總 編 輯：吳貞正
副總編輯：吳馥琰
主　　編：孫建中
美術指導：張進龍
行政人員：汪培蓉
承印單位：國防部軍備局生產製造中心
定　　價：新臺幣300元
印製數量：1,200冊（平裝本）
創刊日期：中華民國83年6月
發行日期：中華民國107年6月
地　　址：臺北市中山區北安路409號
電　　話：（02）85099543；85099541
FAX：（02）85099547
GPN：2008300185
ISSN：1994-1943

https://www.mnd.gov.tw/PublishMPPeriodical.aspx?title=%E8%BB%8D%E4%BA%8B%E5%88%8A%E7%89%A9&id=43

展 售 處
五南文化廣場
地址：400 臺中市中山路6號
電話／(04)22260330
網址：www.wunanbooks.com.tw
國家書店松江門市
地址：104 臺北市松江路209號1樓
電話／(02)25180207
網址：www.govbooks.com.tw

本書保留所有權利。
欲利用本書全部或部分內容者，須徵求著作財產權人同意或書面授權。